



集选拔文联苏

① 选学文告报联蘇

行印局畫東大



基本定價 1.80





蘇聯文藝選叢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蘇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聯
戲	美	音	家	傳	報	少	名	名	名	名
劇	術	樂	創	統	告	年	著	著	著	著
			作	文	文	文	概	概	概	概
			經	學	學	藝	說	說	說	說
			驗	的	選	選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三	二	二	二	六
輯	輯	輯	輯	輯	輯	輯	輯	輯	輯	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蘇聯報告文學選

第一輯

定價一·八〇元

(外埠酌加郵
運包裝費)

編纂者 蘇聯文藝選叢
編輯委員會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市
大東書局

導 言

報告文學是新興的蘇聯文學中有光榮成就的一個部門。它的成果，是屬於文學方面的，同時也是屬於新聞事業方面的。報告文學的作者，以其樸素的筆調，真實地傳達了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的建設，社會的進步，人民的心聲，並紀錄了英勇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民衆擊退瘋狂的法西斯蒂的侵略，以及地球上新的與勢力的成長及資本主義的沒落之事實。這在屬於人民的和新世紀的文學與新聞事業上，都是重要的紀程碑。

報告文學最初產生於世界大戰後的德國，是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它的特徵是如實地把握現實生活並表現現實生活，絕對排斥空虛的想像和誇張。它的重點完全在於赤裸裸的事實的紀錄，因此，報告文學者往往需要新聞記者式的採訪。但是，報告文學底任務，卻不僅在於事實的報道，而帶有改造社會的使命。德國著名向報告文學家基希提出了三個報告文學的必需條件：——

- (一) 忠實於事實；
- (二) 強有力的社會感情；
- (三) 與被壓迫的大衆保持密切的聯繫。

因此，報告文學不是單純地記錄趣味本位的事實，而必須從大眾的立場，精密地觀察事實，把握事實，並表現事實。它替文學的界域創造了一條新路，也使新聞紀錄賦有一種生命力與社會意義。文學的創造者因此而與活生生的現實有更緊密的聯繫，新聞記者亦因此而能製作富有社會意識和文藝情趣的新聞稿與通訊稿。這個戰後的新蹊徑——新聞與文藝的合流，無疑地是成爲人民世紀的文化服務的忠實執行者了。

如前所述，報告文學是產生於德國的。何以它在蘇聯的收獲特別豐富呢？這是與蘇聯革命以後的文學趨向有關的。十月革命以後的普羅文學，揚棄了浪漫主義，代以寫實主義；揚棄了主觀主義，代以客觀主義。這種文學上的發展，在環境上是有利於報告文學的成長的。原來浪漫主義是第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歐洲文學主潮，它反對傳統的桎梏，主張人性的解放，努力於排斥冷靜的理智，讚美熾烈的熱情，捨棄貴族主義，提倡民主主義，反對過去的藝術法則，主張藝術的自由，這恰恰是代表着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者的要求。但是它漸漸地也隨着資產階級的沒落而趨於成熟和腐爛了，它變得消極了，逃避現實，而以滅亡的幻想世界當作避難所，主張純粹的個人的放縱，情慾的不羈的享樂，表現着世紀末的一種傾向。及至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後，無產階級的文學興起，它清算了浪漫主義的沒落傾向，也否定了代表資本主義社會強化時代文學的現實主義，而以「新現實主義」爲創作的唯一方法，絕對地着重於藝術作品的現實性和具象性，而反對概念的和抽象的表現。它以社會主義的世界觀爲基礎，擔當着從思

方面改造和教育大衆的任務。蘇聯文學的這一個新傾向的途徑，必然會在新聞事業方面幫助了報告文學的發揚。加之，在革命以後的蘇聯，其民間的報紙在企業機構和集體農場的推動之下，隨着計劃化的建設有飛速的進展。如是，報告文學遂在蘇聯的文化成就中有可驚的供獻。

在蘇聯的著名的報告文學作者中，如I·愛倫堡，本是著名的小說家。一九〇五年，參加革命運動，進過牢獄，出獄後在國外過了八年的流浪生涯。一九一七年回國，一九二一年任蘇聯政府報紙的駐巴黎通訊員，寫了不少的有價值的新聞報道。第二次歐洲大戰爆發時，他目擊巴黎的陷落，前後寫下許多分析性與紀錄性的報告，是歐戰初期的震動一時的新聞名作。當他的祖國遭到納粹的侵襲時，他便在前線上寫作，反映前方的真實，向他的國人和舉世反侵略的人們作忠實的報告，說明法西斯蒂的殘暴和無能，以及英勇的紅軍保衛祖國的事實。戰後訪美，對於美國的光明面和黑暗面，有生動而深刻的描寫，在美國的開明人士也一致欽佩其觀察的透澈和抉發的銳利的。

K·西蒙諾夫是蘇聯的著名的詩人，小說家兼戲劇家，同時他也是報告文學的傑出的作者。他在戰後所作的劇本「俄羅斯問題」，對於美國資本家心目中的「新聞自由」有所諷刺，是個非常有名的戲劇作品。

現在我們鄭重介紹為抵抗法西斯蒂的侵略而捐獻其生命的偉大的報告文學作者E·彼得洛夫。他向來是一位幽默文的作家，以「蘇維埃魯濱遜漂流記」一書著名。蘇聯的衛國戰開始時，他即在前線，從

軍中發出了極多的有價值的戰場報告。尤其是當一九四一年冬季法西斯蒂自歐俄中部敗退時，彼得洛夫隨着大軍前進，一路發出軍中的報告，描寫着俄國人民的信心，德國兵撤退時洗劫的惡毒，受審的叛徒的狼狽，英勇的紅色空軍的生活，俘虜着的標準的希特勒的士兵的蠢劣，納粹對於文化統制的苛厲及其可怕的後果……等，都是栩栩如生的寫實名作。而在一九四二年的七月，彼得洛夫參加塞巴斯托波爾港的保衛戰，竟以身殉國。這是人民文學方面極大的損失。在大戰之中，有許多優秀的新聞記者因在最前線探訪戰事新聞而殉職的，在美國有最著名的歐尼·派爾，是舉世人士引以為可惜的。彼得洛夫不僅是蘇聯的歐尼·派爾，而且他是參加實際的戰鬥，以生命獻給了祖國，阻止了法西斯野獸的前進的。他的面對現實的勇敢，永遠是為人民的文藝學習者和新聞工作者所景仰而引為軌範的。

N·鐵霍諾夫是著名的詩人和小說家，蘇聯作家協會的前主席，他也是一位報告文學的作者。他在戰時隨軍於前方，寫了不少的短篇，在每一個小故事中都能深刻地表現蘇聯人民在最艱苦時期的英勇戰鬥精神和充滿着勝利的信心。例如他所寫的「新生命的降生」，是紀錄礮火連天的列寧城中的一段插曲：那時工廠還是日夜開工，夜班工人下班來路遇一個婦人在冷街上將要分娩，不論如何困難，他還是找到了產科醫院，而並未受過接生訓練的女看護也就在風雪中執行了她的新職務。在他筆下的人民的鎮靜堅毅，以及自發的精神，寫來是異常地令人感動。這個真實的插曲，即是使人感覺列寧城是不可勝的，列寧城的人民是不可克服的。事實到後來證明，這不單是一個信念，而是歷史上的真實。報告文學在社會

的現象中抉發這樣的資料，而以無比的生動的筆路將信心與情感傳達給讀者，這種成功是可驚的。鐵霍諾夫並且善於寫富有幽默意味的評論性的報告文學，他所執筆的「巧合古典」一文，一定是使德國的總參謀部的人員看了要氣死的。

現在我們選錄蘇聯近年的報告文學的名作，輯成二集，甲集是大戰中報道衛國戰的傑構，乙集則為描寫蘇聯建設狀況和國外報道的代表作。希望這些是能夠給予愛好新現實主義的文學的讀者以及新聞工作者以有力的啓示的。

因為現實主義是揚棄一切的空想的，所以在寫戰事的報道上，無論他是作文學的描寫，抑或作為記者的報道，作者必須要在前線上和士兵具有同樣的親歷的感覺的。這樣，他筆下的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在蘇聯的戰事報告文學中，準確地做到了這一個要求。蘇聯報告文學的作者，冒了艱辛和危險，隨軍在最前線，以他們銳敏的眼光觀察了一切可貴的事象，通過他們的思索的頭腦，和富有藝術修養的手腕，養成的每一個字的報道都是文學園地中頂可珍貴的資產。萊奧諾夫說：「我們中間的大部份人，是在戰地的報紙上，受了最多的文學教育的這件事，決定了我們的命運。」所以這是件非常值得注視的事。

在戰場的寫實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報告文學作者以其忠實的觀察所獲得的成績。如布拉根在「斯大林格拉近郊底偉大搏戰」中寫一個掩護步兵前進的礮戰的場面說：——

到拂曉時，軍隊底集中已完結了。幾百門大礮都把礮身翹起朝向天空了。坦克擺成半圓形停在草原上一望無際。它們等待着信號。在坦克旁邊有許多自動槍手站着，舉目望着敵人佔領的高地，這是他們將要首先衝進去的地方好替步兵開闢道路。步兵臥在前面很遠的雪地上，已經爬進到敵人最前面的工事地帶，準備猛撲。

第一批礮聲終於響起來了，很快，各種口徑的大礮響聲溶成一片轟鳴。幾百個礮連準確地接連不斷拋去成噸成噸的鮮紅鋼鐵。隨後，近衛軍迫擊礮底響聲也與礮隊尖銳的轟擊聲溶合起來了。在迫擊礮聲之後明顯看見一羣一羣的雷彈飛向空中，拖着好像一條狐狸尾巴似的火帶，如同一羣飛鳥般向前飛去。在敵人區域中有一團一團的煙霧騰向天空。有時工事底碎片四下飛着，德軍兵士紛紛奔逃，倒在地上。

又如葛洛斯基寫歷史上空前的守城戰——斯大林格拉的逐屋戰爭的情形說：

戰鬥在一個工廠中進行着。工作間擊壞了的黑暗的牆壁忽然被大礮放出的白色而帶紅紫的火簇照得通亮了。大礮聲轟轟隆隆，雷彈炸裂聲乾脆而洪亮，時而又夾着自動槍和機關槍塔塔塔的聲音。很奇怪，這一幕破壞的音樂竟與工廠在和平時候的工作聲音相彷彿，好像汽錘錘着鋼板，好像帽釘接縫，好像碎鐵間錘碎那預備裝到馬爾丁熔爐裏的廢鐵，好像在杓子裏流動的鎔流和鐵渣發出的紅藍光芒照耀着窩爾加河上的嫩冰。

在這工廠裏夜戰的聲音，也說明防衛斯大林格拉的鬥爭進到了新的一頁。這已經不是那種驚天動地，震撼整個廣漠無邊的窩爾加河南岸空間的爆裂聲。這是殘酷的戰鬥聲。機關鎗彈和礮彈直而且速的射程只是在兩個工作間中短距離裏飛來飛去。這不像空戰時閃耀着的鈍弧形的彈程。這像在黑暗中一個無形戰士發出的長矛短矢，從這一扇石牆驟然發出，穿入到另一扇石牆裏不見了。礮彈和雷彈鑽穿德國人的礮火據點，找尋那掩身在偽裝起來了的掩蔽壕裏的德軍機關鎗手，好像一柄鋒利的刀割開深藏地下的交通壕的天蓋。……

如此般的形狀和感覺，都是空想和缺乏實際的生活經驗者所萬萬不能構成一個描寫的。蘇聯的戰時報告文學作者卻完成了這非常的戰鬥場面的非常忠實的紀述。而他們運用筆調的樸純和有力，能够銳利地將感覺傳達與讀者，也是可驚的。例如葛洛斯基在「主攻方向」中寫西伯利亞師團在斯大林格拉戰爭中的進展——在這個逐屋鬥爭的巷戰中，進展之取得是出人意料的困難的；他說：

馬爾克洛夫團前進了一公里，佔領了新的陣地，鞏固了這些陣地。只有這裏的人們才知道，什麼叫做一公里。這是一千個米達，這是十萬個生的米達。

這裏每一個字的份量打在讀者的心靈上，是何等的沈重啊！這個戰鬥的勝利是何等的不易，我們也默默地在葛洛斯基的有力量的字眼上領悟到。

在戰鬥的報告中，同時也有充滿人情味的插曲的。因為這是一個衛國的戰爭，它的殘酷是爲了要維

護祖國，維護民族，維護人類的愛，所以它的目的是溫情的——這是個「人性」的戰爭，不是法西斯蒂的「獸性」的戰爭。所以在蘇聯的戰爭報告文學中，會得充滿着人情味，益增其感人的魅力。鐵霍諾夫的「新生命的降生」，整篇就是這種傾向的代表作。在西蒙諾夫的「斯大林格拉近郊的白晝的夜間」中也嵌有一段精采的描寫：——

我們是晚間渡過窩爾加河的。我旁邊有一位年約二十左右的軍醫助手坐在渡船邊緣上，她是烏克蘭人，姓余畢仰，名叫維克托麗雅。她到斯大林格那邊去已經是第四次或第五次了。

渡船已經快到斯大林格拉岸邊了。

——每次總還有些害怕走上岸去，——維克托麗雅忽然這樣說道。——你看，我已經受過兩次傷，有一次受傷很重，但我總不相信我會死，因為我還年輕得很，可說完全沒有見過世面。我怎能忽然死掉呢？

在這一剎那間，她那圓圓的眼睛中露着愁鬱的神色。我領會了，這是真情：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就已受傷兩次，已打了十五個月仗，並且已第五次過到斯大林格拉這邊來，當然是很可怕的一回事。前面還有如許多的憧憬——全部生命，整個愛情生活，也許甚至第一次的接吻，——誰能知道呢！竟然在夜裏，在前面是一片轟隆聲和火燄熊熊的城市時，一個二十歲的女郎已是第五次的走到那邊去。但雖然是可怕的，畢竟還是要去的。約莫過十五分鐘後，她就要穿過正在熾燃着的房屋間，走到某條

城郊街道裏，在炸片般般叫着之下從瓦礫廢墟中救出受傷戰士，把他們運過河去，要是運到了，那末她又第六次地轉回到這裏來。

這是何等地有人情味的描寫呵！因為它真實，所以它有人情味。葛洛斯曼寫「主攻方向」裏有幾句描寫那些堅定、鎮靜和耐勞的紅軍士兵說：「是的，他們是活的人，是可以打死的。」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更可貴，更值得欽佩呵！他們並不是天神天將，他們和平常的人一樣地有血有肉有靈魂。那位軍醫助手姑娘也是這樣呵。西蒙諾夫抉出了她的人性作如實的描寫，所以更令人對於她獻身於衛國戰的決意是像我們所能一定覓到的一位性格堅韌的新女性那樣地可親與可敬，而不會起任何的虛無的感覺的。

這本冊子中的作品，可以稱譽的貢獻太多了，滿園的果實，讓讀者們細細地去摘採吧。最後，讓我們記着愛倫堡在「新內容就是新形式」一文中的話：——

我們生活的豐富和充實，差不多不允許作家處理極複雜的情節。我的小說，使批評家聯想為報告文學，並不是偶然的。

我自己在報告文學和藝術小說之間，也沒有製定明銳的界限。我倒寧使高興批評家把我和探求新形式的作家一起，認做新聞作家或記錄作家的。換句話說，把「伯爵」這名詞換做「集體農民」的名詞，寫那些蒼白的初步的雛型，倒真是二流作家呢。

我所以把上面的話，講得那樣的堅決，因為文學實在是我的事業。我更希望大家相信我，我對大家說的話，是我對着自己的案頭屢屢想過的。

這個說法的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呢？它就是——文學的路，就是誠實的道路。這在文學者與新聞工作者都是要記取的。

蘇聯報告文選

第一輯

目次

導言	新生命的降生	狙擊兵	莫斯科前衛戰	斯大林格拉近郊底偉大搏戰	沙麗城——斯大林格拉	斯大林格拉近郊的白晝和夜間	主攻方向	戰鬥在城郊	窩爾加河上的戰鬥	衝擊一座房屋	斯大林格拉的進攻	今天的斯大林格拉	包圍圈緊縮起來了	巧合古典	哈爾科夫爭奪戰	一九四三年的七月	第二個方案	奧勒爾方面	爭取奧勒爾根據地的戰鬥	八月五日的奧勒爾	杜爾德耶夫	卡卜杜林
.....
	一	五	八	一〇	一〇	一三	二五	三九	五一	六一	六九	七五	八一	八九	九三	〇三	一三	二二	三一	三九	四七	六七

新生命的降生

鐵霍諾夫著

鐵霍諾夫（一八九六——）他是在革命和內戰之後帶着兩本小小的詩集「遊牧羣」和「繃索」走進俄羅斯詩壇的。鐵霍諾夫和他的人民一起通過戰爭和鬥爭的一切試驗，作爲一個各方面有教養的人，軍事學和戰爭史問題上的大博學者，熱烈的政論家。他在同德國法西斯蒂進行的衛國戰爭開始的時候，就馬上變成了前線報紙編輯室裏的自己人。他受有史大林獎金的得獎者稱號。一九四四年被選爲蘇維埃作者協會的主席。

那漢子站住，粗重地喘着氣，他暴躁而慌張。

「找到你們，真是困難的要命。這樣烏黑黑的，會連自己的家也認不到，」他一邊說，一邊拍落帽子上的雪，「這裏是產科醫院罷？」

「是的，」他得到了回答。「什麼事呀？」

「什麼事呀？還不是，一條冷街上有一個女人要生下孩子來了，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麼你是什麼人呢？」

「我不過碰巧路過，我夜班下來正要回家。咱們趕快，我指給你路，這真是！……我跑了不少路，

那女人躺在那邊，除了我，連鬼也不見半個……我怎麼辦呢，可我又不是接生婆。」

一分鐘以後，伊麗娜，和醫院裏一個服務生，和那不識的漢子，就冒着風雪跌撞撞一同去了。黑得很，街邊房屋高聳如峭壁，一點兒火光都看不見，烈風穿街而來，積雪被吹起在空中旋舞，眼都被攪花了，好像那些哨兵們的影子在街上滑過，飄然栩然，一閃即逝。

猛可地，他們三個都蹲下了，伏在雪裏，他們鼻子貼着背脊地互相緊緊地靠攏。一個輕微的可是越來越響的聲音聽見了，一步近一步，他們的腦袋拚命縮下。左近不知何處，紅光直冒，接着是震天動地一聲爆炸，隆隆然滾過了街道，屋簷頭的冰柱都震下來了，豁琅琅地掉在階沿石上。

「我希望這一下不會傷了她，」伊麗娜透一口氣說。

「不會的，她是在那一邊，到那一邊去找她，」那漢子說。「你走過那路燈桿，就可以找到她了。我可要走了，今晚的砲打的真厲害，半路上吃着一下，我可不大情願。」

伊麗娜不是一個受過訓練的接產醫生，她是那產科醫院的候診室的一個看護。但現在，她不得不摸黑去找到那女人，而且替她接生。不能耽誤時光，她找不到別人幫忙，這是深夜。冷的要命，風又猛，砲彈又是「噓烈烈」——轟的一個一個從頭頂飛過。伊麗娜和那個服務生爬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雪堆，站住，側耳聽一下，再爬，再聽。

從右首，來了呻吟聲，他們直奔那地點，可不是，在那路燈桿的那邊，正如那不識的漢子所說，背

靠在誰家的上了鎖的大門近旁的牆上，雪地裏坐着一個女人。伊麗娜立即蹲下，那女人伸手一把就抓住了伊麗娜的手，女人的手抖着而且發燙。

來不及把這產婦擡回醫院去了，孩子馬上就要落地了。她就在這雪地，這墨黑的冬夜，可又是時時閃過礮彈爆裂的紅光的冬夜，生下她的孩子來了。伊麗娜轉身回顧，一切都像是在一個可怖的惡夢裏。雪滲進了她的衣領，一陣一陣可怕的猛風撲面打的她喘不過氣來，她的手開始僵硬，而她的心跳得那麼猛，她聽得到那卜卜的跳聲。好像沒有了列寧格勒，只是一片淒涼陰森的荒野，掃過了嚴冬的風雪，敵人大礮的哀鳴。去敲那些緊關着的大門是徒然的，呼援也是徒然的，——街上沒有人的踪跡，不到天亮這條冷街上不會有過路的人。

然而在這裏，在這陰森黑暗的露天，在這朔風猛掃的地點，一個新生命誕生了。這新生命必須被救護，必須從這寒冷，這陰森黑暗，和這些礮轟中救拔出來。對於礮彈爆炸的聲音，伊麗娜的耳朵早已付之不聞。她爲那女人接生，就好比她是躺在整潔舒適的病房裏，就像產婦分娩時通常的情形……

……伊麗娜高高舉起那初生的嬰孩，像是在誇耀給這一片陰森的偉大的城市觀看。她把這暖烘烘的呱呱啼哭的小東西窩在衣服裏邊，貼肉緊抱在胸前，她踏着雪走，那是一片潔白無瑕，未經人類足跡踐踏過的雪。

在她身後，像一只張開翅膀的巨大的鳥，服務生扶掖着那產母，困憊地跟了上來，產母在積雪中時

時絆跌。她的焦乾的嘴唇有聲無氣地說：「我自己能走……」也是疲乏了而且發窘了的服務生則老是反覆着說道：「咱們快要到了，現在不怎麼遠了……」

狂風吹雪，一把一把的灑到他們臉上來，每一次一顆震動遠近的礮彈的爆炸接着就是一陣玻璃碎片的急雨，但是他們朝前走着，像一羣勝利者，——克服了那黑夜，那寒冷，那礮彈而前進的勝利者。如果必要，這一行列是會踏遍了全城的街道的。這一行列，帶着那新生的小小生命，這新生的嫩芽，那是在這驚風險浪的時間出現在我們這城市的。

那產母已經知道了生了個女孩，她時時伸手向前面的抱着那嬰兒的伊麗娜，好像要招呼她，但又默然讓手垂下。

他們到了那產科醫院，而當既已在牀上睡好，而且被招扶得什麼都很舒服的時候，那產母喚着伊麗娜，而且用了率直的差不多是嚴厲的口氣低聲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你爲什麼要知道我的名字呢？」伊麗娜反問。

「我一定要知道。」

「我的名字是伊麗娜。可是你問這幹麼？」

「我要用你的名字來叫我的女兒，讓她記得你，你救了她的命，我從心底裏感激你……」

於是她吻了伊麗娜三次。伊麗娜轉過身去，忽然落了眼淚。爲什麼落眼淚呢，她自己也不知。

狙擊兵

蘇布列夫著

從昏迷的深淵，一縷模糊的沈重的感覺在他腿上開始隱隱約約升起來了。這感覺，愈來愈頑強，結局成爲一下不自意識的移動，這表示那失去知覺而漸漸醒來的人打算把自己弄得更舒服。但是有什麼東西妨礙了他的腿不讓移動，於是一道驚訝的信號就閃射到他腦上。他的第一個恍惚的念頭，是那個睡在上面的吊牀的科爾耶·歇丁又壓在他腿上來。用了僵硬的然而已是自意識的一下動作，他想弄鬆他的腿。這當兒，他可覺得痛了，他的眼睛也睜開了。

有好幾秒鐘的工夫他瞪大了眼發怔。強烈的光使他暈眩，而他又莫名其妙爲什麼他被一株樅樹釘住了覆臥在雪上，樅樹的繁密的枝葉作成了厚重的帳幕掩蓋着他。

雪光穿射那些掛在他鼻子前的濃郁地帶着霜花的碧綠的樅樹的針葉，白亮地耀得他兩眼發花。釘在他背上那個粗大的樹枝，不能掀掉。有一個誰的艱辛粗重的喘息聲，擾亂了這冬季森林的沈靜。

他注意地聽着。猛然明白了這樣喘得怪響的就是他自己的時候，他就將嘴張大。由於他這斥堠兵習慣成的機警小心，他現在完全神經復常了，而且立刻認真了他目前的處境以及曾經發生過怎樣的事情。

他不禁冷汗直淋。他的心跳得響而又快。不論是最大的自制力，或是平均的呼吸，這會兒都不能止住這心狂跳，而這跳聲似乎充滿了整個森林。一種暈眩似的疲倦，又從他腿上來到了，而且擴張到全身，將他整個兒浸在一種寂靜而麻痺的神經恍惚的狀態。這是恐懼，常有的無理性的恐懼，這是一個活人當突然看見自己落在除了死更無別路的陷阱的時候從生理上發生的絕望的抗爭。

他打算考察一下他的遭遇。在一個被敵人佔領了的森林中，被太陽光無情地照着，完全孤單地躺在那裏，事實上除了腰間一顆手榴彈更無別的武裝，而又有那株樅樹壓在他身上。這樅樹使他逃過了敵方狙擊兵的準確的射擊，但也重重壓住他，也許會壓斷他的腿。他的來復槍早已在那猛烈的一炸時從他手中震落，而這一炸，便將他從原來的厚密的樅樹叢內拋擲到現在這雪地，在一棵松樹之下，而且將他半死不活埋在這裏了。

那晚上，他們是兩個，——他，哥洛班諾夫，和他的好動的同艙舖的伙伴，科爾耶·歐丁。他們穿上白色的罩衫，蛇行到這裏，小心的，沒有聲響，兩個小兄弟，兩個走好運的紅色水兵，海軍分隊的兩個最優秀的斥候兵。在那邊的厚密的樅樹叢內，他倆伏匿了半小時，也許有一小時，然後打算爬行到樅樹叢和這邊的一動不動的松林之間的那塊空曠的雪地上。他們靜靜地躺在地面，留神諦聽。他們的有經驗的耳朵，捉到了遠處來的克郎郎的武器的聲音以及松林背後傳來的沙沙磨擦的聲音。不過他們所在之地卻是一片死寂。

於是歐丁對他做手勢，說要單獨向前去，接着就爬出那樅樹的密叢。三步以外，就看不見歐丁只一個模糊的影子在雪地上移動，慢慢的，一點聲響也沒有，這只有歐丁能夠。但是，即使如此，不知何處的近旁可就克克地響出了狙擊兵的低沈的槍聲，像是有人踏斷了乾燥的樹枝。然後，森林地帶的深沈的寂靜又包圍了宇宙。

哥洛班諾夫等候了五分或是十分鐘，滿以為科爾耶一定會回來。曾經有好多次，遇到這樣的射擊，這在黑暗中未必有效，他們倆又復相見，都是平安而且好好的。可是歐丁沒有回來。於是哥洛班諾夫爬行向前去救他，如果他受了傷，或者是看個明白，是否他已經傷重不救。然而當他移向前去約有三碼以後，第二次槍聲響了，這次是從另一個方向來，他左肩旁的凍雪飛起了一堆。他立即不動，死似的，這樣好久，等待那不可得見的狙擊兵為的向暗中諦視過久而兩眼疲倦視線模糊。

但不久就有人拉着哥洛班諾夫的右腿。歐丁，他們分隊中稱之為「神出鬼沒的斥候兵」的，卻在他後邊。哥洛班諾夫爬回那樅樹叢，平躺在他的朋友的身旁。歐丁的熱辣辣的呼吸燙着他的額子，他可以猜到這時歐丁正在神經質地微笑而且興奮，正像一個獵人瞥見了目標似的。沒有出聲，光用了他這興奮的呼吸，歐丁說：「這地方到處有狙擊手……我們爬過這樅樹叢兒罷……我們得摸一下子。」於是他的矯捷的身體立即滑進了那叢莽去了。哥洛班諾夫在後跟着，小心地扳彎了推開了那些積着厚雪的樹枝。突然一個火柱在前面爆了出來；熱空氣灼痛他的面孔。還沒十分覺得他正被那不可抗的炸力拋擲出去的

時候，他就失卻了知覺。

現在，知覺又恢復過來，他明白了他是在昨夜被一個地雷的爆炸拋擲到這松樹腳下的雪坑裏，而一棵被連根拔起的樅樹卻落在他身上。他沒有動，只從那樅樹針葉的縫隙向外張望，他望着雪，望着那些樹，他找尋科爾耶。後來，他看見染紅了的雪堆裏的一些可怖的東西，他就閉上了眼睛。

現在只剩他一個了。這是無可置疑的了。這就是結論。

白天才開始。耀眼的無情的太陽光泛濫在林木中，而在那些樹上坐着狙擊兵們，就是夜間搜尋襲擊哥洛班諾夫他們的。要離開那雪坑是不可能。唯一的辦法是等待到天黑，可是哥洛班諾夫也許等不到天黑就會凍死。因為即使他身上本來還有點熱力足以支持過這一整天，可是長時間的昏暈已經把他整個兒凍僵了。

太陽爬過那厚密的樅樹叢，又在松樹們的纏滿了黃色松脂的樹幹周圍移動。這一切都是慢慢的。森林像受了禁喝，靜悄悄地不出聲。

哥洛班諾夫想到一切，想得很多，只是不想森林，寂靜，和光明。他給自己想像一個暗濛濛的烏克蘭的夜，櫻桃林芬芳醉人，池塘中閤閤的蛙羣噪鳴。他把自己所知的能够記得起的一切種類的黑夜都想起來了。他只想到黑夜——掩護情侶們幽會的黑夜，便利了戰鬪的黑夜，疲倦者盼望的黑夜，以及讓人倒頭酣眠的黑夜。他只等候着黑夜，在黑夜的掩護之下，他就可以從這樅樹底下爬出來了。過一會兒，

他就睜開眼，望一下那些浴在耀眼的陽光中的松樹幹兒。

時間失去了一切意義。時間不移動，好像黑夜永遠不會來了。

失望抓住了他。他摸着他的手榴彈。那是最簡單的了，他只要拉一下手榴彈上的信管，他就會像科爾耶似的安靜地躺在那裏了……他不用再默數着自己的心跳，不用再找方法怎能避到松樹的蔭影下。他不用再在等待是不可能的時候老是這麼等待，等待，等待了。

又一次，他的眼光瞥到那堆染紅的雪以及那個不動的身體；於是突然間他感得他的朋友的熱辣辣的呼吸落在他的面頰上，他聽到他的朋友的無聲的耳語，他的興奮的微笑，而且腦筋一動，他想到，科爾耶·歌丁和他的愛人情話纏綿的時候，光景也就是那樣的將他那呼吸之氣觸動那些鬆髮的柔軟末梢的罷。而於是又一次對於生的渴望緊緊抓住了他。他不得不活下去，爲的要對那些永遠停止了這熱辣辣的呼吸的人們取得報復。這一個念頭，在他看來極端重要，於是他緊一下他的筋肉，提一下全身的精力準備肉搏，振作腦力以備臨機應變，刷勵精神以加強他的憎怒。

忽然，森林的靜默被破壞了。單調的隆隆之聲震蕩着大氣。樅樹們的枝柯戰動了，而且好大的一堆雪從這些樹枝掉落。一次又一次，那吼聲從高空的什麼地方又來了，哥洛班諾夫知道這是礮轟開始了；我們的礮兵正在把榴霰彈射進這森林，趕那些狙擊兵跑。森林活躍起來了。彈片削斷了樹枝，斷枝紛紛落下。榴霰彈在周圍到處呼嘯。兩隻烏鴉悄悄地掠過。一頭松鼠衝了出來，又立即躲進枝葉的深處，搖

動了那些樹枝而且震落了粉樣的雪花。

接着，從不遠之處一棵松樹上，慢慢地可又笨笨腳腳地，從一條樹枝蕩到另一條樹枝，一個人溜了下來。

這人穿的是外國的可又熟見的軍服，渾身嚴蓋密裏，爲的是要在森林裏長久守候。他下來，沒有帶槍，他將他昨夜用以射擊哥洛班諾夫他們的自動步槍留在樹上。一陣熱浪滾過了哥洛班諾夫的全身，他幾乎從那樅樹底下探身而出。可是轉念之下，他就小心地伸手抓住他的手榴彈，現在他不再顧忌將自己暴露了。現在那狙擊兵也無心顧到這樅樹內的蠢動，——榴霰彈正在滿林子呼嘯，他的唯一的思想是找個躲避的地方。哥洛班諾夫設法把他的腿從樹底下拔出來了。他躬身向後，靠着一堆雪，準備一躍而出，扔下手榴彈，便奔進那邊的樹樅叢——可就在這當兒，一件熱而重的什麼東西掉在他身上。

還沒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哥洛班諾夫猛然將肘子往後一推，當聽見一聲呻吟的時候他立即一個旋身擺脫了掉在他身上的那個東西。

這是又一個狙擊兵，他就住在哥洛班諾夫頭頂那株松樹上，他現在卻從樹上跳下來，打算在樹根的那個雪坑裏取得隱蔽。肉搏的時間雖短，然而猛烈。那敵人打算拔出腰間的短劍來，哥洛班諾夫呢，一面鉗住了敵人的手，一面在找武器。他又一次抓得了他的手榴彈，就當作鎚子一般奮然揮起，向敵人頭上猛擊，一下又一下，直到他頹然仆倒。

憤怒的渾身發抖，他從狙擊兵的腰間抽出那口短劍來，又在那僵仆的身子上找了幾下。於是他托開那樅樹的枝葉，探首向外察看，沒有想到隱藏。榴霰彈仍舊穿過滿林子呼嘯，爆炸聲在空中怒吼，轟擊依然是堅定而慘酷。哥洛班諾夫對那被他殺死的敵人看了一眼，又朝上看着那松樹，就爬上去了。

在樹枝間，他找着了那狙擊兵的巢。這裏掛着一枝自動步槍，許多夾的子彈，行囊內有餼糧，望遠鏡和一只水壺，——一切必要的給養，够他登在樹上等候救濟，那怕等到三天也不妨。榴霰彈在空中慘嗥，在空中呼嘯，於是在這一時期第一次，哥洛班諾夫開口說話了。

「幹得好，」他大聲說，「那班傢伙在這樣的礮轟之下，總不會再坐着……」

於是他把自己坐得更舒服些，端起那自動步槍，等着，而當榴霰彈在樹枝頂上爆裂的時候，他就縮頭閃避一下。

以後，第一個被他幹掉的，就是先前跑去找躲避的那個狙擊兵。當礮轟停止了的時候，這傢伙從他給自己掘的那個地穴內探出頭來，像一隻老鼠似的嗅着。哥洛班諾夫已經舉起了槍，可又轉了念頭。他讓這狙擊兵爬上一棵松樹，待他爬到一半然後照準他的前額一槍。這狙擊兵張開兩手倒撞在雪裏。那樣子極像是一顆榴霰彈打中了他。

在找得第二個目標以前，哥洛班諾夫不得不等候了好多時光。樹林內空無一人。顯然，這裏只有這兩個傢伙。哥洛班諾夫拿起望遠鏡，小心地轉過身去，從他身後的葉縫往外瞭望。那時太陽快落山了，

他望見了一個軍官模樣的正從那些松樹後面遠遠地走來。哥洛班諾夫瞄準了射擊。那軍官倒下。立即另有兩個人從密林中衝出來，奔到那軍官身邊。這兩個在軍官身邊也被射倒。

天色漸漸黑了，現在哥洛班諾夫可以走了。但是他仍然留在那松樹上。他正等待敵人的救兵……

很有點兒黑的時候，果然來了，——四個，滿有把握地，毫不在乎地走着。當他們走到那死了的狙擊兵跟前時，停止了脚步，彎腰下去看，而且吃驚地交談。一個跟着一個，這四個全都倒下：兩個是在第一個的屍身前，第三個在一顆松樹脚下，他正向這松樹跑，第四個則倒在雪裏，正在歐丁的屍身的旁邊，夜色蒼茫，歐丁的屍身已經是一個不大看得見的淡淡的影子了。

事情非常明白，槍聲會引起敵人的注意，一會兒，哥洛班諾夫就看見閃閃的火光從暗處四面八方來了。哥洛班諾夫所在的那株松樹已經不折不扣被包圍起來。子彈呼嘯着飛過，削下了樹幹上的皮，可沒有一顆傷着他。等待了一會兒以後，他就悄悄地敏捷地滑下樹幹，蹲在下邊那雪坑中了。

他摸出手榴彈放在一旁，將那枝自動步槍架在樅樹枝間。槍聲更加繁密了。敵人是逼近來了。他從黑暗中瞭望模糊的人影，可是只能看到閃閃的火光。雪片和被子彈削下的斷枝紛紛落在他身上。敵人正把他們的火力集中在松樹頂。他等待着。

俄而射擊停止了。顯然，敵人也想到松樹上那個巢這會兒一定空了。他聽到響亮的人聲。他們正向這松樹來。

哥洛班諾夫擡頭朝天空看。星星透過了濃霜向他眨眼。他將自動步槍的槍筒擱在那死了的狙擊兵的身上，（樹頂那個巢的舊主，）伸手拿起那手榴彈。

但是，夜的濃黑又一次被裂開，榴霰彈又一次嗚叫而來。我們的人又重新轟擊這座樹林了。哥洛班諾夫又將手榴彈掛在腰間，將子彈夾都放在衣袋裏，當先是那一枝自動步槍，他開始爬回那樅樹叢去了。

早晨，他已經回到自己隊伍裏。

莫斯科前衛戰

彼得洛夫著

彼得洛夫素負盛名的蘇聯的幽默作家，以「蘇維埃魯濱遜流記」一書博得廣泛的聲譽。衛國戰爭時，他擔任報紙的通訊員，隨軍在前線，寫出許多有價值的報道。特別是英勇的紅軍戰止了德軍對莫斯科的攻勢而發動冬季的反攻收復了西線的廣大的失地時，彼得洛夫的全部報道是栩栩如生的，激發士氣的。一九四二年七月，他參加塞巴斯托波爾港的保衛戰，不幸以身殉國。

我們背靠着莫斯科（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寫於作戰軍隊中）

最近我到莫塞斯克和瓦洛科拉模斯克戰線上逗留了五天。我們的軍隊在這裏捍衛着莫斯科的胸膛，抵禦着敵人衝心來的攻擊。

我們沿着出發的，是那條從城裏開始而且是新莫斯科一條最好街道的公路。這裏還有由舊日荒廢城郊遺留下來的幾所破敗不堪的木頭房屋。它與近年建築起來的一望無際的高樓大廈，形成了極顯明的對照。這些高樓大廈中還有一些沒有竣工。這裏已經實現了列寧的理想。再也沒有舊日的城郊了。革命前

窮人棲息的貧民窟也絕跡了。新街道的房屋是建築得很雅緻而且美觀的。它們是用好的材料築成的。並且有許多還是用大理石和花崗石來裝飾着的。走過最後那幢懸有金字招牌的糖食店房後，接着就是曠野了。今年春季還有住在別墅裏的人們所乘坐的汽車在莫塞斯克公路上奔馳着。現在這條公路已經被街上的堡壘和反坦克的工事所攔阻起來了。

似乎開戰以來不是過了五個月，而是過了三百年；似乎真是那麼久。

我們走過了一座被寬闊的汽車道截去了一大半的小山。這就是俄羅斯國家歷史上最著名的叩拜山。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就是從這裏最初望見莫斯科的。在這裏，他坐在大鼓上等候市長給他送來城門的鑰匙。可是他沒有等到。因為俄國人並沒有把自己的城門鑰匙送給他。

大約走了一點半鐘的功夫，我們趕過着一隊一隊的軍用卡車。和平的居民漸漸稀少了，軍事人員卻漸漸加多了。

我們所看見的最後的一批居民，攜帶着自己的雜物向我們迎面走來了。有些人把雜物放在雪車上拖着走。老人們和婦女們沿着公路旁邊趕着乳牛走。大砲和迫擊砲的轟鳴聲漸漸地接近了。人們因害怕德國人的侵入，都接連連地離開了故鄉。

很快就碰不見普通的人了。

這就是戰線。

我在八月和九月，在捍衛首都偉大血戰前夜所看到的那個西方戰線，雖然算是堅固的，但終究是有些鬆懈的戰線，這樣的戰線已經不存在了。牠所以不存在，並不是因為像德軍總司令部通常蠻橫無理地所斷定的那樣——它已經完全被消滅。如果除去陣亡了的不算，人還是先前的人。先前的道路，先前的森林，先前的木造房屋，先前的坦克，和先前一樣汽油燃燒過後與灰爐氣味相混淆的窒息氣味——現代戰爭的氣味——，打穿了的鋼盔，僵凍得彎着膝蓋的屍屍以及遺棄在路旁的燒壞了的卡車。可是，現在畢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那時是初秋的時節。現在卻是嚴寒刺骨的來得非常早的冬天。光着幹子的落葉樹已經都結冰了。樹木都好像用銀子做成的精細的貴重品一樣。每條樹枝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向北的松針才被凝凍的霜雪所掩蓋，向南的一面卻仍然是青青的。土地已經凍得和木頭一樣堅硬了。天氣是對於巨大的坦克聯隊行動很便利的。在這樣的天氣裏，坦克在任何地方都是可以通過的。德國人正是利用這種天氣，來向莫斯科舉行新的決定性的進攻。

可是起了變化的不僅是大自然。坦克也爲了適應大自然而塗上一層白漆了。在紅軍兵士和指揮員身上出現了暖和的、用淺藍色的毛皮作成的皮帽、棉衣和背心，這些東西穿在軍用外套裏是非常暖和的。現在要到早上七點鐘才天亮，而到下午五點鐘時，就已經開始黑暗了。戰鬥日是短得很的，因此也就特別緊張。此外，戰線所以完全成了別一種樣子，還因為已經很接近莫斯科了。以前人們爲捍衛莫斯科而

作戰時，知道後面還有廣大的領域，如果今天趕不走德國人，那末明天是會趕走他們的。而現在，莫斯科就在背後，有幾段戰線不過隔六十公里了。阻止德國人正是要在今天。如果我說在戰線上沒有一個人相信莫斯科會失守的話，那是沒有一點誇張的。人們是武裝得很好的。他們有坦克（不錯，坦克的數目並不多），有很好的大礮、機關槍、自動槍、迫擊礮。如果真有這一天的話，那末俄國人就會用牙齒去咬斷德國人的咽喉。因為背後就是俄國人最貴重的東西——莫斯科了。

如同這裏所揣度的那樣，德國人已經相信，要想沿着直通首都的幹線從正面攻擊莫斯科，是非常困難而且會遭受巨大損失的。因此依照目前的戰鬥情形看來，德軍司令部是在進行某種新的、顯然是從兩翼來包抄莫斯科的總企圖。

德國人像經常那樣在尋找大部隊間的接合處，尋找防備不周的地方。他們像經常那樣，遇有強烈抵抗的地方就退卻，而同時又不斷地採取着新的機動戰術。

戰鬥是很嚴重的。但戰線上，從外圍起直至司令部為止，人們都充滿着信心。八—九月時在西方戰線上也是懷有信心的。但那是有着寬洪度量的矜驕民族的信心。這聽起來是有些奇怪的，但事實卻正是這樣：當時，人們懷着一種寬洪大度的和平心理，覺得殺人這件事，就是在戰爭中，就是最正義的殺人，都是沒有興趣的事。要知道俄國人的性質。這是很慈善的人。是急躁而不記仇的，是需要很多時間才能使他真正生氣憤恨起來的。現在人們卻憤恨到了這步田地，簡直聽不得「德國人」這幾個字了。對

侵略者的仇恨把每個戰士變成了像他脚下那塊僵凍的土地一樣堅硬了。現在，人們是由自己的仇恨中來汲取着信心的。

由英國坦克組成的坦克聯隊，昨天加入戰鬥了。英國坦克和駕駛它的蘇聯坦克手初次參加戰鬥了。坦克和坦克手都經過了考驗。坦克手很稱讚坦克。如果坦克能夠講話，那末它也一定會更加誇獎坦克手的。

人生初次作戰，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玩意兒。人們在初次作戰時表示怯懦，後來卻成了英雄，這樣的事情是看過不少的。新聯隊的坦克手們，一下就表現了自己都是英雄。因為背後就是莫斯科了。

「簡直需要去阻止他們。」——一個營長說。

按照他在講這句話時的那種溫柔而又剛毅的微笑，就可以看得出來，阻止自己的戰士雖不是容易的任務，但卻是很愜意的。

我們坐着的房間，是房主人昨天才離開了的木房。坦克手曾經幫助房主人撤退——給了他們一輛卡車。房主人——老婆婆——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才好。當所有的東西都已經裝上卡車時，她招手喊參謀長，低聲說：

「這裏，地窖內我留有一桶醃黃瓜，是我整個夏天醃好的。親愛的，你們拿去吃了吧。此外，還給你們留有一個絃琴。如果有閒暇的話，就拿去彈彈消遣消遣吧。」

這是難於相信的，昨天在這所房屋裏還過着一種很有條理的慣常的生活，碧玉鳥在籠裏唧唧地叫着，窗臺上擺着幾盆綉球花，框子上刻着花紋的小窗戶外有雪花飛舞，只是狗吠和雞鳴聲才破壞了鄉村的寧靜。

現在這屋裏主宰一切的是戰地電話和軍用地圖。是皮靴和羊皮襖的氣味。不遠的地方正在進行着戰鬥。似乎牆外有什麼人在不斷地疾走着，沿着木梯往下跑。村子裏已經有了被破壞的房屋，而且還清楚地看到了礮彈在雪裏爆炸後留下的黑色痕跡。

一位佩着中尉徽章、身材魁梧的青年急促地走進屋裏來，他有一幅可愛的臉孔、扁平的鼻子和閃爍着異常快樂的光輝的眼睛。

「允許我報告吧！」——他在長官跟前伸直身子叫。

顯然，他是在準備報告一件什麼異常重要的事情。

「報告吧。」——長官說。

中尉望了一眼，然後把手一揮，就很着急地說：

「德國人突破了巴拉克戰線。」

他就急不及待地躊躇着等候回答。他還完全是一個小孩子。

長官在看着地圖思索什麼似的。

「你爲什麼這樣遲慢？——中尉此刻一定是在這樣想，——你知道現在是決定一切的時刻：是決定莫斯科的命運、決定你的命運和我的命運的時刻。」

他的臉上顯出了一種懇求的神情。長官卻總是看着地圖，看了很久，簡直久得可怕——看了兩分鐘。

「派坦克第三連到巴拉克去。」——長官終於低聲地但很堅決地說。

「是的！」——中尉大聲地回答說。

他以一種愉快的眼光向大家掃了一下，想說什麼的樣子，然後就衝到門邊，突然止步說：

「允許我走吧！」——他得到允許後，就放開大步跑了出去，致令他跑出去以後，掛在牆上的絃琴還響了好些時。

「他還是頭一遭參加戰鬥，——長官說，——真好！」

是的，坦克手們是像參加閱兵一樣去參加戰鬥的。因爲背後就是莫斯科了。

當我們接到了奪回巴拉克以及把德國人趕回原陣地的消息時，天已經完全黑暗了。

今天的莫斯科郊外（十一月三十日寫於作戰軍隊中）

在一所簡陋的木房裏，聖像下面，完全像「費利村舉行的軍事會議」的畫片上所繪畫的一樣，坐着

三個蘇維埃的將軍——步兵的、砲兵的和坦克的將軍。

正如當時一樣，窗外有一幅俄羅斯的自然風景，棹上放着一張地圖，有一個好奇的村童往屋裏張望，也離莫斯科不遠。而且這些將軍也有些像托赫杜羅夫或年青的耶爾莫洛夫，——大概因為都有一幅俄國人的臉孔和金色的領章吧。

不過他們在這裏所要解決的，不是放棄莫斯科或對敵人進行新戰鬥的問題。

問題早就解決了：莫斯科無論怎樣都應當捍衛。總戰鬥已經進行十四天了，它不僅沒有減弱，而且更加強化了。

如果繼續把現時與一八一二年作歷史的比擬，那末我們就想把西方戰線十月的戰鬥拿來與普羅吉諾戰鬥比較一下。那時我們的軍隊，在不斷的戰鬥中，放棄了維亞吉馬和布良斯克，而受了重創的敵人，在實行了二百公里的巨大躍進以後，就停止了前進，以便醫治自己的創傷和聚集新的力量。而現時，在莫斯科郊外進行的戰鬥，卻是顧杜卓夫當時所不敢對拿破崙進行的，然而倘若他是在現代的條件下來保衛莫斯科的話，那末他一定是會對敵人進行的。

最偉大的戰鬥已經進行十四天了。在前面很遠的地方燃燒着我們放棄了的村落。一看地圖，我就清楚地記憶起來了。你看，這是我五天以前所在的村莊。這是我前天所在的地方。難道那個毗鄰着美麗的休養所、周圍都是花果園的美妙的村落也在燃燒着麼？我們剛才來前線的途中所遇見的不就是這個村莊

的居民麼？他們把自己的全部家具雜物拖在馬車和軍用卡車上走。沒有眼淚，也不呻吟。女人們緊抱着自己的包袱，用乾枯的眼睛默默地向前望着。她們的男子在前線上，她們的房屋在燃燒着。但她們還有祖國和復仇心。當希特勒軍隊回頭逃跑時，這種人民的復仇心，將來會是很可怕的人民復仇心呵！

三個很像顧杜卓夫一般的將領樣的將軍，已經離開自己的司令部前進得很遠了。他們以機械化部隊去迎頭痛擊突破了戰線的德軍，現時正在等待結果。向前，走過村莊，往下便是田野，然後便是茂密的森林。田野已經被先前挖好的戰壕所掩蓋了。它們在雪裏映出一些黑點來了。

德國人用迫擊砲射擊着村莊與林緣間的道路。有時沿着這條道路飛快地駛行着小型交通坦克或炊事卡車。坐在卡車上的廚子，每到轉彎處就向兩旁傾來傾去。烟囪裏冒着黑烟。炊事卡車匆忙地追趕着那些在半點鐘以前就出發作戰的自己的步兵。平射砲已經在村莊旁邊安好了在等候着敵人。

在茂密的松林中，埋伏有用松枝掩蓋着的白色巨型坦克，如果不走到它跟前，是無論如何也看不見的。這是很可怕的力量，而在地圖上用以表示這些坦克的紅色菱形，在指揮部的計劃裏無疑是起着巨大的作用的。大概，它們在今天，在今天下午就會去作戰的。

清晰的砲彈爆炸聲逐漸加多了。戰鬥漸漸地接近了。但是村裏的砲手、林中的坦克手、在自己木屋內的將軍們，卻仍然好像沒有瞧見一樣。這是戰線上慣常的法規。

坦克連長、年青的上尉、二十二歲的庫班人（他完全像哥薩克一樣從皮帽裏突出着一簇捲髮），連

說帶笑地講着，他領着一輛坦克出發做偵察工作時，怎樣遇着了五輛德國中型坦克，他怎樣把它打壞了兩輛，其餘的卻逃跑了。可是他的奇聞怪事並不限於這一件。他還駛往前去，奪獲了一尊平射礮和十箱平射礮彈，並把所有這些東西完整地（是立刻就可以射擊的哩！）帶回自己部隊裏來了。他當作一種奇談樣的講說了這些故事。上尉已經有了很多的戰鬥經驗——他參加過了四十七次坦克衝鋒，並且都得到成功。他認為我們的「T-34」式的坦克是世界上最好的坦克。

他一面再地巡視着準備好了去作戰的坦克，然後就靠着一輛坦克，拍着它的鋼甲，和靄地說：

「這就是我的坦克！」

他在許多完全相同的坦克中認出自己的坦克，好像騎兵認識自己的馬一樣。大概，他是按照他一個人所知道的某個油跡或細小彈痕來認識的。

現在，當德國人向莫斯科施行總攻、各條戰線上都不斷地爆發着戰鬥而構成爲整個複雜的運動戰時，靠近戰線約有十公里的近後方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根據近後方的情形、僅就道路上交通的情形、村裏所發生的事情，就可以毫無差誤地判斷前線的情況。

我們近後方的情形是很好的。

到處、在一切道路上、在一切村莊旁，都在預備迎擊德國人。反坦克壕和防禦柵、鐵絲網和地雷

場，都在等候着它們。越接近莫斯科，防衛就越加嚴緊而繁複，工事網就越加稠密。

今天莫斯科郊外的情形怎樣呢？德國人的進攻還能夠繼續多少時呢？德國人的進攻銳氣會在什麼時候衰竭呢？瘋狂的敵人把大批後備隊、大批坦克拋去作戰還能夠繼續多少時呢？

這就是今天全國焦急的問題，這就是現在大家所思索着的問題。

當你以全副熱心期待把德國人阻止、然後並把他們粉碎時，是難於從事假設的。要想拿客觀的眼光來考察問題，那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有些結論卻是自然明白的。

從進攻的頭一天起，這就是說從十一月十六日起，在瓦洛科拉模斯克戰線方面，德國人前進了四十至六十公里，這就是說每天平均前進了三—四公里。在這裏特別值得指出的，前進速度最快的是最初幾天。所以得出結論是：德國人的進展一天比一天緩慢了。但他們卻不斷地在派遣新的部隊增援。所有這些究竟應當作怎樣的解釋呢？大概，按照德國指揮部的計劃，不斷的加強壓迫是會達到勝利、粉碎紅軍的。但結果卻不是這樣。恰巧相反。抵抗反而加強了。在接近莫斯科時，堅固工事的數目加多了，德國人的進展卻更加緩慢了。

如果拿德國人六月和七月的進攻、十月的進攻以及這次對莫斯科的總攻來看，那末我們就看到了，進展的速度是在一天比一天遞減下去：在六—七月間是五百至六百公里，十月是二百公里，現在卻只有

六十公里了。

德國人是必須加以阻止的。

如果他們在兩翼突出得很遠的時候被阻止，那就是說，他們在總戰鬥中遭到了失敗。

這也就是終結的開始。

搶劫者軍隊的退却

（十二月十二日寫於伊斯特拉）

當你追擊着惶惶退卻的德國人時，你是愉快的，但同時又是心痛的。

所以快樂的原故，是因為他們終於從我們親愛的莫斯科近郊被趕走了。所以心痛的原故，是因為我們的田地被他們掘壞了，森林被他們斫斷了，那些不幸的沒有離開家的人們都被他們搶劫一空、都被他們蹂躪得奄奄一息了。

在伊斯特拉城邊，德國人還用迫擊砲轟擊了大路。它大約有四百公尺是被黑色的、煤灰似的東西、爆裂了的地雷痕跡所掩蓋着的。小橋被炸斷了，大砲打壞了的樹幹筆直地立在路旁，紛亂的電話線往下垂着。

迎面走來了兩個女人，一老一少。她們在小孩坐的雪車裏拖着一個小小的包袱——這就是她們能够及時帶走的全部東西。

「是從依斯特拉城來的嗎？」

「是的，親愛的，是從依斯特拉城來的。」

「唔，那裏怎樣了？」

年老的女人想說什麼似的，但她那幅有皺紋的細瘦臉孔忽然一歪，眼淚就由眼眶裏流出來了。

「媽媽，你安靜一點吧。」——年輕的女人向她說，但自己卻拿着手巾按住嘴馬上就嗚咽起來了。

這是郭洛凡諾華母女，是依斯特拉城的居民。他們是在德國人佔領時還留在那裏沒有走的。

「德國人來的時候爲什麼不走呢？」

「是呵，當時我想，我這樣老的人，能夠到什麼地方去呢？拋去家屋我又覺得可惜。而且當時我想，德國人——不管他怎樣，終究也還是人。也許可以這樣的住下去吧。原來他們卻完全不是人。先前在我們依斯特拉都是駐紮着我們俄國軍隊，大家都同德國人鬥爭。我家裏也駐紮過這樣好的自家人。他們都向我說：『老媽媽，老媽媽，你沒有什麼要幫助的地方嗎？』他們常常到城外去捍衛依斯特拉，後來德國人果然進了城，橫行起來了。我們都避到了戰壕裏，並在那裏坐了一個通夜。早上鄰居跑來說：『德國人進城了。』於是我就同女孩子回到了自己家裏。他們卻已經在那裏了。家裏全被翻亂了。』

唔，——德國人說，——老媽子燒上爐竈吧。』我給他們燒好了爐竈。他們到院子裏去，宰殺了一隻雞。『老媽子，——他們說，——拿去給我們烹調出來吧。』（他們就『老媽子這樣、老媽子那樣』的

叫着)。他們洗澡了。滿身是虱！多麼醜陋！多麼可怕！吃飽了。以後就開始搬東西，並把所有的東西都搬走了，連木器也都被搬空了。剩下的只有一所空屋了。並且還對我們說：『老媽子，趕快從這裏滾走吧。』他們住屋，卻叫我們去住戰壕。近三天來，我們卻住在森林中。在退走以前，他們放火燒了依斯特拉。我親自看見我的房屋被燒掉。我甚至跪着哀求了。他們卻還是固執己見地說：『滾吧，滾吧，老媽子！』房屋淋上汽油後，就放火把它燒掉了。於是我們又只得躲進了森林裏。今天早上回來，謝天謝地，德國人被趕走了。只可惜依斯特拉已經不存在了。』

年老的女人說得對。依斯特拉的確已經不存在了。德國人幾乎燒掉了全城的房屋。但在放火以前，他們把所有的東西，連木器、廚房用具、小孩玩具在內，都搬運到德國去了，他們一進城，就按照他們慣有的那種準確精神來幹這件事情了。

我看見了從德國人手裏奪回來的兩馬車財物。毯子、枕頭、被單、男女襯衫、簾子、器皿等物，所有這些東西都是裝捆得很好的。

世界上還沒有過這樣普遍、這樣周密的搶劫。天下從來沒有過這樣巨大的軍隊，是專由掠搶者、盜賊和兇手所組成的，這就是說，簡直都是由刑事犯所組成的！一八一二年法國人在俄國也進行過搶劫。但拿破崙和他的軍官們是曾經多方阻止這種行動的，他們曾經頒佈過制止搶劫者的命令並懲治過他們。希特勒卻敗壞着德國的兵士，把搶劫推崇為一種軍事部門了。

這個年老的女人郭洛凡諾華又告訴我，說德國人因為一個女人沒有給他們馬鈴薯（而她所有的馬鈴薯都被先到來的德國兵拿去了）而把她槍斃了。

今天我所見聞的，是我第一次見聞的。關於德國人搶劫財物的事實，我通常不過是在報紙通信中讀過。每次讀到這樣的通信時，我都想着：「難道？難道有這樣的事實麼？」有時我腦子裏也曾經發生這樣的一種念頭：「也許，不是所有的德國兵都這樣吧？也許他們中間還有純潔的軍人吧？」

現在，誰都不能懷疑兇搶是德國戰略和策略不可分離的一部份了。

在依斯特拉近郊一個小村裏，僅僅偶然保全了幾所房屋，其中有一家人剛從樹林中歸來：兩個女人（一個還帶着吃奶的小孩）和兩個女孩。女主人告訴我，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的那批德國人，就把她的全部糧食、直到最後一粒也拿去了。連女主人給小孩蓄下來的半斤粟米也拿去了。然後他們就「按計劃」搶去了一切雜物，連最後一個小鍋都搶光了。

「他們把女人身上的大衣、頭巾、裙子脫下來，——這個女主人說，——包在自己的腿上。幸好我們立刻就跑到樹林裏去了，不然，也是都會被他們脫去的。」

德國人在退走前，把自己的兵士屍體堆滿了幾屋，並且把傷兵也和死屍放在一塊，然後就放火把房屋燒掉。依斯特拉全市都充滿了燒肉的氣味。

紅軍在莫斯科郊外，好像進行開腹手術的外科醫生一樣，解剖了德國的軍事機構並發現了膿腫的毒

瘡。這是一個癰疽，是只能以軀體死亡來結束的。

我們知道，這還不是終結。到終結的時候還遠哩！

但這卻是終結的開始。

我最近幾天所見到的一切，是永遠忘記不了的。

前天和昨天我追蹤着退卻的希特勒匪軍，走了幾十公里路。

戰場上鋪滿了初冬的細雪。它是夜裏降下來的。輕鬆的、幾乎沒有重量的雪層，公平地掩蓋着那些橫臥在地上的馬屍、破碎的車輪、兩手後仰的德寇死屍、打壞了的坦克、大礮和礮彈。

周圍是可愛的，軟軟的莫斯科郊外的冬季，它使人們的腮頰發紅，它能够治好任何一種的氣管枝炎。這裏人們的生活是怎樣美好呵！我記得，這裏冬季是有着多麼清潔的、泉水般的空氣。現在我卻被戰爭的氣味——灰燼和煤油燃燒的氣味——窒息得透不過氣來了。

德國人弄髒了我們的土地，弄壞了我們的空氣。

他躺在我們的土地上。他的肚皮是扁平的，雪裝滿了他的和蠟一樣的耳朵眼，填平了他的眼睛。一隻腿已經看不見了，它已經被小小的雪堆掩蓋起來了。別一隻腿，卻彎曲而僵硬地直立着。

晚上又下着細雪，掩蓋在積雪底下的，是一具戴着一頂夏季軍帽、用女人的頭巾包裹起來的、披着一件綠色的女人棉襖的可怕的死屍。

用火回答火（十二月三十日寫於西線）

離戰線遠遠，甚至還聽不到砲聲，但按公路的情形就可以看出來，這裏是住着一位莊重而勤謹的主人，他是沒有一件小事不留心的，他是什麼事情都注意的。街警以一種特別的姿勢用紅黃小旗在這裏指揮交通。我什麼地方也沒有見過，馬車夫（這個機械化和摩托化的主要「敵人」）像在這裏，在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這樣小心地靠右走。這裏有很好的路牌、符號和指標。按照這些標誌，不僅可以確定巡迴的方向或弄清往左走是會受到軍事審判的，而且還可以完全確切地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打開水，什麼地方可以取暖或汽車可以上油。

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近來認為是比較「沈靜」的戰線。

然而在十月裏，在這個離莫斯科八十來公里的地方阻止德國人前進的我們部隊，是一步也沒有讓他們繼續前進的。在德國人十一月總攻莫斯科時，這裏，在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上，德國人甚至沒有得到像他們在旁的戰線上所得到的初步的暫時勝利。自然，德國人當時認為這條戰線是次要的戰線，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我們的部隊能夠用不斷的機動來阻撓一部份德國軍隊，消耗牠的力量，並對於那些被德國人施展主要攻擊的鄰近部隊和遠方部隊給了重大的幫助，這也是沒有疑義的。

無論怎樣，在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上，是大約進行了兩個月類似陣地戰的戰鬥。敵我雙方都曾經

在這裏據險固守，並且在不斷的戰鬥中互相探察得很清楚了。

我們的部隊所渴望的機會終於到來了，——他們向前移動了。這是幾天以前的事情。前進是不容易的。德國人在兩個月內，把每個村莊都變成了據點。而且他們對於這件事是做得不是沒有機智的。例如，他們在俄國爐竈裏築下了火力點。把前線建築得很堅固。此外，德國人還在田野、森林和道路上埋好了地雷。

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前，德國人的前線動搖了並開始退卻了。我們的部隊克復了二十二個人口集居地點，並且奪獲了許多的戰利品。

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的陣地戰從此終結了。

走過幾天以前還是前緣的地方時，平安的途程就終結了。我們把可靠的汽車換成了通常的雪車，完全像普式庚時代一樣，坐在雪車上來重新開拓道路。夜裏下了許多雪。車轍幾乎看不見了。工兵急忙地佈置起來表明我軍埋有地雷的處所的許多小麥稿捆，也只能勉強地看出來。

沿着由這種幾乎沒有間隔地插在雪裏的細小的麥稿捆連成的蔭道，大約要走半公里。這裏，地雷是佈置得很認真的，正如在馬洛雅羅斯拉維茨戰線所做的其他一切工事那樣。可惜，這條所謂蔭道本身，卻變成了一條只有兩公尺寬的狹小道路，我們還要隨時提防，怎樣才會使我們所乘的這對栗色沈思的馬不去企圖貪吃那些掩蓋着地雷的麥稿。

我們走過一個被礮火打壞了的小樹林、以及兩個月內把我們和德國人隔開的小田野後，就立刻在小澗對面看見了我們從德國人手裏奪回來的頭一個村莊。前緣是便於防守的，如果我們進攻它的正面，那我們大概是會遭受巨大的損失的。但我們的戰士們卻繞過了它，因此德國人就不得不退卻，而僅僅限於進行一種後衛戰了。

山澗對面的小山上，有一輛堆滿了積雪的德國坦克。坦克上的礮口還是朝東指着。坦克的主人卻已經往西退走了，如果他們還來得及逃脫的話。我們勉強走下山澗後就轉向右邊去了。走過小山後，就看見德國人築來躲避我軍礮火的掩蔽壕。現在有幾個從森林裏回來的居民在這裏匆忙地料理着。他們的村子是幾乎完全被德國人燒毀了的（只有一些煙囪還直豎在那裏），所以居民們就決定暫時住在德國人的掩蔽壕裏。他們在那裏找着了一串由村裏搶來的水火壺。雖然奇怪，但卻正是一串。爲了便於攜帶，德國人就像串圓麵包一樣把它們繫了起來。德國人是賊，這是大家司空見慣的了；所以盜竊水火壺的歷史，一點也沒有使當地居民和我們——軍事通訊員——發生驚奇。德國人在這裏不只是忘記了水火壺，而且還忘記了很多箱槍彈和礮彈。

我們沿着被德國人蹂躪了並玷污了的土地，由一個村莊走到了別一個村莊。

這個森林就是他們的後防。森林被鐵絲網圍繞起來了。看樣子，德國人是很害怕游擊隊夜襲的。森林對面是一片廣闊的雪地。白色的原野和白色的天際聯成了一片。

是漫無邊際的。只是在天空中某個地方，在這個灰白的雲霧裏，可以隱約地看到有點像太陽的徵兆。在這個白色的沒有一個黑點的景色下，工兵在豎立着的小木板上寫了「此處埋有地雷」的幾個大字。

我們大約走了十五公里，就看到了教堂的鐘樓。這是達魯定諾大村。

我們對德國人進行的保衛祖國戰爭，經常使我們回憶起一八一二年的第一次保衛祖國的戰爭。

村莊的南郊還保存有一座紀念碑——圓形的石柱和鷹鷲。也還保存有題詞：

「顧杜卓夫元帥所指揮的俄國軍隊，曾經在此地據險固守而拯救了俄國和歐洲。」

大概，一百二十九年以前，俄國軍隊也在達魯定諾農舍內的爐竈上烤過毡靴，抽過馬合煙，吃過同樣的黑麵包以及可口的菜湯和稀粥，也為拯救俄國和歐洲而進行過決死的鬪爭。

只是那時不會有過，不僅那時，而且全人類歷史中也不會有過像希特勒德國這樣的敵人、這樣野蠻嗜血的卑劣的敵人。

在達魯定諾，德國人已經燒毀了一百幢房屋（石頭房屋就炸燬了）。如果紅軍的攻擊不是來得這樣迅速的話，那末他們也許會把其餘的房屋都燒掉。從積雪掩蓋了半公尺深的灰燼底下，還在冒着青煙。

德國人在達魯定諾，也是如同那些我來得到過的城市和鄉村中一樣行動着。他們搶劫了居民，強姦了少女，然後就把她們趕進了德軍開設的兵士妓院（現在德國人已經把她們當作官產「撤退」了）。他們曾經打算把居民編成號碼，打算在他們頸上掛着一塊寫着「達魯定諾某號居民」的字樣的小木牌。

我把這樣的兩個木牌——第三十一號和第三十二號——拿到手裏看過。德國人並沒有來得及實現這個計劃。當他們已經知道了要離開這裏的時候，他們就命令全體居民離開自己的家屋。兩個有病的老人——加吉科華和剃頭匠安東里契——拒絕了離開這裏。況且這些年老的病人本來是要走也走不動的。這時那些穿着德國制服的衣冠禽獸就又做了一次罪行，這種罪行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兩位老者都被槍殺了。

現在還沒有可能調查出德國人在達魯定諾所做的一切罪惡勾當。這是需要很多的時間的。

如果把全世界一切監牢裏的刑事犯都放出來，他們也做不出像希特勒蝗蟲在我國土地上所做的千分之一之的罪行哩！

以下就是張貼在達魯定諾的德國命令第七條：

「凡紅軍、游擊隊員或外方人（顯然，「自家人」就是德國人呵！）能得到即使是一小塊麵包和藏身處所的人口集居地點，都應當放火焚燒。」

紅軍用火來回答火。

這個火是一天比一天成了更加可怕的。

什麼才是幸福（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日寫於作戰軍隊中）

我們從前愛說的是後代的幸福、我們子女的幸福、以及十五年後我們建設共產主義國家後大家衣食豐足時我們一般的幸福。但我們都很少說到我們今天的幸福。並且從來沒有思索過它。人本來是慣於抱怨自己的不幸、甚至最小的不幸的，同時卻看不見自己享着的幸福。

我常常碰到那些從開戰以來就沒有見過面的人。起初我們談着各種軍事問題，連邱吉爾最近的演說和關島的情形也在內，然後就來回憶我們最後一次是在什麼地方見面。

「唔，當然呵，是在雅爾達。我還住在蘇聯職工總會中央委員會療養所裏，還在——真傻——訴苦，說那裏的伙食不好。記得麼，我們是在海邊上會見的。你去洗澡，我還說：「誰在五月天裏洗澡！倘若是在六月。」但在六月就……」

「是呀。那時的日子真好。」

「那時活得很好。那時是無話可說的。」

又如：

「且慢，且慢！是呀，當然呵！正是在這個地方！你同你的太太和小孩們一塊在高爾基街遊玩。記得麼？你還在訴苦，說兒子中學畢業後不知道要怎樣安置才好。你想送他進技術專門學校，你的太太想送他進戲劇專門學校，可是小孩子自己卻想進航空學校。」

「他早就在飛行了。在西南戰線上。」

「是驅逐機師麼？」

「是轟炸機師。有兩個月沒有信息了。老婆每天給我來電報。我真不知道要怎樣回答她才好。」

「她現在什麼地方？」

「她同幼兒住在西伯利亞。女兒同童子團一塊住在中亞細亞。你記得我的姨母麼？你記得那個老太婆麼？她現在淪陷區，在德寇所佔領的德涅潑爾——彼得洛夫斯克。她現在怎樣？——我不知道。她從前是全靠我寄錢給她來生活的呀。」

「對呀。活得很安適——一點也沒有想到什麼。」

「是無話可說的。日子確實是過得很好的。」

我們在蘇維埃土地上過的日子，確實是很好的。但我們大家是否都瞭解這一點呢？難道我們當中，真沒有人不僅不瞭解這一點、反而固執地認為自己是不十分幸福、還是缺少某些幸福的麼？

在完全靜寂的夜裏，我們沿着林中的道路走着。樹林在白色的汽車燈光下看來好像歌劇佈景一樣，這是很奇怪的佈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種沒有音樂的歌劇佈景。現在靜寂得沒有一點聲息。是很奇怪的靜寂，因為我們是在靠近戰線的地帶中行走着，在這裏，似乎是應當時常聽到礮聲轟鳴的。但戰線上甚至在進攻最緊張的時候，也是有一些靜寂的時刻的。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戰線上的靜寂更完

全、更絕對的靜寂了。

戰爭的熊曾經沿着這個森林經過。它用鋼甲剝去了樹幹的皮，撞壞了樹枝，並衝得樹枝四散了。它拖着自己沈重的軀體橫衝直撞，炸裂着土地，連根拔出了灌木。

然後就落了幾乎整整一晝一夜的雪。

戰爭的熊往西去了。雪掩蓋了戰爭給予大自然的可怕的創傷。

大自然反抗着戰爭。沒有鋸斷就倒在路上的巨大樹幹，像那些在敵人打擊下仆倒下去但還希望站立起來的格鬪者一樣躺在那裏。大自然是盡力反抗着戰爭的。當反抗已被摧毀時，它就像英勇的兵士那樣驕傲地死去。大自然沒有被觸及的時候是令人讚賞的、是很美麗的。大自然被折斷、被打敗時，是很莊嚴的，是使人尊敬的。

德國人退卻時，路上佈置了地雷。工兵們小心翼翼地把地雷除去。我們的汽車隊跟着他們走，每五分鐘停歇一回，好像艦隊在佈置了水雷的大海裏跟着掃雷艦前進一樣。

我們走了很久，走了十二點鐘的光景。我們繞過德國人拋掉了的卡車和被破彈炸成碎塊的馬屍。我們有時逗留在村子裏。那裏丟下的德國卡車比在路上的更多。我們問好了路又往前走。

我們在夜裏兩點鐘的時候，來到了我們打算在那裏逗留的那個村莊。這裏是沒有雞鳴、也沒有犬吠的。

這裏保全有許多房屋。也保全有幾戶人家。白天裏，他們從樹林裏回家來了，他們在樹林裏是像野獸一樣住在土坑裏的，現在，他們正在自家的、被德國人弄髒了的空屋內來佈置生活。德國人是連一粒米和一塊破布也沒有給他們留下的。

老婆婆坐在爐竈上看着紅軍兵士們收拾房屋。爐竈是燒得很熱的。老婆婆覺得暖和，她總是帶着笑容等待別人來問她。

「老婆婆，你爲什麼老是坐在這裏呢？」——一個矮小的、面孔微帶雀斑的紅軍兵士厲聲地對她說。「難道你沒有看見我們是爲高級長官打掃房屋麼？還是到你的森林裏去過夜吧。」

「好的，我就去。」——老婆婆愉快地回答說。

「德國人在這裏時，你一定連屋門都不敢走進來，怎麼還敢在高級長官面前去扒爐竈哩。」

「老婆婆，怎麼呢，——我問，——德國人討厭够了吧？」

「我當時以爲我們全完了。」——期待着這個問題的老婆婆趕快而且喜洋洋地回答說。「德國人一來就說：『走吧，走吧，到土坑裏去吧。』而他自己卻連什麼都擄去了。擄得一絲也不留。」

「沒有了嫁粧，現在誰討你做老婆呢？」——面孔微帶雀斑的那個紅軍兵士插嘴說。

「滾吧！又糾纏上了！」——老婆婆一面說，一面裝着好像要舉手打那個面孔上微帶雀斑的紅軍兵士的樣子。

他和這位老婆婆顯然是在結成一種友誼的關係了。

一位長官走進來了。他解下了皮帶並把奪獲來的德國自動槍放在桌上。然後就看了一下爐竈。

「唉！我的老婆婆，你還活着麼？」

「上尉同志，她再想不到樹林裏去了。她總是圍着爐竈不走。」——臉孔微帶雀斑的紅軍兵士恭敬

地報告說。

「給老婆婆吃飽了沒有？」

「是的，給她吃飽了。」

上尉微笑地向老婆婆望了半晌。

「老婆婆，你爲什麼這樣高興呢？」——他問。「你不是吃够了德國人的苦頭嗎？他們不是把你搶劫一空並且殺死了你的孫兒嗎？你還高興什麼呢？」

「看見了你們，所以我高興。」——老婆婆回答說。「我高興，是因爲俄國人又來了。家產算什麼！只要天老爺保佑，我們是會重整基業的。我想再看自家人一眼，那時就死也甘心了。」

第二天早上我來到了瓦洛科拉模斯克。

在那裏，我看見一位樣子好像富裕的老年農民，他戴着一頂羊皮帽，穿着一雙套着套鞋的好毡靴。

他沿着那條被礮彈炸毀了的、蓋有一層深雪的街道快步走着。他手上拿着繩子。在嚴寒的空氣裏，機關槍聲叫得很響亮。離城兩公里的地方還在進行着戰鬥。

「老公公，你到什麼地方去？」

「找牛去！」——老頭子叫着說。「我是從……鄉裏來的。」

他叫出了一個最普通的如玻克羅夫克或彼特洛夫克一類的村莊名稱。在德國人就要來到的時候，當許多集體農民都出走的時候，他以為一切都會平安過去，「德國人也是人。」他幸運得很。他住的村莊離公路很遠，德國人始終沒有踏到那裏去。這個老年的個體農民過了兩個月可以算是安靜的生活。德國人只在退卻以前，當他的確以為平安無事了的時候才跑來光顧了他。這些些退卻的德國人。老頭子及時逃進了森林裏。德國人把他的房屋搶光了，把他的牛牽走了。他現今正在尋找着它。

「我們鄉裏的人都說，——他說，——在瓦洽科拉模斯克把德國人包圍了，所以我來了。我想，我是可以找着我的牛的。唉，原來是包圍得不十分週到呵！」

「老公公，大概他們把你的牛吃掉了。」

「不，——老頭子肯定地說，——他們打算把它趕到柏林去，趕到德國去。我要去找一找，也許他們丟在這裏的什麼地方。你看他們丟掉了多少汽車！嚇，鬼東西，逃跑了！」——他憤恨地補充說。

他很快的就沿着街道走去了。然後突然止步轉過身來尖聲向我喊叫說：

「長官同志，你怎的？要包圍他們這些毒物呀！要包圍他們呀！要這樣把他們包圍起來，使他們……」他揮了一下繩子就往前跑去了。

關於德國人在瓦洛科拉模斯克所幹出的種種罪行，關於他們如何毀壞、焚燒、污穢這座美麗城市的情形，關於他們在那裏絞殺八個蘇維埃愛國志士，把他們總共懸吊了四十五天還不從吊架上取下來，使瓦洛科拉模斯克的居民不管什麼時候走到街上、不管走到什麼地方都逃不脫這種可怕的景象的情形，已經寫得很多了。

我走進了我們司令部駐紮的房屋。

長官們坐在一間大屋間裏研究地圖，在靠近大房間的小房間裏，我看見了兩個女人和一個女孩。

我們談着話。從談話中可以知道，人們擺脫德國統治後，總是很愛說話的，似乎想一下子就把他們內心裏所蘊藏的一切都說出來。在交談時，看來以前是很豐滿的、現在卻是很枯萎的、包着深紫色頭巾的四十五歲的女人，哭了好幾次。當她十四歲的幼兒企圖跑到當時駐有紅軍先遣部隊的鄰近村莊裏去時，德國人就把她這個兒子槍斃了。這個女人詳細地列舉了德國人從她家裏拿去的一切。以下就是我在筆記簿上的一件清單：一條牛、八隻綿羊、兩隻豬、二十六隻良種雞、四十普特玲璫麥、許多麵粉、麥仁米、豬肉和脂肪。這不過是就食品說說吧了。此外，德國人還搬走了她家裏所有的雜物。照這位女

人講來，這些雜物是很不少的。

「每塊破布片他都拿在亮處看了看，如果有用，就拿去了。連松樹節用的玩具也拿走了。這些玩具就是我給她保存起來的。」

這個女人示意地對自己的小女兒點了一點頭，當我們談話時，這個小女孩已經爬到參謀長膝上了，用細小的手指頭往地圖上指劃，並很尊敬地問：

「叔叔，這是什麼？」

「唔，唔，小女孩子，安安靜靜吧！不要妨礙叔叔。」——參謀長不在意地回答說。

「他們是不把我們當人看待的。」——這個女人說。她用手巾拭了一下眼淚，然後又擤了一下鼻涕。「在我們屋裏來過很多的德國人。和小孩有什麼相干呢？他能妨害誰呢？德國人在屋裏走時，卻只管亂衝，連誰都不顧及。碰着小孩，——小孩就被撞得跌倒了。德國人卻連看都不看一眼，似乎沒有發覺什麼一樣。」

「你看，你下次是會知道的！」——顯然是她的那個滿臉皺紋、披着頭髮的矮小女人突然叫着說。「現在你會知道！現在你會知道你的德國人是怎樣的一種人了！你當時開口就說：『報紙撒謊，德國人是不會給我們做壞事的。』不會做的，不會做的！畢竟等到了！呸！」

「德國人所做的，完全和報上所寫的一樣。」——第一個女人說。「我當時以為德國人是文明的！

現在才知道只有打殺德國人了！」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說「德國人所做的完全和報上所寫的一樣」的這句話了。這是那些以前認為德國人是不會像報上所寫的那種怪獸的人們所常說的話。

「要打殺他們！」——這個女人再說一句。「要把他們打得一個也逃跑不了！」

這些人現在已經懂得很多的世故了。瓦洛科拉模斯克城那個在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擁有頗多財產的女人，曾經以為她在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是還不够幸福的。

而其實她曾經是很幸福的！在瓦洛科拉模斯克潔淨的小屋中，她是生活得很好的，是過着溫飽的生活。但她沒有覺察到自己享有的幸福。

只是現在，當她家裏什麼都沒有留下的時候，她才覺察到了這種幸福。單就德國人已經退走、窗前再不會懸着八個絞死的人、永遠不會再聽到德國人的馬靴聲響來說，她就已經算是很幸福的了。

沒有祖國、沒有自由強盛的祖國，就沒有幸福，而且也不會有幸福。

從前不瞭解這一點的人，現在已經瞭解了。生活教會了他。

審叛徒（一月十一日寫於西線）

紅軍進擊着退卻的德寇時，佔領了米海洛夫卡村。此地離馬洛雅羅斯拉維茨不遠。

戰士們首先看到而且使他們驚奇的，是那羣站在一所殘存的房屋周圍默然等待着什麼的當地居民。

這是一羣婦女和幾個老人，是些在德國人統治時留在村裏的人。

他們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彷彿是怕驚走什麼似的。

他們所包圍的是一所尋常的房屋，有五個彫花的窗戶，屋頂上安有木馬。

房屋沈默着。人們也沈默着。

「他在這屋裏！」——一個抱着小孩的女人向紅軍戰士說。

「他在這屋裏。」——一個白色鬍鬚的老頭子，和別一個鬍鬚還不完全白的老頭子，以及第三個看樣子還比較年輕的黑色鬍鬚的老頭子，兩個老太婆，還有一個身軀彎下去了一半的老太婆，幾個帶着小孩的女人，也都這樣說。

小孩們在屋後看守着。

「他在這屋裏。」——他們向紅軍戰士說。

躲在屋裏的是一個叛徒。

當德國人到來的時候，村莊裏出現了一個叛徒。他親自到德國人那裏去表示願意効勞。於是德寇就任命他做村長了。他幫助德國人搶劫過農民的財物，他用棍棒毒打過那些受着飢餓而想拿回一些已經被

德國人徵發的集體農場的裸麥的婦女，他把一位改穿農民衣服，想趕上自己的部隊而留在好人家裏寄宿一夜的紅軍兵士告發了，德國人就這個紅軍兵士在院子裏就地槍決了。其次，這個叛徒又出賣了六個從旁村來的他所稱爲「外地人」的農民。德國人把他們趕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德國人剛要退走時，這個叛徒還按戶脫下人家的毡靴，一共脫下了二十六雙，都交給了德國人。是他親自動手去脫的，因爲誰都不願意自動脫下自己的毡靴。

德國人退走時，把這個叛徒忘記了。他們對他不發生興趣了。關於退走的事，他們甚至沒有預先告訴他。他們就簡直這樣地開走了。他卻穿着一雙很好的毡靴，留在自己的家裏，留在自己完整無恙的、沒有被搶劫的屋裏，無從逃走，因爲周圍都有農民守着。

當這個與全世界隔絕的獨夫，好像是一隻由研究家用鑷子從潮濕的石頭底下拔出來的、而整整齊齊地放到照得光亮的桌子上的蠟子一樣，坐在自己屋裏的時候，我是甘願付一筆重價來看看他的。

然而一直等到晚上，當他在師部受審時，我才看見了他。農民們很莊重地請求我們的指揮部把叛徒交給他們自己去懲辦。指揮部也很莊重地——因爲它尊重這些受够了痛苦而希圖復仇者的心理——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晚上，叛徒坐在那張點着煤油燈的桌子面前的椅子上。他在回答問話時。不知道他爲什麼總是不斷地勒着自己的毡靴。

這天詢問過全村的居民，他們見證的供詞已經寫成很厚一本了。「可惜白白地因他耗費了許多紙張。」——押解人忿然說（他自己是個集體農民，他很惋惜指揮部沒有把叛徒交給農民。）但當軍事檢查員帶着一種責備的神氣瞧了他一眼後，他也就緘默不響了。

一切全是依法辦理的。那在自己同胞面前連爬的資格都沒有的叛徒，卻在椅子上坐着。客氣地稱呼他，同他講話時，並沒有提高嗓子。這大概就是最使他害怕的吧。

他知道，法律從來是不聲張、不急躁的，法律是很有禮貌的，但同時也是無情的。

叛徒窘極了。他的皺紋很深的額角上流出了一陣大汗。這是個身材矮小的人，五十八歲，潤濕的大鼻子，人參色的垂直的鬚鬚。

「貴姓？」——檢查員問。

「布立寧，——叛徒匆忙地回答說，——巴維爾·米哈伊洛維契·布立寧」。他看了一眼站在他側面的我們，又立即把眼睛垂下了。

「請你說一說經過的情形吧。」

「好，——他把兩手一伸說，——由你判決吧，我是毫無罪過的。」但他馬上就咕哩咕嚕說：「只是，只是關於當村長這件事……但要知道，這是德國人的天下呀。他要怎樣，就只好怎樣。我呢？紅黨一去，我就……我就當了村長……」

「你是怎樣當村長的呢？」——檢查員問。

村長沈默了。

「如果你願意，——檢查員說，——那我就叫見證人來。」

布立寧就從容容敘說起來，說是有個名叫史米特的德國中尉把他叫去勸他當村長。爲什麼史米特特別叫他去呢？因爲布立寧還在上次大戰時被德軍俘虜過，會講德國語。因爲先前，還在革命前，他有過自己的製造馬車輪的作坊。

「你就同意做了德國人所委派的村長麼？」

「是的。」

「你知道這就叫做背叛祖國麼？」

「由你判決吧。」

「由我們判決，這一點我知道，——檢查員很生氣地說，——但我想直接問問你：你是打算撒謊或是說真情實話呢？」

布立寧沈默不響了。

「我聽不到。」——檢查員說。

「說實話。」——布立寧輕聲地說。

「唔，好極了！——檢查員說，——早就說實話的時候了。」

但布立寧終究沒有把真情實話說出來。這種真情是那樣可怕的，他甚至不能把它說出來。他提起了幾樁事實，講了一些細節，但是只要一涉及他本身時，他就或是沈默不說，或是把它推到旁的、與本問題無關的事情上去。他不能說出這個最簡單最可怕的「我」字來。

講到了集體農場的裸麥的問題。

「各位見證人都供稱，——檢查員說，——那些受德國人的恩賜帶着小孩挨餓挨到了第二個月的女人，來到集體農場的倉庫裏，想稍稍拿一點裸麥。他們是餓得這般厲害的，消瘦得這樣可怕的，連那個看守穀物的德國兵士也都同情起她們來了。他允許她們每人拿一小桶。但你卻立即跑來責罵德國兵士，拿起棍子毒打婦女，命令她們離開倉庫。」

檢查員正是這樣說：「命令她們離開倉庫。」

「有過這樣的事麼？」

「由你判決吧。」——布立寧回答說。

「我問：有過這樣的事麼？」

「穀子不是集體農場的麼？」——布立寧突然問。

「是集體農場的。」——檢查員回答說。

「集體農場的穀物是應當保護的，——布立寧說，——所以我就保護了它，使她們遵守秩序。」

「混蛋！」——押解人說。

「齊浩留克，你不要多嘴。」——檢查員努力按下怒氣說。「德國人既然徵發了穀物，這些穀物就是德國人的了。你維持誰的秩序呢？維持德國人的秩序麼？」

「那我不知道。」——布立寧勒一勒毡靴說。

「好吧，——檢查員說，——請你回答一個問題：你毒打過婦女麼？」

「沒有的事。」——布立寧回答說。

「我把她們叫來。」——檢查員說。

於是叛徒就從容容敘說起來，說他雖然沒有拿棍子毒打女人，但爲了使她們遵守秩序，他曾經輕輕地打過一兩個女人。他正是這樣說：「使她們遵守秩序。」

「是拿棍子打的麼？」——檢查員問。

「由你判決吧。」——布立寧回答說。

「好吧，——檢查員說，——暫且擱下這件吧。現在來談談最主要的事情。請你講一講那一位紅軍戰士的遭遇怎樣吧。」

「什麼？」

「一位紅軍戰士的遭遇怎樣？」

「是指那位在齊莫菲·齊莫菲契家裏寄宿過的公民說麼？」

「正是。」

「可是……公民們，你們也知道：——叛徒四顧了一下，似乎要我們做見證似的，——那怕就去問齊莫菲·齊莫菲契自己也好！」

「我已經問過了。」——檢查員說。

叛徒張着嘴沈默地坐了片刻。看來，他是在打主意了。然後就做出一種吞吞吐吐的樣子。

「那末，究竟怎樣呢？」——檢查員這樣說，隨後又補充一句口頭禪：「你要記得：我們全都知道。請你講講，你是怎樣到齊莫菲·齊莫菲契家裏去的？你是怎樣看見紅軍的？是怎樣到德國司令部去告密的？……怎樣呢？」

叛徒清楚地敘說着，他怎樣走進這個慈善老者——齊莫菲·齊莫菲契家裏去，怎樣在那裏看見一位素不相識的穿農民服裝、鬍鬚蓬亂、很像鄉內供奉的耶穌樣子的青年在喝着菜湯，一看見村長時，就停下不喝了。

「然後又怎樣呢？」——檢查員重複說。

「我根本沒有做過什麼不好的事情。」——村長很吃力地說。

「然後你就到德國人那裏去報告了一切麼？」

「不對，不對！決沒有這樣的事！決沒有這樣的事！我只告訴過翻譯員，說那裏似乎有個從旁的村莊裏來的生人。以後的事就由翻譯員去負責了……」

「翻譯員是德國人麼？」

叛徒沈默不響。

「以後又是怎樣呢？然後德國人就到那裏去把紅軍拖出來……槍決了。」

「有翻譯員在場。」——村長帶着蠢笨的神情、甚至是帶着極蠢笨的神情說。

「你也在場麼？」

「由你判決吧。」

屋裏所有的人都沈默了一會。

「好吧，問題大概明白了。」——檢查員說。「作家同志，你也許還有什麼問題要問麼？」

「你爲什麼幹了這樣的事情呢？」——我問布立寧說。

「公民！我究竟幹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呢？我不知道尊姓大名，很對不起。說起來實在有點奇怪。是德國人幹的，確實是這樣。他們掌握着大權呀！紅黨走了，德國人就立刻取得了政權。公民！我算得什麼？我是一個小人物。我的事情就是服從。」

他時常喜歡使用的「公民」和「紅黨」這些字句，真是不堪入耳，不僅難聽，而且刺耳。「你在第一次受審時說過，你的兒子在紅軍中作戰。」——檢查員說。「假定是這樣的。如果像你這個小人物這樣的愛服從，那你會幹出什麼來呢？也許會把你的兒子交給德國人槍殺吧？」

檢查員發這個問題，並不是爲着要取得他的回答。對這樣的問題是沒有回答的。叛徒也沒有回答。

「他即使對自己的親生子也是不會憐恤的。」——押解人從屋角裏說。

「把犯人帶出去吧。」——檢查員說。

柴伊澤夫少校的幾隻「小鳥」（一月十五日寫於西線）

我乘着汽車穿過一個廣闊的鋪滿了雪絮的原野，看見有一些特別的機器在那裏不斷地輾平和撞緊着積雪，繞過幾十架疏鬆地擺着的飛機後，就到達了一個小小的村莊，汽車再不能往前通行了，只好踏着那些陷在深雪裏的行人脚印走去。

柴伊澤夫少校站在一所小院子內的空木箱上，拿着望遠鏡在向淡白色的天空窺望着。

他不在意似的同我打了一下招呼，就立即又拿起望遠鏡去望了。

「在飛。」——他鬆了一口氣，終於這樣說了，但沒有把望遠鏡放下來。

「我看見了。」——我說。

「在雲層裏。你馬上就會看見的。」

果然，經過一兩分鐘後，就有一架俯擊轟炸機，從完全靠近地面的雲層裏飛出來了。

少校仍然站在自己的木箱上。直到俯擊轟炸機已經安全着地時，他才放下望遠鏡，好像頭一次看見我似地微笑了一下。

「我們走吧。」——他說。

我們向飛機場走去。飛機漸漸靠近自己的停放處。很快就停下了。然後就有三個穿毛皮飛行衣的人離開飛機，向着我們飛快地走來了。柴伊澤夫少校也加快了脚步。現在他很急地等待着報告。那三個穿飛行衣的人幾乎是開着跑步了。戰地用的圖匣在他們的跨骨上一起一跌地撞着。這是幾位很年輕的人，樣子幾乎還是小孩子哩。

我們兩下裏都突然一齊停止了脚步。大家舉手行了一個軍禮。

「少校同志，你給我們的任務執行了！」——站在前面的那個年輕的人大聲說。「轟炸了飛機場上的一羣敵機。」

三個年輕的人——飛機師，司機，射擊手兼無線電生——都是很興奮的。原來，他們窺伺德軍飛機場已經有了整整的一個禮拜，時刻等候着德軍把飛機聚集到這裏來。結果終於等着了。情報是很重要的

的，少校也禁不住喜形於色了。

把頭兩句官樣文章報告以後，三位青年就爭先恐後地敘述起來，大家都想說出這次飛行的一切細節，連半點也不遺漏。視界很不好，幾乎全部行程都是在雲層裏，都是按照測量儀器飛過的。當他們鑽出雲層眺望時，德軍飛機場原來就在右邊。那裏停有二十來架飛機。

「那裏還有兩架四個引擎的飛機，——司機插嘴說，——它們是這樣擺着的。」

於是他就用自己穿了毛筒靴的腳，在雪層上畫起這兩架有着四個引擎的飛機的位置來。

戰線上最近的情形，是誰也不如飛機師知道得這樣清楚的。這裏從早上就得到了消息，說德軍開始紛亂地退卻了。道路上充滿着輻重。我們的飛機已經把這些輻重轟炸了三點鐘。

使我驚奇的，就是這些飛機師和他們的長官一次也沒有瞧過地圖。

「這裏的地形我們是熟悉得背都背得出來的。」——少校毫不轉動地說。

三位青年在繼續敘述着。

當他們剛看見自己右邊的德軍飛機場時，敵人的高射砲就開始射擊起來了。人們也開始奔跑了。

「以後怎樣呢？」——少校忍不住問。

「於是我就決定，——飛機師說，——向着目標飛去。」

「這是對的。」——少校說。

他知道，轟炸機出發時是沒有驅逐機護送的，隊長採取的辦法是：不躲入雲層逃走，而一直去和許多驅逐機和高射砲彈角鬥，——這是一種英勇的決定。

「於是，我們就飛向前去，準確地投了炸彈。」

「結果怎樣呢？」——少校問。

「不知道，——飛機師說，——因為全是黑煙。不算碎片彈，也至少拋了四百顆。」

「我還用機關槍掃射了他們。」——射擊手兼無線電生插嘴說。

「說句良心話，——司機補充說，——什麼都沒有看見。只見一團黑煙。」

「於是我就決定鑽到雲裏往回飛。」——飛機師說。

「做得對。」——少校說。「唔，同志們，現在趕快到司令部去吧。情報是很重要的。」

我們向着那架剛剛着地的轟炸機走去。人們正在準備它作下一次的飛行。把重炸彈裝在網狀的木箱裏往彈套處送。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這些炸彈舉起來放進彈套裏去。炸彈上還印着一些雪跡。彈套空處塞進了些專為德國兵士印發的傳單。技師們檢查了敞着的摩托。從駛到飛機近旁的汽油櫃裏加添汽油。爲這架飛機忙碌的約有十五個人。他們工作得非常急速，甚至無暇掉轉頭來望一下，而一般說來，當人覺得有人在看他的時候，是自然要掉轉頭來望望的。他們身上一股一股的冒着蒸氣。天氣是很冷的。

少校把機翼和尾扇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補綴過的彈孔指給我看。這些彈孔是補綴得很好的，並且是

塗上了顏色的。

「昨天，我們的幾隻小鳥帶回了六十來個這樣的彈孔。」——少校說。

這時忽然有人報告少校說，別一架飛機上另一隊飛行員已經準備好飛行了。摩托已經發動了。

少校發出了允許飛行的命令，然後我們又往小屋裏去。正在走的時候，就有一架轟炸機從我們頭上低低地飛過去了。

「這就是它麼？」——我問。

「這是鄰居。」——少校不擡頭地回答說。

「你根據什麼知道呢？你不是看都沒有看它一眼麼？」

「是根據聲音知道的。」——少校驚愕地說，顯然是驚奇我的這種無知。

「我也能根據聲音就知道自己的飛機。」——一位和我們並排走着的政治指導員杜比倫說。

「他能够按脚步知道自己的愛人。」——少校帶笑地說。

但他立刻又嚴肅起來了。

「過去了。」——他傾聽了一下說。

新的五十分鐘焦急的時刻開始了。

已經過去十分鐘了。我們在小屋裏坐着。

「接到了無線電報。」——無線電生報告說。「平安無事——隊裏一架飛機拍發」

「好的。」——少校說。「現在是最不愉快的十分鐘了。他們就要實行轟炸而不能發出無線電報
呵。」

我開始來翻閱一本裝訂得很好的畫冊——這一隊的歷史。這裏有各位榮膺勳章的飛機師的照片，關於戰鬥飛行，本隊損失和德方損失的圖表。當我聽到無線電生說話的聲音時，我忽然打了一個寒噤。他說：

「少校同志，接到了無線電報：『平安無事。任務已經執行了——隊裏一架飛機拍發』」

「這很好。」——少校說。「已經轟炸過了。現在將是最不愉快的十分鐘。他們飛行是沒有驅逐機護送的呵。」

少校在屋裏踱了半晌，就默默地走出去了。我也跟着他走出去了。他在院子裏散散步，看了看錶，然後就踏上自己的木箱，拿起了掛在他胸前的望遠鏡。

「在飛。」——他說，即刻就拿起望遠鏡來窺望。

我們又走向飛機場去。又是我已經看見過的那一套。另外三個飛機師，幾乎開着跑步向我們走來。少校也匆忙地向他們走去。

「昨天有一隊人沒有飛回來。」——他一面快步走着，一面這樣說。「是幾個很好的孩子！我還有

「希望，他們會回來的。對嗎？」

「當然，——我回答說，——近來常常有人從德國人那裏逃脫回來。」

「我也這樣想。」——少校說。

他止步回了一個軍禮後，就來聽取報告。

晚上我同先頭那三個轟炸了德軍飛機場的飛機師談過話。從軍部得到了消息，說我們的空軍把今天早上發現的全部德國飛機消滅了。三位青年非常地感覺愉快。當天是過得很快活的。

我們坐在政治指導員——聯隊政治委員杜比倫的房間裏。他是一位富有經驗的飛行家。這三個人就是他教育出來的，所以他常以這三個人自豪。

「你看，——他說，——這——飛機師米尼科夫中士，司機加比寧科中士和機關槍手兼無線電生卡維尼科夫司務長——就是我們的幾隻小鳥！」

三隻「小鳥」彼此相顧發笑了。

原來這一隊飛行員總共才六十二歲：米尼科夫二十三歲，卡維尼科夫二十歲，加比寧科十九歲。

「剛滿六十二歲。」——米尼科夫帶笑地說。

「兄弟們，脫下飛行衣吧，——政治指導員說，——這裏很熱。像在飯堂裏一樣的把它脫到腰下去吧。」

「小鳥」卸下了工作服。三套制服上都有着嶄新的紅旗獎章在閃光。

我本想把這幾位青年勇士的履歷告訴讀者。但履歷還沒有。他們的履歷不過剛剛開始。七十四次燦爛的戰鬥飛行，總算是美妙的開始了。

先前的經歷怎樣呢？他們都上過學。米尼科夫在初中畢業後又進畜牧專門學校學習。他很想成爲音樂家，但音樂專門學校卻沒有進得去。後來他在鋸木工廠工作，不脫離生產地在航空俱樂部裏學習飛行。

「當真正的飛機師到我們這裏來挑選航空學校的學生的時候，我一下子就看中了她們，——米尼科夫說，——你看他們這些飛行家原來是怎樣的人……他們是很活潑的。一見面我就很喜歡他們了。」

米尼科夫和他兩個毫不分手的伴侶相識，已經是在部隊中的事了。加比寧科是在庫班河流域的鄉村中一所高級中學裏畢業。畢業生們在畢業那天曾經同自己的女朋友們遊玩散步。這是一個暖和的、庫班河流域特有的夜晚。他們碰見了一個郵差。「嚇！——他說，——孩子們，你們原來在這裏！我正在找你們。」於是他就給了他們每人一張軍事部的通知書。第二天，九位青年就都到了克拉斯諾。接着九個人就都被收錄在航空司機學校裏了。並且得到了十三天的假期。這是童年時代最後的十三天，以後馬上開始了青年時代。

加比寧科看了看自己，看了看庫班河時代的他，似乎現在至少已經有了五十歲——一年以來經過了

這樣長的時間！甚至是帶着某些談諧神情來看的。

「我曾經是個這樣的……翩翩少年。頭髮光亮，戴頂小便帽。一句話，完全不像現在這個樣子。在學校裏，有一次，我和指導員一同飛行。我曾經通過了規定飛行的路線。我向指導員說：「我來到目的地了。」指導員卻轉身說：「學生，你記住吧：我們不是來到了，而是飛到了。」」

卡維尼科夫曾經是一個汽車夫。

「扭了三年車輪子。」——他憂鬱地說。

然後，轉眼又在射擊手兼無線電生學校畢業了，接着就是戰爭，初次的戰鬥飛行。

三個人都帶着談諧神情講說了頭一次的戰鬥飛行。但是可以看出來，在當時，弟兄們是還不敢怎樣談諧的。

「飛的時候連地面也看不見。」——米尼科夫說。

臨飛前，同大家告了別，並分付了怎樣處置他們那小小一捲東西，交出了他們所愛戀的姑娘們的照片。一句話，在起飛時，是深信再不會有回來的日期的。但後來也就習慣了。並沒有什麼。飛飛飛。

「這是一種很引誘人的事業——米尼科夫說，——簡直被吸引住了。」

「他們是不會向你敘說自己的。」——政治指導員杜比倫說。「你看，他們在十月裏才頭一次飛行，而現在卻似乎已經飛行過十年了。真有本領！我記得，有一次我把他們帶到雲層裏去。左邊一架飛機一

下子就脫了隊，而右邊的這幾架卻仍在往前飛。雖然是歪歪斜斜的，但終究是在往前飛。唔，我想，小鳥們長起翅膀來了。後來卻是飛得多麼好！真是了不起！有一次德國人想把他們同我隔開來（一隔開那就完了！）。一看，米尼科夫的飛機，像花圈樣的被些黑點包圍了。但並沒有什麼。真是好漢！仍繼續往前飛。保持着很好的陣容！他們在索涅契諾哥爾斯克城附近打壞了一架「米什爾史米特」式的飛機，就是這一次。」

「小鳥」們皺起眉頭來了。

這樣的誇獎他們，使他們有些難爲情了。

往西去了（一月十三日寫於西線）

在我軍進攻的道路上，在被敵人燒毀和破壞的村落中，已經開始碰到德國人在那裏沒有來得及立住脚的村莊了。我在那裏看見一些還活着的雞。在德國人所佔領的地方，活着的雞在我們緯度上似乎已經是很奇怪的東西了。如果紅軍戰士看見的是駝鳥，那末他們也許不會那樣驚奇吧。在一個這樣的村莊裏，人們告訴我說，德國人只到那裏光顧過一次，但居民們及時隱藏了很多的東西（連雞也在內），德國人卻沒有功夫來尋找。

這就是通常叫做窮鄉僻壤的地方。村莊以及通至村莊的道路，都堆滿了深厚的積雪。我軍部隊繞過

許多反抗的據點，強迫敵人每天退出幾個人口集居地點，而緩慢地向前進展。

你只要想一想那堆滿了一公尺半深積雪的田野和森林。你只要想一想那些因為時常掃除和擴大而在兩旁堆滿着和人一樣高的積雪的狹小村道。末了，你只要想一想那不拘禮節地漫遊曠野，鑽進衣領、帽、軍裝大衣使你無法逃避的透骨的雪風，——那你就會明白，離莫斯科二—三百公里遠的戰場究竟是個怎樣的戰場了。

在戰爭頭兩個禮拜內非常驕傲的德國人，到第三個禮拜時就開始訴起苦來了。起先他們是訴說俄國居民不瞭解他們。接着他們又來抱怨游擊隊，說俄國人打仗「不按規則」。後來，十月間，他們又說秋天的泥濘妨害了他們。十一月間，他們卻向全世界叫喊，說當時從來沒有過的嚴寒妨害了他們。從這時起希特勒就不斷地訴苦埋怨嚴寒了。

然而，管希特勒幹什麼。那在夜裏鑽進旁人屋裏碰見拿着手槍的主人的盜賊，大概也會訴苦、埋怨埋怨什麼吧！

每天我們都可以從情報局的戰報裏，讀到佔領新的人口集居地點的消息。現在已經不列出這些人口集居地點的名稱來了：因為它們實在太多了。你如果坐雪車走時（這裏坐汽車是走不通的），那末就會使你驚奇，從一個人口集居地點到別一個人口集居地點要走多麼久，為爭奪每個村莊幾乎都進行過怎樣劇烈的戰鬥。

我們所乘的雪車漸漸地爬到了鐵路的小站上，發出了一種可怕的軋軋的響聲，居然壓下了那些不時出現在澄清的，蔚藍天空中的「容克」的轟鳴。從老遠就看見有一座磚砌的水塔、號誌房的廢墟以及掛着機車的幾輛車箱。爲避免誤會起見，我就暫且把它叫作「阿」站吧。這個最通常的小站名稱，在戰後會成爲一個最著名的名稱，路過這裏的旅客們，將來會對着那座一定會在這裏建立的紀念碑前脫帽致敬。

幾天前這裏發生過戰鬥。地雷和礮彈炸裂的痕跡在它周圍很遠的地方就有了。越接近小站，這些痕跡就越密。站上沒有一塊地面是沒有被礮火轟擊的。在那被煤煙燻黑了的、被積雪所掩蓋着的路上停着一列火車——生鏽的機車和幾輛裝貨的車箱以及長長的等溫車。它們被槍彈和碎片彈洞穿得甚至都透亮了。沿着列車從頭到尾都躺着德國人的死屍。我們坐在低矮的雪車上沿着列車左邊走。德國人卻躺在列車右邊。我們看到，他們彎曲的或伸直的手怎樣在車輪間閃爍着，似乎這些死人都想抓住靜止的火車的車輪。

我們慢慢地通過轉轍處。左面是一片樹叢。

「在那裏，靠近樹林邊上，——一個和我們同行的紅軍戰士說，——還打死了他們五百來人。」

那裏是很難去的：因爲積雪太深了；我們繼續往前進，由一個村莊進到別一個村莊，由一個地點進到別一個地點，這樣的村莊和地點是這樣多的，連在情報裏也不列舉了，其中每一個都是和別一個不相

同的，在每一個中間都發生過戰鬥，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命運。我們來到了那個僥倖避免了災難的大村落裏。我們的戰士曾經這般迅速地衝進去了，使德國人沒有來得及把它燒掉。往前就是一個雖然遭過轟炸、但炸得不十分厲害的村莊。今天黎明以前還在這裏進行過戰鬥，但現在，歸家的居民又在自己的家裏料理一切了。再往前就是多曼諾夫村。昨天夜裏德國人才燒了它。我們看到了一幅完全遭到毀滅的可怕圖畫——這已經不是初次見到的圖畫了。一個女人惡狠狠地用鐵叉拋着那些冒着清煙的磚塊。她希望找到一點藏在她家裏地板下的馬鈴薯。在村莊盡頭掘了一個大坑。有五十來個女人和老者默默地圍繞着它。我們走近一看，原來是在埋人。在準備好了的公共墳坑旁邊，擺着兩行受了摧殘的被虜的紅軍戰士的屍體。德國人是在臨走時把他們槍斃的。這裏也有被殘殺的居民的屍體。

女人們向我們敘述着全部事情的經過。他們沒有哭泣。因為眼淚早就流乾了。現在，她們的苦痛已經凝結成了一團，已經像被殺死的兒子或被殺死的父親的屍體那樣硬化了。這種苦痛是使人難堪的，但引不出眼淚來了。它只能引起憤怒了。

是的，我們還會兩次三番地講到德國人怎樣對待軍事俘虜與和平居民的，是還要說到這一點並大聲喊叫這一點的。當你親眼看見這些情形時，你是不能夠緘默的，緘默就是一種罪惡。需要把所有的事實都收集起來，一點也不遺忘，都記載到復仇的簿子上去。

德國人在多曼諾夫村槍斃了七十個被俘虜的紅軍戰士，就是現在靠近爲他們掘好了的墳坑躺着的這

些死屍。起初德寇拷打了他們，然後就把他們槍斃了。女人們曾經親眼看見押解他們的情形並聽到槍斃他們的槍響。德國人在多曼諾夫村槍斃了諾維科夫，因為他曾經是蘇維埃的代表；他們又還槍斃了獸醫耶爾馬科夫，農民尤涅科夫，科羅特科夫，伊拉歐諾夫和七十歲的老者西蒙諾夫。德國人把他槍斃，是因為他不願意把自己的皮襖和毡靴交給他們。德國人殺死了十四歲的女孩烏蒂金。他們把她拖到馬廄去，大施侮辱後就用刀子從背上把她殺死了。德國人槍殺了比里堪諾夫全家——老者和他的兒媳。他們把她三個年幼的小孩拋到了嚴寒積雪的曠野裏。

村莊一個一個地過去了，這樣的村莊是多得難於列舉的。我們到達了最後一個從德國人手裏奪回來的村莊。並為爭奪前面的村莊正在進行着戰鬥。

在這裏，我很幸運，同參加爭奪我們今天早上路過的轉轍處的英雄——謝林上士談過話。這個身材魁梧，穿着自己的掩蔽服很像一個具有俄國人臉孔的亞拉伯遊牧人樣子的寬骨頭的西伯利亞人，曾經在一個車箱中進行了戰鬥。

「那裏有很好的長車箱，——他說，——這種車箱似乎比旁的車箱要堅固些。只是我沒有上得去，而落到了普通的貨車裏。唔，德國人發射破彈了，只看見木片飛揚。我們三次闖進了這些車箱。不過這並不怎樣有趣味。而最有趣味的，是參加德軍最後一次反攻時的五百個德國人，現今都在林邊的積雪下躺着了。」

謝林所說的，已經是我從他的長官和同志那裏聽過了。不過他們是說得更有趣味的，而他卻是說得很簡單的。他做過這樣的事情：他帶着機關槍爬到了那兩尊向轉轍處開火的德國大礮跟前，殲滅了那一羣以軍官爲首的全體礮手，並立即用德國大礮向德國人佔據着的號誌房開起火來了。那裏，德國人有機關槍、迫擊礮和無線電臺。戰士郭魯白夫曾儘力幫助了他。

我在小站上見過這個號誌房。現在它卻什麼都沒有了。

『你怎樣一下子就會開礮呢？』

『我從前是個礮手，——謝林說，——這是我的第二職業。』

謝林在不久以前，在一九二九年時，還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大字也不認識的。他因爲在集體農場中工作得很好，人們就決定派他到自然療養處去休養。

『但我並沒有同意到自然療養處去休養，——謝林說，——卻請求送我到蘇維埃的黨校裏去學習。』
他當過村蘇維埃主席、機器——拖拉機站站長，伐木場經理。

他在成年時代才由蘇維埃政權把他教會了讀書寫字，蘇維埃政權不僅把他培養成了社會上有益的一員，而且還把他培養成了社會上著名的人物。現在他爲自己的蘇維埃人民政權而鬥爭着。

他着了涼，咳嗽着，嘎聲地談着話。他是剛從雪地裏來的（他那一營人包圍了村莊）。現在他又動身到那裏去。這是夜間。但他是很熟悉道路的。他在暖和的屋裏抽一根馬合煙捲。然後，這個巨大魁偉

的俄國人，就把一枝奪獲來的德國自動槍套在脖子上走出去了。

「我們想，到明天早上，這個村莊就會是我們的了。」——長官還在屋裏稍停了一下說。

明天早晨還會佔領一個村莊，牠的名字是不會在情報上指出的，因為戰線上這天早上將被我軍佔領的村莊實在太多了。

二月裏（二月二十一日寫於西線）

「現在我就把它叫來給你們看。」——將軍說。

於是他就轉身對着門叫。

「福列茨！」

門打開了，一條龐大的德國狗活躍躍地走進房來。它望了一下房裏所有的人，就停立在將軍面前了。

「你看，我們現在所俘獲的是怎樣的戰利品。」——將軍說。「唔，坐下。這用德國話要怎麼說？

日突，熱——熱黑！」

福列茨坐下了，欣然地望着周圍的人。

「好狗！——將軍說，——真值得獎勵一下。」

於是他就向福列茨拋了一小塊麵包。

『現在把爪子伸出來吧。我真不記得，爪子，這用德國話要怎樣說了。一句話，把爪子伸出來吧！』

起先他把狗爪子拉了過來。然後就給了它一小塊麵包。

『現在該懂了吧？唔！把爪子伸出來！』

聰明的狗就舉起了前面一隻腳爪來，並立刻又領得了一小塊麵包。

『我看，稍稍教它一點俄文，就完全成爲馴順的了。有趣的是：它究竟是誰的狗？大概是某個軍需長的。它是我們連同德國輜重一起獲得的。』

戰爭進入新的階段，已經是第三個月了。我們往前進展着並截獲着輜重。戰士和長官們已經習慣這事了。一直前進不僅成了軍事的任務，而且成了軍隊的慣常生活。許多新的生活上的特點，都伴隨着這個新時期出現了。這，首先是因爲進攻的軍隊對於退卻的軍隊常能知道它從前所不知道的很多的細情末節。

如果先前，在我們進攻前，我們對德國人知道得太空泛，那末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得很詳細了。這好比對於一件物件一樣，起初我們簡單地用肉眼看見它時，僅能發現它的一般的特點，然後經過顯微鏡來看，就可以看出我們前此所不知道的許多微生物來。

關於德國人一些重要的和不重要的方面，奇形的和好笑的方面，我們都知道了。而最主要的，就是

不僅司令部（它們是先前就知道德國人是什麼東西的），而且連全體紅軍戰士也知道了。德國軍隊在頭一次大退卻後，就使我們明顯地看到了它的強處和弱點，看到了牠的一切輜重、司令部、命令、倉庫——各種各樣在任何一個軍隊生活中都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雜佐勤務機關的強處和弱點了。

問題當然不在於這隻德國狗已經在我軍指揮處住慣了，或紅軍戰士們在吸德國香煙代用品時罵它不好（說它像乾草一樣的發酸和無味）。問題卻在於跟着妄說德國人所向無敵的神話一同存在的某些怪謎，也隨着這種神話一同消失了。從前有人覺得德國軍隊的機構似乎是組織得異常好的。而這是他們覺得不可瞭解的東西。在戰爭中，不可瞭解的東西對於軍隊的影響是比那些最可怕、但可瞭解的東西更加有害得多的。

現在德國人就在我們的輜重兵看來也是『可瞭解』的了。幾天前，德國人在『伯』村附近突然向我們的輜重隊進攻。他們舉行了很嚴重的機動反攻，對於這次反攻他們是抱有很多希望的。我們的輜重隊在他們進攻的路上和他們碰頭了，前鋒部隊與輜重隊的衝突，通常都是以輜重隊很快就被粉碎來結束的。但我們的輜重隊卻很快地組織了防禦（輜重隊中有一個很果決的軍官），它不僅打退了德國人的進攻，而且還把他們趕退了，打破了他們的一切計劃。

這本來是些最平常的輜重兵，他們多半是只顧趕馬而不實行作戰的。但他們在這以前已經有了很多的經歷，他們看見了許多德寇屍體，看見了被德寇焚燒的許多村莊，被德寇殺死的許多居民，德寇拋棄

的許多汽車和大砲，以及被我軍俘虜的德國軍官和兵士，並因此確信，不管德國人怎樣的殘酷，它已經不如先前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有力量了。的確是這樣。當輜重兵一顯出堅決果敢的精神時，德國人就向後退走了。

有趣的，就是那些被我們終於真正逼住了的德國輜重隊，與我們的輜重隊比較起來，卻完全是處在一種相反的心理狀態中，完全經不住我們前鋒部隊的攻擊。

紅軍所獲得的對於敵情的新知識，使我們有可能更明顯地知道，現在，在二月間，德國兵士究竟是種什麼樣的兵士。

可以有條件地把他們分爲兩類：舊的前線兵士，即參加蘇——德戰爭的「老兵」，以及在一月間和二月初頭調到前線的後備兵。舊的前線兵士是戰鬥得很頑強的，當然他們並非人人都是這樣。但就基本上說來，這些頑強的軍隊。大概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我所看見的這些前線兵士，主要的都是些死的。在路上，在林邊，在填滿了積雪的戰壕裏，在那些被他們變爲堅固據點的房屋近旁，他們都是很多的。他們是穿着襤褸生虱的軍裝大衣，穿着用布片包裹着的破爛皮靴，頭上圍着偷竊來的女人的圍巾，在那裏拚命地戰鬥過。我只在一個很短的旅途中就數了好幾百個這樣的兵士。

當天我曾經同幾個剛俘虜來的——更正確說是投降來的後備兵談過話。這主要是些從前擔任雜佐勤務的兵員。他們都穿着嶄新的軍裝，不過，都是種通常的，並非冬季的衣服。其中沒有一個人是在戰

線上生活過兩星期以上的。其中還有一些人，只是在三天以前才從德國用飛機運來的。他們彼此都是完全一樣的，這不僅因為他們都穿着新的軍裝大衣，而且還因為他們內心所蘊藏的也都是完全一樣的，他們所說的大致彼此相同。他們相信，德國已經不能在這次戰爭中取得勝利了。現在他們只有一個願望——救全自己的性命。以任何的代價來救全自己的性命。

你們不要以為我所看見的，是已經瞭解希特勒制度反動帝國主義的實質的、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或農民。不。這是些蠢笨的、標準的希特勒的兵士，幾乎是些無生物，與其說他們是人，倒不如說他們是畜牲更對些。他們的生活，也像畜牲一樣，只專心在吃喝方面，他們與牲畜的區別，只在於牲畜不逛兵士妓院、不穿軍裝、不帶領章、不在皮夾裏把女人和小孩照片同淫猥的照片放在一起吧了，因為畜牲是沒有情感的。

當我說這些後備兵沒有冬季軍服時，是說得不完全準確的。其中一個——騎兵軍士塞茲——是穿有一雙華麗代用品毡靴的。這樣的毡靴只是在不久以前才發給德國軍隊享用，但因為數量不多的關係，只專門給站崗或進行偵探工作的兵士們用的。

塞茲是一個穿得很整齊、很規矩的德國人，他站在紅軍兵士圍着的圈子中間，很羞澀地看着自己的脚。紅軍兵士簡直禁不住發笑了。德國軍需部一個研究俄國冬季的專家所發明的構造，有着如下的形式：上面是毡筒子，下面是木靴底。看來，這位專家在徹底研究俄國嚴寒冬季以後，就把自己所發明的

毡靴構造成了好像女人穿的短筒套鞋的樣子，從上到下有兩指頭寬的縫口，並釘有兩顆女人用的扣子。

「當你穿着這種毡靴站立時，那還不大妨害，——塞茲說，——但你穿着走路時，卻就不行了。只要一動脚，縫口裏就立即填滿了雪。」

騎兵軍士塞茲沒有站過崗，也沒有做過偵察。他是住在後方並在靠近戰線的一個飛機場上管理過掩蔽連經濟事務的。他那雙巧妙的所謂的毡靴完全是靠「情面」得來的。現在他很可惜，爲了領這雙毡靴居然張羅了那麼久。照他的意見說來，別些更有經驗的兵士是做得好得多的。他們用各種布片包着皮靴，綁上繩子，結果就成了兩個巨大的四角形的包裹。

「我所受到的戰爭的困難，是比前線上的人們要少些的，——騎兵軍士說，——但我終於從十二月起，就開始想起拿破崙的命運來了。在我們連裏已經在開始說，大概，我們從俄國是回不去的了。我們也曾經想到上次大戰的情形。結果常是這樣：起初德國打勝仗，但後來卻一定要遭受失敗。拿破崙的情形也是這樣的。當撤換布列西奇時，我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這是怎麼一回事？老是一個好人一下子就變壞了嗎？大家也談論到古德里安和別的將軍們。老是很好的，突然一下子都變壞了！克留格的情形也是一樣。我們認爲這是元首取消了他，因爲他是布列西奇派去統率第四軍的。後來我們都在說。既然我們到處都退卻，這裏我們也一定是會退卻的。結果當然正是這樣，因爲兵士們對於一切事情都是懂得得很

好的。」

騎兵軍士塞茲已經在我們這裏住慣了。人們對他也習慣了。他是個很富於感情的人。如果有人對他做出某種他所喜歡的事，他就會感激得流淚。看樣子很驕悍，但卻是個很壞的打手。俘虜他的那支部隊，不斷地往前進展，所以也就沒有可能把他發到後方去。他很着急，因為他一想到德國人可能突然把他「救出」時，就覺得很難過，所以他常常請求趕快把他發到俘虜營去。

紅軍戰士們在談論他的時候說：「如果把他放走的話，他是會自動轉來的。」

其餘九個人的心情，也都和塞茲差不多，並且心情上的類似要比外貌上的類似有力得多，根據這種類似性就可以說，這種現象是一種標準的現象。所有這些曾經在後方觀望等待、後來才編入步兵隊伍的雜佐勤務兵員，他們並沒有多加思索就投降了。

「事情不好了。大家都厭煩了。這次戰爭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這就是他們所思念的一切。他們中間有箍桶匠，有油漆匠，也有農民。

「我們是不過問政治的。這是軍官的事。」

他們談到自己的軍隊和德國時都是這樣議論着：似乎他們是被雇去做某種按件領薪並由老板供給伙食的工作，原來老板是個壞蛋，伙食也很壞，現在他們就直接把這個不合算的工作拋棄了。够了！他們已經受够了。如果希特勒願意的話，就讓他去找旁的雇工吧。

不對！還有一些別樣的人，即希特勒的前線兵士，都是以強盜職業家所固有的本領和頑強來爲自己的贓物作戰的。這樣的人還不少。還要同他們進行長期的血戰。

而這些人……這些人已經開始瞭解某些東西了。

『一位音樂教員』（三月十五日寫於西線）

這個普通的兵士有一副細緻的、善於表情的臉孔，長長的垂入耳際的頭髮，以及所謂戲子般的手指。固然，他的手指既髒且裂，但靈敏和運轉自如的風度仍然保存着。兵士不斷地用手指像彈鋼琴那樣的來彈着自己那件長得很不合身材的軍裝大衣的衣襟。

他是加塞爾城的一個音樂家，名字叫做列夫。他還年輕，才二十八歲，但他的生活已經是很有成績的了：他在音樂學校的鋼琴科和提琴科畢業後，很快就同一城市的同一學校裏當音樂理論教師。一九三九年他被徵入伍，從這時起，他就執行着各種各樣的後方工作。幾天以前，他被派至蘇——德戰線，他就立即投降了。

他說：「戰爭是很可怕的，我從來沒有期待過這樣可怕的事情。」

這是很够象徵一切的。他們都期待在俄國會找到他們已經在法國找到的東西：豐富的香檳酒和不充分的抵抗。他們在喝掉了自己的鮮血以後，已經明白自己是錯誤了。列夫爲自己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

題，是沒有費多少工夫的。他一直選定了和平。他已經擺脫了死亡的恐怖。他現在享受着一種安全無恙的快感。

我問他：

「你對希特勒制度抱一種什麼態度呢？」

「啊，對這一點我是很少興趣的！這是政治問題。對於我，世界上只有音樂。」

「你是一個年輕的人。你是在希特勒時代生長發育起來的。你對希特勒制度抱着一種毫不相干的態度，這是不可能的。」

「真是這樣哩，——這個年輕人愉快地微笑着說，——我只愛音樂。一切其餘的東西在我看來都是不存在的。」

我竭力站到他的觀點上。也許，他真相信音樂和政治是兩個不相容的概念。好，我們就來談音樂吧！不過在不遠的地方還在進行着激烈的戰鬥，由於「容克」喜歡在誰也沒有請求的時候就來投擲炸彈而弄得談話的屋裏的玻璃不時發着響，在這樣的時候來談音樂，未免有些奇怪。可是音樂總是一個很好的談話資料。

我說：「那我們就來談一談音樂吧。」

他回答說：「好極了。」

「你覺得法國音樂怎樣？」

「請原諒，法國音樂麼？」

「是的，法國音樂。」

他覺得很奇怪。他以誠實的驚愕神情向我望了半晌。隨後，他大概是想起來了，他是處於俘虜的地位，於是就很溫和地說：

「法國卻是沒有音樂的。」

「怎麼沒有？」

他帶着幾分惋惜的神情看着我，然後解釋說：

「沒有法國音樂。」

「你連一個法國的作曲家也不知道麼？你連一個名字也說不出來麼？」

「不……不能……」——他聳聳肩說，看來，是在企圖回憶的樣子。「法國的麼？不，不知道。」

「好傢伙！」——那在屋裏踱來踱去、看樣子是不贊成這個關於音樂談話的少校大聲說。「古諾的『浮士德』呢？俾札的『卡爾門』呢？好教員！他簡直是在撒謊。他並不是什麼音樂家！」

「稍等一等，——我說，——再等一分鐘。」然後我就轉向俘虜說：「你知道俄國的作曲家麼？」

「俄國的麼？當然！誰不知道他們！契闊夫斯基！」

「當然！契闊夫斯基寫了些什麼？」

「第五第六交響樂。啊！這真是些天才的作品！」

「你知道，你們的兵士和軍官在克令城，在契闊夫斯基創作這些天才作品的屋子裏幹了些什麼？」
於是我簡單地把這些事情告訴了他。

「這是多麼駭人聽聞的事！」——他說。「大概正是這樣。」
看樣子他是知道得很清楚，德國軍隊能夠幹出什麼勾當來的。

「唔，契闊夫斯基還寫了些什麼？」

音樂家沈默不響。

「難道你不知道麼？從來沒有聽到過麼？」

音樂家聳了聳肩膀。

「他撒謊，——少校氣憤憤地說，——他並不是什麼音樂家。」

「你還知道別的俄國作曲家麼？」

列夫敏一敏眉頭。他竭力在思索。

「契闊夫斯基，——他說，——還有這個……也是很有天才的作曲家……」

他彈着手指，但卻記不起來。

「好。我們就擱下法國和俄國的音樂不說吧。反正這都是你們的敵國的音樂（音樂家作出一種央求的手勢）。現在就來講講你們的同盟國意大利吧。你喜歡意大利的音樂麼？」

「啊！意大利的音樂！我很喜歡意大利的音樂！」

「好極了！我也喜歡。你給我講講意大利的作曲家並指出他們的作品吧。」

「維爾吉，——他立即衝口而出地說，——他作了一本「唉伊達」歌劇。」

「對的。維爾吉還寫了些什麼！」

「「唉伊達」，——音樂理論教員重複說，——還有……」

他又動彈着手指。我已經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了。

「維爾吉寫了好幾十個歌劇，其中一半是舉世皆知的，連音樂學校每個一年級生都是可以數得出來的。好吧，我們就暫時擱下維爾吉不說吧。在意大利不僅有維爾吉哩。你再講講別的意大利作曲家吧。」

「羅西尼。他作了一本歌劇……是很好的……唉，簡直忘記了。」

「這部歌劇叫做什麼呢？這並不要緊。就假定是叫做「謝維里亞的理髮師」吧。請你講講這本歌劇的內容。」

加塞爾城的音樂家沈默不響。他的臉紅了。他的額上已經流出汗來了。

「你當然知道，——他說，——在戰線上把什麼都很快就忘掉了。」

「怎麼！連音樂也會忘掉麼？」

「音樂是始終不會忘掉的。羅西尼的音樂我記得很清楚。」

「好的。你隨便唱一個羅西尼的調子給我聽聽吧。」

重大的沈默。結果加塞爾城的音樂家終於咳嗽起來了，並且說：

「我在戰線上着了涼。你們俄國這樣寒冷，使得……哼……」

他指了指咽喉，似乎是說，隨便要他幹什麼都行，只是不能唱。

我拿出了一張白紙，在上面畫了五條線，活潑地劃上一個樂鍵後，就把它遞給希特勒的音樂家說：

「請在這裏寫上羅西尼的任何一個調子來吧。」

兵士的臉紅得發紫了。

「我不知道。」——他終於這樣說了。

「你好像是很喜歡「唉伊達」的。請在這裏寫出「唉伊達」歌劇中的隨便那一個調子來吧。」

「我不知道。」——他咕嚕說。

「好。在這裏寫出隨便那一個外國作曲家的隨便那一個調子來吧。」

重大的沈默。

『我早就向你說過，他不是音樂家！』——少校大聲說。

可是，同志們，說也奇怪，他卻是一個音樂家哩。他並沒有說謊。他說的是十足的老實話。

我把我和這個年輕人的全部談話，都像作速記一般準確地記載下來了。以後的情形證明了，這個年輕人是很知道德國音樂的，他的確是在希特勒的音樂學校裏畢業，而後來又在那裏當起教員來了。

這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實。這位富有音樂天才的人從青年時代起，就落到了一個集中營式的音樂場中，在這裏是只有德國音樂存在的。住在這裏的人是被鐵絲網與其餘一切、與人類在音樂方面的一切成就、與世界上的全部美麗隔絕了的。希特勒算是如願以償了。他培養了一個昏暗無知的愚人，這個愚人深信世界上只有德國存在，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別的國家都沒有而且不能有自己的藝術，一切其餘的國家都只配做德國的奴隸。現在他是俘虜，當然只好低聲下氣了。你看，他只愛好音樂，而政治是與他毫不相干的哩。瘋狂的匪幫把像音樂教育事業這樣和平的事情也變為民族壓迫、變為行兇打劫的工具了，也是與他毫不相干的。

人們在多年當中，在歐洲中部，冷酷地造就了幾百萬兇手。必須這樣來教育這些兇手：使他們對什麼也不憐惜。必須向他們證明：只有德國人才有能力建立文化珍物。整個其餘的世界都是些什麼也不能做的兩腳獸。這個昏暗無知的年輕愚人也是完全誠懇地相信法國沒有音樂的，也如幾百萬其他的德國年輕愚人那樣完全相信，無論在法國、在俄國、在英國和在美國、甚至在意大利都是沒有繪畫、科學、戲

劇、電影和文學的。

我們好久都不能瞭解這一點。本來我們知道，但因為不能相信這些，所以也就不能瞭解。我們在腦海裏總有這樣的一種想像，以為德國青年也許是還可以重新教育的。但我們卻缺乏想像力來瞭解：希特勒是早就把自己的青年變成了人猿，只教他們學會穿褲子、刮臉、高喊「站住」和「後退」、開放自動槍以及仇恨全人類就算完了。

索爾的軍事生活（三月二十五日寫於西線）

我們是在地底下一個三公尺深的地方認識的。這是在離馬洛雅羅斯拉維茨不遠的茂密的柏樹林中的地窖裏，——是在一個很好的地窖裏，這個地窖是整個地下城中的組成部份。

索爾穿着一件佩有上等兵徽章的青色軍裝大衣，皮革代用品作成的皮鞋，羅紗代用品作成的制帽。索爾用他那隻粗大的、帶一個結婚銀戒指的手，在自己骯髒的臉上拭着眼淚哭了。我曾經竭力安慰他。

「請你看他們！——索爾已經是第十次解開軍裝大衣拿出照片來說，——這是我的老婆和兒子。」我也是第十次很客氣地來看這張照片，上士卻是第十次嗚咽地哭起來了，並拭着臉上的眼淚。

照片上映着一個很不漂亮的年輕的肥胖女人和一個五歲的小孩。鄉間的照相師（爲了藝術是值得犧牲一切的！）強迫她像一塊頑石般非常不方便地坐着，小孩卻完全跟他的爸爸一模一樣。小孩也像他的

爸爸那樣生着一雙突出的耳朵和低低的前額。所不同的，只是他父親的臉上是一幅哭喪臉，小孩卻是一幅淘氣的面孔。當你看見那個完全像他的父親的兒子時，不知道爲什麼緣故就會哀憐他的父親了。

索爾很樂意地敘述自己，而且說得很急促，的確像一個人雖然在說真情實話還恐怕別人不相信他的樣子。

他是今天早上被俘虜來的。使紅軍兵士驚奇的，就是索爾和其餘那些通常都是長滿鬍子、遍身骯髒、生虱、衣服襤褸、穿着破皮靴的德國俘虜們完全不同。他所穿的軍裝大衣、制帽、皮鞋，都是新的。這一切不僅沒有來得及浸透戰爭的氣味：火藥、煙、汽油燃燒的氣味，而且還保存着一種雖然是軍事的氣味，但並不是前進陣地所有的那種氣味，而是深後方的氣味——兵器庫的氣味。不過他的臉和手很髒，骯髒的臉上閃着淚痕。

他是早晨七點鐘時被俘虜來的。他坐在積雪的坑裏發抖。還在我們走近他很久以前，他就舉起手來了。

他在頭一次受審時就通知說，他剛剛三天以前才來到前線，從來沒有放過一次槍。

這位青年人的軍事生活是兩年以前才開始的。算他幸運：他被派在克拉科夫守衛隊裏，在專爲兵士設立的妓院裏看管了一整年的門。保衛妓院——這當然不是怎樣光榮的職務。而在這個德軍專有的尊貴的軍事機關門口發生的那些爭吵，也不是怎樣愜意的。但誰也沒有在那裏向他射擊過。在那裏是沒有性

命危險的。所以索爾也就覺得很滿意。他告訴我，他認為自己軍事活動的克拉科夫時代，是他自己最得意的時代。

「在那裏是好的，——他想了一下又補充說，——在那裏是很好的！」

這位穿着上士制服、綿羊腦髓和鼠狼臉孔的動物，很坦白地說着。他很想把一切都毫無遺漏地敘說出來，把自己的心思都吐露出來。

「德國人在佔領區內把婦女趕到兵士妓院中去，這難道好麼？」——我這樣質問他。

他很想回答得使我滿意。但他不瞭解，究竟我對他期待些什麼。所以他就很不確定地回答說：

「兵士妓院也是和部隊一樣的。他們把我安放在那裏——我也就得站在那裏了。」

索爾活動中的下一階級，是不如先前那樣得意了。但還可以生活下去。他被調到波蘭一個城市耶斯羅那裏去替一個中尉當勤務兵。他替中尉擦過靴子。他還做過什麼呢？他還替中尉刷過制服。

我問他對於波蘭人民的意見怎樣。

「波蘭人是不同我們講話的。」——索爾回答說。

「怎麼？完全不講話麼？」

「他們從來沒有同我們講過話。如果我們問什麼，他們也不回答。」

「這大概是不愉快的吧？」

「我不知道。這點我卻還沒有想到過。他們簡直不同我們講話就是了。他們，大概是不願意同我們講話吧。後來同俄國打仗了。我時時刻刻害怕會被派到前線上去。但一切都很好，中尉仍留在耶斯羅。只在十二月裏才突然把我們集合起來派上前線了。」

「所謂把我們，究竟是把誰呢？」

「就是把我們這些人。勤務兵、司書，以及留在後方的各種各樣的人。」

其實，這是索爾所通知的第一件有趣的事實。德國指揮部想把司書、勤務兵拋到莫斯科郊外來塞那裏的漏洞。

「你對於撤換布列西奇這件事的意見怎樣？」——我問他。

「我們是在途中一個車站上從廣播裏聽到這個消息的。廣播說，因為布列西奇有心病，所以現在元首親自來指揮。兵士們卻在彼此談話中說……」

上士愕然地往門上瞟了一眼，似乎害怕他的主人——中尉——立刻會從那裏出現的樣子，然後就低聲說：

「……兵士們卻在彼此談話中說，元首同布列西奇鬧了口角。他們說，布列西奇想讓東方戰線上的兵士們休息一下，用新的部隊去代替他們。元首——上士又四顧了一下——卻說要把他們留在前線，於是他們中間就發生起齟齬來了。」

這是第二個有趣的事實。

我已經好幾次從德國兵士那裏聽到這樣的解釋了。問題並不在於這種解釋很愚蠢，而是在於兵士們按照自己的意見來解釋希特勒的行動，而且並不是常常解釋得對他有利的。

希特勒的全部力量，是在於外表上一切都好像是按照他所說過的那種樣子發生了。他說過，他會擊破法國和波蘭，——而他就做到了這一點。他說，他會擊潰駐在希臘的英國軍隊並在幾天以內就攻破南斯拉夫，——結果他也做到了這一點。但他在俄國卻遭到了失敗。現在德國軍隊裏發生着一種很有趣的現象：在他們那裏還有紀律，還有許多武器，軍隊還像強大有力，但勝利的信念卻已經根本動搖了。

戰爭還會長期繼續下去，但希特勒所受到的創傷卻是不可醫治的。

我沒有把這些意見說給索爾上士聽。他對於這些意見一定是簡直不了解的。

斯大林格拉近郊底偉大搏戰

布拉根著

斯大林格拉底搏戰已告結束了。

過了若干歲月後，斯大林格拉可歌可泣的史詩將會詳細研究，描寫和歌頌出來的。它將永遠留在我國人民底意識中，作為他們軍事強力底象徵，作為蘇維埃人們英勇精神，愛護祖國，仇恨敵人精神底象徵。而對於敵人，則始終會是失敗和滅亡的黑色怪影。

這次戰役，將會在軍事大學中作為堅強防衛戰的例證，作為戰爭歷史上空前的巷戰模範而加以研究的。在這次戰鬪中，敵人直向斯大林格拉胸膛衝來的主要打擊鋒銳由頓挫而被折斷了，幾十師被指定來衝擊我國腹地，打擊莫斯科的精銳部隊都被阻滯了，擋住了，並消耗得精疲力竭了。斯大林格拉的戰役會在戰爭歷史上佔着最光輝燦爛的一章，它會使軍事藝術的理論更加豐富起來。

在這次戰爭歷史上，當記載了斯大林格拉底防衛戰後，將描寫紅軍怎樣從防禦轉為進攻，把主動性奪到自己手中，截斷並包圍了二十二師德軍，以及這次搏戰怎樣進到完全消滅被圍於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巨大敵人兵團的搏戰，進到在頓河，北頓涅茨河，馬內契河沿岸一帶的進攻戰鬪。

向斯大林格拉猛衝而來的德國軍隊進到了窩爾加河岸，用半圓形把城市包圍起來，把城市與窩爾加河東岸相聯繫的一切渡河點都放置在砲火轟擊之下。十一月間德寇宣佈說，他們尚須佔領的只剩下工廠區域了，他們把我軍部隊封鎖在城市中心了，很快就會把所有波爾什維克都拋到窩爾加河裏去。希特勒在德國國會中誇口說，他已經牢牢站在窩爾加河岸上。他的軍隊已準備好在安全地方舒舒服服過冬。預定把許多德軍師團調回後方加以改編補充作舉行新進攻之用。

然而，蘇聯戰士繼續在斯大林格拉進行鬪爭，並使德寇受到莫大的損失。希特勒不得已日益調遣更多的師團而削弱自己的後備力。德軍指揮部甚至不得不把兩翼部隊都多少減弱起來。它之所以這樣作是認為德軍左翼和深後方有頓河掩護；在兩河之間，他們佔領了控制一切的高地，並建築了強固的防線；右翼則有德軍佔領區域爲之保證。此外，交通道路的錯綜豐富使法西斯蒂易於調動後備軍，把它集中起來派到必要的方面去舉行反擊。還必須估計到連接斯大林格拉的整個作戰區域中有豐富的飛機場，德寇可以從這些飛機場中派遣空軍作大舉的轟擊來在其後備陸軍未趕到以前阻遏我軍的前進。

但是希特勒的主要打算和失算還在於他對紅軍底力量估計不足而對自己軍隊底力量估計過分。希特勒以爲紅軍第六十二集團軍是不能長久守住斯大林格拉的，只需再加一把力就可以把它拋到窩爾加河裏去了。其次，希特勒實行冒險的戰略，——向窩爾加河和高加索猛衝，而沒有爲此所必須的充分能力，——好像一個狂熱的賭徒，把成千成萬，一批又一批的德國軍隊拋到斯大林格拉的殺場上來。

德寇在血泊中爬行而前，從這一門檻爬到另一門檻，從這一座房子爬到另一座房子，從這一個工作間爬到另一個工作間。他們使用坦克和放火器來作戰，從各條戰線上調集工兵，從德國運來受過巷戰專門訓練的警察部隊，在給軍隊的命令中曾宣佈說，佔領「紅色十月」工廠區域就是一九四二年戰爭的最後階段。

楚依科夫中將所指揮的第六十二集團軍戰士們繼續向敵人底瘋狂壓擊作英勇抵抗。希特勒匪徒晝夜逼攻，情形是很困難的。

紅軍最高總司令部製定了保障我軍勝利的英明戰略計劃。

我們最高總司令部戰略的預見力，對環境的深刻分析，對敵人圖謀的瞭解，都說明在斯大林格拉附近，在這個爲希特勒軍事妄想所集中的地方，他把自己威名作孤注一擲的地方，他集中了所有精銳師團的地方，實行打擊是定會引起德軍指揮部大規模的反攻辦法的。因此必須預先擬定並舉行足以麻痺敵人企圖的大規模的作戰計劃。

事變證實了紅軍最高總司令部底預見是正確的。它不只準備了和發動了斯大林格拉戰線，而且也發動了其他戰線。最高總司令部正確選擇了足以決定軍事動作勝利的主攻方向。

決定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用相向而趨的兩路攻擊，匯合於頓河大灣（一路從北方向東南攻擊而趨於卡

拉契城，另一路從斯大林格拉南方窩爾加河岸向西北進攻，也以卡拉契城爲目標來擊潰希特勒在斯大林格拉的兵團兩翼方面的部隊，包抄到它的後方面加以消滅。

須要舉行的軍事動作是異常困難的。在當時雙方力量對比的一般情形下，只有巧妙地集中突擊部隊，才能使我軍方面佔到數量上的優勢。有窩爾加河，頓河，齊爾河及其他河流縱橫貫注的情形造成了特別的困難。強渡河流，向來認爲是複雜的事情，而需要軍隊有特別的訓練。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軍隊曾需兩次在敵人砲火之下強渡頓河，而且第二次是在敵人防區的腹地。軍事動作之往下開展須要在兩河之間，在軍隊與後方被頓河和窩爾加河隔斷的情況下進行。

軍事學認爲突破敵人防線是最困難的軍事動作，舉行包抄打擊是需要有極大靈活性和預先訓練軍隊的運動戰。包圍敵人是要求軍隊和指揮官有特別高的藝術。每一種這樣的軍事動作，在其本身就需具有極大的藝術才能實現。而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戰役是許多軍事動作互相聯貫先後相承的。強渡河流之後，繼之以突破防線，突破防線之後，又舉行包抄打擊，以及最後包圍敵人。所有這些都要求領導者具有高度的作戰藝術和極端準確的計算，因爲由三條戰線上的兵團分兩路進擊，只有當其行動完全配合時才能保障勝利。若是一個兵團延誤時間，或者另一個兵團作戰失利都會破壞全部作戰計劃。作戰行動是在有敵人陣營分隔着的廣大區域中來進行的。

戰爭歷史有過包圍戰敗退卻軍隊的例子。有過陷於包圍的軍隊由於地勢的不利而無法靈活運用兵力

作戰和退出戰鬥的事件。而在斯大林格拉近郊所要包圍的卻是佔有優越地勢而舉行進攻的軍隊。要將其消滅的是有戰鬥能力，富有戰鬥經驗的軍隊，而指揮這些軍隊的德國將軍們是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和我們作戰的，並且他們在法國、比國和波蘭都作戰過。其中有許多人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指揮着從戰爭第一天起就和我們作戰的師團和軍團。

例如，德國步兵第八軍。它在蘇聯的搶劫途程是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早上三點五分鐘時就開始了的。這個軍團衝進葛洛得諾，走過明斯克、斯摩稜斯克、洛舍茨克，於一九四一年十月間在博羅古諾附近遭受了我軍第二十九近衛師部隊和幾個坦克旅的嚴重打擊，在莫斯科附近擊潰德寇時，這個軍團潰敗逃走了，被調回德涅泊爾河以西，經過長時的訓練來準備一九四二年的戰鬥。佈置在這個軍團旁邊的是第十六坦克師，這一師是隸屬於克萊斯特所指揮的坦克集團軍的，它穿過了索卡里、杜布諾、基洛夫格拉、德涅泊爾彼得羅夫斯克、羅斯托夫，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被擊潰於羅斯托夫近郊，受過這次苦痛教訓之後又加以補充了的。調到斯大林格拉近郊來的還有第三摩托化師，它是在柏林編成的，隸屬於古德里安所指揮的坦克集團軍；它在莫斯科附近，土拉附近，沃龍涅什附近都作過戰鬥而首先竄到斯大林格拉。

所有希特勒各師團都是基幹的，久經戰陣的用豐富技術武裝起來的部隊，完全是由二十歲到三十五歲的「亞利安人」編制起來的，擔任軍官的都是法西斯蒂。這種軍隊是一個能作堅決回擊的巨大力量。

需要有鋼一般的圈子才能把它包圍住，需要用沈重的打擊才能把它消滅。

我軍估計周密地，堅強地準備去執行最高總司令部底計劃。計劃是正確的，現在這個計劃之勝利實現就全靠我們軍隊了。

我軍進行了強渡頓河的準備，可是敵人佔領的右岸控制着我們佔領的左岸，使我們只好在夜間來進行準備工作。頓河開始結冰了；用渡船渡河是不可能的，在薄冰上走過去是危險的，搭造橋樑是很困難的。頓河左岸遍地都是淺草、湖泊、泥淖，再往北去便是流沙。在流沙和泥淖中使坦克、汽車陷在裏面行走不動，使人馬都弄得精疲力竭。只好搭造幾道總共長至幾十公里的橋樑，又因為周圍都是沒有森林的草原，木料須從遠處運來。為使敵人猜測不定，就在各個地方建築了幾十架橋樑。

成千成萬的築路工人、工兵、工程師們在秋雨淋漓之下，在頓河流域肆行猖獗的冷風爆發之下，晝夜不息地工作着。這種真正偉大的勞動是在軍事動作以前進行的，並保證了軍事動作的勝利。

在進攻前的幾個星期中，曾在頓河右岸用局部的戰鬪從敵人手中逐漸奪來一座一座的高地，一條又一條的山谷來準備着進攻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上調集了許多軍隊，緊縮着好像一根彈簧似的，以便向前攻擊。同時，準備了在進攻部隊前進之後，立刻調遣新的師團到這些根據地上來。

各司令部計劃作戰，晝夜不息地工作着。各兵團和各兵種的指揮官會集起來，作了深遠的偵察，商

議好了互相配合的行動，特別是在敵人防區腹地時，因為只有步兵、礮兵、坦克兵、騎兵和空軍的一致行動才能取得戰鬥的勝利。

大批軍隊，特別是騎兵的集中是無法使敵人不發覺的，敵人就派遣幾百架飛機轟炸集中地帶和供給作戰的交通要道。坦克和馬匹隱藏在山谷裏和蘆草中。加強了防空武器。戰士們都掘壕掩藏起來，忍受住了法西斯空軍的殘酷轟炸。

十一月十九日清晨，頓河上籠罩了濃密的低霧，我軍開始突擊敵人防線。在舉行嚴重的礮攻以後，幾師突防的步兵和幾團坦克就向前猛烈衝鋒了。我軍戰士都充滿了進攻的熱情。

突防的步兵和各坦克團在前線上經過許多點鐘的戰鬥後，衝進了具有戰術意義的敵人防地，就用一連幾次粉碎敵人的側翼攻擊把掩護斯大林格附近郊德軍兵團左翼的幾師人衝散、包圍並消滅了（一部分被俘虜了）。敵人爲要堵塞決口就派來了三師德軍，可是，它們被我們保障決口的部隊抵擋住了，而沒有獲得任何的效果。

向決口裏衝進了我軍巨大的坦克兵團和騎兵兵團，並猛向敵人後方，向卡拉契城衝去。德寇從斯大林格拉附近一帶調遣第三摩托化師和第十六坦克師來迎敵我軍。有一個我軍騎兵兵團曾被九十輛坦克攻擊，但是，當其用礮隊和殲滅坦克團底火力打退敵人攻擊後，又繼續前進了。我軍坦克兵團用一部份力量與敵人坦克交戰，其主力卻繞過敵人坦克猛向頓河渡口衝去並順便佔領了它，就衝入卡拉契城了。

在這些時日中，又準備了並且實現了從斯大林格拉南部一帶的進攻，斯大林格拉戰線底軍隊進行了周密偵察敵人的工作。當我們現在審問被俘羅馬尼亞軍步兵第二十師師長季米特里武將軍時，把我們的偵察地圖拿給他看，要他把該師當時佈置狀況糾正一下，他很詫異地回答說，我們的偵察比他的司令部底作戰地圖還更正確地反映着當時情況。

蘇聯軍隊執行最高總司令部底計劃時，正確地找到了敵人防線底薄弱地點而向這些地點集中猛烈的打擊。例如，在羅軍步兵第二十師防守的陣地中，我軍的礮攻幾乎把該師佈在防線上的工兵營完全消滅了，我軍的重坦克就從這個決口衝過去了。坦克直衝到礮兵第四十團底陣地上，據季米特里武將軍底供述，該團不只沒有剩下一門完整的大礮，而且連一隻完整的大礮車輪都沒有剩下。另一隊坦克衝進缺口後就從後方攻擊第二十師所屬的兩團，又如季米特里武所供述，這兩團人『只剩下一堆灰了』。我們要他把這個概念底軍事上的意義說明一下，他回答說：這就是說，好像我不曾有過這兩團人似的。

所有這幅情景是季米特里武將軍的鄰近部隊——德軍步兵第二百九十七師師長少將毛里茨·德列別爾爵士看得很清楚的。他用下列的話來估計這種情形：『俄國人底 Durchbruch（突穿）』。他看見繞過德軍兵團戰線的俄國坦克的運動。坦克實行了大膽的，可是對於自身很危險的迂迴運動，並且實行這個運動時幾乎沒有受到絲毫損失。顯然德軍指揮部沒有力量來舉行反擊。不管怎樣，德軍第二百九十七師是得到了『收縮側翼，轉為防禦』的命令。

正確選擇包圍敵人時間，是獲得勝利的因素之一。敵人還在繼續攻擊斯大林格拉，可是他的後備力已告窮竭，而無法增援側翼。分兩路進行打擊也是正確的，因為敵人既向頓河兵團舉行反擊，就只能分出更少的力量來反擊我軍從窩爾加河岸進攻的部隊。我們最高總司令部正確選擇的主攻方向也是達到勝利的保證。

這個攻擊方向使德國人不得不旋轉戰線來作戰，使他們為要挽救局勢不得不把自己的後備力趕忙分散派到各方面，按戰鬪的性質說，就已使德國人處於失敗地位。軍事學上著名的三位一體的格言——在決定意義的時間，把有決定意義的力量運用到有決定意義的地方，——在斯大林格拉軍事動作中完全表現出來了。

結果，我軍從斯大林格拉南部進攻的坦克兵團也衝到卡拉契城了。從窩爾加河岸來到的坦克手與從頓河衝來的坦克手握手了，於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包圍圈就在斯大林格拉附近的希特勒軍隊後面接合起來了。急速趕來的騎兵和步兵把這個包圍圈鞏固起來了。包圍敵人的軍事動作燦爛地完成了。前面還擺着有粉碎和消滅被圍敵軍的更困難的任務。

敵人軍隊中籠罩着倉惶失措的狀況。德寇紛向斯大林格拉退卻。有一部分德軍將領覺得必須立刻放棄斯大林格拉衝向羅斯托夫去，可是另一部分將領則認為這種包圍是不可怕的，在幾天內會被打破的。

柏林發來了嚴厲的命令，要他們支持到最後一粒子彈。希特勒向被圍軍隊發出號召，要求他們表現

堅定性並向他們誓言，他會把他們救出重圍的。他赦免了自己軍隊的罪過而宣佈說，遭受失利是羅馬尼亞軍隊的罪過而不是德國軍隊的罪過。這個自命為戰略家的狂人向軍隊隱瞞了，這是由於他的冒險戰略把各德軍師團陷於滅亡境地，加之又沒有保障他們側翼所造成的結果。他並在很久時期內，在德國人民面前隱瞞了軍隊底情況。

希特勒底指揮部作過拚命的努力來企圖挽救危局。還在我軍進攻卡拉契時就查明了有滿載增援部隊的列車急忙從羅斯托夫沿鐵路陸續開來。不久後在卡特里尼科沃附近和齊爾河一帶分爲兩個集團集中了三個法西斯坦克師，兩三師空軍陸戰部隊，六個步兵師和騎兵部隊。這些軍隊獲得了一個響亮的稱號，叫做『頓河』兵團，根據某些材料，任命了郭阿特將軍爲該兵團底指揮。並從另一戰線召回曼施頓元帥，任命他指揮全部救援斯大林格拉兵團的軍事動作，而把第六集團軍，第四坦克集團軍和『頓河』兵團的戰鬪行動統一在他的指揮之下。

在合圍後的第三日，曼施頓企圖用兩個集團進擊（一個集團從下齊爾斯卡雅一帶進攻，而主要的是從卡特里尼科沃一帶向北進攻）好像兩把劍似的來割斷我軍圍困斯大林格拉兵團的包圍圈，而與被圍軍隊在包圍區域中匯合起來。在被圍的二十二師希特勒軍隊中調出了精銳部隊派到包圍區域的西南方面和卡爾坡夫卡一帶。這些部隊須於曼施頓軍隊進到相隔十五公里到二十公里時，向南進攻去迎接它並與之匯合起來。他們提出的任務，不僅是要解救自己的軍隊，而且同時要擊潰我軍，按德寇自誇的計劃，我

們軍隊定會陷於鐵錘和鐵砧之間的。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危險。德寇又用集中在附近不遠許多飛機場中的空軍來加強陸軍的力量。如果希特勒的指揮部下決心放棄斯大林格拉而用全部二十二師的大軍潰圍衝向羅斯托夫，那末，這個危險就加倍厲害了。但是希特勒爲了保全自己的威名不願放棄斯大林格拉，而又把紅軍力量估計不足。德寇曾屢次誇口說，他們不怕包圍。德軍兵士從包圍中寫出的信件，表現在這個時期中他們還相信軍官底約許和「領袖」底預言，而誇口說很快就會把俄國人擊潰的。

蘇聯指揮部還在實行包圍的進程中，馬上就從西方、西南方和南方掩護其包圍敵人的部隊。掩護部隊進行了激烈鬪爭阻擋了曼施頓部隊的前進。

於是我們光榮的各近衛師團自北而南好像決堤洪流一般沖來，就把少有步兵支持的曼施頓坦克部隊打退了，佔領了卡特里尼科沃而把整個「頓河」兵團逐退到羅斯托夫去了。

被圍法西斯蒂想擊潰我軍的希望破產了，獲得救援的希望漸漸降低，可是他們還希望依靠飛機從附近各飛機場作空中運輸的供給來支持下去，打算坐守到自己軍隊的新的大舉進攻，當時德寇正儘可能從各方面調集軍隊來準備新的進攻。

但是，在這個時候根據我們最高總司令部底命令，其他各戰線也發動起來了，於是敵人的後備兵力

就從這一條戰線到那一條戰線奔馳不息。斯大林格拉底軍事動作發展成爲許多軍事動作了，這些動作都是對斯大林格拉軍事動作的輔助，同時，又各有其巨大作戰目的。中部戰線，南方戰線，沃龍涅什戰線都開始進攻了。西南戰線對於整個頓河流域中部敵軍的猛烈打擊，把敵人防線完全粉碎了，擊潰了意大利軍隊，以及許多德軍和羅軍師團。

這是獲得了堅決結果的戰鬪。可以肯定說，從斯大林格拉到米列洛沃整個區域中的所有敵軍都被消滅了。都被俘虜和粉碎了。佔領了從沃龍涅什到羅斯托夫以及從斯大林格拉到達清斯卡雅的鐵路上各最重要的車站，癱瘓了所有敵人的根據地。肅清這個區域以後，就破壞了德軍飛機場的根據地，法西斯空軍被驅逐到離開斯大林格拉很遠的飛機場上去了。

派遣了幾個坦克部隊在敵後游擊，這些部隊在達清斯卡雅車站附近的飛機場上奪獲了經常由此飛往斯大林格拉的三百五十架敵機。空中的情勢大大改變了。在斯大林格拉和米列洛沃間的地帶上把敵人完全肅清了，於是，在被圍於斯大林格拉附近的希特勒軍隊與其深遠的後備軍之間隔離了一個廣闊空間——一切戰爭戰略底偉大因素。

* * * * *

向巴烏斯底軍隊提出了最後通牒。最後通牒被拒絕了。在希特勒看來，他的威名比幾十萬兵士底性命還更貴重些。

德軍指揮部就在這裏也對自己兵士實行欺騙手段，在命令中肯定說，援兵快到了。軍官們進行不斷的宣傳，斷言援兵已在路上，頓河流域在二月間就要開春了，只須支持很短的時候。

隨後，軍官們宣佈說，曼施頓到頓河流域中部去了，需得支持到他回來的時候。第十六坦克師師長提醒他的兵士們說，他們會渡過更困難的時間（指羅斯托夫附近的失敗而言），現在也應當忍耐。第三摩托師師長提醒說，該師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現在也不會被打敗的。

預許解圍的日期——聖誕節過去了。新年也過去了。而救援還是沒有消息。連狗和貓都吃盡了，可是忽然傳出一種謠言說法西斯蒂底「衝擊」團已到卡拉契。拚命用獎賞和昇官進職來安慰兵士。兵士們繼續等待着，相信會發生什麼怪事，會由「容——五十二」武飛機送來一種什麼新武器。無論兵士、軍官或將官們都害怕對於他們從戰爭第一天起到最近以來所幹萬惡罪行加以報復。

甚至在最近時日，德國人還把軍事俘虜營放置在陣地前緣上，他們知道，因此我們就不會射擊這個區域。蘇聯砲兵在測遠器裏看見我們的人在鐵絲網圍繞着的露天圈子裏彳亍地走着，看見疲弱不堪的人們極力掙扎爬起來，又倒下去了，看見有幾十個俘虜倒在露天雪地上毫不動彈。德寇知道我們的戰士們已經走過了這樣的墳場，也看見了這個墳場，就害怕戰士們對他們的懲罰。

* * * * *

我軍在德寇拒絕接受蘇聯指揮部所提最後通牒後，就準備實行消滅敵人的工作。通夜調集步兵、坦

克，特別是礮隊。坦克、汽車底轟隆聲震動了廣闊的草原，一切都活躍起來了。敵人卻藏在洞穴裏靜寂無聲。令人發生了一種感覺，好像法庭在審判以後，向萬惡滔天的敵人宣告了公正的，鐵面無情的判詞。敵人決不能逃掉懲罰的！敵人已完全暴露出來了，不僅是紅日當空的白天，而且在夜間也是月明如畫，可以把敵人看得清清楚楚。

在這天夜裏令人想着將來希特勒及其親密伙伴也同樣被扼緊在圈子裏，捉起來，提到人民法庭面前受審的日子。而暫時在斯大林格拉附近的法庭面前卻站着有他的傭僕。他們已被發覺，已被拿得真贓實據定罪宣判了，我們可以根據奪獲的文件向住在離麥登城東北六公里的葉加切林諾夫卡村裏的集體農莊莊員冊得列也夫說，在被圍敵人中有兩個匪徒曾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日闖進到他的家裏，強姦了女子，搶去了衣服、布匹、襯衣等，過幾天後，又在那裏強姦了一個十五歲的姑娘。我們可以向十八歲的幼女布里揚諾娃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加里寧城企圖侵害她的貞操，連開三槍打死了她的母親，並把屍首拋到院子裏（因為她保護自己的女兒）的那個希特勒匪徒也在被包圍之中。這裏簡直整師整師都是強盜土匪和殺人兇犯。

我軍戰士們在不斷的戰鬥裏奪得了執行判決的光榮。我軍戰士們經過了與這些德軍師團作戰的長遠困難途程。有許多人的家庭陷落在被這些師團佔領的區域裏，有許多人帶着以前和德寇作戰所受創傷的痛苦，帶着在戰線上遭受損失的悲傷以及因戰友陣亡而感到的無限悲憤來到這裏。

蘇聯戰士們特別厲害地感覺到偉大公正的戰爭目的的時刻到來了，他們正是爲這些目的而犧牲，而拚命努力，爲這些目的而學到高度軍事藝術的。那邊，在幾公里的前面，通過明亮的夜間，隱約看見期待的斯大林格拉，敵人卻在它的前面。報仇的時刻已經到了。

* * *

到拂曉時，軍隊底集中已完結了。幾百門大礮都把礮身翹起朝向天空了。坦克擺成半圓形停在草原上一望無際。它們等待着信號。在坦克旁邊有許多自動槍手站着，舉目望着敵人佔領的高地，這是他們將要首先衝進去的地方好替步兵開闢道路。步兵臥在前面很遠的雪地上，已進爬進到敵人最前面的工事地帶，準備猛撲。

第一批礮聲終於響起來了，很快，各種口徑的大礮響聲溶成一片轟鳴。幾百個礮準確地接連不斷拋去成噸成噸的鮮紅鋼鐵。隨後，近衛軍迫擊礮底響聲也與礮隊尖銳的轟擊聲溶合起來了。在迫擊礮聲之後明顯看見一羣一羣的雷彈飛向空中，拖着好像一條狐狸尾巴似的火帶，如同一羣飛鳥般向前飛去。在敵人區域中有一團一團的煙霧騰向天空，有時工事底碎片四下飛着，德軍兵士紛紛奔逃，倒在地上。

在舉行礮攻後，步兵、坦克和礮兵就向前進攻了。德寇無法阻住他們。礮隊夾在步兵戰鬪隊伍中一同前進，轟擊敵人障礙和人力。我們礮兵英雄們發現了目標就把大礮拖向前去，有時在敵人礮火下沿着深雪地面把大礮拖行幾公里遠，在消滅目標之後又繼續前進。

我們的步兵也是敵人無法阻擋的。在去年的時候，德寇還會把我們步兵阻住在鞏固據點前面，而用後備兵力反擊我軍衝進了抵抗據點間隙地上的步隊。現在德寇的後備兵力一天一天少起來了，而主要是如他們自己所承認的，今年俄國步兵單靠抵抗據點是阻不住了的。需要有連續不斷的工事防線。德寇建築了這樣的防線，可是我軍突破了它，衝入後方而從側面攻擊去消滅敵人。

德軍指揮部在這裏又失算了。被圍區域如像一條袋子似的突向西方。照邏輯說來，似乎俄國軍隊又會分成兩路從南北兩方與斯大林格拉附近窩爾加河平行，相向而趨舉行進攻，而把這個袋子齊頸割掉。可是頓河戰線指揮部卻決定了從四方八面進行攻擊。楚依科夫所指揮的第六十二集團軍從東方一步一步的把德寇驅出斯大林格拉；另外幾路卻從北方，西北方，西方，西南方和南方進攻。敵人不知道那裏是主攻方向。他從各隊伍中挑選出來特別編制的擔任反擊的部隊，從這一方到那一方，跑來跑去，到處碰着打擊好像一顆彈子似的，被打得在彈子臺掉上滾個不停。頓河戰線指揮部當某一方向的進攻獲得勝利時，就迅速調遣兵力到那裏去，把大礮和坦克集中到那裏去擴大這個勝利。

敵人在我軍礮兵和各步兵師團打擊之下往後退卻了。在高地和深谷裏到處都有敵人屍體狼藉，但還是繼續掙扎着。

德軍指揮部日益頻繁地發出『企圖投降者就實行槍斃』的威脅命令。在命令中要求殺一警百的不只是對兵士，而且對軍官也是一樣。法西斯蒂懂得我們與他們的鬭爭是生死的鬭爭。但是，已被判決的敵

人是無法逃命的。二月二日斯大林格拉近郊有歷史意義的搏戰結束了，我軍獲得了完全勝利，敵人被完全消滅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德軍在西方戰線上遭受了致命的打擊。德國人把八月八日叫作「德國底黑道日」。現時在斯大林格拉是紅日當空的白天和光明如晝的夜晚。雪白的草原，從敵人手中收復過來的自由自在的草原廣袤無邊地展開於勝利者的面前，斯大林格拉的面前。勝利底歡聲震動四野，而德國俘虜把德軍在斯大林格拉附近被粉碎的日子叫作「德軍底黑道日」。

可是，還有許多德軍黑道日到來的，定會到來的，它們將使德寇遭受完全粉碎並被逐出我們祖國境外。

我們這裏從戰士到將軍，大家都抱着這樣的信念。這個信念是基於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保證紅軍以粉碎敵人所必須一切的國家和人民力量上面的。這個信念是基於相信最高總司令底英明領導，這個領導使我們在斯大林格拉有歷史意義的搏戰中獲得了在軍事藝術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勝利。

寫於斯大林格拉。

沙麗城——斯大林格拉

葛洛斯基曼著

葛洛斯基曼是「史吉邦·柯里居根」等名著的著者。蘇聯衛國戰爭時期，文學批評界對於他的中篇小說「人民不死」，小說集「史大林格勒」和「關於兵士靈魂的短篇小說」特別注意。

當你想到這個城市經歷的途程，想到在蘇維埃國家最初困難時日落在它身上的嚴酷而高尚的重擔，那你馬上就可以想像到沙麗城底性格和命運基本特點。城市也如人一樣各有各的命運。沙麗城——斯大林格勒是屹立於偉大窩爾加河南北分界要衝上的城市，在它的背後是卡查赫斯坦底沙漠和草原，它做開廣闊胸膛向着西方，向着頓河和庫班河流域的豐富糧食產地，傲然負起在人民命運中生死關頭充當革命堡壘的重責。

當沙麗城抵擋着敵人的逼攻而不讓南北兩方衝來的黑暗勢力匯合起來，又好像一把巨斧似的伸在自西而東闖來的德國人頭上的時日，已過了二十四年了。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建設時代。在古木拉克，沃羅包諾夫，別克道夫卡附近的戰壕上蓋滿了深草了。原來被卡車壓得光亮的地方長起樹木來了。參加過沙麗城防衛的老年工人已經去世了。那時年輕力

壯的工人義勇軍戰士，現在都鬚髮斑白了。而那些赤着腳在冒煙的紅軍兵士廚房裏跑來跑去的小孩子，檢拾彈殼在那些打過仗的地方作戰爭遊戲的小孩子，現在已經成了成年人，家主，蘇維埃國家底大人物了。他們的生活命運底代表者，他們飛快從貧苦工人的陰暗地下室裏昇到文化高峯的代表人，便是斯大林、格拉底、青年、赫里宗諾夫。他是「久莫」工廠銼匠底兒子。赫里宗諾夫底銅像，這個有天才的飛機師和指揮官底銅像聳立於斯大林、格拉底、河街上窩爾加河的高空中。

斯大林、格拉底人的長進是非常迅速的，這個城市本身在蘇聯和平年代的長進也是非常迅速的。在巨大的捷爾仁斯基、拖拉機工廠，「紅色十月」工廠，「街壘」工廠裏有幾萬工人工作着。建立了造船場和斯大林、格拉底電站，改造了許多老企業，出現幾十個新工廠。本世紀初葉，在城市裏僅有兩個中學，一個圖書館，一個孤兒院和四百個酒館，經過二十年的蘇維埃生活後，發生了許多優美完善的，有著名教授擔任教師的專門學校——機械、專門、醫藥、專門、高級師範學校，在其中肄業的共有一萬五千餘學生，創辦了幾十個工藝學校，幾百個中小學，圖書館和博物館。

原來城市裏塵霧蔽天，飛沙障日，現在到處都修築柏油路了。在城市周圍培植了寬至二十公里的樹木園，幾百公畝的果園，楓樹和栗樹的蔭道。原來是樓房低矮，街道彎曲的城市，現在卻成了建築輝煌，白色房屋高聳天空的城市，有廣闊的坪場，其中樹立着紀念碑塔種着綠樹花草的城市。

晚間在窩爾加河上望着斯大林、格拉底好像一根六十公里長的明亮電光照耀着的彩帶。商店、戲園、電

影院、馬戲園、飯店底彩色廣告燦爛奪目。無線電廣播的音樂在很遠的窩爾加河上都可聽到。城市是全國的驕子，是全國的愛兒，——的確，斯大林格勒已變成了我國最華美的城市之一：變成了勞動和科學的城市，有廣闊的空間炎熱的日光，新鮮的窩爾加河空氣，俄羅斯自由的城市。當滿坐參觀人的輪船航近到窩爾加河岸這個華美雪白的城市時，在甲板上休息的人們不僅看見在太陽下閃耀着的千千百百的窗戶和青綠花園，而且還看見拖拉機廠、「紅色十月」「街壘」三個巨大工廠吐出的漆黑煙霧。他們看見在煙霧朦朧的工作間窗戶裏，閃爍着火花四射的鐵流，聽見好像大海波濤似的沈重轟隆聲。這是紅色沙麗城，這是斯大林格勒提醒人們說，它知道自己充當窩爾加河上俄國堡壘的命運，又準備在人民命運中生死關頭擔負起困苦而足以自豪的重責。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共產主義」師和「莫洛卓夫——頓涅茨」師的各礦工團，遵照軍事委員會底命令，在沃洛博諾夫附近的中部戰線上轉為進攻；他們拚着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打退了向城市逼攻的敵人。恰恰經過二十四年後，也是八月二十三日，在下午五點鐘時，有八十輛德軍重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隊伍向斯大林格勒人底愛兒——拖拉機工廠衝來。同時百架敵人轟炸機猛炸斯大林格勒住宅區域。這是向東方，向窩爾加河岸猛衝而來的法西斯寇軍之第一次逼攻。

城市到處起火了，煙霧彌漫，火光冲天。好像沒有過二十年和平勞動，好像在第一次德寇佔領烏克蘭和頓河流域與第二次進犯我國之間沒有過這二十多年間隔似的。紅色沙麗城——斯大林格勒這個賦有

美妙而艱辛命運的城市又屹立在戰鬪的煙霧和轟隆聲中。

一九四二年八月德寇逼攻的力量，甚至不能拿一九一八年克拉斯諾夫匪軍進攻的力量來與之比擬的。許多坦克師團底衝擊，幾千大礮和迫擊礮的猛烈火力，空軍殘酷的轟炸，甚至在最近戰爭歷史中，未必能找到類似這樣打擊力量的。幾十年來作戰的方法全都改變了。一切都成了更巨大，更猛烈，更迅速的。只有一件事情沒有改變，這就是奮起保衛斯大林格拉的，好像不是另一代人，而是先前一樣勇武剛毅的偉大人民底心。

聶爾曼，盧得涅夫底心，亞拉比也夫底心並沒有在二十四年前停止跳動！當八十輛德軍坦克突然衝進拖拉機工廠邊區，而幾百架飛機轟炸城中住宅區域的危急時刻，拖拉機工廠和「街壘」工廠底工人仍然繼續自己的勞動。在頭一天夜裏有幾百工人攜帶自動槍，重機關槍和手機關槍在工廠北面邊區地帶佈防了。他們與打退德寇坦克隊的薩爾奇中尉所指揮的重迫擊礮營並肩作戰。他們與用一半礮位射擊德寇俯擊轟炸機，另一半礮位轟擊德寇坦克的格爾曼中校所指揮的高射礮手們共同殺敵。

有時當炸彈爆裂的轟鳴把一切聲音都湮沒了，格爾曼中校覺得佈置在前面的斯維司統中尉所指揮的礮連被德寇空軍和坦克的共同攻擊所毀滅了。可是過一會，又聽見高射礮發出的平勻的射擊聲。這一礮連與指揮處斷絕聯繫，支持了整整一晝夜。八月二十四日傍晚時三個戰士把受傷的指揮官擡出來了。他們就是唯一保全了性命的人。所有礮手通通陣亡了。可是敵人第一次的逼攻被打退了。德寇沒有能馬不

停蹄地佔領城市。開始了在近郊，在城市街道上，在廣場上，在工人村裏，在斯大林格拉各巨大工廠內的殘酷戰鬥。

在斯大林格拉城裏進行戰鬥已經兩月有餘了。在蘇維埃國家底歷史篇幅上用金字永不磨滅地記載了幾十幾百戰士和指揮官底名字，如像打退敵人重坦克隊衝鋒的三十三個英雄底名字，工人志願兵托卡列夫和玻立可夫底名字，反坦克部隊政治委員克雷洛夫底名字以及許多飛機師、坦克手、射手、迫擊砲手底名字，鎔鐵女工科瓦列娃底名字，和中士巴甫洛夫底名字，他率領一班人守住斯大林格拉某廣場旁的一座房屋已有五十日之久。在正式戰報上把他防守的這座房屋叫作「巴甫洛夫房屋」。斯大林格拉就是支持在這些人們的鮮血，他們的意志，他們的英武精神上屹立不搖。

窩爾加河岸的堡壘經受住了嚴重的考驗。負起充當俄國革命堡壘之困苦而足以自豪重責的城市，在蘇維埃共和國頭一年裏能阻住敵人逼攻的城市，現在它的第二十五年時，又在偉大保衛祖國戰爭進程中起着有決定意義的作用。

你看，它躺在瓦礫廢墟中，有些在吐煙呼氣，好像尚未僵硬的身體，有些已是冷冰冰，陰鬱鬱的了。晚上月光照耀着崩塌了的房屋，照耀着被砲彈轟斷了的四分五裂的樹樁。空洞洞的柏油坪場在冷碧的月光下閃爍發亮，好像蓋滿了冰層的湖泊一樣，坪裏被爆炸彈炸成的一些巨大窟窿，又黑得好像冰目似的。被砲彈擊毀了的工廠工作間默然沒有聲響了，煙囪不冒煙了，原來裝飾工廠院子底花壇好像墳墓

似的屹立着。

城市死亡了麼？沒有，城市是活着的！它晝夜不息地勞作着。甚至在短短一刻的靜寂中，在每個被破壞了的房屋裏，在每個工廠工作間裏，都過着緊張的生活。射擊神手們的銳眼，監視着敵人；穿過斷壁殘牆間的交通道路，運送礮彈、雷彈和子彈箱；站在房屋頂層上面的觀察員捕捉敵人的每一舉動。指揮官坐在地下室裏低頭看着地圖，文牘員抄寫戰情報告，政治工作人員向戰士們作報告，翻閱報紙，工兵們勤勞不息地作他們的危險事業。

看來，好像是空無人蹤，死氣沈沈的廢墟。忽然德軍坦克慢慢地，悄悄地從暗角裏爬來，馬上就有晝夜不眠的穿甲槍射手向法西斯坦克射擊。德軍機關槍射手爲了掩護坦克，就從房屋窗戶裏，向隱身在磚牆後面的穿甲槍射手開火。我們坐在鄰屋二層樓上的射擊神手，爲了掩護穿甲槍射手，就向德軍的機關槍集射擊。大概德國人被打傷了，或者被打死了，——機關槍默不作聲了。立刻就聽見德軍發出雷彈的爆炸聲，而射擊神手隱身的那座房屋底牆上，就飛起一塊一塊的紅色碎磚。我們的觀察員把德軍迫擊礮連的所在地報告出去，於是原來在房屋窗戶裏，在大門裏靜候着的蘇維埃大礮，就開火了。德軍坦克逃走了，又向屋角後退去了。射擊神手，穿甲槍射手，輕團礮就各自改換陣地。這就是稀有的時刻間的靜寂。

而在最大部份時間裏，房屋、廣場、工廠卻是火光熊熊，炸聲隆隆。現時在斯大林格拉過活是不容

易的。

我面前擺着一張用鉛筆寫滿了的破紙。這是某營部不久以前收到的一個連長寫的戰情報告。請看這個報告原文吧：「時間，十一點半鐘。費多謝也夫近衛軍上尉。我把敵情報告如下：敵人力圖包圍我連，不斷的把自動槍手派到後方來，但敵人所有企圖都未得逞。近衛軍戰士是不退卻的，那怕戰士和軍官們通通英勇戰死，也不讓敵人通過我們防線一步。就讓全國都知道步兵第三連吧，當連長留得活命時，法西斯匪徒是走不過去的。第三連連長處在緊張的環境下，他自己身體有病，耳被震聾，體弱無力。頭發暈，腳站不穩，鼻孔流血。不管所有這一切困難，第三近衛連戰士是決不退卻的。我們願作為斯大林城戰死的英雄，讓蘇維埃領土成為敵入底墳墓。我相信我的戰士和指揮官都是堅決可靠的。」

真的，偉大的城市沒有死！我軍沈重大砲的轟隆聲震動天地，戰鬪的猛烈仍是兩月以前一樣。在斯大林格拉的房屋裏，有幾萬活躍的心房，平勻地、有力地跳動着，——這就是斯大林格拉的工人，頓涅茨河一帶的礦工，高爾基、烏拉爾、莫斯科、伊萬諾沃、維亞得卡和皮爾姆的工人和農民底心。德國人底衝鋒就碰在這些鐵一般的心上而粉碎了。這些心是世界上最忠實可靠的。

斯大林格拉從來沒有像現在變成了瓦礫廢墟時這樣偉大壯麗，全世界愛好自由的各族人民都對它肅然起敬，稱揚不已。斯大林格拉活着。斯大林格拉正在戰鬪着。

寫於斯大林格拉

斯大林格拉近郊的白晝和夜間

西蒙諾夫著

西蒙諾夫（一九一七——）他生在一個工人的家庭裏。他的詩作第一次於一九三四年發表在一本青年作家的集子裏。這位年輕的才華豐沛的詩人的文學生涯是多方面的，不僅以詩人的姿態出現，並且也以劇作家、批評家、速寫家的姿態出現。在戰爭時期，更曾擔任軍事通訊員。對希特勒德國戰爭時，西蒙諾夫以軍事通訊員的資格到前綫去。他從前綫寄發他的速寫和詩。在紅軍的「紅星報」上他發表了幾篇很長的通訊，描寫紅軍的作戰情形。他的新書軍事速寫題名「從黑海到巴倫次海」。

凡是到過這裏的人，都會留下永遠不忘的印象。過了若干年後，我們談到「戰爭」這個名詞而開始回憶時，馬上就會在眼前現出斯大林格拉，現着火箭發出的火焰，焚燒房屋的霞光，在耳邊重新發生連續不斷的沈重的爆炸聲。我們會嗅到窒人的煙氣，聽到燒得通紅了的房頂鐵皮發出的殷殷的炸裂聲。

德國人包圍了斯大林格拉。但這裏所說的「斯大林格拉」，不是單指城市底中心區域說，不是單指列寧街說，甚至不是單指包括城市邊區說，而是指沿窩爾加河六十五公里長的全部廣大地域，指全城及其近郊包括工廠區域及工人市鎮而言。這是由許多小城市組成的一個大城市，蜿蜒於窩爾加河灣上。可

是這個城市已經不像我們從前乘船航行窩爾加河上所看見的那樣了。已看不見有如山巒似的一羣高過一羣的白色房屋了，已看不見輕巧美麗的窩爾加河碼頭了，已看不見河緣坦道和道上接連不斷的浴場、木亭、小舍了。現在這個城市已經是煙霧朦朧，火焰晝夜不熄，灰燼時刻飛舞天空。這是經過了戰鬥鍛鍊的武士城市，有許多自造的堅固碉堡，有無數留下英勇餘痕的廢墟瓦礫。

斯大林格拉附近的窩爾加河也不是我們以前看見的窩爾加河了，以前河上那種深邃而靜寂的流水，太陽照耀着的廣闊的河幅，穿流不息的輪船，像整條街道似的木排，連綿不斷的駁船隊都消失了。現在斯大林格拉附近的窩爾加河是一條戰鬥河。河緣坦道上鑽了無數窟窿，炸彈落入河中掀起沈重的水柱。許多載重的大船小艇，前前後後經過它開往被包圍了的城市。在河上只聽得一片格格的武器聲，昏暗的流水襯着受傷者血跡斑斑的綑帶。

白天在城市裏有東一所西一棟的房屋着火，夜間蒙着煙霧的紅光映遍天際。炸彈轟轟，礮聲隆隆，不問白天黑夜，把大地震撼得顫抖不停。在城市中老早就無所謂安全地點了，可是在這些陷入包圍的時日中，人們已習慣於危險了。城市中火神猖獗。許多街道久已化成瓦礫灰燼，另一些街道被飛機炸彈鑽得穴窟遍地。有些還留在城中的婦女兒童都隱身於地窟和在通到窩爾加河的深谷中挖掘的洞穴裏。德軍整月衝擊城市，企圖無論如何都要把它佔領。街道上躺着許多擊毀了的轟炸機殘骸，空中時刻炸裂着高射礮彈，然而飛機轟炸仍然是沒有片刻的間斷。圍城的敵軍力圖把城市變成不能過活的地獄。

是的，在這裏是很難過活的，天在頭上熾燃着，地在腳下顫抖着。看到昨天還是人們安居樂業的房屋，現今牆壁開着大洞，窗戶燒得精光，真令人憤恨填胸。被德國人在一艘輪船上放火燒焦了的許多婦女兒童屍首，躺在窩爾加河邊沙灘上，喚起人們報仇的決心。

是的，這裏是很難過活的，甚至不僅如此，在這裏如不活動，簡直是不能過活的。但是，若在這裏作戰過活，殺德寇過活，那是可以的，是必須的，我們也定要這樣來過活，好在煙、火、鮮血中來保護這個城市。要是死神臨到了我們頭上，那末，光榮也就在我們的跟前；它成了我們在住宅化成瓦礫，孤兒啼泣不已中的姊妹了。

晚上，我們佇立在城郊。前面橫着廣闊的戰場。噴煙的崗阜，吐火的街坊。南方天色如往常一樣，很快的黑暗起來。近衛軍迫擊砲隊所放雷彈底火光衝破漸漸籠罩一切的藍黑煙霧。德軍放射的警號火箭，白光閃耀，騰入高空，構成一個巨大的圈子，指明着戰線的前緣。戰鬥在夜間繼續不停。又聽見沈重的轟隆聲：德軍轟炸機又在我們背後城市中拋擲炸彈。一分鐘前在我們頭上有飛機的鳴鳴聲自西而東，現在又聽得鳴鳴聲自東而西。我們的飛機向西飛去了。它們在德軍陣地的上空掛上了一長列放射黃光的照明『燈』，而炸彈就在這些『燈』光照耀着的地面上不斷地炸裂着。

約莫一刻鐘久的相當靜寂，——其所以叫做相當的，是因為時時聽到有隱約的大砲聲在南方北方繼續響着，前面陸續發出乾澀的自動槍聲。可是在這裏，這就叫做靜寂，因為另一樣的靜寂，老早就不會

有過了，——但總要把某動狀態叫做靜寂的呵！

在這樣的時刻，不由的倏然回憶到在這些時日中所看見的全部景象，人們臉上現着的或是疲勞過度，或是興奮激昂的神色，以及他們失眠的憤怒的眼光。

我們是晚間渡過窩爾加河的。一團一團熾燃着的火光在昏暗的夜空中已經變成通紅的了。我們乘坐的渡船裝載過重：裝有五輛滿載軍火的汽車，一連紅軍戰士，幾位在救護處工作的少女，以及我們一行人。渡船在煙幕掩蔽下航行，但渡河的時刻總還覺得是很長的。我旁邊有一位年約二十左右的軍醫助手坐在渡船邊緣上，她是烏克蘭人，姓畢仰，名叫維克托麗雅。她到斯大林格那邊去已經是第四次或第五次了。

這裏是處在包圍中，撤退傷兵的常規已經改變了？通常形式的救護機關在這個大火冲天的城市裏已經無法安置；醫生助手，看護婦每救出若干傷兵後就親自把他們直接從前線擡着穿過城市，載上划子或渡船運往對岸去，然後又轉來救護那些期待他們援助的新受傷的人。維克托麗雅原來與我的一個同伴是同鄉人。他倆有一半路程是爭着回憶他們的故鄉涅普洛彼特洛夫斯克城，該城的街道，我的同伴住過的那座房屋，維克托麗雅在其中學習過的那所學校。他倆這樣無微不至地回憶着他們生長的城市，令人覺得，他們心坎中是沒有把這個城市讓給德國人的，並且永遠不會讓給德國人的；不管這個城市發生了怎樣的變動，現在是，而且永遠會是他們的城市。

渡船已經快到斯大林格拉岸邊了。

——每次總還有些害怕走上岸去，——維克托麗雅忽然這樣說道。——你看，我已受過兩次傷，有一次受傷很重，但我總不相信我會死，因為我還年輕得很，可說完全沒有見過世面。我怎能忽然死掉呢？

在這一剎那間，她那圓圓的眼睛中露着愁鬱的神色。我領會了，這是真情：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就已受傷兩次，已打了十五個月仗，並且已第五次過到斯大林格拉這邊來，當然是很可怕的一回事。前面還有如許多的憧憬——全部生命，整個愛情生活，也許甚至第一次的接吻。——誰能知道呢！竟然在夜裏，在前面是一片轟隆聲和火焰熊熊的城市時，一個二十歲的女郎已是第五次的走到那邊去。但雖然是可怕的，畢竟還是要去的。約莫過十五分鐘後，她就要穿過正在熾燃着的房屋間，走到某條城郊街道裏，在炸片般般叫着之下從瓦礫廢墟中救出受傷戰士，把他們運過河去，要是運到了，那末她又第六次地轉回到這裏來。

已經到了碼頭上，接着是上山的陡峭坡面，馬上聞到燒焦了的房屋發出窒人氣味。天是黑的，但房屋所剩下的骨架比天還黑。房屋上殘存的飛簷，坍塌了半截的牆壁聳立於天空中，當着遠方某處閃爍着炸彈爆裂的光焰，而黑色的天空頓時紅豔起來時，這些殘簷斷壁好像堡壘底雉堞一般。

這也的確是一座堡壘。某個地下室裏駐有一個司令部。在這裏，地下是司令部通常有的忙碌工作的

場所。因失眠而臉色青白的擔任電報生的女子，繼續不停地敲着她們的發報匙；灰塵滿臉，被塌下的牆上石灰弄得面目粉白的交通隊軍官們迅步走着。只是在他們報告中所寫的已不是標有號碼的高地，不是崗阜和防線，而是街坊、村莊底名字，有時甚至是某某房屋。

司令部和連絡樞紐都深藏到地下去了。這是防衛底神經中樞，它不應蒙受意外的危險。人們都疲倦了，他們失眠的眼睛是沈滯的，他們的臉色是鉛青的。我想抽煙，試試擦着火柴，每根都是一轉瞬就熄滅了，——在這裏地下室中氧氣是很少的。

晚上，我們乘坐一架打壞了的小汽車，從司令部摸索到一個指揮處去。在一長列擊壞燒毀了的房屋中有一座尚是完整的屋子。從大門裏駛出幾輛滿載麵包的馬車轟隆響着：在這所殘存的房屋中設有一個麵包作坊。城市在生活着，而且不管怎樣都要生活着。馬車沿着街道走去，忽然軋的一聲停下了，那是因前面某個角上倏然閃着雷彈炸裂的光焰。

清晨。頭上懸着一塊方方的藍蔚天空。在一所尚未造好的工廠房屋中駐有一個旅部。這條街道朝北向着德軍方面是迫擊砲火射擊的地帶。以前也許有民警站在那裏指揮行人應當在那裏穿過街心的地方，現在卻有一個自動槍手隱在一扇斷牆下面，指點行人，某處街道低斜，某處可以不使德國人看見穿過街去，以免暴露旅部的駐在地。一點鐘前，站在這裏的那個自動槍手被打死了。現在這裏站着另一個自動槍手，照舊在這個危險的崗位上「指揮街道交通」。

天色完全明亮了。今天是紅日當空的日子。快到正午了。我們坐在觀察處的軟絨椅上，因為這個觀察處是設在一所房屋五層樓上某工程師陳設華美的住宅中。樓板上放着從窗臺上取下的幾隻花盆，而在窗臺上卻安上了一架測遠器。測遠器在這裏是用來作遠方觀察的，而所謂前線陣地是可以從這裏用肉眼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看，在村落盡頭房屋前有幾輛德軍汽車走着，一個乘摩托車的人急駛而過，跟着又出現了幾個步行的德國人。忽然有幾顆我們的雷彈在那裏炸裂着。一輛汽車在街心停住了，另一輛慌忙閃近屋旁駛去了。馬上就有德軍雷彈應聲而起，飛過我們頭上擊到附近某所房屋上去了。

我離開窗前走到屋子中央的桌子前。桌子擺着一隻花瓶，插着幾朵乾枯了的花，旁邊放着幾本書和散亂地堆着的幾本學生筆記簿。其中一本底封面上有兒童的筆跡，在格內整整齊齊寫着的「國文本」幾個字。是的，這所房屋中的生活也如其他許多房屋中的一樣，突然弄得破碎凋零了。可是原來的生活是要恢復的，而且一定會恢復的，因為正是爲此，我們的戰士才在瓦礫和火焰中拚命搏戰，雖死不辭。

又過了一天，又過了一晚。城市中的街道更加空虛起來了，可是它的心臟在繼續跳動着。我們乘車駛到工廠大門前。有工人義勇隊員穿着外套或皮衣，繫着皮帶，好像一九一八年的赤衛隊一樣站在那裏嚴厲檢查證書。我們坐在一間地下室裏了。凡是留下守衛工廠和工作間區域的人們——經理，值日員，消防隊員，工人自衛隊員，——都在自己的崗位上。

現今在城市中已經沒有普通的居民了，——留在那裏的都是城市底防衛者。不管怎樣，不管工廠運

走了多少機器，工作間始終還是工作間，那些把自身生命中大好年華獻給了工廠的老工人們，是竭盡人力的可能而把這些工作間保衛到底的。在工作間中窗戶上的玻璃通被擊碎了，還聞到剛剛把火熄滅後的煙氣。

——我們在這裏沒有通通記載下來，——經理指着掛在那裏的木牌說道。他開始敘述，在幾天前有德軍坦克突破某地防線，極力向工廠衝來。這個消息傳到工廠裏來了。必須在夜晚前採取緊急的辦法來幫助戰士們堵住這個決口。經理把修理間的主任找來，命令他把那幾輛快要修好的坦克儘速修完。那些能修理坦克的人們，在這危急的關頭都能坐到坦克上去擔任坦克手。

當時就在工廠廣場上從那些自告奮勇的工人中編成了幾組坦克手：他們就坐上坦克，從工廠院子裏轟轟隆隆地開出廠門赴戰去了。他們是首先在通過一條小河的石橋上阻住闖來德軍的人。他們和德國人之間隔着一條深谷，坦克只有從橋上才能通過這條深谷。恰恰在這座橋跟前德軍坦克隊碰到了工廠工人開駛的坦克。

發生了激烈的砲戰。同時德軍自動槍手開始渡過深谷來。此時工廠就派出自己的步隊去抵抗德軍底步隊，——於是隨着坦克之後出現了兩隊工人志願軍。一隊是由民警局長郭斯糾成科和機械專門學校教務長巴申科指揮，另一隊則由工具製造間底匠師波坡夫和老熔鐵匠克里福林率領。在深谷的陡峭斜坡上進行戰鬥了，屢次實行肉搏。在這次廝殺中陣亡了工廠老工人康得拉鐵夫、依萬諾夫、沃羅亭、西蒙諾

夫、莫莫托夫、福明及其他人等，他們的姓名是現今全廠工人傳揚不已的。

在這一天，工廠村落底邊緣完全改變了面貌。通往深谷的各條街道上出現了街壘。建築街壘時利用了各種各樣的東西——鐵板，甲板，拆開了的坦克車身等等。正像以前國內戰爭時一樣，妻子搬運子彈給丈夫，少女們直接從工作間走到前線去救護受傷戰士，替他們綁紮傷口後，就連來後方。在這一天，陣亡了不少的人，可是全靠工人志願軍戰士底犧牲，才把德寇抵擋到夜裏，那時就有新的部隊起來堵住這個決口了。

工廠院子裏空虛了。風在擊壞了的窗戶裏呼嘯着。當附近有雷彈炸裂的時候，被氣浪衝碎的玻璃紛紛落到院裏的柏油坪上。可是，工廠如全城一樣英勇地廝殺着。如果說，對於炸彈、雷彈和槍彈，一般說來，對於危險是可以習慣的話，那末這裏的人們是完全習慣了。這種習慣的程度是任何地方都趕不上的。

我們沿着渡過一條溝壑的橋上走着。我畢生都不會忘記這種景象。這條溝壑在左右兩方都延長得很遠。滿溝都是人頭擠鑽，好像螞蟻一般，滿溝都掘着洞穴，排列得好像幾條街道。洞口都蓋着燒焦了的木板，爛布，——婦女們把凡是能替自家幼孩遮風蔽雨的東西都拿到這裏來了。當你看不見以前那種壯麗的街道，熱鬧的城市，而只看見許多這樣可憐的人們巢穴時，心坎中的痛苦真是難以言語形容的呵。又到了城郊，即所謂前線。被摧毀了的房屋所剩下的一片瓦礫，被雷彈鑽遍了的幾座不高的崗阜。

我們出於意外地在這裏遇到了一個人，他是月前報紙上曾作社論來頌揚過的四個英雄之一。那時他們會燒毀了十五輛德軍坦克，這就是四個穿甲槍射手：畢力可夫，薩莫依洛夫，阿雷尼可夫以及此刻我們在這裏意外遇着的這位波羅托。然而，其實那能說是意外呢？像他這樣的人，自然應當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現今正是像他這樣的人們保衛着這個城市。而且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保衛者，所以城市能不管一切困苦，在瓦礫、煙火、鮮血中支持着已是整整一個月了。

波羅托身體健壯，面頰廣闊，眼睛微眯，略帶狡慧的神色。當他回憶到他們擊壞十五輛敵軍坦克的戰鬪情形時，他忽然微笑說道：

——當第一輛坦克向我衝來時，我已經想着，末日到了，真的。隨後坦克衝到近前，忽然着火了，結果竟不是我的末日，而是它的末日到了。你看，我在這次戰鬪中捲過五枝煙，而且每枝都抽完了。噫，也許沒有抽完，——我不來撒謊，——但的確捲過五枝煙。在戰鬪中的情形是這樣，當可以抽煙的時候，你就把槍放開一些，捲煙抽着。在戰鬪中抽煙是可以的，只是射擊時不能落空，不然，落空一次，你就再不能抽煙了，你看，事情就是這樣……

波羅托是開口大笑，神色安靜的人，從他的視線中，表現出他是把自身兵士生活看得很清楚而抱有確信的，——這種生活有時可以休息一下，可以抽一抽煙，可是不能落空的。

保衛斯大林格拉的是有各種不同的人的。可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有如波羅托一樣安靜而自信的笑容，

堅定而不落空的軍人底手。所以城市始終搏鬥着，甚至在這處那處看來是無法支持了的時候，還是搏鬥着。

河緣坦道，——正確些說，坦道底殘餘，——燒殘的汽車骨架，擱在岸上的破碎駁船，偶爾得全的傾斜欲倒的小屋。正午時分，天氣很熱。太陽為密厚的煙霧所遮蓋。今天從早上起，德軍又來轟炸城市。只見一架一架的飛機時上時下地俯擊轟炸着。高射砲彈底炸裂佈滿天空：把天空弄得好像一張花點斑駁的灰藍色獸皮一樣。驅逐機嗚嗚不停地團團轉着。天空中的激戰一刻也不停息。城市不惜以任何的代價來搏戰，要是說這種代價過高，人們底戰績是嚴酷的，人們底痛苦是空前未有的話，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這是生死的決鬥。

窩爾加河的水靜靜地流着，把一根燒焦了的樹幹送到了我們脚下的沙灘上。樹幹上躺着一具溺死了的女屍，她那燒得屈曲如鈎的手指緊抱在樹幹上。我不知道，波浪把她從什麼地方沖來的。這也許是在輪船上燒死了的人們之一，也許是碼頭起火時的遭難者。他的面貌瘳瘳得不可辨認了，臨死時的痛苦一定是不可忍受的。這是德國人幹出的罪惡，在我們眼前幹的罪惡。讓他們以後不要在親眼看見這些罪行的人們面前討饒吧！在有了斯大林格拉的一切以後，我們是不會饒恕他們了的。

寫於斯大林格拉

主攻方向

葛洛斯基著

夜間，顯爾傑夫上校所率領的西伯利亞師各團佈置在防線上了。工廠底狀貌本來常是嚴肅的，可是世界上總難找到比該師人們在一九四二年十月這一天的早上所看見的情景更嚴肅些的。巨大而黑暗的工廠間，潮濕發光的鐵軌有些地方已經生鏽了，被打壞了的火車貨箱堆擠一塊，在大得像廣場一般的工廠院子裏有無數鋼管堆聚成山，紅色的鐵滓和煤渣堆積成阜，大得驚人的工廠煙囪上被德軍礮彈穿了許多大孔。在柏油坪上有幾個被飛機投彈炸成的黑色窟窿，到處躺着炸碎得像細薄布片一般的鋼片。

該師部隊奉命佈置在這個工廠前面。靠着又冷又黑的窩爾加河。兩團人防守工廠，第三團防守工廠村莊到窩爾加河邊的窪地。團裏的官兵們把它叫做「死窪」。是的，背後就是又冷又黑的窩爾加河，背後就是俄國底命運，該師部隊必須在這裏死守不退。

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時分配在兩條戰線上的力量，在去年只是用來壓擊俄國一國長至三千公里戰線的力量，而在今年夏季。今年秋天，就像一隻沈重的鐵錘單向斯大林格拉和高加索底頭上打來。而且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德國人又把進攻的壓力集中於一點。他們將在城市南部和中部戰區

的攻勢穩定下來，而把無數的迫擊礮隊，成千的大礮，飛機聯隊底火力都用來攻擊城市北部的戰區，攻擊這個聳立在工業區中心的工廠。德國人以爲人的血肉身軀決不能支持住這樣的緊張，宇宙間決沒有這樣的心臟，決沒有這樣的神經，能處在這種地爲之動，天爲之搖，鋼鐵爲之轟鳴的礮火地獄裏而不碎裂的。在這裏集中了德國軍國主義兵工廠所製造的一切殺人利器——超等重坦克和裝有放火器的坦克，六筒迫擊礮，施放榴散彈、爆炸彈，裝有汽笛在天空中嗚嗚叫着的俯擊轟炸機。在這裏，自動槍手發給有開花彈，大礮和迫擊礮使用燒夷彈。在這裏，集合了德軍的各種大礮，從小口徑自動的平射礮起直至沈重的遠射礮止。在這裏，晝夜都明亮，因爲被焚房屋的熊熊火光和放射的火箭沒有一刻停息。在這裏，晝夜都昏暗，因爲被焚建築物的煙霧和德軍所放的煙幕真是遮天蔽日。在這裏，轟隆的聲音，溶成了緊密的一片，好像大地和天空都在轟隆不已，而瞬間的沈寂，反使人覺得比激戰的轟隆聲還可怕些，還兇惡些。如果全世界都傾服俄國軍隊底英勇精神，如果全俄軍隊都讚嘆斯大林格拉的防衛者，那末，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本地，戰士們都帶着敬仰的神情說道：

——我們能算什麼！防守工廠的人們這才是哩！

「主攻方向」，這幾個字對於軍人是赫赫可怕的。在戰爭中再沒有更可怕的字眼了，而在這個陰鬱的秋天早晨，派去佈置工廠一帶防務的正是顧爾傑夫上校所率領的西伯利亞師，當然不是偶然的。西伯利亞人，身強力壯，性格嚴肅，習於寒冷和艱苦，賦性沈默，喜愛秩序和紀律，說話時則直爽激烈。西

伯利亞人是強幹可靠的。他們在嚴肅的沈默中拿鐵锹挖着堅硬如石的地面，在工作間牆壁上鑿開礮眼，掘築掩蔽壕、戰壕、交通壕。

顧爾傑夫上校是一個身體瘦削，五十來歲的人，一九一四年德俄戰爭時他從彼得堡技術專門學校第二年級退學去當志願兵。他那時充當礮手，和德國人在華沙附近，巴蘭諾維契附近和澈爾托里斯克附近打過仗。他生命中二十八年專一從事於軍事，打過仗，當過軍官學校的教練。他有兩個兒子都以中尉銜上前線去了。在遼遠的鄂木斯克留下有妻室和一個在高級學校肄業的女兒。在這莊嚴而緊急的時日，上校回憶起兒子、女兒、妻室和他所教練出來的許多年軍官，以及他全部勤奮儉樸的長期生活。是的，他所經常嚴肅地教訓自家兒子、學生和同事的那種軍事學、道德、義務底一切原則都應受到檢驗的時刻到了。上校帶着不安的神情望着他的兵士，西伯利亞人——鄂木斯克人，諾沃西比爾斯克人，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人，巴爾拿烏爾人，望着他命運判定要與之一塊抵禦敵人攻擊的人們。

西伯利亞師受過良好訓練後，前進到偉大防線上了。該師在開上前線以前經過很嚴重的教練。顧爾傑夫上校很仔細、巧妙、嚴格教練過部下戰士。他知道，不管軍事訓練如何嚴重，不管夜間衝擊，用坦克來回衝壓伏在戰壕裏的戰士，長途行軍的演習如何嚴重，真正的戰爭總還要嚴重若干倍，艱苦若干倍。他是信任西伯利亞師團底力量和堅定性的。他在路上檢驗過他們，在全部長途行軍中只發生一樁非常的事件：有一個戰士在火車行動時掉掉了一枝槍，他連忙跳下車，檢起槍，跑了三公里遠，跑到車站

來趕上開往前線的列車。他在斯大林格拉的曠原上檢驗過師團底堅定性，在那裏，沒有上過戰陣的人們很鎮靜地打退了德軍三十輛坦克的突然攻擊。他在開往斯大林格拉的最後行軍中檢驗過西伯利亞人耐勞忍苦的精神，那時他們在兩晝夜內走了兩百公里。但他還是顯着不安的神色望着那些站上了敵人主攻方向，主要防線的戰士們。

顧爾傑夫是相信部下的指揮官們的。參謀長達拉索夫上校，年少耐勞，可以在被爆炸得顫抖不停的掩蔽壕裏夜以繼日地觀看地圖，計劃複雜的戰鬪。他的直爽而嚴刻的評斷，他的正視生活，尋求戰鬪真理——不管這個真理是如何的苦惱，——的習慣都是建築在鐵般的堅信上。這個身材瘦小，面貌，兩手和說話都像農民的青年，具有一種不撓不屈的智力和精神。管理政治工作的副師長是一個具有堅強的意志，敏銳的思維，像禁慾主義者的謙謹態度的人；他能够在那怕是最鎮靜、最快樂的人都忘掉了笑容的地方，還是鎮靜如恆、快樂歡笑。團長馬爾克洛夫，米哈列夫和查莫夫是師長以之自豪的，他之相信他們，如像相信自己一樣。師裏戰士們說到查莫夫底鎮靜勇敢，說到馬爾克洛夫不撓不屈的意志，說到全團共愛的米哈列夫像父親一樣關心部屬，賦性溫柔，「和藹可親」，大膽無畏的優良品質時都表示無限的愛戴和讚嘆。但顧爾傑夫還是帶着不安的神色望着部下的指揮官，因為他知道什麼叫做主攻方向，怎樣叫做堅守偉大的斯大林格拉防線。

「堅守得住麼？抵擋得住麼？」顧爾傑夫縈迴考慮着。該師部隊剛一在斯大林格拉堅硬如石的地基

上掘好戰壕，該師師部剛一遷進在窩爾加河石壁上鑿成的洞裏，剛一把電線安好，剛一接通連繫指揮處和窩爾加河對岸礮兵陣地的無線電，漆黑的夜間剛一破曉的時候，德國軍隊就開起礮火來了。「容克—八七」式俯擊轟炸機在該師防地上一連轟炸了八點鐘，在八點鐘內一批一批的德軍飛機飛來飛去，沒有一分鐘的間斷；在八點鐘內汽笛不斷的叫着，炸彈不斷的響着——轟聲動地，炸毀那些磚石房屋的斷牆廢基；在八點鐘內高空中豎着無數的煙柱，舞着無數的泥團，炸片嗚嗚地叫個不停。誰聽見過飛機炸彈所震盪的空氣轟鳴，誰經受過德軍飛機十分鐘的猛烈空襲緊張狀況，那他就能瞭解無數俯擊轟炸機一連八點鐘的緊張轟炸是怎樣一回事。

在八點鐘內西伯利亞人用他們所有的武裝向德國飛機開火，當德國人看見這個火光熊熊，煙霧彌天的工廠地面上頑強地放着步槍，開着機關槍，打着反坦克槍以及高射礮有節奏的射擊，想必他們會要充滿絕望的情緒。德國人開放起沈重的圍迫擊礮和大礮來了。雷彈唏唏，礮彈轟轟，汽笛嗚嗚以及飛機炸彈般般聲溶成一片轟鳴。這樣一直繼續到夜間。紅軍戰士們在愁鬱而嚴肅的沈默中，埋葬了自己陣亡同志。這是第一天的喬遷後的情形。德軍大礮和迫擊礮通宵沒有停息。

顧爾傑夫這天夜裏在指揮處遇見了兩個離別二十多年的朋友。在離別時大家都是年青，尙無妻室，現在相會時已是鬚髮斑白，皺紋滿面了。他們三人中兩個是當師長，另一個是當坦克旅旅長。他們互相擁抱，周圍的人們——他們的參謀長和副官以及作戰科的少校，——就看見這三位頭髮斑白的人都兩眼

含淚。「真是命定，真是命定！」——他們說道。真的，在危急的時日，在火光熊熊的工廠房屋中，在斯大林格拉的廢墟中遇到幼年朋友真是一種如何凜然動人的事呵，他們既然重逢於履行崇高而嚴重的天責的時候，可見他們都是走着正確道路的。

德軍大砲的轟鳴聲通夜未停，太陽剛一出現照耀到德軍砲彈鑽遍了的地面時，馬上又出現了四十架俯擊轟炸機，汽笛聲又鳴鳴不已，黑色的煙塵雲霧又籠罩了工廠地面，工作間以及打壞了的車箱，甚至高聳着的工廠煙囪都沈沒在黑霧中。這天早上馬爾克洛夫團沒有停留在陣地上，它為預防德國人的堅決打擊，就走出掩蔽地，隱藏所，戰壕，離開了水泥洞和石窟而舉行進攻了。該團各營通過鐵滓山，通過房屋瓦礫，走過用花崗石建成的工廠管理處，走過鐵路軌道，走過城市近郊的花園。他們走着，在他們的頭上就懸着全體德國空軍所造成的地獄。鐵一般的風擊着人的臉孔，而他們還是繼續前進，這時敵軍一定充滿着一種迷信的害怕感覺：這些前來衝鋒的到底是不是人，他們是不是可以打死的呢？

是的，他們是活的人，是可以打死的。馬爾克洛夫團前進了一公里，佔領了新的陣地，鞏固了這些陣地。只有這裏的人們才知道，什麼叫做一公里。這是一千個米達，這是十萬個生的米達。夜間德國人派遣多過幾倍的優勢力量攻擊該團。一營一營的德國步兵向前闖來，一隊一隊的重坦克向前衝來，機關槍照着該團陣地不斷地灑着鐵雨。爛醉的自動槍手好像瘋子一般頑強地向前撞來。關於馬爾克洛夫團可歌可泣的戰鬪故事，會有那些僵臥陣地上的戰士們屍體來敘述，會有那些在當夜，在次日以及次日夜間

聽見過俄國機關槍噠噠聲，俄國手榴彈爆炸聲的朋友們來敘述的。關於這次的戰鬪的史詩是有被擊毀和燒毀的德軍坦克以及那些一望無際分排分連分營一列一列插在坟墓上，掛有德軍鋼盔的十字架來敘述的。是的，他們是可以打死的人肉身軀，並且他們當中很少人保全了生命，可是他們是盡了自己的天職！

到第三日，德軍飛機懸在該師頭上已經不是八點鐘，而是十二點鐘了。直到日落以後，它們還逗留在空中，「容克」式飛機底汽笛嗚嗚聲在黑夜的高空中叫着不停，又好像許多沈重的鐵錘，在那裏急急錘着似的，把爆炸彈向那煙霧冲天，光焰赫赫的地上投擲不已。從早至晚德軍用大礮和迫擊礮不間斷地轟擊該師陣地。在斯大林格拉區域中，德軍調集有一百個礮兵團。有時他們舉行礮火襲擊，夜裏則開着有準則的礮火，使人心神不寧。各迫擊礮隊也隨之一同工作。每天常有幾次這樣的時光，大礮、迫擊礮忽然不響了，俯擊轟炸機的壓力忽然消失了。顯着非常的靜寂。那時觀察員就高聲喊道：「注意！」於是擔任警戒的部隊就急忙拿起燒夷瓶，穿甲槍射手就打開子彈匣，自動槍手就用手掌擦拭着他們的槍枝，手榴彈投擲手就把手榴彈箱移近跟前。這種短短一剎那間的靜寂並不是休息，而是德軍衝鋒的前奏。不一瞬就有數百蠶輪底轟隆聲，地上摩托的嗚嗚聲報告說，坦克開動了，於是中尉高聲喊道：

——同志們，注意！左邊有敵軍自動槍手侵襲來了。

有時德國人闖近到三四十米達的距離，西伯利亞師的戰士們就看見他們的骯髒面目，襤褸的軍大

衣，聽見他們用半通不通的俄國話喊着嚇人的語句。而當他們慌忙竄退後，俯擊轟炸機和大礮、迫擊礮底火力又重新猛烈地轟擊着該師陣地。

我軍礮隊對於打退德軍攻擊是有莫大功勞的。一個礮兵團團長胡根費洛夫偕同各礮兵營連底指揮官常處在該師步兵營連的前線陣地上，而用無線電指揮礮兵陣地，於是佈置在窩爾加河左岸的幾十尊遠射礮便與步兵呼吸相應，同憂共樂。礮隊作過許多傳揚一時的事。它用火簾鋼屏掩護了步兵陣地。它把穿甲槍射手所無法對付的德軍超等重坦克摧毀得像紙紮的一樣。它像利刃般砍割那些緊貼在坦克鐵甲上的自動槍手。它轟炸了敵軍倉庫，把敵人迫擊礮隊炸得騰入天空。自開戰以來，步兵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斯大林格拉這樣覺得礮隊的協助和偉大的強力。

在一個月的過程中德國人對西伯利亞師團舉行過一百一十七次攻擊。有一天特別厲害，德軍坦克和步兵在這一中作過二十三次衝鋒。而這二十三次衝鋒都被打退了。在一個月的過程中，除了三天外，德軍飛機每天都在該師陣地上空翱翔着十小時至十二小時之久。所有這一切都是僅僅一公里半至兩公里長的戰線上發生的。這種轟隆聲是可以震聾人類耳鼓的，這些火和鋼是可以燒毀和消滅整個國家的。德國人以爲定可以摧破西伯利亞師團底精神力量，他們以爲這是超過了人類心臟和神經抵抗力底限度。可是奇怪得很，人們竟沒有萎縮，沒有發狂，沒有喪失主宰其心志和神經的能力，反而成了更強有力，更鎮靜的了。沈默寡言，身強力壯的西伯利亞人成了更嚴肅、更靜默的了，臉頰瘦削起來了，視線沈鬱

起來了。在這裏，在德軍主攻方向，就是在短促的休息時間，也聽不到歌聲琴聲，也聽不到談諧戲謔的話。在這裏，人們支持着超過人力所能的緊張。有時，人們常一連三四晝夜不睡覺。當這位鬚髮斑白的師長顧爾傑夫與紅軍兵士談話時，他很覺痛楚地聽到一個戰士低聲向他說着如下的話：

——師長同志，我們什麼都有：每日九百格蘭姆麵包，有兩次用暖鍋送來的熱食，但是吃不下去。顧爾傑夫很鍾愛敬重自己的部下，並且他知道，當戰士們『吃不下』飯食時，那他們就是真正十分難過的了。但是，現在他安心了，他知道：宇宙間沒有這樣的力量能把西伯利亞師團移開一步的。在戰鬥時期中，紅軍戰士和軍官獲得偉大而嚴酷的經驗。防衛是更加鞏固，更加完善起來了。在工廠各工作間前面，出現了縱橫錯綜的整個工事網：掩蔽壕，交通壕，射擊巢。防禦工程一直建築到各工作間面前很遠的地方。人們學會了敏捷而整齊地在地下動作，集中、散開、經過交通壕從工作間走到戰壕，或從戰壕走到工作間，只看敵人飛機在那一處實行轟炸，只看敵人舉行攻擊的坦克和步兵在何處出現。

人們內心中的鍛鍊也隨着經驗的增長而增長起來了。該師變成了完善的協諧到極點的統一機體。該師人們自己是不能覺得他們處於礮火地獄，處於偉大的斯大林格拉防線前線的一個月中所發生的心理上的變動。他們覺得，他們從來就是如此，——他們間或在空閒的時刻在地下浴室洗澡，他們同樣得到用暖鍋盛着的熱食，而鬚髮叢叢的馬卡列維奇和卡爾那武合夫好像平安鄉村底郵差一樣，在礮火下把報紙和從遠方鄂木斯克、糾明、托波爾斯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寄來的信件放在郵包裹送到前線上去，他們

照舊回憶着他們木匠、鐵匠或耕田種地的事情。他們很滑稽地把德軍六筒迫擊礮叫做「笨傢伙」，把裝有汽笛的俯擊轟炸機叫做「鼓吹手」和「音樂家」。他們覺得，他們還是以前一樣，只有那些剛從對岸來的人們才帶着敬仰而驚訝的神色望着他們。只有旁觀者底眼光才能高高估計西伯利亞人這種鐵般的力量，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他們把落到他們身上的死守防線的苦重責任執行到底的鎮靜意志。

英勇精神成了風尚，英勇精神成了該師和該師人們底作風，英勇精神成了每日日常生活的習慣。英勇精神隨時隨地都表現出來。它不只表現於戰士們底功勳中，就是那在燒夷彈火焰勃勃之下刮削馬鈴薯的廚夫工作中也表現出英勇精神。擔任救護隊員的托波爾斯克中學女學生葉各洛娃，卡爾甘諾娃，卡列達，卡斯傑林娜，諾維科娃以及她們的許多女友在激烈戰鬥中替受傷戰士綁傷口水，這無疑是偉大的英勇精神。如果用旁觀者底眼光來看，那末，該師人們每一日常動作都是英勇精神的表現。例如交通排排長哈密茨基當十來架德軍俯擊轟炸機叫聲震天，炸聲動地的時候，他卻安然坐在掩蔽壕前的小崗上看「小說」；又如交通隊軍官巴達拉可夫整潔地擦乾眼鏡，把情報放入軍用皮包，就出發沿「死窪」走二十公里遠的路程，他帶着這樣一種平常鎮靜態度，彷彿是照例的星期日散步似的；又如自動槍手科羅索夫在掩蔽壕裏被炸彈炸起的泥土和木板碎片掩埋到頸項時，他卻回轉頭來，望着副指揮官哈哈大笑；又如司令部底打字生，一個臉頰紅豔的西伯利亞少女科培洛娃，坐在掩蔽壕裏用打字機謄寫一道戰鬥命令，被轟起的泥土掩埋了，將她掘出後，她就移往第二個掩蔽壕裏去打字，又被掩埋了，又把她掘救出來

後，她還是移到第三個掩蔽壕裏將命令打完，送到師長那裏簽字了。請看，屹立在敵人主攻方向上的就是這樣的人們。

本月中旬末，德國人對工廠採取了堅決的衝擊。這種對衝鋒的準備，世界上還不會有過的。飛機、重迫擊砲和大砲一連轟擊了八十點鐘。三日三夜簡直成了煙火轟鳴的地獄。隨後，倏然一切都靜止了，於是德軍重坦克，中坦克，喝得爛醉的自動槍手和幾團步兵舉行衝鋒了。德國人竟衝進了工廠，他們的坦克闖到了工作間牆壁前，他們楔入了我軍防線，截斷了師部及團部指揮處與前線的聯絡。看起來，失掉了指揮的師團是不會有戰鬪能力的，陷在敵人直接打擊下的指揮處是會被消滅的。

可是，發生了奇異驚人的事情：每個塹壕，每個掩蔽壕，每個槍巢和築有工事的房屋廢址都變成了堡壘，有自己的指揮官，有自己的聯繫。士官和普通戰士都變成了指揮官，練達而聰明地打退了敵人底攻擊。而指揮官和司令部工作人員在這一嚴重危急的時候把指揮處變成了鞏固的堡壘，他們自己如像普通戰士一樣擊退着敵人的攻擊。查莫夫打退過十次衝鋒。一個棕色頭髮的彪形大漢，防衛查莫夫指揮處的坦克指揮官當砲彈和子彈射完後，就躍立地上，檢石頭擲打那逼近跟前的自動槍手。團長自己開放迫擊砲。該師所共愛的團長米哈列夫被直接擲中指揮處的炸彈所炸斃。『打死了我們的父親』——紅軍戰士們都這樣說。繼米哈列夫少校擔任團長的顧什那列夫把指揮處移到工廠工作間地下用水泥築成的陰溝裏。顧什那列夫偕同其參謀長賈特麟科和六個軍官在這道陰溝入口作了幾點鐘的戰鬪。他們只有幾箱手

榴彈，他們就用這些手榴彈打退了德軍自動槍手連次的攻擊。

這個空前未見的殘酷戰鬥延長幾晝夜之久毫未停息。這已經不是爭奪個別的房屋和工作間，而是爭奪樓梯底每一級，爭奪狹窄走廊中的每一角落，爭奪每個車牀，爭奪各車牀間的空地，爭奪瓦斯管。在這次戰鬥中，該師沒有一個人退卻過。如果德國人佔領了某個地方的話，那就是說，在那裏沒有留下一個活的紅軍戰士了。大家都像那位棕髮大漢，坦克手那樣英勇廝殺着；可惜查莫夫始終未能把這位棕髮大漢底姓名打聽出來。大家都像工兵科西沈可那樣英勇廝殺着，他在拋擲手榴彈時用牙齒咬開安全釘，因為他的左手被打斷了。好像陣亡了的人們都把力量轉給了留得活命的戰士們似的，有時十個勇猛的戰士竟守住了一營人的陣地。工廠各工作間雙方爭奪，屢失屢得，每次被德國人佔領後，西伯利亞人又把它奪回來了。在這次戰鬥中，德國人將其攻擊力緊張到了極度。這是他們在主攻方面攻擊氣焰底最高點。他們好像舉起了一件過度沈重的東西，把某種發動他們衝擊力的內部發條損壞了。德軍逼攻的氣焰開始衰落了。西伯利亞人支持住了這種超人力的緊張。

不由的要想到，這種偉大的堅強性究竟是怎樣鍛鍊出來的呢？這裏起作用的，有民族特性，有對偉大責任心的覺悟，有西伯利亞人沈鬱勇健的強幹性，有軍事和政治的優良訓練，有嚴格的紀律。可是我想還指出一個在這篇可歌可泣的偉大史詩中起了不少作用的特點，這就是團結西伯利亞師全體人們的忠純的道德和堅牢的友愛。該師全體指揮人員都具有斯巴達人式的艱苦謙遜的精神。這種精神在日常生活

各種細小事情中都表現出來，也表現在拒絕有命令規定在斯大林格拉戰役整個時期中每日發給的一百格蘭姆燒酒的事情中，也表現在合理的沈着務實的態度中。至於團結該師人們的友愛，我從人們談到陣亡同志時表現的悲痛神情中看見了它。我從米哈列夫團底戰士話語中聽見了它，當他們回答「你們生活怎樣？」的問題時說道：

——「嚶，生活怎樣，我們成了無父的孤兒了。

我從鬚髮斑白顧爾傑夫上校和一個養好第二次傷痕後回隊的某營衛生婦卡爾甘諾娃會晤時的動人情景中看見了這個友愛。「我的親愛的女孩兒，你好！」——顧爾傑夫低聲說着，同時就連忙伸着手走上前去迎接這位身軀瘦削的截髮女郎。只有父親會晤自己親生女兒時才能顯出這樣的神情。這種互相友愛，互相信賴的精神創造着奇蹟。

……西伯利亞師沒有退出自己的防線，他們從未回頭返顧過，他們知道：他們的背後就是全國命運攸關的窩爾加河。

寫於斯大林格拉

戰鬥在城郊

西蒙諾夫著

背靠斯大林城。你所以發生這種感覺，不只是因為你在背後看見城市底輪廓，屋頂，工廠底煙囪等等。而且在迷漫着的戰鬥空氣中，在戰線前緣遇到的每個人臉上的神色中都有這幾個字在那裏跳躍着。在他們的臉上都表現着一種特別堅決頑強的神色。嘴唇緊緊地抿着。在疲勞失眠而紅潤的眼睛中閃着激昂的光芒。

營長特卡林科底像貌，乍看起來，令人不由的想起夏伯陽來。也許這是由於他脣上蓄着兩豎向上翹起的淡黃色的捲鬚，他有着一副也是淡藍色而炯然凝視的眼睛，以及他頭上戴着的帽子微微歪向耳邊，露出一股棕色的頭髮。總而言之，他很像我們在電影中慣見的夏伯陽底狀貌。只有當特卡林科走出掩蔽壕，在狹窄的交通壕裏挺直身軀時，你才忽然會在他幾乎像小孩似的瘦削身材，跳跳蹦蹦的步履中看出他還是非常年少的，至於他的蓄鬚，這想必是出於青年的好奇心，而不是老軍人不可缺少的所有品。

特卡林科剛滿二十三歲，他的青年氣概，在他的步履、動作和身材上，到處都可看出，可是眼色中卻已經沒有一絲青年氣概了。他的炯然凝視，堅決無情的眼色，像是在一年戰爭中，經過了十年憂患，

死活過十次的人一樣。炯然凝視是由於經驗養成的，堅決是由於應付危險的習慣，無情是由於民衆的苦痛所造成的。

去年秋天有一個時候，特卡林科不只留着鬚，而且蓄着鬍子。那時他帶領一組偵察員在敵後工作。常襲擊敵人司令部，並與各游擊隊發生聯繫。有一次，他在烏漫附近的哈立斯丁諾夫克村準備襲擊德軍司令部，化裝混在一團農民羣衆中偶然看見一樁使他終生不會忘記的事情。

在鄉村中有德軍討伐隊在那裏騷擾，搜查外號「汪年叔叔」的游擊隊長。汪年叔叔是在這個鄉村中生長的。特卡林科和汪年叔叔部下的一個隊員擠立在人羣中。德國人確切知道，汪年叔叔藏在這個村莊附近。起初他們把他衰老的父親抓去，加以嚴密的審問，然後用粗繩把這個老人底上半身縛在一輛小坦克上，把他的兩足縛在另一輛坦克上，坦克相背而馳，將他的身軀撕裂了。被趕出街上的人，都皺着眉頭默不作聲。

於是德國人就先後走到那些攜兒抱女的婦女們面前，搶去她們手裏的幼孩問道：「汪年叔叔在那裏？」婦女們都不回答。

德國人把這些幼孩牽到一旁。當其牽來了約莫二十多個時，就用一根粗繩把他們捆在一起，在衆人驚怖號哭之下開動坦克把所有幼孩們一塊壓成肉漿了。

在這一瞬間，特卡林科把手伸到衣兜裏去取出那藏在身邊的手榴彈。可是忽然有一隻沈重的手把他

的手壓住，那個站在他旁邊的游擊隊員在他耳邊低聲喘氣地說道：

——那裏也有我的孩子在內，我還是站着望着呵！

他就鬆開手指，放下特卡林科底手。特卡林科沒有把手榴彈拋出去。直到夜間，他和許多其他的人一塊去擊毀討伐隊的司令部時才把這顆手榴彈拋擲出去。

此後，他還看見過許多民衆的痛苦。看來這些痛苦是比一個青年底心，甚至比一個兵士受過了鍛鍊的心所能經受住的還要多得多。可是這一天細縛幼孩們的繩子，愁鬱的村莊廣場以及衆人驚怖的低聲嘆氣的情景，在他的意識中把他後來所看見的一切慘事都掩蓋了。

從此以後，當向他說及「德國人」字樣時，他就看見這塊廣場，當叫他去衝鋒時，他就看見這塊廣場。這塊廣場永遠不離開他的眼簾，此後他所看見的一切，所有一切戰鬥，一切勝利和失敗，所有白天和夜間的一切情形，——似乎都是通過這塊廣場來看見的一樣。他這個二十三歲人底眼睛成了無情的了，再也不閃着青年氣慨的光芒，而凝結着無限的恨心。從此以後，他的眼睛中只有從恨心發出的怒火閃耀着。

冬天，特卡林科受了重傷，整個春天，都躺在病院裏。他幾乎死去了。有過這樣的一刹那，病房中靜寂無聲，他忽然覺得，彷彿沒有戰爭了，他可以這樣安靜地躺着，手脚都不需要動彈一下，一切都好像發生在很遠很遠的地方，與他毫不相干，多麼好呵。想必正是在這一瞬間，他受了重傷的身軀正在解

決他生死的問題。可是下一瞬間，他那被子彈穿了兩個洞的肺部底劇痛，使他呻吟起來。他張開乾燥發黑的口脣向醫生問道，他是否能活，是否不會成殘廢。醫生用軍人底直爽態度回答道：

——如果，——他說了「如果」後稍停一下，——如果你能活，那就不會成殘廢的。

於是特卡林科懂得了，他瞬間間的安靜和冷淡只是由於他相信自己快死了。可是，他現在不相信他會死，他想活着。他用他傷殘的肺部喘聲隆隆地拚命呼吸着。他想活下去，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好來繼續槍殺德國人，如像他前此槍殺他們一樣。

他出醫院後，被派遣到一個剛剛編成的新部隊中。他在養傷的時候，不耐於靜養，急想趕快出院，好去槍殺德國人，可是他是一個遵守紀律的兵士。他雖沒有能立刻到前線上去。但就在這個時候在後方的部隊中，也找到了運用自己恨心的地方：把恨心傳給他人，教育他部下的戰士去仇恨敵人。特卡林科教自己部下戰士殺敵時要儘量聰明、巧妙和敏捷。

他自覺今後的使命是打仗，並且只是打仗，他所冷靜地等待的一天，終於在斯大林格拉附近來到了。特卡林科很痛苦地感覺到他冬季在羅斯托夫附近受傷入院，現在夏季卻要在斯大林格拉附近作戰。可是他這種從窩爾加河左岸渡至右岸時所發生的感覺，一到斯大林格拉，看見被焚燒着的房屋，看見喪失了住宅而沿街傍徨着的婦女小孩，就變成了老早充滿於心的仇恨德國人的冷酷情感。

時日是很危急的。特卡林科所屬的步兵團須分營與敵人接觸，而且剛一渡河以後便被派去首先和敵

人作戰的就是特卡林科率領的那一營人。這是在拂曉時光，在斯大林格拉的北郊。前一日晚上德軍佔領了緊接城郊的一個鄉村，顯然預備在早上繼續前進。營隊須在行進中展開，把德軍向北方逐退。

這是需要經過衝鋒血戰的。但是特卡林科按自身經驗知道，一開始戰陣生活便是退卻，這是多麼痛苦的，他高興，他部下戰士能以攻擊來開始其戰陣生活。拿刺刀刺到德國人身上，看見被刺死的德國人倒在自己的脚下，踏着尚未殞冷的德國人屍首前進，——這就會增加戰士底力量，這是戰士們初次作戰所最需要的東西。

攻擊是在拂曉時開始的。村莊前面有一道深溝，溝中埋有反坦克地雷，幾輛援助該營的坦克都停在溝前射擊，而不敢冒險在工兵未到之前衝過溝去。步兵單獨前進了。前進不到三百米達遠就遇到了敵人迫擊砲火射擊的地帶。

須從谷中攀登到山上。特卡林科偕同營隊行進，忽然很痛苦地覺得，創傷影響到了他的健康。他只有一半肺部呼吸着，上山時非常困難。幸虧他有長期的作戰經驗，在行進中對一切都估計得很準確，不在敵彈射遠射近的偏差時作多餘的臥倒，而這是未經戰陣的戰士們常有的事，——只是由於這一點，他現在也如平常一樣走在隊伍的前列。弟兄們與他並肩行進得很好，甚至比他所期待的還好。固然，他們常常臥倒，可是卻無須命令他們起立，他們自己就迅速跳起，繼續前進了。

出谷口時遇到了敵人機關槍底猛烈火力。但村鎮底第一列房屋已經離得很近了，過幾分鐘後，就在

村鎮街頭進行短兵戰了。敵軍自動槍手從房屋裏，從門下面，從籬牆後面開槍射擊。其中一人從村邊屋後伸了一伸頭，特卡林科就當頭給他一短排自動槍彈，把他射死了。佔領村邊頭一所房屋後，他停下了。他已經率領自己的營隊作過了初次作戰時第一次最可怕的躍進：在衝到德軍陣地之前需要闖過三百米達遠的毫無掩蔽的地方。現在人們已進入戰鬥狂熱中了。

特卡林科站在這所房屋前環顧了一下地勢，安靜地下着命令。工兵清除地雷，開闢了兩條使坦克通過的道路。四輛坦克越過山谷，駛進村莊後就沿街開火射擊。戰鬥繼續激烈起來了。

忽然在特卡林科側面籬牆邊有一個縮頭縮腦的人影閃了一閃。

——站住！

這個人是在離特卡林科兩步遠的地方站住了。他丟掉了軍帽和槍枝，只是腰間還掛着裝有手榴彈的彈袋。這是一個臨陣脫逃的逃兵，在今天是第一個人，而且可幸是惟一的人。特卡林科在喊了「站住」之後，一剎那間把他的面貌注視了一下，想起他的姓名來，可是他無法記起來了，因為這個逃兵面容變得不可認識了，而且他面容上不是顯着害怕的神色，而是顯着一種可鄙到極點的只顧自己性命的慌忙神色。他的眼睛望着地下瞧個不停，好像尋找一個可以隱身的罅隙一樣。

——往那裏去？——特卡林科擺開手中的自動槍，冷冷地問道。

可是這個人毫未回答，只是低低地彎着腰，想從特卡林科面前跑過去。特卡林科並不伸槍瞄準，隨

手一板槍機，這個逃兵就身子一彎，扶在牆上的手指一滑，跌倒地上了。特卡林科一剎那間望了他一望，接着就安靜地繼續向站在他旁邊的工兵下命令。在這一時刻，他是很難過的，因為他剛剛殺掉了的那個人，要是不膽小的話，本應該去殺德國人的。

可是特卡林科不願向人露出他難過的情緒，——不管是工兵或是其他任何人也好。他之不願露出這種情緒，是想人們從他的安靜的神色中瞭解到他腦海中的意念：殺死這個懦夫的並不是他特卡林科，而是無情的戰爭規律。

傍午時分，把這個村鎮完全佔領了。於是特卡林科就帶交通兵走到村鎮北面邊緣。村鎮雖已佔領了，但要守住這個村鎮，就須佔領橫在村鎮前面約莫一公里遠的幾個不大的高地。

特卡林科與第三連一塊留在村鎮裏，卻把第一連和第二連派到前面去。第二連連長卡什慶是一個身軀矮小，活潑敏捷的人，第一連連長潘達寧科是一個身強力壯，賦性快樂的漢子，因他蓄着濃密的黑髯，大家都替他取了一個外號，叫做「十二月黨人」。他倆各自帶着連隊很容易地克服了第一次打擊而着慌了的敵人稀鬆火力後，就迅速向前進展了。過兩小時後，傳令兵報告特卡林科說，潘達寧科連在窩爾加河邊斷崖上奪獲了德軍四尊自動礮。特卡林科對戰鬥的結果是很滿意的，可是經驗告訴他，德國人不會就此住手的。

他下令趕緊把兩尊留在後方的反坦克礮運過那道已為我軍越過了深溝來。剛剛下了一陣雨。溝的

傾斜面又陡又滑。需要起初用手托着礮身放到溝裏，然後再用手托上溝去。礮兵們緩慢而小心地開始把大礮放下溝裏去。

下午五時左右。忽然在橫互於這個剛佔領的村鎮和第一、第二兩連防守着的高地間的窪地上出現了十五輛德軍重坦克。該營部隊是一趕到後就立刻開始作戰的，幾乎完全沒有反坦克槍和反坦克手榴彈。所以當時的情形是非常複雜嚴重的。坦克上坐着有敵軍的步兵。當坦克出現時，德軍又開放遠射迫擊礮，雷彈如冰雹般落到佈置在前線的兩連新佔領陣地上。中士羅依士特曼和澈博克薩洛夫所持有的兩支反坦克槍，齊向坦克開火。有兩輛坦克着火了，其餘的坦克衝向前面，用蠶輪來壓反坦克槍手。過一刻鐘後又有兩架坦克被手榴彈網炸壞起火了。餘下的坦克在戰場上壓來壓去，力圖壓潰步兵。自動槍手跳下坦克，衝來舉行反攻。愈往前，愈難用火力擋住他們，因為坦克簡直不讓人抬起頭來。

第一連陣地後方是一條通向窩爾加河的深谷，前面是敵人底坦克。潘達寧科看到這種情形，用手向前面和後方一指，對伏在他旁邊的戰士們嘎聲說道：

——不打便死，再沒有旁的出路了。

特卡林科看見了當前的一切情形。他有兩連人被截斷了，他們的情況是很危急的。當時他的第一個念頭是馬上到他的部下作戰的地方去，可是過一剎那後他冷靜地決定了，這不是他部下的救路。救路是在平射礮上，而這兩尊礮還在從滑溜的深溝斜坡上拖拉着。特卡林科停止觀察戰場情況，親自跑去拉大

礮。他作這樁事情，也如做旁的事情一樣毫不着慌着忙，所以馬上就拉起得快些了。終於把礮拉上來了。已經沒有功夫來選擇陣地，就直接從拉上來的那個斜坡上開礮射擊。此時有幾輛坦克在他們前面橫着走過，馬上就有兩輛坦克被擊壞了。這就使戰鬥有了轉機。敵人十五輛坦克只剩下九輛了，加上天色快黑，剩下的坦克大概是不敢冒險從正面來攻擊礮位，就開回頭去，退出戰場。自動槍手們也隨着退走了。通夜在黑暗中和他們進行戰鬥，直到翌日清晨，直到留得活命的敵人自動槍手完全退到前面一帶山地之後方止。

早上埋葬了陣亡戰士。營隊受到了損失，特卡林科鬱鬱不樂。陣亡的人數使他甚感煩惱。不能說，這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他使自己和部下都有戰死的決心，而且歸根到底，德軍死亡的人數要超過一倍。是的，也許在戰爭開始時，他會以此勉強自安：一個我軍兵士的犧牲換了兩個德國人底性命。可是到現在戰爭第二年時，經過如許痛苦不幸之後，這樣的戰鬥結果就使他覺得異常難過了。當德國人在我國土地上幹出這樣一切罪行之後，他們應當拿來抵償我們每一個陣亡戰士的不是兩條性命，而應當是四條性命，五條性命，十條性命。昨天戰鬥的結果，沒有能達到這一點，他就因之鬱鬱不樂起來。

我在白天走去見他的時候，他正處在這樣的情緒中。此時戰線上比較沈寂，他坐在掩蔽壕裏默然沈思着。在他敘述自家生平經歷的整個時間中，我雖仔細注視着他終未能在他臉上發現些微笑容。後來我們走出掩蔽壕，走到太陽下。我望着他的面貌想道，也許是他嘴上的捲鬚使他顯出這樣一種不適合他年

齡的嚴肅態度。我向他說：

——你不預備把鬍鬚剃去麼？

他第一次鬱然羞怯似的微笑了一笑。

——你知道麼，我不能剃掉——他回答道。——我宣過誓的。我們去年最後一次到敵後偵察，一共六人，有四個人在回營途中犧牲了，其中三個人死在當地，第四個人是在我把他抱回自家隊伍時死在我的懷中。當我們兩個留得活命的埋葬他的時候，我的同伴格魯吉亞人薩姆哈拉則向我：『中尉，我提議，我們來把鬍子剃掉，把鬍留着紀念他們，直到打完仗，替他們報了仇為止。』你看，誓詞就是這樣得來的。

於是特卡林科又羞怯而愁鬱地微笑了一下。

——呵，潘達寧科來了。你不是想到他連上去看他麼？你看，這就是他。

外號『十二月黨人』的潘達寧科走近我們跟前來了，他的身材高大，臉色紅潤。大概他想蓄着鬍鬚會使他圓圓的快樂臉孔顯出威嚴的狀貌，這是沒有成功的，不過他的聲音卻是低沈洪亮，完全像一個老軍人。

我們和特卡林科告別後，潘達寧科就引我到他的連上。他把該連佈置情形仔細指給我看，引我去看過掩蔽壕，戰壕以及構築得很巧妙的觀測所，在觀測所上可以把相隔六百米達的德軍陣地上一切情形看

得非常清楚。處處都令人感覺到這個人率同他的連隊牢牢地扼住了這塊地面，無論如何都不會退出的。

隨後我和他走到陡峭窩爾加河岸斷崖下面。有許多房屋被焚的婦女、小孩和老人們，藏身在這裏窩爾加河岸斷崖下的洞穴裏。四圍都聽見小孩的哭聲，婦女們疲乏得要命的眼光久久地目送我們，似是不忍離別的樣子。

我回頭望了一望潘達寧科，忽然看見他的圓圓而快樂的臉上顯出一種凝固不可磨滅的痛恨的神色，正好像我在他的營長臉上看到的一樣。

——狗東西，弄到了怎樣的地步，——潘達寧科說，——你只要想想，把人們弄到了怎樣的地步：是的，人底忍耐是有限度的，要是超過了這個限度，那末在人們底情感中只會剩下一個情感，就是痛恨敵人，在人們底願望中只會剩下一個願望，就是殲滅敵人。凡是在這些時日到過斯大林格拉，看見這裏發生的一切情形的人，都已忍無可忍，而和特卡林科一起，和潘達寧科一起和保衛斯大林格拉的戰士們一起來痛恨敵人，殲殺敵人了。

寫於作戰軍隊中。

高爾加河上的戰鬥

克里格爾著

窩爾加河流過斯大林格拉城下時，一向都是顯現得特別壯闊的；夜間寧靜天空中的星斗，總是靜悄悄地映射在這安閒自若的河水上面。現在，這窩爾加河中的水，已經好像一隻受傷的猛獸那樣飛奔起來了，大火光焰把河水映成一片鮮紅的血色。年老的渡夫，划子手，領港人，全都參加作戰了。窩爾加河上的渡河點是到達巷戰街區的唯一要道。礮彈，地雷，機關槍，大礮，魚肉，食糧以及寄交紅軍戰士們的信件，都須從這裏轉運過去。人們渡河，就好像去打仗一樣。德寇用遠射礮彈向這河流轟擊，不斷地從空中轟炸。但是輕巧靈便的小漁船還是在河中浮來浮去。年老的船夫，本來是早已渴望領取國家養老金去過那在自己房屋跟前的果園裏培植果木，從自己的菜園裏驅逐鄰人雞鴨的安閑生活的，現時卻在河中搖槳，駕着那載滿貨物的划子，前駛後退，左閃右突來避開爆裂着的敵人礮彈，他氣憤憤地吓了一聲，帶着老頭子的口吻咕嚕着說：

——你看他們把這條河弄成了什麼樣子，只是使這些可憐的魚兒遭殃！

所有沿岸一帶的居民都加入戰鬥了。農婦已變成了水手。礁標手已擔任起瞭望的勤務來了。從前，

他們是專用信號燈來標出那些新起的淺灘的，現時他們卻是要警告凡被德寇投擲過水雷的地點了。德寇想要把窩爾加河封鎖起來，想要把斯大林格拉室死，使其彈盡糧絕，束手待斃。可是，這條俄羅斯的河，終究透過敵人礮火而源源接濟着我們的戰士。前來援助此河的，還有我們的海軍。在窩爾加河東岸的草原上，或是煙霧騰空的斯大林格拉土丘上，都看得見藍色的領子和歪戴到右眼眉際的沒有遮簷的帽子。海軍陸戰隊在城中街道上廝殺着，船上的重礮向遠路上的德寇轟擊，驅散敵方衝鋒的兵士，撲滅敵軍攻城的坦克。船上的大礮是一些很好的大礮，這是德寇已在列寧格拉一帶嘗到滋味的了，現時他們又在斯大林格拉嘗着了。我們的步兵用無線電通知海軍說：『你們射擊得很好。非常感謝。』這就是說，德軍衝鋒的隊伍已在礮火下面粉碎了。

年輕的海軍指揮官，先前在軍校裏學習時，是滿心希望只在海洋上面作戰的，當然不很願意把自己的軍艦指示給我們看。他們現出一種不好意思的樣子，彼此相顧了一下，才向我們微笑着說：

——我們這隻船兒不值得看吧。真的，不值得，不值得。它並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方量。真的，不值得。

他們不肯多說他們自己的戰功，說時含蓄拘謹，幾乎偏促得臉上發紅：

『老實說，我們並沒有進行過什麼日德蘭式的戰鬥哩。』

而他們的那隻船分明打穿有三十多個洞孔，且海員們底心坎中是很喜愛自己這隻船而引以自豪的，

只是不願在旁人面前吐露自己的心情罷了。他們說：

「你看，國家訓練我們，本來是打算要我們去擔任另一種勤務，去作另一種規模的戰鬥的……。」
他們竟不知道窩爾加河已愛上了他們，竟不知道草原上的人們都紛紛傳說着他們這些鐵甲船神勇的故事，而那些滿面風塵的步兵，戰爭中的偉大勞工，在路上遇見他們時都說：

「真是一個偉大的力量！他們轟然怒吼起來時，才真叫敵人膽戰心寒哩……。」

海員們白天把自己的鐵甲船隱藏起來，誰要懷着惡意鑽到他們那裏去，他們會咬斷他的喉管的。要找到這些鐵甲船，真不容易。在夜間是根本找不着的，就是在白天裏，如果沒有專人引路，也須瞎走半天哩。在岸邊的一個柳林裏，你會忽然碰見一塊梯板，走過這塊梯板便是一個小小樹林子。在這個樹林子中間有一棵好像是鋸去了頂梢的大樹。這棵大樹是有溫度，是出氣打鼾的。原來這不是樹，而是煙筒。除煙筒而外，在這樹林子中間還有舵輪，指南針，以及廚房裏的爐竈和水桶。總而言之，這不是樹林子，而是一艘輕巧敏捷的小火輪。它掩蔽得特別巧妙，幾乎不露絲毫形跡，而與河岸打成一片，成爲它每夜所拚命捍衛着的那條大河底一個組成部分。向四週一望，就可在一個陰暗處所看見許多件掛在那裏曬着的襯衫，許多雙浸濕的皮靴，以及許多隻手槍套子，——這表明昨天夜間有人在水裏面工作過。

在敵人重砲和飛機轟炸下，鐵甲船在被炸得沸騰的河中往來行駛，把窩爾加河東岸和斯大林格拉連接起來。在這些時日，斯大林格拉城底命運是依這個渡河點堅實與否來解決的。如果渡河點轉連工作中

止，則斯大林格拉城就會因其防衛戰鬥得不到源源不絕的人員、軍火和糧食的供給，而斃命的。於是海員們趕來援助窩爾加河了。年輕的尉官們因為沒有進行過日德蘭式的戰鬥，心裏很覺難過，而他們在軍校裏學習時是常幻想進行大規模海上戰鬥的。可是，一連六十晝夜不斷地在空前激烈的防衛戰中工作，也許不是一次日德蘭式的戰鬥所可比擬的罷。

是的，昨天夜間海員們還在深及腰際的水中救出過一艘輪船。現時他們正在烘烤衣服，刮鬍子，其形狀如果不是安閑自在，至少也是極其慣常的。昨天夜間是與前夜，與他們參加斯大林格拉戰鬥的任何一個夜間都沒有什麼區別的。他們在六十個晝夜中已經習慣了。

昨天夜間的經過情形怎樣呢？上尉列昂諾夫所指揮的鐵甲船，奉令開到城區那裏去救援另一艘輪船，——要把湧進船中的河水汲乾，要把打穿的彈洞補好。這個命令是執行了，可是後來，渡河點守衛長又請求海員們火速把六噸彈藥和三十個自動槍手轉運到巷戰區裏去。隊長頗斯別洛夫上尉下令裝載這些軍火人員，而鐵甲船就駛往秋霧重重的窩爾加河心去了。在窩爾加河裏駕船，向來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為變遷無常的航路，游移不定的沙洲和淺灘，常使船長煩惱不堪。但是，他們總看得見河岸，燈光，看得見礁標手點着的信號燈。現在戰爭卻把一切都沈入黑暗中去了。窩爾加河已被戰爭的黑夜所籠罩着。兩個月來由於逐日不斷的轟炸，許多被炸毀沈沒的駁船和木筏把航路阻塞起來了。海員們駕船行進時，就好像是閉着眼睛摸索着，必須耗費莫大的心力，憑靠我們所無從瞭解的航海專家的靈敏觸覺，

隨時掉轉舵來避開那些新起的無形淺灘。列昂諾夫那艘裝載很重的汽船剛駛至對岸近邊時，碰上了一隻沈沒的駁船。

黑夜掩護了海員們免受敵人襲擊的危險，但天色已近黎明了。雖然螺旋槳拚命轉動，終究沒能把汽船從淺灘上擺脫下來。於是紅色海員們就鑽到冰冷的河水裏去。河水淹及喉頭。海員們力圖用手力把汽船搖動，但他們很快就精疲力竭了。於是就有幾個人爬上岸去，拉起曳索，轉着絞盤，想把汽船拉近岸去，好將船上所裝載的軍火卸下。曳索幾乎拉斷了，海員們手上已拉出血來了，可是船還是沒有移動，因為那隻沈入水底的可惡的駁船把它緊緊拖住，死也不放。而時間又不肯稍停，天色快亮了，敵人的轟炸又會隨之而來。海員們在岸上慌忙尋找着，終於找到了一隻破爛得幾乎不能浮行的划子，同時又用些木頭編成一副木筏，就用這些東西把六噸寶貴的彈藥和三十個自動槍手拖到岸上，自動槍手們隨即就去做戰了。汽船載重減輕後，就開動機輪從淺灘上解脫下來了。此時天正黎明，另一隻汽船還剛才駛出停泊處去救援它哩。

這是很平常的一夜。海員們在地圖上又記下了一隻沈沒的駁船，把漏洞補好以後，就依次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將來還有一夜跟着一夜的以至許多這樣的夜晚，但海員們始終都是會守着這個渡河點的。他們一向都渴望在海洋中動作，現時他們的位置卻在這裏，在這條俄羅斯河中，且無論怎樣也不能使他們離開此地。他們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睡覺呢？他們每天夜間都出發作戰，早晨轉來，白天又把船隻預備好

去作下次的出征。在其餘的時候，他們就互相勸解，說所有這些都毫不足道，真正的事業還在前面哩。他們都是些年輕的人，打起仗來是很快活，很勇敢的，常在艙房裏面唱歌哼曲。有一天夜間在渡河點遇着德軍的猛烈礮火時，忽然在水上聽見咩……咩……咩……的叫聲。這是一位紅色海員爲安慰並戲弄那些驚駭的綿羊而發出的。其餘的戰士們都笑起來了。隨後又從黑暗中聽見豬叫聲。大概那位海員是想對綿羊羣證明說，德國人和他們比較起來，不過是些蠢豬罷了。也許這位海員如此叫喊，是想鼓勵鼓勵自己，可是他這樣一叫，卻使渡河點所有的人都興奮起來了。此時在近旁正有敵彈紛紛爆裂着。

不管情形怎樣嚴重，海員們還是互相開着玩笑。上尉莫洛茲在艙房裏說道：

『我特爲波將金規定一個新的職務，卽一切離職者底經常代理人。』

醫生助手波將金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少年，素以盡心作事且非常善於救窘扶危而著名於同儕間。當澤特林所指揮的鐵甲船一下子打穿了二十二個洞孔時，這位醫生助手就最先跑去汲出湧進船中的河水，隨後又跑到司機那裏去幫助他把停頓的機輪開動起來，而到正是緊急的時候，他又出現於望樓上了。今天比較平靜的，於是這位『一切離職者底經常代理人』就代替軍需員去爲弟兄們領取服裝了。

『今天我們吃的不是大礮飯』——海員們在艙房裏這樣說。

所謂大礮飯，就是礮手瓦西列夫做的飯。瓦西列夫是一位很會做飯的廚子，今天他病了。今天的飯是由舵手阿爾捷米也夫做的，他同時又是一個機關槍手，又是一個交通兵，又是一個信號兵。這裏每個

人都精通幾行技能，隨時都能代替那些作戰傷亡的同志。這是海員們底定律，這是鐵甲船富有生命能力的必要條件。

每一個人都擔任有很多的工作。窩爾加河上的戰鬥是片刻不息的。斯大林格拉城不能等待，它需要有源源不絕的礮彈供給。舵手吳斯在一夜以內，從這個汽船上調派到另一個汽船上去，一連調動三次，時而擔任舵手，時而擔任信號員，時而又擔任機關槍手。然後又被派去和觀察處恢復聯系。他踏着泥沼地帶走了兩個晝夜，餓着肚，赤着腳，皮靴陷落到泥淖裏去了，始終沒有拔出來，且連自己的身子也掙扎了好久，才僥倖脫險而出，但聯系終於恢復了，礮兵連又開礮射擊起來了。

在窩爾加河岸上已沒剩下一塊乾淨土了，——到處都是炸裂着的炸彈，礮彈。交通線每日每時都被截斷。有一天夜間忽然電話打不通了，原來電話線在河心斷脫了，而岸邊又找不到划子。紅色海員列別節夫連忙把電線底一端啣在口裏，撲入水中。冷入骨髓的急流把他冲到旁邊去了。他簡直不記得他在冷水中泅了多少時間，也許是一點鐘，也許是一整夜，雙手都凍僵了，口裏啣着電線是很難呼吸的，他幾乎失了知覺。

斯大林格拉城等待着，它需要海軍重礮開火掩護。

這個海員是應當得救的，他應當泅到彼岸，應當活下去，好使城市也能活下去。海員終於得救了，他把聯系恢復過來了，大礮又開起火來了。

斯大林格拉一帶的秋夜是綿長的。鐵甲船始終都在戰鬥中。它在一夜間渡河八次，每次都和敵人搏戰，從薄暮直到天亮方止。有一隻破舊的小火輪出發去裝載軍火了。上尉瓦申科所指揮的鐵甲船開足馬力奔向前去，挺着抵擋着德寇射來的猛烈砲火，因為在那隻破舊的汽輪上裝載有貴重的東西。然後，又出發去裝運傷兵。海員們在這次戰役中奮鬥得特別頑強，特別兇猛。因為他們覺得，如果傷兵不幸遭害，那就會是他們的奇恥大辱，抱恨終身的痛心事件。他們一面開砲射擊，一面抬着傷兵。腰部被德寇流彈擊傷的機關槍手維特洛夫走到岸上，背着一個裹着殷紅綳帶的傷兵，東倒西歪地涉水而行，把傷兵卸在船上後，又回往岸上去了。

窩爾加河上的十月，秋夜綿綿。

另一隻鐵甲船單獨和德寇砲隊對射兩次，被打得彈洞遍體。河水乘隙湧入船中，在保存有油漆纜繩等航行必須物的前艙裏，在舵柄所在的後艙裏，都注滿了水。中艙裏的床鋪，也都淹沒了。但指揮官莫洛茲和澤特林兩人仍然在望樓上指揮戰鬥。在這半沒水中的鐵甲船裏排除着河水，補綴着彈洞，但它仍然繼續不斷地射擊着，使九個敵人火力緘默不作聲了，因為海員們用砲彈把它們的喉嚨塞住了。

早晨，鐵甲船又回到停泊處。

平坦的窩爾加河岸，黃色的沙，如天空一樣寧靜的水；橫亙在天空和靜靜的河水中間的，是一條遙遠的岸，是延長得像一條狹帶的參差不一的城市房屋，不管敵人如何爆炸、轟擊、焚燒，而這些房屋仍

然屹立於窩爾加河畔，不失其壯麗的遠觀。

夜間，海員們又出發去作戰了。

寫於斯大林格拉。

衝擊一座房屋

顧步林和亞佑里申合著

近衛軍戰士在大礮和迫擊礮火掩護之下舉行猛烈側翼攻擊向前進展並佔領了兩座房屋。可是德國人在隣近一所房屋中死守不退。

這是一座四層樓的房子，外形與旁的房屋沒有任何區別。它的窗戶被沖毀了，門戶被打破了，牆壁被礮彈和炸彈鑽了許多洞孔。房蓋已經沒有了，只看見一些歪歪斜斜橫在那裏的樑椽，殘破的房頂鐵蓋被風吹得打着牆壁響個不停。這座房屋也是與全城一樣熏得烏黑，殘破不堪的。在頂層上可以看見幾條隣近的道路，街坊，附近的建築物，以至遠處的一段窩爾加河。現在當我軍已經向前進展時，這座房屋就像一把利劍似的插在我們防線之內。

德國人懂得這所房屋在地形上控制一切的意義，而把它變成了支撐點。接近這所房屋的進路通通埋有地雷，築有工事，並用多至十連的大礮和迫擊礮來掩護它。法西斯蒂一發現有進攻這個支撐點的企圖時，就馬上向這個不到二百公尺長的地方開放幾百顆礮彈和雷彈。走近這所房屋的每一步都淋漓着彈雨和炸片。

率領進攻部隊的近衛軍連長挪武莫夫上尉下令戰士們掘壕據守，而把班長馬加洛夫近衛軍中士召來。馬加洛夫是以智慧敏捷，英勇善戰著名的，常被派去執行最負責的任務。

——我們不來從正面攻擊這所房屋，——連長向中士說道。——這座房屋的進路是沒有掩蔽的，並且是敵人的瞄射地點。我不願意使弟兄們作無益的犧牲。應當用機智來制勝敵人，不受損失地佔領這所房屋。

上尉向馬加洛夫詳細說明了自己的意見，就派他這一班擔負衝擊這所房屋的最負責的任務。晚上馬加洛夫爬向前方，並掩藏在一個建築物底廢址中。從這裏他可以把握敵人火力點底方位，數目和這所房屋底進路看得清清楚楚。我軍向這所房屋開火，德軍回擊着。馬加洛夫在整整一晝夜中監視防守這所房屋的德軍動作。當他回來見連長時，他不僅能把觀察的情形報告出來，而且提出了他所擬定的作戰計劃。

——白天和夜間德國人從兩方開火，早上一部分防軍從交通壕走出去休息，——馬加洛夫敘述說，——只留下不大的一組德國人據守第三層樓。在早上幾點鐘內，房屋後方是沒有防守的。這是對於我們最方便的時刻。所以正應當從後方去佔領這所房屋，並且人數不要多，以免被敵人發現。

——你的計劃我同意，——挪武莫夫說，——就委派你擔任攻擊組的指揮。

在拂曉時由馬加洛夫率領的七個近衛軍戰士滿身攜帶手榴彈和子彈，向房屋爬行而前。他們緩緩地前進，爬過殘牆斷壁，瓦礫窟窿。只剩下二十米達沒有掩蔽的地方了。房屋裏沒有聲響，在這一段陣地

上靜寂異常。馬加洛夫望了一望戰士們，只見他們都在靜待着指揮官的信號。

他站起來不作聲地招了一招手，就向房屋衝去。他的軍大衣下襟在風中招展不停，七個戰士跟着他往前奔跑。他們衝到房屋跟前了。三層樓上慌忙開起自動槍來。可是已經遲了。近衛軍戰士已衝進屋基下的戰壕中，而這個戰壕是通到房屋大門的。

他們衝進了走廊。上到二層樓上的樓梯下一節被破毀了，但可以跳起來用手攀上去。馬加洛夫命令阿巴古莫夫和庫仁兩人留下防守大門並監視着不要讓德國人從交通壕走到房屋跟前來，他自己就急忙攀上樓梯去。五個近衛軍戰士也就跟着攀上去。只聽見脚步声在頭上急急響着。德國人從上層往下跑來；他們已跑到第二層樓底走廊中了。

兩顆手榴彈齊向法西斯蒂飛去。煙霧和從房頂牆壁落下的石灰泥土籠罩一切，只聽見哼聲和喊聲。在煙霧中是很難看得清楚的。可是近衛軍戰士們急忙前進。他們從樓梯前衝進第二層樓底走廊。在煙霧朦朧中碰着倒在樓板上的屍體，戰士們找着了左右兩方的門戶。從右方門戶中射來自動槍彈。馬加洛夫帶着戰士們躲進左邊門裏，就拿手榴彈拋過走廊，擲到右邊門裏去。自動槍聲停止了。

一時靜寂起來了。馬加洛夫向四週一望，只見這裏的房間有門戶和在牆上轟穿的洞孔互相接通着。在樓梯旁邊那間房子裏沒有天花板和樓板：因為炸彈把所有四層樓通通炸穿了。從這個洞孔裏看見了阿巴古莫夫和庫仁，並可以和他們交談。

近衛軍戰士們佔據的房屋左邊是向着德軍陣地方面的。盤據在房屋右邊的德國防軍殘部監視了我連的進路。馬加洛夫恐怕德國人派來援兵，就委派澈爾諾哥洛夫監視從敵後通到這所房屋的交通壕；而命令其餘的戰士們趕緊建築工事並在進口前築起障壘來。

可是，不一會就只好把建築工事的工作停止下來，因為有德國人從交通壕裏跑來了。八枝自動槍和幾顆手榴彈阻住了德國人的道路。德國的防軍也活躍起來了，近衛軍戰士們須要抵擋兩方來的攻擊。法西斯蒂被打退了，同屋鄰人也安靜了，向走廊的突擊也停止了。

但是，挪武莫夫連想來援助這八位勇士時，盤據在右邊房屋中的德國人就開起猛烈的火力，把他們壓到在地上抬不起頭來。馬加洛夫率領的攻擊組無法幫助本連：槍彈打不穿牆壁，門上又築有障壘，使手榴彈無法打進去。

這樣就開始了我們防軍和德國防軍相持的局面。他們之間僅隔着兩扇牆和一道狹窄的走廊。雙方防軍都不讓對方增援部隊接近。大礮和迫擊礮都停止向房屋攻擊了，因為害怕打着自家人。爭奪這所房屋的戰鬥造成了複雜而持久的形勢，戰爭進到了飢困敵人的階段。

誰一方面更機智些，誰的堅忍性強些，誰的彈藥和糧食多些，誰就可以完全佔領這座房屋。德國人久已住在這所房屋裏，並把它變成了支撐點，當然有充分的彈藥糧食儲藏，而且德國防軍底人數比我們的人數多得不可比擬。馬加洛夫的攻擊組卻是輕裝而來的。

住在二層樓上的兩家「鄰居」彼此騷擾不停。有時用自動槍短排射擊，有時拋擲手榴彈。

白天在緊張而不安靜的狀況中過去了，夜間到來了。馬加洛夫在靜寂的剎那間聽見牆後有電話聲。他連忙傾耳靜聽着，可是，只聽見一兩句不懂得的話。他想到：「那末，顯然他們有電話聯繫，顯然他們請求援兵。要把電話線找到才好。」可是，在暗中尋找了許久，毫無結果。馬加洛夫底猜測很快就證實了。德國人想在黑夜掩護之下，派兵來援助自己的防軍。可是沒有成功。近衛軍戰士們銳敏地守住了房屋的進路。

第二天。在鄰近的陣地上進行着戰鬪，一方進攻，另一方擊退敵人衝鋒。城市上空有槍彈和礮彈響得一片轟鳴，而這座四層樓的房屋卻過着與一切隔離的孤獨生活。天色剛一破曉，近衛軍戰士們就着手來尋找電話線，把它找到了，割斷了。沒有飲食使人漸漸感覺難過。彈藥也快完了，但近衛軍戰士們卻毫不氣餒，他們還向住在右邊房屋裏的「鄰人」嬉笑漫罵。馬加洛夫也開着玩笑使大家都哄笑不止，來鼓舞戰士們的戰鬪興奮精神。他這一班人的情況是非常複雜而困難的，他一分鐘也沒有放下怎樣光榮的擺脫這種複雜狀況的念頭。他們還只執行一半任務，必須把整個任務澈底完成。他就焦思着完成這個任務的辦法。

馬加洛夫又一次的仔細檢查了左邊房屋。他尋找走到敵人那邊去的進路。他發現了有一扇門沒有障壘。

通宵不眠的第二夜是很難過的。侵骨的冷風在房裏橫冲直撞，侵入到人們的大衣裏，把人們的臉孔、手脚都冷得發痛了。近衛軍戰士們輪流休息着，只有馬加洛夫一人毫未換班，奮起精神，忙碌着。半夜時，他把全體戰士們喚醒說道：

——同志們，動手吧！要靜悄悄地，堅決地來動作。

他拿了兩顆手榴彈，輕輕走進走廊，聽見他所預定攻擊的那扇房門裏發出鼾聲。「那末，是時候了，」——馬加洛夫想道，他就小心地把門一推，門就開了，並且沒有響聲。在遠處火焰照着的昏暗光線之下，他看見房門右邊有一個崗兵縮在那裏睡着了。前面牆邊有幾個法西斯蒂都躺在一堆，窗戶旁邊一個帶着鋼盔的黑影也毫不動彈。一剎那間，自動槍托就猛烈落在那個崗兵的頭上。一顆一顆的手榴彈飛進這間房子裏了。馬加洛夫連忙閃身牆後。只聽見猛烈的轟炸和叫喊聲。近衛軍戰士們馬上分頭衝進右半邊各間房子裏去，把德國國防軍完全消滅了。

——阿巴古莫夫趕快到連上去，——報告挪武莫夫近衛軍上尉，房屋肅清了，——馬加洛夫喊道。近衛軍戰士們在每個屋角上都搜查了一遍，搜集了戰利品：共有一架團迫擊砲，兩挺重機關槍，許多自動槍和步槍。挪武莫夫即刻帶着增援部隊趕來了，並連忙開始鞏固左邊房屋。隨同挪武莫夫一塊來的有超等射手、機關槍手、迫擊砲手、穿甲槍射手。這是一個衝擊戰士和防衛戰士混成組。連長催促趕緊把房屋牢牢鞏固起來，特別是最下一層。而這是沒有猜錯的。

德國人聽見房屋裏的槍聲和動作，就急忙衝來救援自己的防軍。這是一次兇猛的衝鋒。德軍步兵有四輛坦克作掩護。坦克放膽衝來，以為到這所房屋的道路是沒有阻礙的。可是我們的工兵在這所房屋的主要進路上及時埋下了地雷。頭一輛坦克碰着地雷後被炸毀了，其餘的坦克就連忙往後退走。

不久，坦克又來舉行第二次衝鋒，此時已是七輛坦克了。穿甲槍手沃龍科夫和巴拉石尼科夫頭兩槍就擊焚了一輛敵人坦克，另一輛坦克又被穿甲槍手克魯平打壞了。德軍坦克慌忙退避到鄰近街坊的廢墟後面去了。坦克底摩托聲剛一停止就有敵人的俯擊轟炸機，大砲和迫擊砲齊向房屋轟擊。敵人知道了這所房屋已全被我軍佔領，所以開始來毀壞它。一連二十分鐘，砲彈、雷彈和炸彈向這個房屋及其週圍轟個不停，各層天棚被炸毀了，牆壁坍塌了。一座四層樓的房子，塌到了第二層，有些地方甚至最下一層都崩塌了。

爆炸底轟隆聲尚未停止，籠罩着房屋的烟塵尚未消散，德軍步兵就在十五輛坦克掩護之下舉行衝鋒了。我們的機關槍手和迫擊砲手用全部火力射擊敵人步兵。步兵落在坦克後面了，躲藏在瓦礫堆中，可是雷彈好似冰雹一般洒着鑽着，把一塊一塊炸碎的人體和泥土混成一團了。近衛軍戰士巴蘭尼克和壽內所率領的迫擊砲手射擊得非常準確，穿甲槍手舍坡達低也夫和沙吉科夫擊焚了兩架德軍坦克。敵人坦克就向四面逃走，開始退卻了。

德軍的衝鋒被打退了。只有不大的一隊自動槍手還藏在交通壕裏繼續向房屋射擊。於是，超等射手

洛班諾夫和古吉科夫就來對付他們。他倆藏在斷牆後面彈不虛發地把德國人一個一個的先後擊死。交通壕裏恐慌起來了。德國人左閃右避，但總逃不出超等射手們的準確槍彈。洛班諾夫打死了十二個法西斯蒂，古吉科夫打死了八個。

在這一天，德國人還舉行了兩次衝鋒都無結果。到夜間，爭奪這所房屋的困難頑強的戰鬥告終了。在這塊戰地上靜寂起來了。戰士們坐在地下室裏被打壞了的箱子和石頭上。大家都望着這幾天以來的英雄，近衛軍中士馬加洛夫。戰友們在笑談中叫他作衛戍司令和房屋看守長。他在閃爍的火油燈光照耀之下，並不顯得比他的戰鬥同志有什麼特別出色的地方。他是一個中等身材，面貌瘦削的人，眼睛上現着快樂的神色。他敘述他們在包圍德國防軍同時自己又被圍的房屋中所過的生活情形時，是說得很簡單的。

——總而言之，我們在這裏的生活並不壞。不過廚房不工作，雖然第二層樓上的爐灶是很好的：只是須預備幾個煎餅來煎一煎才好。

他站起身來很舒適地伸一伸腰，走了幾步就消失在昏暗中不見了。不一會就聽見他的平勻安靜的鼾聲。

寫於斯大林格拉。

斯大林格拉的進攻

葛洛斯基曼著

窩爾加河上流着冰。大塊小塊的冰擁擠而來，互相衝撞，後冰爬上前冰，撞成粉碎，沙沙地響着不停。聲音清脆，好像沙泥響聲似的，在離開河岸幾丈遠的地方都可聽見。河上幾乎蓋滿了冰，一條廣闊的白帶在尚未積雪的黑暗的兩岸間流行着，只是間或在白帶中看見有一兩團水穴。白色的冰上有時躺着幾根樹幹或木板。一隻大烏鴉棲在一個冰山頂上，緊縮着頭好像不快似的。昨天有一具穿着花條襯衫的紅色海軍戰士底屍首浮過這裏。一艘貨船上的水手們把屍首撈上來了。屍首凍結在冰裏，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把他取下。他好像不願離開他英勇戰死的場所一樣。

窩爾加河上的輪船和駁船在冰塊裏浮行是顯得很奇特的。輪船煙囪裏呼出黑烟被風吹着鋪在河上，遇着聳立的冰山把它裂成一團一團的黑霧。鈍角形的駁船船頭徐徐地割裂着這根廣闊白帶；船尾後露出的黑水又被從斯大林格拉方面流來的冰塊蓋上了。窩爾加河上的輪船從來沒在這樣遲暮的時候航行過。『這是我們第一次作北冰洋上的航行』——一艘拖輪上的船長這樣說道。在冰塊裏航行是很不容易的，曳索常常斷脫，水手們拿斧頭去砍斷粗大的曳索，張開兩手在搖盪不平的冰塊上跑來跑去。這位鬚髮花

白，臉孔被寒風吹成了紅黑色的船長，嚷着聲音在傳聲筒裏喊個不停。拖輪累得喘聲呼呼，爬近那被冰塊俘虜了的駁船去。雖然這樣，這個渡河點還是晝夜不息地工作着，運載一船一船的彈藥、坦克、糧食、馬匹。如果說上游城市附近那個勇武驚人的渡河點，火線下的渡河點保證着斯大林格拉的防衛，那末這個下游的渡河點就保證斯大林格拉的進攻。

德寇在九十天內不斷地衝擊着斯大林格拉底房屋、街道、工廠和花園。我軍各師團在九十天中抵禦着德寇成千大礮、坦克、飛機的空前未見的逼攻。羅吉姆澤夫將軍，郭洛合夫將軍，顧爾傑夫將軍，薩拉也夫將軍底部下戰士支持了敵人幾百次的猛烈攻擊。斯大林格拉就是全靠他們的意志，他們的鐵般心腸，他們的鮮血來打退敵入底逼攻的。敵人包圍我們防線的鐵圈日益逼緊起來，與對岸的聯繫日益困難起來，敵入底打擊日益頑強起來。八月是城防嚴重的月份，九月更加嚴重，十月中德寇的逼攻尤其瘋狂了。似乎在大火熊熊的城市裏堅守不動是人力所不能辦到的。可是紅軍戰士竟然支持住了，也許這是需要超人的力量吧。然而我國人民在危急的時日竟找到了這種超人的力量。窩爾加河岸的防線是始終未被敵人突破的。

當我們渡過窩爾加河時，有幾隻拖輪拖着滿載俘虜的駁船在我們旁邊駛過，他們穿着襤褸的綠色軍大衣，頭戴白色高帽，站在那裏擦着凍木了的手，兩足蹣跚不停。「他們看見他們所夢想看見的窩爾加河了，——水手們說道。俘虜們皺眉蹙額地望着水上，望着沙沙響着的冰，從他們的面容可以看出，

他們的心思正好像這冬天的黑水一般是不快樂的。通到窩爾加河岸的各條路上都是絡繹不絕的俘虜兵，——舉目遠矚，只見尙未積雪的平坦的黑色草原曠野上，俘虜兵隊伍源源而來，毫無止境。有些是兩三百人一隊，有些是二十到五十人一隊。有一個延長到幾公里遠的隊伍緩緩地沿着灣灣曲曲的草原村莊道路蜿蜒而來。這一隊有三千多俘虜兵。這個巨大的人羣，只有幾十個紅軍押解着。兩百人左右的隊伍通常只有兩三個戰士押解。俘虜兵勉力向前走着，有些隊伍甚至走得很整齊，有些俘虜兵，俄國話說得很不錯。他們喊着：『不要戰爭，要回家去，希特勒完了。』押送兵就笑着說：『等到我們的坦克衝到他們的後方，而且把一切退路都截斷了，他們就馬上喊着：『不要戰爭』，以前是決不會這樣喊，而會開槍射擊，並在鄉村裏毆打老人小孩哩。』俘虜兵仍是一羣一羣陸續不斷地走來，肩上披着毛氈，腰間繫着繩子或鐵絲，菜盒水壺等等，丁丁當當響個不停。

某兵團是在一個濃霧的早上開始進攻的。天氣微寒，在指定的時刻，大礮轟鳴聲和近衛軍迫擊礮隊所發出延續不斷駭人的殷殷聲，驚破了在濃霧時更顯得特別厲害的靜寂。礮聲剛一停止，我們的坦克就已從濃霧裏衝出來了。沉重的戰車奮力駛上陡峭的山坡，步兵有些坐在坦克上，有些跟在坦克後面跑着。濃霧遮住了坦克和人的動作，在觀測所只模糊看見閃爍着的礮火。巴巴也夫中尉率領的一營人擔任衝擊中央高地。首先衝上高地頂上的是營副馬杜索夫斯基。上士康塔拉舍夫衝進敵軍火力據點，便用槍托痛打敵軍機關槍手。德國人舉手投降了。

霧氣消散後，從指揮處可以看見，中央那個高地，從山脚至山頂到處都是俄國灰色軍大衣閃動着。安放在山溝裏和高地後面坡上的敵軍大礮先後停止不響了。當戰地電話接連不斷地響着，交通兵送來各連連長和營長底報告，說是三個俯瞰一切的高地已爲我軍部隊衝擊佔領時，坦克和摩托部隊就從突破之點向前衝進。我們也就隨着進攻的坦克後面前進。沿途躺着一堆堆敵軍死屍，無人看管的大礮，掩藏在乾草下面翹首向東方望着。馬匹拖着斷脫了的曳繩在窪地上跑來跑去，被礮彈擊毀了的汽車冒着青烟，道路上躺着許多鋼盔、手榴彈和子彈。

草原上褐色的泥土被鮮血染成磚紅色了。俘虜兵的隊伍絡繹不絕。在把他們解往後方之前，先搜查了一遍。在這些小偷們布袋裏、衣兜裏搜出來的一大堆鄉村婦女的作品，顯得真是又可笑，又可憐。在這一堆裏有老太婆用的頭巾，有耳環，有襯衣，有裙子，有嬰孩用的尿布，有少女們穿的花色毛衣。在一個兵士底身邊搜出二十二雙女毛襪，在另一個兵士底袋子裏搜出了四雙穿爛了的女子的橡皮套鞋。我們愈往前走，就看見愈多拋棄掉的汽車、坦克和大礮；碰見有更多奪獲來的敵人汽車駛往後方；有卡車，有美麗的輕汽車，有裝甲的運輸車，有司令汽車。我們駛到了亞伯甘涅洛沃鎮。有一個老農婦向我們敘述德寇盤據該地三個月的情形：

——我們這裏變成一片荒墟了。雞鳴狗叫聲都聽不見了。一頭牛也沒有剩下了。早上沒有牲口可放，晚間沒有牲口可收了。所有一切都被這般強盜們搶劫一空。我們已不慣於高聲講話了，時時刻刻都

是低聲耳語，稍微高聲一點，馬上就會把你趕出屋外，並且還會給你一頓打。我們這裏的老頭子幾乎通通受過鞭打，這一個因為沒有上工，那一個因為沒有繳糧。普羅多維塔雅村底村長被鞭打過四次。我的一個殘廢的兒子連同他的幼女小孩一塊被趕走了。我們已經哭了四天，還不見他們的踪影。

在亞伯甘涅洛沃站上擺滿了奪獲的戰利品。這裏有幾十尊重砲，幾百尊野砲。砲管向各方伸着，好像驚慌失措，環顧四方一樣。擺着一長列奪獲的汽車，車上標有各師記號。站道上擺滿了奪獲的列車。在湊合起來的載貨列車箱上，可以看見被希特勒黨徒們佔領的許多城市和國家底名字。其中有法國的，有比國的，有波蘭的……，但不管車箱上的題字是用那一國文字寫的，每個車箱上都濃濃印上了一個黑色的帝國鷹徽，——奴役和強暴的象徵。有些列車裏滿載着麵粉，玉粟米，雷彈，砲彈，有些車箱裏載着草織毡靴，各種技術儀器，探照燈等。衛生車顯出貧乏得可憐，車箱中倉忙擱上了幾塊木板，板上鋪着幾塊骯髒不堪的布。戰士們杭育杭育地從車箱裏摺出用厚紙袋盛着的麵粉，裝上卡車去。

晚間我們繼續前進。路上軍隊源源不絕，黑色的反坦克槍左右擺動着，小而有力的汽車拖着大砲向前急駛。坦克轟轟隆隆地走着，騎兵梯梯達達地跑着。冷風在草原上呼嘯着，捲起泥沙和雪粒，打到人底臉上。紅軍戰士們底臉孔被冬季的寒風吹成紅銅色了。在這樣的天氣裏打仗，在無孔不入的冷風吹打之下在草原上渡着長長的冬夜是不容易的，可是人們依然精神奮發，昂頭挺胸，歌聲揚抑，向前走去。

這就是斯大林格拉的進攻。

今天的斯大林格拉

葛洛斯基曼著

十二月十六日白天吹着強烈的東北風，溫氣沉沉的烏雲漸漸失掉它含着的水分，騰入高空，天色清亮起來了。

風力和流水趕着一座幾丈高的大冰山在窩爾加河上爬行着。當它爬過斯巴達科夫卡工廠，爬過被敵人蹂躪過的拖拉機工廠廢墟後，慢慢轉過身來，在「紅色十月」工廠面前停下了，張開它的廣闊的肩膀靠在窩爾加河東西兩岸邊的冰上。

被冰阻滯着的流水，往接近河底的深處找出路。表面的水蓋上了一層脆弱的薄薄冰壳。過幾小時後，冰壳比較堅牢了，凝固了。就在這一天晚上工兵營底中士吉托夫沿着僅有三公吋厚，搖盪不定的冰上，首先一人從窩爾加河左岸走到右岸來了。

他走到岸上後，回顧了一下窩爾加河左岸的遠景，就拿紙捲起烟來。他周圍聚攏了許多紅軍兵士，他笑着回答他們的問話道：「怎樣走過來的？要過來，便過來了，最簡單不過了。」正是在這一時刻，在防衛斯大林格拉的鬪爭史上越過了偉大而悲慘的一頁，這一頁是被冰水浸得發黑了的巨手寫成的，是

紅軍搭造浮橋的工兵營戰士們底手寫成的，是輪船司機，搬運軍火的碼頭工人們底手寫成的，是凡屬在這一百天來守住了這個渡河點，渡過了灰暗的冰河，置慘死於度外的人們底手所寫成的，將來會有一天作歌譜曲來歌詠那些長眠在窩爾加河底的人們。這個歌曲會是樸實而真實，如像在那忽然被燒夷礮彈炸裂的光焰，被德軍探照燈冷冷的碧色光焰所照耀的黑夜冰塊中的勞作和死亡一樣。

夜間，我們走過窩爾加河。剛凝結了兩天的冰在沉重的脚步下已經不搖盪了，月亮照耀着縱橫錯綜的小徑和無數的橇行痕跡。一個紅軍交通員在前面引路，放膽地迅速走着，好像他在這些錯綜的小徑上走過了半生一樣。忽然冰塊吱吱響起來了，交通員走到一條廣闊的罅隙前停步說道：

——呵哈，看來我們走錯了，應當走向右邊一些。

這是交通員幾乎常常說的一句安慰話，不管他們在夜間引你到什麼地方去。我們轉向右邊走，不一會又走到小路上來了。

一團一團的雲彩在天空浮行着，當其遮蓋着月亮時，白色的窩爾加河就昏暗起來了，好像蓋上了一層灰色的濃霧。一艘被礮彈擊毀了的駁船凍結在冰塊中，幾隻船頭被打壞了的摩托船，船尾向上高高翹起，繫索上裹了一層薄冰，它們在那裏閃着淡藍的光色。

戰鬥在一個工廠中進行着。工作間擊壞了的黑暗的牆壁忽然被大礮放出的白色而帶紅紫的光焰照得通亮了。大礮聲轟轟隆隆，雷彈炸裂聲乾脆而洪亮，時而又夾着自動槍和機關槍塔塔塔塔的聲音。很奇

怪，這一幕破壞的音樂竟與工廠在和平時候的工作聲音相彷彿，好像汽錘錘着鋼板，好像帽釘接縫，好像碎鐵間錘碎那預備裝到馬爾丁熔爐裏的廢鐵，好像在杓子裏流動的鎔流和鐵渣發出的紅豔光芒照耀着窩爾加河上的嫩冰。

在這工廠裏夜戰的聲音，也說明防衛斯大林格拉的鬪爭進到了新的一頁。這已經不是那種驚天動地，震撼整個廣漠無邊的窩爾加河兩岸空間的爆裂聲。這是殘酷的戰鬪聲。機關槍彈和礮彈直而且速的射程只是在兩個工作間中短距離裏飛來飛去。這不像空戰時閃耀着的鈍弧形的彈程。這像在黑暗中一個無形戰士發出的長矛短矢，從這一扇石牆驟然發出，穿入到另一扇石牆裏不見了。礮彈和雷彈鑽穿德國人的礮火據點，找尋那掩身在偽裝起來了的掩蔽壕裏的德軍機關槍手，好像一柄鋒利的刀割開深藏地下的交通壕底天蓋。德國人埋身到地下，躲藏到石洞中，潛伏於深邃的地窖中去了。德國人在水泥築的水槽裏，在水管、陰溝、深井裏爬行着，他們藏匿到地洞裏去了。只有準確射擊的礮彈，準確拋擲的手榴彈、火球，才能把他們從深暗的洞窟裏轟出來，燒出來和把他們殺死。

早晨來到了，太陽升起在清亮的冷空中，照耀着被德國人弄得死氣沉沉的斯大林格拉，照耀着窩爾加河岸斷崖上露出的黃色河沙，照耀着礮彈鑽遍了的磚石廢墟，以及那變成了幾團幾師人作拚命廝殺疆場的工廠院宇，它也照耀着那被噸多重重的炸彈轟成的巨窟底邊緣。這些駭人巨窟底深底經常都是昏暗陰森的，連太陽都害怕觸及它們。太陽含着微笑光顧那被礮彈打得對穿的工廠烟囱上的洞孔。太陽照着無

數的火車軌道，在那裏有許多火油箱倒在地上，肚破腹裂，好似打死了的馬一般，在那裏有數百個火油箱被爆炸氣浪掀起，重重疊疊地堆着，環繞在冷冰冰的機車周圍，好像驚嚇得喪魂失魄的畜羣擠立在它們的頭目身邊似的。太陽照着一堆一堆鏽得發紅了的廢鐵，照着被炸毀了的強大的戰爭武器和工廠機器，它們永遠保留着臨死時的癱瘓形狀。冬天的太陽照耀着陣亡將士底坟墓，照耀着在主攻方向戰死英雄們長眠不起的地方自造的紀念碑。

戰死英雄們長眠在工場廢址旁邊隆起的高地上，在深溝和窪地裏，他們長眠在他們生時作戰的地方。這些建立在始終沒有讓給敵人的戰壕，掩蔽壕，砌有礮眼的石牆邊的坟墓，正是顯示英雄血忠樸素的紀念碑。

神聖的土地！真想把這個從廢墟上生長起來的新城市，人民自由高奏凱歌的新城市永遠記憶不忘，真想把這個城市整個地吸入到自己的心靈中，把所有這些地下的房屋連同那些吐煙蔽日聳立着的煙囪，連同那些縱橫交錯的大小道路，連同那些在許多土窖間翹起身軀的重迫擊礮，連同那些成百成千身穿棉襖、軍大衣，頭帶皮帽，晝夜作戰，通宵不眠的人們，把雷彈當作麵包一般夾在脅下搬運，在瞄準好了的重礮跟前刮削馬鈴薯，嬉笑怒罵，低聲歌唱，講述夜間手榴彈戰，這樣表現盡善盡妙日常英勇精神的人們，——把所有這一切，都吸入到自己的心靈中。真想把這個奇妙活動的防衛斯大林格拉戰役的全景永遠記憶不忘，這種在偉大今日活潑潑的時刻，到明天就會成爲歷史上永遠不朽的一頁。

但是，一切都是變動着的，正如今日的渡河點不像昨日一樣，在工廠中的夜戰不像十一月間瘋狂攻擊一樣，今天斯大林格拉的情形也就不像十月和十一月間的情形一樣。俄國兵士從地下，從石洞裏走出來了，他已挺直身軀昂頭吐氣了，他已不慌不忙，放心大膽地走着了。戰士們在鮮紅的太陽照耀下沿着凝凍閃光的窩爾加河走去，有些戰士拉着雪車，有些坐在車上氣憤憤地趕着那在滑溜的冰上膽怯地走着馬匹。在左岸積雪的土阜上一目瞭然地擺着幾輛卡車，在那裏卸除所載運的彈藥糧食。有一個胸前懸着皮匣的郵差在日光照耀下慢慢走向營部底指揮處去，在土阜上有兩個交通兵提着盛滿菜湯的煖壺挺起身子在離德軍戰壕不到四十米遠的地方走着。是的，我軍戰士們奪到了太陽，奪到了白天的陽光，奪到了在青天白日下午挺胸昂頭在斯大林格拉地域上行走的偉大權利。只有斯大林格拉人才知道這種勝利底價值，而他們也就笑逐顏開地望着軍隊和車輛在太陽照耀下行走着，他們在幾個月長時間內，只要有一個黑點稍微動彈一下就會引起德軍對你射擊的猛烈火力。在幾個月長時期內有成千成萬的人們，每日等待着夜間的到來，好走出地窖和石洞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伸一伸麻木了的手脚。

是的，一切都是變動着的，那些在九月間衝進了一條街道中，分駐在城市房屋裏，大吹口琴，揚揚而舞的德國人，那些在夜間開燈駛行，在白晝用汽車運輸糧食彈藥的德國人，現在卻隱到地下，藏到磚石的廢墟裏去了。我站在一棟轟壞了的房屋四層樓上，拿着望遠鏡望了半天，觀察德國人佔據着的街坊。連一絲烟雲，半個人影都看不見。他們在這裏已經喪失了太陽，喪失了白晝陽光，他們每天只領得

二十五顆到三十顆子彈，他們奉到命令只准對舉行攻擊的軍隊開火，他們每天的口糧只有一百格蘭姆的麵包和馬肉，他們好像毛髮叢叢的野蠻人坐在石洞裏嚼着馬肉，坐在烟霧朦朧的黑洞裏，坐在他們所毀滅了的美好城市的廢墟裏，坐在那爲蘇維埃國家以之自豪而被他們弄得死氣沉沉的工廠裏。夜裏，他們爬出洞外來，覺到俄國軍隊裏底包圍圈漸漸緊縮起來的可怕，高聲喊着：「喂，俄國人，向脚下射來好了，爲什麼射到頭上來呢！」

他們用六筒迫擊砲底砲火轟毀了自來水管，他們向斯大林格拉電站射了五百發砲彈，他們把凡能着火的东西通通燒光了，他們把一切學校、藥舖、病院等等都毀滅了，現在卻來到了對於他們可怕的時日，可怕的白天和夜間，歷史底法則和俄國兵士底意志決定了要使他們在這裏受到報復，使他們坐在冰冷的廢墟裏，黑暗裏，沒有水喝，嚼着馬肉，躲避太陽和白晝的陽光，在俄國十二月夜間的冷酷星光下來受到報復。是的，一切都是變動着的，斯大林格拉底一切情形都改變了。歷史底法則是公道而嚴厲的，我們斯大林格拉軍隊底意志是堅強不拔的。

寫於斯大林格拉。

包圍圈緊縮起來了

托爾瑪妥夫斯基著

在一個明朗的秋天我們離開了斯大林格拉。那時炸彈紛紛地落着，窩爾加河上噴起無數水柱。岸上火焰冲天，河裏的輪船也熾燃着，人們沈沒水中。在斯大林格拉留下有富於戰鬥經驗的師團，他們必須死守每棟屋宇，每個房間。

我們卻開向西北方面頓河流域去了，此時我們還不十分瞭解這個從遙遠的莫斯科，從最高指揮部大本營所誕生的作戰計劃底偉大意義。我們與斯大林格拉告別了，甚以我們不能分擔防衛此城的任務為可惜。我們在這裏，在這個工廠林立，果園密佈的城市中，在這個擠有偉大革命傳統的城市中是停駐不久的。可是火焰卻鍛煉了我們對它，對斯大林格拉的愛情。我們知道，這樣的愛情是永不磨滅的。

報紙上所登載的從我們戰線發出的通訊，都簡單標為「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這幾個字底含義是非常廣闊的。

窩爾加河與頓河之間的草原有許多深溝縱橫割裂着。道路輾壓得光滑如鏡。崗阜都以率隊突擊它們的營長名字來命名。戰線是伴着頓河下游低平的左岸，只有幾個地方渡到了高聳右岸底小灣上。

高岸上的崗阜變了黑黃色。它們被我軍底迫擊砲燒得精光了。德國人，羅馬尼亞人，意大利人不惜以極大的代價，力圖把我們驅出橋前的工事地帶。但是每個高地都變成了碉堡。有一個高地由科覺特科夫率領着十六個蘇維埃戰士防守着。德國人派遣了一營步兵在坦克掩護之下舉行攻擊。坦克被燒燬了，步兵營被我軍十六個戰士殲滅了。科覺特科夫及其同志以他們的血肉身軀阻住了敵人前進的道路。他們戰死到最後一人，可是始終沒有把高地讓給敵人。

離斯大林格拉最近的是佈置在窩爾加河沿岸一帶的我軍隊伍。他們極力向拖拉機工廠突進，可是敵軍底猛烈火力阻住了他們的道路。在這裏，德國人建築有鞏固的防線。

我們在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很難過地渡着殘酷的秋天。被焚燒着的城市發出苦悶惱人的煙霧迷漫於草原天空中，好像是責難我們似的。城裏的情形怎樣？我們的同志鬪爭得怎樣？他們須得抵擋住敵人機械化師如何拚命的逼攻呵！

十月間，我收到了防守斯大林格拉幾個工廠的近衛師師長羅吉姆澤夫將軍的一封信。他從設在可以擋住砲彈槍彈的水泥陰溝裏的指揮處寫道：「昨天敵人在無線電中向我們叫喊說，羅吉姆澤夫會在窩爾加河中啣咕啣咕淹死的。我命令回答他們說，他們自己會碰得頭破血流的，羅吉姆澤夫是永遠不會在窩爾加河裏啣咕啣咕淹死的。」讀着這封信是不能不笑逐顏開的。德國人調集了幾十師團和幾千飛機去衝擊城市，可是處在圍城中的這位俄國白髮少年將軍卻還是確有信心，歡笑自如。斯大林格拉是決不會失

陷的！

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的軍隊掘壕據守了。從西北方面發出的不斷的礮火，在這區域中進行的殘酷戰鬥，吸住了敵軍很大的力量，不讓敵人用去突擊斯大林格拉。這是使我們滿心希望在斯大林格拉城裏和敵人廝殺的人們覺得自慰的事。瘋狂的希特勒在廣播中宣佈斯大林格拉指日可下，並指定了在城中舉行閱軍的日子，隨後延期了，又宣佈了第二個日子，又宣告延期了。

十一月間，斯大林格拉的情勢真是危急萬分。窩爾加河遷延不凍，河上流着冰塊，妨礙了惟一接濟來源的渡河點的轉運。我們戰線上的同志每次相遇時，都是說：『斯大林格拉真困苦呵』——這表明每個人都是「心中苦悶難過的。」

部隊中的戰士們焦急異常：斯大林格拉這樣困苦，我們卻停在這裏不動，隨後在戰線上，在戰壕和土窖裏發生了一種風傳：說是斯大林到我們這裏來了。據說，昨天看見斯大林鎮靜而有把握地在戰線前緣上走着。我不知道，斯大林究竟到過這裏沒有，可是這個使戰士們興奮的風傳無疑是從瞭解斯大林格拉這個榮膺斯大林名字的城市概念中發生的。這就是亟想看見斯大林，亟想看見斯大林格拉的願望。

十一月十九日，終於開始動作了。礮彈轟着頓河底高岸。步隊戰士通過尚未凍凝的河流，在酷寒的風雪中，快樂而憤怒地舉行衝擊了。

坦克和近衛軍騎兵通過步兵的作戰隊伍，猛力向前衝去，闖過德軍佔領的村莊，使敵人驚惶失措，

他們直衝到位置在斯大林格拉西方的卡拉契城，並乘勢佔領了它。巴畢契中校所指揮的部隊包圍了幾師羅馬尼亞軍隊，勸告他們繳械投降。羅馬尼亞的將領處置得很明達：他實行繳械投降了。他乘坐汽車率領軍隊來到我們這裏，跟在他後面的是上級軍官，在軍官後面的是頭戴高羊皮帽的羅馬尼亞兵士成排成連地走着。他們很像一羣牧夫。

德國人向東方，向斯大林格拉退卻了，紅軍也就向東方進攻，這是偉大保衛祖國戰爭中的第一次。戰士們以主人的資格，進到了頓河高岸，走過了全部河灣，在那裏，每個窪地中都有幾所德軍拋棄的倉庫。有許多赤足的婦女和戴着夏天帽子的哥薩克老人來迎接我們；他們的帽子和靴子通被德國人搶去了。在維爾節契村，我們追悼了遭受虐殺的被俘紅軍戰士底屍骨。赤裸裸的屍體上到處都可看見慘無人道酷刑拷打的痕跡。戰士們繼續向前衝進。路上每隔三十公尺就有德國人準確地設置的道標。我們看見了多具被汽車壓死的身穿便服的屍首。這是德寇汽車夫故意把汽車衝入那從斯大林格拉近郊市鎮撤退的難民中來藉此取樂時幹的罪行。

我們漸逐德寇，敗復了廣大的區域。同時有另一些部隊把敵人向南方和西方逐退。全國聽到「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的字樣都歡樂不已。但這已經是不確切的了，因為戰鬥也蔓延到了斯大林格拉的正西方面。

德寇固守着防禦陣地。可是他們調來進攻斯大林格拉的巨大部隊已被包圍了。晝夜都有兩翼尖端

塗着黃色的運輸飛機飛往包圍圈裏去。當這些飛機飛過我軍陣地上空時，戰士們就一齊用步槍、機關槍、自動槍朝上射擊。有些戰士仰面躺着，好使射擊時方便些。高射砲急急地響個不停。在這裏，有好幾百架「容克——五二」式飛機被擊落了。

一月八日有兩個軍官和號兵手執白旗走到戰線前緣。他們是去遞送我軍指揮部給德國人的最後通牒。德國人竟開槍射擊。他們不得已退轉回來，但後來又再次前往了。號兵吹了一陣信號，白旗迎風招展。德國人方面沒有開槍。三個鎮靜勇敢的人就挺身前往獸穴去了。在望遠鏡裏看見德國人蒙住他們眼睛後，引向裏面去了。大家着急不安地等待他們回來。直到傍晚時他們才轉來。被包圍了的敵人沒有接受我們的最後通牒。夜間我們又派人用傳話筒在前緣上大聲叫喊，喚醒被包圍了的德國人要放明達些。

天將破曉時，一切都靜寂了。一到早上便換了另一番景色。砲彈和雷彈迎着昇騰起來的太陽向敵人紛紛飛去。四方八面都是一片霹靂聲。成千的雷彈在灰色的天空中繪出一條一條的火線。大地都爲之震撼起來了。德軍陣地前緣被轟得在空中飛舞。砲兵拚命工作，累得渾身是汗。砲隊指揮官依克拿托夫上校興奮得臉紅耳熱。他這個老戰士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這樣強烈的砲擊。

早上九點鐘時步兵隨着砲火波濤前進。在第一行散兵線之後，有步兵持着各部隊底紅旗迎風飄揚。我們所在的觀察處，在拂曉時離前緣約三百米達。但前緣迅速向前移進了，已越過山崗去了，遂不能不跟隨戰士們前進。田野和高地到處鋪滿了德寇底屍首。

一隊一隊的俘虜兵綿延不斷地向後方走去。他們的眼睛中都凝結着恐怖的神色。難怪依克拿托夫上校在開始礮攻以前說過：「在這樣的礮擊之下，只有兩條救路，不是死亡，便是發瘋。」戰鬪沒有一分鐘的停歇，我軍的逼攻是殘酷可怕，無堅不摧的。粉碎了第一條防線之後接着又衝破了羅索什卡河沿岸的第二條防線。

戰士們聽說斯大林同志下了嘉獎軍隊的命令。這個消息立時傳遍各戰鬪隊伍，戰士們互相爬近跟前，轉述這個消息。斯大林底嘉獎使大家更加興奮。戰鬪令人快樂起來了，眼光銳敏起來了，兩手加倍有力了。

我們在草原上駛行着，隱約看見前面有一座城市。但從地圖上知道，在這裏並沒有什麼鄉村市鎮。駛得更近時，我們才懂得，我們誤會了。原來並不是城市，而是幾千輛德軍汽車一輛傍一輛地排列在田野上。有一個地方，停下的汽車竟達九千輛以上。這樣的「城市」在草原上是很不少的。到處都躺着敵人底屍首，有許多是凍死的。路旁有幾個德軍飛機場——許多「容克」式飛機，「海克爾」式飛機，「米」式飛機以及爲戰士們所痛恨的「福克」式而把它叫做「框子」的飛機都馴馴服服地佇立在飛機場上。在收復的鄉村中發生了許多動人的事件。當進佔卡爾坡夫卡鄉鎮時，敵人開放着猛烈的迫擊礮火，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在雷彈紛紛炸裂之下跑到指揮處來，報告敵人從何處開火。團長立刻宣佈獎給他一面「義勇」章。但是當團部書寫給獎命令時，這個小孩已和其他一些小孩跑往別的地方去了。當時沒有

來得及問明他的姓名，直到現在還在村鎮裏找尋這個小孩。他自己又不到團部來，因為不知道得獎的事，而在鄉鎮中，所有的小孩都是活潑勇敢的，任你怎樣找，也難找到這個小孩的。

同是在這個卡爾坡夫卡鎮上，有一個胸掛紅旗勳章，失掉了兩腿的人前來迎接我軍戰士。這是在保衛祖國戰爭中受傷成了殘廢，得有兩面紅旗勳章的戰士，科偉林。他在這個鄉鎮上遇着德軍闖來了，無法走脫；而在被俘之日曾設法幫助躲避德寇的自家人。

原來一心想望保衛斯大林格拉的戰士們，終於達到了目的。當我們從西方開入城裏時，本來駐守爾加河沿岸的部隊早已從北部攻破敵人防線開入城裏了。我們昨天還是處在戰線前線，經過很短時間後，就已處在我軍底深遠後方，『俄國軍隊底後方』了——戰士們在笑談時這樣說。

在蘇聯情報局發表的戰報上，在各報登載的通訊上永遠消失了『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的字樣。這些字樣也就永遠成了俄國光榮的紀念碑。

寫於斯大林格拉。

巧 合 古 典

鐵霍諾夫著

全世界人士都看見了紅軍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緊密地包圍了二十二師希特勒軍隊；而開始有系統地消滅他們；於是被圍的二十萬到二十二萬的希特勒匪徒中留得活命的只有七、八萬人了，而他們也定會受到同樣的命運。

現在德國寇賊們嘗到了窩爾加河草原上的冷風，初次的冰凍和風雪，既無燃料，而穿着夏服裝坐在那裏發抖。他們大吃大喝搶來的食物以後，現在每天吃着凍透了的一百到一百五十格蘭姆的麵包過日子，以前吃的是珍饈美味，現在卻啃着死馬骨頭。對於他們的報復來得真快，無論什麼也不能挽救他們滅亡的末日。發疹傷寒流行於他們的隊伍，希特勒餓鬼們底哼聲叫聲把無線電爲了安慰他們而終日唸着「定來救援你們」的咒語都湮沒了。

情形很明顯了：援兵不會來的，援兵無法來到的。趕來援助他們而被打敗了的德國人只能通知他們不幸的合夥打劫的伙伴們說，他們在紅軍打擊之下沿着冬天草原又飢又冷向羅斯托夫竄逃也是很舒服的。

陷在重圍中的德國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巴烏劉斯上將想必已經收拾行李坐上運輸飛機，好拋棄付託他的軍隊而平安逃走，或者在拒絕投降之後，已經逃走了，——難道他會憐憫那些遭受愚弄，被他陷入絕境的德國丘八嗎？

如果他平安逃脫了，那末，他會有閒暇時間在後方某個地方來用歷史眼光分析此次戰役，作出自己軍隊作戰行動和紅軍作戰行動的總結。

德國人是最喜愛作各種詳細考查研究的，特別是在戰爭歷史方面。德國總參謀部底偶像，有名的石力豐伯爵，有個時候，曾想出所謂現代喀內原則。在古羅馬時代，甘尼巴爾曾在喀內地方粉碎羅馬特林齊、瓦龍所率領的軍隊，將其包圍以後，就把它加以殲滅或俘虜了。這是很早以前的事件，還在公曆紀元以前的事件。可是石力豐認為即在現代戰爭中這種殲滅敵人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方法，而自石力豐以後，德國的一切優秀將領都時刻夢想着喀內戰略來對付德國底敵人。

德軍總參謀部戰史科科長愛爾甫爾特中將會著一部專書來論述關於完全殲滅敵人的勝利問題。

他在分析各時代中近似於古代喀內形勢的軍事動作時，不得不作一「但書」說，現代將領包圍和消滅敵人是不能根據喀內戰役進程來闡明的。他就來從事分析上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底軍事動作。但不幸又不得不承認，凡能成為喀內的各次戰役，都沒有成功。牽強附會的喀內，他是不難找到的，可是真正的例子，巧合古典的包圍巨大軍隊而加以殲滅的例子，在德軍歷史上是沒有過的。

他甚至企圖把意大利元帥巴多里阿想用富有現代武裝的軍隊去包圍武裝薄弱的阿比西尼亞軍隊的作戰誇揚起來作為例證。可是不管冒昧模倣古時名將的墨索里尼所下滑稽可笑命令：包圍敵人，殲滅敵人！——巴多里阿竟然丟醜了，阿比西尼亞人平平安安地闖出了他的包圍，而讓那妄想成為現代甘尼巴爾的野心家去當活傻子。

在現時這次戰爭中，就不必為愛爾甫爾特着急了，德軍總司令部已替德軍戰史造成了巧合喀內古典的例子。現在的巴烏劉斯上將可以詳細告訴他，喀內，巧合古典的喀內真造成了，甚至他是這次事變的親身參加者。不過這次事變底本質竟惡意刺諷他，使他在報告時，只能充當特林齊、瓦龍角色，而不是充當甘尼巴爾的角色。充當甘尼巴爾角色的是蘇聯指揮部，它使德國歷史家可以來記載一件巧合古代喀內的戰役了。二十二師德軍陷入包圍中，受到四方八面的攻擊，並被蘇聯軍隊從四方八面有計劃地消滅着。再過幾時，巴烏劉斯所統率的威勢赫赫的軍隊，連一個最醜不堪的丘八都不會剩下的。

將來德國軍事歷史家用不着到很遠的歷史中去搜索例證來闡明名震一時的石力豐所提出的原則了。石力豐伯爵只好躺在棺材裏搖頭大息，但已無補於事實的。現在德國將軍們一提到「斯大林格拉」，就會膽戰心驚，舉目四望，是否有新的喀內來到他的跟前。愛爾甫爾特說得很對，「現代將領包圍和消滅敵人是不能根據喀內戰役底進程來闡明的，」——而應當根據在斯大林格拉近郊戰役進程來闡明的。紅軍給了德軍總參謀部驕橫冒險家一個嚴酷的歷史教訓，而用其巨手寫了一章歷史，使所有希特勒將軍們

讀着都會氣忿得牙齒發抖的。紅軍向全世界表明了，應當怎樣佈置真正現代的喀內來消滅敵人。

愛爾甫爾特和巴烏劉斯一流先生們，你們把喀內戰役談論得很多了，請你們就接受這個巧合古典的一模一樣的喀內吧。這只是第一個例子，接着你們還會得到許多其他巧合古典的例子的。紅軍是很敬重古代甘尼巴爾的，可是它有自己的許多甘尼巴爾，他們在嚴酷教訓了德軍自負自誇的領導者之後，會使德國土匪軍隊也獲得沈痛教訓的。當紅軍對世界戰爭歷史作出新的貢獻而在本國領土上消滅最後一個希特勒兵士的日子，愛爾甫爾特和巴烏劉斯一流人就會受到最終的歷史報復。俄國的刺刀會把德國軍事教科書底篇章一律勾消，而有權威的希特勒指揮下將軍們底全部古典主義，會像肥皂泡一樣破滅得無影無蹤而使被解放的人類大為稱快。

寫於斯大林格拉。

哈爾科夫爭奪戰

伯列維爾著

軍事歷史家將來要用許多燦爛的篇幅，來記載英勇事蹟的哈爾科夫爭奪戰的開始，應當從紅軍順利地阻住了在別爾果洛得方面進攻的裝甲德寇的時候算起。

現在，由於我軍進攻哈爾科夫的結果，德寇特別仔細地保守秘密的許多材料落到了我們手裏，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希特勒大本營曾經是怎樣重視柏林瘋子所進行的新的夏季冒險。

希特勒把自己最好的部隊和最好的技術來進行七月的戰鬪，就把自己最大的一個法寶也拖出來運用了。

但是這個法寶也被紅軍打破了。希特勒本年夏季的進攻遭到了慘敗。

紅軍在防衛戰中表現了勇士們頑強英勇的精神和技巧的本領，而使德寇遭受了重創，疲憊不堪，並憑藉這次戰鬪從再度破產的德國指揮部手裏奪得了戰鬪的主動權，隨即轉為進攻了。這個進攻就應當算作哈爾科夫爭奪戰的開始。

德國人在自己的正式文件中，把哈爾科夫叫做「封鎖蘇維埃烏克蘭土地的鎖鑰」和「東南戰線的中

心據點」，而把別爾果洛得叫做「烏克蘭堅不可犯的北部碉堡。」

「軍官曾經對我們說，——一個在別爾果洛得被俘的坦克軍士文特爾講，——當別爾果洛得和哈爾科夫還在我們手裏時，我們就能牢固地握住烏克蘭的全部財富。軍官們對我們說，我們在這裏的陣地是堅不可犯的。我們連裏的上尉龔齊格爾，在別爾果洛得爭奪戰剛一開始時就屢次說過，元首命令我們堅持到底，無論如何要守住別爾果洛得一帶的陣地，說哈爾科夫以及我們用若干德國男子的生命做代價而奪得的全部東南地區的命運，都以我們的堅定為轉移。」

的確，德國工程師，用盡全力來把別爾果洛得防線變為堅不可犯的陣地。我們看見了別爾果洛得的工事——有幾層強大的防禦地帶，重重疊疊環繞於北面來掩護這個城市。這是現代的強大工事，德國人為建築這些工事，是沒有吝惜人力、材料和經費的。

草原戰線和沃龍涅什戰線部隊，巧妙地選定了當德國師團已經在殘酷戰鬥中消耗了自己的進攻銳氣而陷於疲憊的時機，就轉為進攻。我軍既用強大的聯合打擊——在這個打擊中善於把我軍步兵的壓力和精力、蘇聯砲兵名震全球的威力、我軍飛機師的高度藝術和坦克手的突擊力量等等配合起來擊退德國師團，一下子就在幾處突破了德寇建立的臨時工事，並由北方經由決口衝向別爾果洛得城去。

在這次突破敵人防線而向別爾果洛得進攻的戰役中，我軍指揮部以及所有正確領會了這次戰爭巨量經驗的蘇聯軍官在戰術上的果斷精神，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了。我軍偵察了德寇虛弱的地方，便向這些

地方攻擊，並衝入這樣造成的決口，大膽把敵人被封鎖了的或半被封鎖的據點留在自己背後，從側面來威脅德寇工事，從後方去攻打它們；這樣就把德寇細心造成的陣線的防衛能力化為烏有了。

德寇建築來掩護別爾果洛得的所有的三道防線，就是這樣被我軍打破的；德寇所認為『烏克蘭堅不可犯的北部碉堡』的別爾果洛得工事區，就是這樣被我軍奪得的；哈爾科夫爭奪戰第一階級，就是這樣被我軍贏得的；我軍部隊就是這樣給自己打開門戶進到烏克蘭去的。

*

*

*

*

*

別爾果洛得一陷落，就摧毀了德國兵士對於可能支持的信心，就削弱了他們的戰鬪力。在這方面，

德國軍士里黑特爾寫給他弟弟庫爾特的一封信，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證，這封信是在被打死了的里黑特爾的軍用掛包中找到的。在這封信內寫道：『親愛的庫爾特！你知道，我是從來沒有害怕危險，從來沒有驚惶失措的。我向來都堅信我們的目的和我們的勝利。可是，現在我想和你告別了。請不要詫異吧，真是告別，而且是永別哩。不久以前我們舉行了進攻。但這是多麼令人難堪而可怕的進攻呵。我們兵士都大膽前進，但俄國惡鬼們無論怎樣也不想退卻，並且每一寸土地都使我們耗費了很多弟兄的生命。但這終究是進攻，所以還可忍耐得住。但後來這些俄國惡鬼卻向我們猛攻，而我們就開始退卻，就開始了真正的地獄生活。昨天我們放棄了別爾果洛得。我們只剩下很少幾個人了。庫爾特已不在人世，福里得和格爾曼兩人也陣亡了。留第維格炸斷了一隻腿，結果就在戰場上失落了。准梭里特爾果夫先生

炸成了碎塊，甚至無法把他的屍骨收集起來。在我們連裏剩下了十八個人。這還算不壞哩。因為第二連裏總共只剩下了九個人。本想把這一團解散，但後來又把它合編為一連了。天呀，這一切究竟怎樣了結呀！兵士們不願意聽什麼勝利的話。現在他們覺得橫豎都是一樣了。我雖在說服他們，但自己卻帶着恐怖的心情感覺到，我自己早不相信了。難道你能摧毀他們這些俄國惡鬼麼！我知道，他們是會把我打死的，別了；可是，對我橫豎都是一樣，既然戰爭失敗了，而前途又是黑暗的，那末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呢！」

我軍一佔領別爾果洛得工事區，就開始了哈爾科夫爭奪戰第二個階段。我軍部隊猶如強大的洪流，從別爾果洛得附近打穿的門戶沖向南方去，沖向烏克蘭去了。我軍突破德寇防線的巨楔，衝擊德寇的陣地，由北向南伸進，以其尖鋒針對着哈爾科夫。任務是要一分鐘也不減弱進攻的速度，要跟蹤追擊退卻的敵人，進行幾乎毫無間斷的殘酷戰，向哈爾科夫前進，節節擊破敵人的陣線。我軍步兵在前進過程中經過許多艱苦的戰鬪，用真正蘇伏夫的速度進展着，每天平均走過十二公里，有時甚至每天走過十五公里，且隨時實行機動，迂迴敵人據點，從後方把牠消滅。

在這些戰鬪中，雖然一切情況——週密的工事網、頻繁的人口集居點、以及非常便於防衛而難於進攻的掩蔽地形等——都妨害我們前進，但步兵、礮兵和坦克兵的親密合作終於給了極好的結果。礮手們拉着大礮伴隨步兵前進，幫助步兵解決日常戰鬪任務。當我軍進攻部隊遇到敵方堅固工事據點時，礮隊

就組成一個強大的突擊隊——有時在一公里上集中兩百多尊大礮——以猛烈的火力向德寇轟擊，不只是擊破前緣，而且擊破牠的防衛陣地的全部縱深腹地。德寇喪失了自己的前緣陣地，喪失了自己的火力支援，被這兇猛的火力所震撼，於是就開始潰退，一下子就潰退十五以至二十公里。遇有某種阻障而無法集中這樣強大的礮兵突擊隊時，我軍指揮部就調用空軍，於是我們的衝擊機和轟炸機就從空際來剷平敵人的工事。

在右翼方面，我軍進攻部隊在前進道路上遇着茂密而廣闊的森林，森林的邊緣本來就是一些便於防守的地帶，且敵人照例又在這裏築有堅固工事。而我軍部隊就分成一些獨立行動的小隊伍來在林中開始戰鬪，這些隊伍鑽進樹林，抄到德寇後方，從茂密的樹叢中用自動槍、機關槍、輕迫擊礮來攻打他們。

只在從敵人後方用這樣的打擊把敵人的防線摧毀後，進攻部隊的主力才開進森林，並在森林掩蓋下進行英勇的林中行軍，往往在茂密的樹叢中給自己砍出一條道路來，往往用手提着彈藥，隨身拖着大礮走。右翼方面一支部隊所作的行軍，可以作為這種林中行軍的例子，它在十八小時內穿過了森林地帶，暗地裏在樹林南面林緣上集中起來，並這樣出其不意地突擊德寇，使其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工事據點。

這樣，進攻方面的先頭部隊，用殘酷戰鬪走過二百來公里地區，收復幾千處人口集居點，殲滅巨量德寇和軍事技術後，就衝到了哈爾科夫城郊北面，而魯吉克所統率的支隊就闖入城中佔領了第一批街坊。在北方，戰鬪已經直接移到了城郊區域。它變成了頑強的巷戰，從此就開始了為收復蘇維埃烏克蘭

第二京城而戰鬥的第三個時期，最英勇最緊張的時期。當先頭部隊在哈爾科夫城郊繼續戰鬥時，主力卻已遵照着自己的機動戰術，開始了廣闊的迂迴機動，逐漸把這個城市緊緊包圍起來，並威脅着德寇藉以聯繫哈爾科夫與後方的主要交通線。

我們的礮隊和空軍從空中和地上用猛烈的火力來協助進攻。德寇方面也頑強抵抗着。德軍指揮部奉有防衛司令的嚴格命令，無論怎樣都要把這個城市守住，就繼續把新的力量調到哈爾科夫和迪哈爾科夫的道路上來替代那些在緊張戰鬥中消解了的舊部隊。德寇爲了把這個像他們所說用以封鎖蘇維埃烏克蘭的鎖鑰保持在自己手中，是沒有吝惜過人力和技術的。鬪爭一天比一天緊張了。最後，八月二十三日，由於殘酷戰鬥的結果，我軍打破了德寇的反抗，就用衝擊佔領了這個城市。

* * * * *

哈爾科夫爭奪戰，是保衛祖國戰爭中最偉大的搏戰之一，它顯示了我國軍官的高度指揮藝術、善於把史達林的機動戰術來與德國軍隊的死板戰術對立起來的本領。我軍部隊在爲爭奪哈爾科夫城的戰鬥中表現了高度的戰鬥訓練和果敢精神。

哈爾科夫爭奪戰顯示了蘇維埃各兵種士兵的高度英勇和技巧，他們巨大的進攻熱潮，這是德國軍士里黑特爾在自己的信中帶着非常驚恐的神情寫過的。

在最近幾個星期的戰鬥裏，帕史科夫統率的反坦克槍排，在進攻和反攻的戰鬥中擊壞和消滅了二十

輛德國坦克，其中帕史科夫自己同他的槍手就擊壞和燒毀了十二輛坦克，近衛紅軍兵士科爾列夫、馬祖爾和費寧三人各自擊壞了二輛坦克。這是一種特別的記錄。但在別一部隊中還有砲手們大大地超過了反坦克手的這種戰鬥記錄。砲手伏羅洛夫中士擊毀了九輛法西斯坦克，其中有三輛是「老虎」坦克。

機關槍手庫爾得熱諾夫被指定在進攻部隊側翼方面佈防。他悄悄地爬到停在窪地上的一輛被打壞了的德國重型坦克裏去，並把自己的機關槍架在坦克裏面。不一會，德寇爲了包抄我軍部隊側翼，就開始沿窪地進攻。庫爾得熱諾夫鎮靜地讓德寇走到近前，然後才用機關槍向他們掃射。因爲他藏在裝甲很厚的「老虎」坦克裏面，敵人的槍彈和砲雷簡直無可奈何。於是德寇就向庫爾得熱諾夫開來三輛坦克。這位戰士毫不還擊，鎮靜地直讓他們開到近前，然後，當坦克停在他的近旁，準備前來探聽他的生死時，他就微微伸出車塔來向外拋擲了幾顆反坦克的手榴彈。他打壞了敵人三輛坦克，並用自己的機關槍結果了一百一十七個德寇。

我們參加哈爾科夫戰鬥部隊的進攻熱潮，一天一天高潮起來。德寇方面卻恰巧相反，隨着哈爾科夫根據地事變的發展，德軍士氣越加降低了。我軍在這次進攻中俘獲了幾千俘虜。這些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個人性格和思想說來都是各不相同的。但他們大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疲憊和絕望。

有一個「希特勒」師中的上等兵、衝鋒隊員、彪形大漢烏劈爾費立格，帶着傷感的口氣說：

「在奧勒爾和別爾果洛得事件後，我們已很瞭然，我們只有神怪降臨才能取得勝利了。我相信大

砲、坦克、飛機，但我不相信神怪。」他把手一擺，又補充說：「他們對我們說：哈爾科夫是封鎖烏克蘭的鎖鑰，他們說：你們寧可死，也要把這個鎖鑰保存起來。我經過別爾果洛得倒霉事件後，卻想道：好吧，我就寧死也把這個鎖鑰保存起來吧，俄軍卻會把鎖鑰同門一齊打破哩。够了！我很高興，我已逃出這場把戲，其中每齣對於我們都是毫無意思的。」

特種摩托步兵團營長畢列爾准校聲明說：

「我們奉有嚴格的命令，無論怎樣也要守住哈爾科夫這個是我們整個東南戰線據點的城市。我們雖有強大的部隊，有很多彈藥軍火，但兵士們在從別爾果洛得退卻的道上，卻染上了缺乏信心的病症。在這種情形下是很難期待他們有真正德國戰鬥精神的。」

我軍進攻熱潮日益增長，而敵軍政治情緒和士氣日益低落的事實，在我軍方面是在哈爾科夫戰場上勝利的重要結果之一；而在法西斯軍隊方面，卻是由於受了新的十分嚴重打擊的鮮明表現。

我們通宵都看見一種悲慘景象。

哈爾科夫被焚燒了。可惡的德寇，因為感覺到我軍鐵鎗緊緊地夾在他的喉頸上來了，就氣忿得發瘋發狂，居然放起火來焚燒這個美麗的城市，且在很多地方同時放火，於是哈爾科夫就燃成一堆大火，號召全世界實行報復。

夜間，當哈爾科夫的火光映得空際血紅的時候，我軍部隊就舉行了堅決的攻擊。這吞食我們城市、吞食我們勞動的火，在戰士中間提高了戰鬪的怒火。德寇反抗着。他們在瘋狂的絕望中用猛烈的火力打擊我們進攻的部隊，但用鐵筯夾住了哈爾科夫的我軍部隊卻用巧妙機動摧毀了敵人的信心和意志，打破了敵人反抗的堅定性，打破了他們的防衛。我軍就從北面、東面和南面逼攻前進。包圍圈接合起來了。德寇在哈爾科夫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呼吸的了。於是他們就開始來作死前的掙扎。留在城裏的敢死師團還在進行必遭滅亡的抵抗。可是，不管用懲治家屬相威脅也好，或衝鋒隊員用自動槍射殺每個企圖退卻的人也好，都無濟於事了。德寇已經支持不住我軍英勇的攻擊，他們的反抗被摧毀了，黎明時他們就逃跑了。

還在黃昏時分就進到了城市中第一批街坊的我軍各營，現在就以不可遏止的洪流從幾方面湧向哈爾科夫城中，從城郊衝到城市中心。他們帶着極端憤怒的心情來殲滅德寇，他們爲這個城市復仇，他們越深入城內那些被敵人燒得烏黑和炸得七零八落的街道，他們的戰鬪怒火也就越高。

早上，我們駛進了哈爾科夫。德文的「哈爾科夫」招牌，休養所的廢墟，被毀壞了的工廠和工人住區，全落在後面了。莫斯科——哈爾科夫公路直通到城市中心馬路——蘇姆大街來了。我們來到了還籠罩着望人煙霧的城裏，在蕭條的街上還有爆炸射擊的轟鳴聲響，間或戛然一聲爆炸，就有某所房屋崩塌下來，拋起一陣如煙似霧的塵土。這是退卻的德國惡徒架設在房屋地基下面的殺人機器、兇猛的炸彈爆發了。

受了致命傷的野豬在牠絕望的掙扎中也作不出德國人在哈爾科夫所作的這樣多的破壞。瘋狂的德國吃人生番，因感到失敗的恥辱而發瘋發狂的憎惡，對這個美麗城市不知給了多少淒慘創傷！他們因在哈爾科夫爭奪戰中遭到失敗，就來向哈爾科夫城中的房屋和紀念物、向它的文化寶藏、向這個城市中的居民大施報復。炸毀磚石房屋——這比抗拒英勇紅軍的打擊自然要容易得多。我們在克羅連珂圖書館巍峨屋宇的廢墟前面經過。這是世界上最大的藏書庫之一，這不僅是哈爾科夫夫人引以自豪，而且是蘇聯全體人民引以自豪的。而德國野蠻人看見書籍焚燒時冒出的煙霧，看見人類智慧寶庫的灰燼，卻與高采烈。烏克蘭的石甫琴科博物館被消滅了。最寶貴的圖畫被搶去了，手稿真本以及凡是留下沒有運走的東西都一概被消滅了。住在斯科沃羅得烏克蘭文化博物館廊房的一個德寇勤務兵，把烏克蘭幾年來的刺繡標本拿來替自己的老爺擦器皿，而把古代製成的老窗簾，拿來當包脚布，給軍官的皮箱縫箱套。野蠻人們把絕無僅有的寶劍拿來劈木柴。他們把古老的木器、衣服、文件燒起來溫暖自己生蟲的身體。

德寇在哈爾科夫所作的一切是罄竹難書的。只要把他們的罪行簡單列舉一下，也連幾百張報紙都不夠用。最足令人切齒痛恨的，就是所有這些罪行都是故意、經過思索、且按指揮部規定的計劃來作的。野蠻人在退卻時毀滅哈爾科夫，是幹得很精密、很頑固的。

我爲了按時寄發這篇文章，就於正午時分與哈爾科夫告別了。我沒有看見全城，但我所看見了的，已足夠在我的心中永遠刻上今日哈爾科夫的面貌。

一九四三年的七月

葛洛斯基曼著

戰爭以來的第三個七月。月初，德寇法西斯軍隊，如同前二年這個時候一樣，又轉而進攻紅軍了。戰爭底塵土又籠罩了成熟的麥田和天然幽美而勝過地上所有一切花園與奢侈花室的廣寬草地，籠罩了牛蒡花，紫雲英，金魚草，黃花菜，籠罩了鮮豔的丁香草和鄉村籬旁芳香的苦提樹，籠罩了叢生水苔和嫩綠蘆葦的溪澗和池塘，籠罩了奧勒爾各鄉村裏的紅色磚房，籠罩了庫爾斯克和別爾果洛得各鄉村裏粉牆土屋。

飛機摩托嘈雜的吼叫和轟鳴聲又震息百鳥的歌唱，蚱蜢的鳴聲，馬蠅和馬蜂的音樂了。德寇所射的無數火箭和懸遍戰線的照明燈，發出惡的亮光，照耀天空，又使明月和星光暗淡了。

在奧勒爾——庫爾斯克方面和別爾格洛得——庫爾斯克方面的戰役進行了約三百小時之久，在這次戰役中，德寇幾乎發動了約近四十師的大軍，數十團轟炸機和驅逐機，還有許多許多的大砲。

看起來，他們是完全有勝利把握的。進攻的區域是非常窄狹的。坐汽車費四五十分功夫就可走遍這段戰場，而德寇竟在這裏集中了十七師坦克。德寇自三月末起就用絡繹不絕的火車和汽車向這裏運送成

千上萬噸的礮彈，預定在這裏把我軍夾在一個大的鐵鉗之中。到進攻的時候，他們每個師團都帶了五套至八套的軍火，其全部重量，構成一個巨大的數目字，足使地質學家引爲注意。

我到過迎接了敵人主要打擊的兩個部隊：一個是什維爾諾如克中校所指揮的步兵團，該團在奧勒爾與庫爾斯克中間的一個車站附近遇到了德寇大批軍隊底打擊，這個車站就是平時以出產蘋果著名的寶內里；另一個是旅長契沃拉中校所轄的一個殲敵礮兵團，是在別爾果洛得方面作戰的。這兩位中校未必知道彼此的存在，而竟於一天之內，而且是在一個鐘頭內，遇着了德寇從南北兩方猛衝而企圖會師於庫爾斯克的坦克隊和自行車隊。「現在你們先領五天的口糧，下次的口糧到庫爾斯克去領。」——德寇在正要開始進攻時就是這樣向自己的兵士們說的。

什維爾諾如克中校是一位高大而豐滿的人，動作遲慢而穩重，說話遲慢而鎮靜。他走動起來是慢慢地，微笑是慢慢地，皺起眉頭來也是慢慢地。但是有時，他的高大身體也會輕快迅速地轉動，說話的聲音也是短促森嚴而有魄力的。他的一團人所歸屬的那個師團在五天内，支持住了三十二次激烈的坦克衝鋒。在這幾十次衝鋒中，有八百輛德國坦克參戰，與坦克一齊來衝鋒的還有德寇兩師步兵：衝擊師，「烈火與利劍」師。在這些衝鋒中，德寇損失了一萬零七百人和二百二十一輛坦克。

該團在車站上不斷地戰鬥了一百二十五小時，然後被調到離車站五公里的地方去了。我們躺在一條溝裏，聽着我軍的開礮射擊聲和德寇礮彈的炸裂聲。剛才下過一陣大雨，積在牛蒡子寬大葉上和向着透

出烏雲的太陽的鐘狀花朵上的水珠，閃閃發亮。當爆炸得特別厲害的時候，花葉震得亂動，成千的水珠映着陽光閃爍不已。成上百的人們躺在濕漉漉的地上，蓋着軍人大衣睡覺。他們的氈子大衣摺中都積着水珠，而他們仍然香甜的熟睡，戰鬪中的轟鳴，夏季空中飛過的雷聲，暖日和陽光，風聲和拖拉機的響聲，他們都不聞不見。這次一連五晝夜的戰鬪，這種把所有的精神和體力都緊張到非凡地步的戰鬪使他們疲倦到極點了。我想着，在此時間內，全世界都沒有如像這些睡在雨水窪中的紅軍兵士們這樣值得休息的人。這條被轟擊和爆炸震得土和草葉亂顫的溝，對於他們乃是如像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或是阿爾馬阿塔那樣最遠的深後方了。佈滿高射礮彈爆炸的火花和煙霧的天空，德寇二十六架俯衝轟炸機吼叫着飛來衝擊車站時所經過的天空，對於他們乃是和平無事的夏季天空。他們在濕漉漉的青草上，在積着沉重光亮的大水珠的牛蒡子鮮花和柔嫩綿軟的綠葉間睡着。團長什維爾諾如克和團副巴爾克爾中校躺在溝裏的斜坡上，敍說着剛才過去的戰鬪，他們說話的聲音很低，好像是怕驚醒睡覺的人似的。

按成份說，該團好像是表現出我國多民族的成分。大多數的紅軍兵士是俄羅斯的工人和農民——庫爾斯克，奧勒爾和莫斯科三省的居民，有一部分戰士是烏茲別克人，卡查赫人和韃靼人。他們大家都是由偉大的勞動友誼和戰爭中的患難交情所親密團結起來的，在這些戰鬪中，他們就如同統一的而不可破壞的強大整體一般作戰。在受可怕的流血考驗的關頭，全團中沒有一個人表現一點驚惶和怯弱的神情的。布爾金，阿布拉海洛夫，安得留森科，司徒卡契夫和團中著名的卡查赫人巴爾得也夫都是並駕齊驅

的，後者用自己的手機關槍去與一百個法西斯蒂搏戰多時，並在這次衆寡懸殊的戰鬥中獲得了勝利。這種友誼在該團中增長並鞏固起來了。

在平靜的時期內進行的緊張的練習，歷次的坦克輾壓操演，給予紅軍戰士們的幫助是很大的。他們中間有許多人都是從戰時起就參加了戰爭的，都成了在熾熱艱苦的戰爭工作間的熟練工人和匠師了。紅軍兵士底冷靜態度在這些戰鬥中是表現得無窮紛繁的。該團團長所指出的一個細節可以作爲一個小小的例子。當在很短的靜寂時分，沿着交通壕將午飯拿到戰壕裏時，敵入底重砲連和迫擊砲連忽然開火猛烈射擊。什維爾諾如克中校看見，他的紅軍兵士暫且停止午餐，安安靜靜的坐在塵土飛揚的戰壕中，不顧爆炸在頭頂上橫飛吼叫，而用手掌將飯鍋蓋着，以防塵土落到湯中。

各步兵營營長在迎接敵人主要打擊時表現得怎樣呢？

——營長們現在都厲害了，——什維爾諾如克微笑說道，——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放鬆指揮權。在這些戰鬥中，——而這樣緊張的戰鬥是本團還未有進行過一次的哩，——在煙霧中，在火焰中，在殘酷的轟炸下，在坦克不斷的衝鋒下，我同各營間的聯系，各營彼此間用無線電和電話維持的聯系，未曾斷過一次。而在各個營內部用電話和交通員維持的聯系，是極其堅固的，就如同生長在筋肉上的神經一般不可分離的。

該團第一個營長是卓祖林准校，他在寶內里車站迎接了主要的打擊，第二個營長是查雅洛夫少校，

他們從戰爭開始時就參加作戰了，第三個營長是李和得，他在戰場上已一年多了。這三位營長的感情很好，由於在很多月內共同工作的結果，彼此間的同志關係異常密切。團長和師長都很關心使營長們彼此發生友誼，他們懂得，在激烈的戰鬥中，這種友誼也如調整的聯系，也如大礮和反坦克槍的正確佈置，有很大的實際力量的。

——在這些戰鬥中，——團長說道，——各營長都顯出了完全成熟的作戰本領。沒有一個營長向上司請求過援助。老實說，若是在二年前遇着了這樣的戰鬥，經過十五分鐘，我就會收得十次求援的報告。而現在他們卻說道：『我自己都辦得到，只是請你保證某項，某項就够了。』並且彼此互相關心，就如同關心自己一樣。

——還要指出他們的無限勇敢精神。——巴爾克爾中校說道。『死守到底』這句話，現在已不是指揮官底口號，而成了他們戰事工作中的必要成分了。現在軍隊中已經沒有文官式的人員了。

我們在這次談話以後幾分鐘的時候，看見了一件小小的軼事。我們走出溝後，遇見了一小隊紅軍兵士。其中有幾個面色黢黑的烏茲別克人，幾個寬面龐的卡查赫人，別的都是俄羅斯人。忽然間從小樹林那邊轉出了約十架德寇俯衝轟炸機，由『米塞爾』式驅逐機保護着。空中即刻充滿了轟隆爆炸聲，大口徑機關槍的響聲，高射礮短促的齊放聲。這個小隊隊長叫道：『開火！』

此刻，我觀看着紅軍兵士們底動作，瞧着他們的神色，忽然我明白了，我們勝利的祕訣何在，爲什

麼希特勒向奧勒爾——庫爾斯克方面打來的鐵拳頭沒有突破我軍防線，就衰弱下去了。這一小隊人，大概是去領晚飯的，忽然遇到了德寇的猛烈兇惡的空襲，竟能極其鎮靜的，以行家的從容態度，以聰明而有經驗的軍事工匠底確切計算，在兩三秒鐘內就佈置好了陣地，立刻用步槍、自動槍和手機關槍開火射擊。

絲毫不亂。原來他們所佔的陣地對於開火是很方便的，即令是費半點鐘功夫也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地勢。他們極鎮靜而奮勉的射擊，這種鎮靜是工人在作他很熟習而巧妙複雜的工作時所持的態度。而周圍的地方都這樣的巧妙而奮勉的射擊着。過了一分鐘，那些遇到了稠密火力的飛機就飛向高空，往北方去了，於是紅軍兵士們切實地查看了武器，排好隊，就默然又向前走，走起來只聽飯鍋碰得釘鏰一聲響。在這次空襲的整個時間內，在這個小隊伍中只聽見說了一句話——隊長底口令——「開火！」這就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國紅軍兵士迎接德寇空軍突然衝擊的情形。

契沃拉中校以前是格羅茲內城的工人，現在擔任平射砲旅旅長，當德寇由別爾果洛得方面沿公路從南往北衝向庫爾斯克的時候，他迎擊了他們。這正是在什維爾諾如克的步兵團打退德寇從北往南衝向庫爾斯克去的坦克衝鋒的時候。契沃拉底鐵廠旅迎見三次德寇的坦克縱隊，它參加了極大的戰鬥，參加了步兵、坦克、大砲和飛機配合的複雜行動，參加了由縱橫上下各方面進行的大戰鬥，參加這次極端緊張的

忽生忽失的戰鬥，參加了這次決生死的戰鬥，在這次戰鬥中，敵人用盡欺騙狡猾手段，陰謀詭計，虛假的動作，在這次戰鬥中，時而是突如其來的極其靜寂，時而又是那樣突如其來的短促兇猛的打來。德寇的坦克曾三次企圖包抄該旅，但契沃拉三次都猜透了他們的詭計，而向他們突然猛烈射擊。第一次，他迎頭打擊了德寇的坦克縱隊。第二次，該旅隱藏到離那條通到奧寶揚公路的枝路六百米突的地方。殲坦克手放過九輛擔任行軍前哨而成三角陣前進的「老虎」坦克後，就用側面的強大火力向一百六十輛坦克縱隊轟擊，在這一百六十輛坦克中間，還夾雜有許多裝甲卡車，行走起來，時縮時伸，儼如一條鐵甲大蛇向前爬進。在五分鐘內，最新改良的平射礮就擊焚了十四輛坦克。於是龐大的鐵甲蛇就在煙霧塵土之中離開公路而向右方爬走，躲到小崗後面去了。

殲敵旅猜透了德寇的行動，派出了偵察隊同時就沿着小路速迅馳去，第三次又塞住了法西斯坦克前進的道路。晚上，該旅底礮兵連在一個居民盡行走散的小村莊側面佈置下了開火陣地。這一夜誰也沒有睡覺。明月當空，照耀着住房的粉牆。過了二點鐘後，德寇的坦克偵探隊來到了村莊裏。從旅長到送彈手全體都明白了，到黎明時分就要開始戰鬥。

這一仗直打了三天三夜。有三四十架轟炸機轟炸我軍陣地，步兵戰壕以及協同殲敵旅作戰的坦克。轟炸機剛一飛去，坦克又出現了——它們按四十輛，八十輛，一百四十輛分成各隊同時前來衝鋒。它們毫無秩序的大批向前湧進，然後又大批的向回滾去，留下一些中彈焚燒的坦克。在戰鬥的第一天射手諾

維科夫擊毀了七輛坦克，其中有三輛『老虎』坦克。諾維科夫不慌不忙的工作：當每次鎮靜的瞄準，射擊了以後，微微一笑，擦一擦臉上的黑汗珠，重新再來瞄準。每次射擊得手時，步兵們都高喊『烏拉！』，把軍帽和鋼盔擲向空中。但是坦克剛一退去，『容克』式飛機和『米塞爾』式飛機又來俯衝轟炸，用機關槍掃射地面，炸彈投下將土都翻起了。德寇自動槍營跟隨在坦克後邊，在坦克鐵甲掩護之下前進，而我軍步兵開機關槍和自動槍擊退他們。黑煙佈滿了天空，人們的臉都薰得漆黑。大家喊叫得啞了嗓子，因為在轟隆鏗鏘的響聲中只有叫喊才可聽見。吃東西時都要趕快吃，眼看著一塊一塊的雪白豬油頃刻就被塵土和烏煙薰黑了。

契沃拉中校用無線電與指揮部保持着聯系。他的大礮已陷於半包圍中。現在契沃拉清楚明白了，猜透了德寇的企圖。他們力圖穿過這裏的障礙，去『根本剷除』我軍一個巨大的步兵兵團。這就會使數萬人遭殃，這就會使一大段戰線的防禦受到威脅。

擔任步兵兵團指揮的將軍，用無線電向契沃拉說道：『在最近幾小時內我不能援助你，許可你退卻。』此刻契沃拉打定了主意，在我看來，他這個主意就是證明我軍指揮官底偉大的軍事道德力量，這種力量是在戰爭期間所發生而發展起來並且在七月戰役勝利結局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上級長官許可了掩護其側翼的礮兵旅旅長契沃拉退卻。但是，這位旅長很明白，他若退卻就會生出什麼結果，而答道：『我們不退，要死守到底。』他這樣的決定得到了批准。

天剛發亮，德寇坦克就前進了，同時飛機也來了，並且焚燒了村莊。德寇步兵在煙霧和火焰掩蔽之下前來衝鋒。但我軍礮兵是堅定不搖的。

礮兵連長傑切里曼身受重傷而氣息奄奄側臥在殷殷的血窪中，第一號大礮已被擊毀，一個礮彈逕直飛來，擊落了配彈手斯米爾諾夫中士底一隻手和頭；第一號礮長下士米列興，他爲人快活，是極長於每一秒鐘就能決定對射勝負的殲敵工作的妙手，此刻已受了沈重的震傷，躺在地下兩眼昏沈沈的望着自己的大礮，這尊礮也像一個受傷的人，輪子被爆炸片炸壞了，上邊掛着一塊一塊橡皮。射手特斯林科和裝彈手卡拉濱都受了輕傷，但仍在支持着。只有送彈手達維多夫一人健全無恙，而德寇已經來到跟前了，正如礮兵所說的那樣：『抓着礮筒了。』

此刻，鄰近的礮長瓦西里也夫就來指揮這個礮兵連，他以前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請看他說的話吧：『弟兄們，爲我們事業而死是光榮的，比我們強的人，也不知死了多少。』他於是就下令用榴散彈照德寇步兵開火。當榴散彈射盡時，就用穿甲彈照準德寇自動槍手射擊。

就這樣戰鬥下去，一直戰到新的殲敵部隊，我軍步兵和坦克趕來增援的時候爲止。當該旅被調回去休息時指揮步兵兵團的將軍，就前來歡迎它，站在塵土飛揚的行軍路傍向勝利者致謝。

德寇終於未得衝過別爾果洛得——庫爾斯克方面的防線。德寇也未得衝過庫爾斯克——奧勒爾方面的防

線。德寇三次夏季進攻中的最集中的這次進攻破產了。曾有過一種觀點，認為現代的戰爭中，德寇若集中力量在曠野和草原上沿通達的道路進攻，初期在佔領地域方面是定會獲勝的。似乎這個定律不惟只是戰略上的定律，而且是物理學和機械學上的定律。這個定律卻被紅軍推翻了。德寇竟未得到勝利。

在成熟的麥田間，在香氣襲人的廣大草地間，在灰黃的塵土中，在風馳電閃的七月天空下，在雷霆轟隆聲中，在暑天的熱風中我軍坦克、礮隊以及滿載摩托化步兵的卡車沿途前進，各團的輜重車聲隆隆不斷。汽車頭上，重坦克底頂塔上，大礮身上都用麥穗，用了香草野菊花裝飾着。

紅軍向前邁進。

寫於作戰的部隊中

第二個方案

西蒙諾夫著

最近幾個月來的情形是經常緊張的。雖然戰線上顯現有長期穩定的狀況，但是誰也沒有發生幼稚的思想，認為這種狀況可以長久繼續下去而德寇不會企圖報復。在我軍坦克旅中預定有五個恢復積極戰鬥行動的可能方案。每個方案都確定了：我旅將同那幾個步兵師和那幾個步兵團協同作戰，將向那個陣線集中出戰，指揮所將佈置在什麼地方。

在旅中人們都說，一切防禦陣線都預先準備好了。戰士們預先都掘好了戰壕和坦克掩蔽壕；各指揮官，直到各個坦克底指揮官都參加了調查地勢的工作。此外，又作了測量和試射陣線的工作。我旅駐在前線的近後方，以便在所有五個方案的情形下都能隨機應變。為要出發作戰，就需要預先作一次行軍，而這種行軍也預先作過了。進行了偵察道路的工作，偵察了通防禦陣線的隱蔽道，確定了各橋樑底載重力和沿路各徒涉場的深淺，擬定了信號和密碼，規定了與某師團間的雙重聯系，以便與之協同作戰。按照所有五個方案，作了幾次演習，每次聽見突然的警號，坦克就開到指定的作戰陣線去。

七月四日夜間，偵察員們出去作偵察，在集團軍左翼方面遇見了一小隊在地雷場中開道路的德寇工

兵。將德寇擊斃了十四個，有二個逃跑了，第十七個被俘虜了。偵察員們覺得事情不好，還在往司令部去的道上就審問了這個德寇。他說道，一切都準備好了，就要進攻，坦克和步兵都已開到前方陣地並且集中好了，在正兩點鐘的時分一切就要開始。

此刻還沒有最終判明德軍攻擊的方向。前邊進行着激烈的戰鬥，坦克車手們都再三檢查過是否一切都準備齊全了，立等着他們出戰的時候的到來。到十二點鐘時，情況明顯了。德寇派了巨大的兵力侵入了我軍一個聯隊底陣地，已將它逼退，並且向由奧勒爾到庫爾斯克去的鐵道方面前進。戰鬥的局勢應了第二個方案。十二點三十分，我旅奉到命令，進到鐵路附近的作戰陣線，按作戰計劃去援助在那裏據守的師團，不放德寇再往前進。

當我旅開到的時刻，德寇坦克已經突破陣地前緣，從兩面包抄了我軍一團人，並力圖消滅它，而不讓它退到第二道陣線去。我旅奉令與以緊急援助。正是下午六點鐘時，全坦克旅就舉行反攻了。在反攻前五分鐘，旅長彼得魯琛上校集全旅的指揮官，下了口頭命令。坦克手都乘上了坦克，於是這一旅坦克就立即出發了。我旅直轄的摩托化步兵緊跟着各坦克營前進。

前邊是一片很熟悉的凸凹不平、灌木叢生、波浪般的平原。天氣清明，斜照的夕陽直射到坦克底觀察孔中。坦克剛一開動，德寇就用大礮和迫擊礮向它們猛射起來。坦克冒着這種不斷的激烈礮火前進了二公里。各營營長領頭率隊前進：右邊是洛寶達，左邊是薩留科夫。旅長彼得魯琛偕同參謀長乘坐各人

的坦克停在近旁一座高崗後邊，掀開頂蓋觀戰。

洛寶達少校所率領的右翼一營坦克走過兩公里後，進到了一個崗阜連綿的地帶，越過這些崗阜就是我軍一團人在包圍中斷殺的地方，此刻忽然有敵軍坦克從凹地向其側翼攻來。有十五輛「T-IV」式坦克（老虎）和許多「斐迪南」自行礮一齊向它衝過來。德寇步兵跟在坦克後邊密集前進。洛寶達這一營坦克爲擊退敵人衝鋒起見，就把戰線向右展開，將坦克停下，從崗阜後邊射擊德寇。

開始戰鬪形勢是對於我方不利的。德寇向我側翼迂迴突進，一開始就把右翼的三輛坦克擊壞，隨後又擊焚了。於是派了一部分摩托化步兵去增援右翼，把重自行礮也派到那方去了。彼特魯琛上校從自己司令坦克上用無線電指揮這些部隊的調動。一切命令都是按預先編定的祕密地圖發出的。

戰鬪繼續了一點半鐘。德寇遇到我軍坦克的激烈火力也停下了，隨後就開始稍稍向後退走了。在這次戰鬪中，我軍坦克又被破壞了一輛，而德寇則接二連三地損失了六輛坦克。這就是他們退卻的原因。這次對射是在九百米達到一千米達的距離中進行的。

此刻，薩留科夫所率領的左翼一營坦克又前進了一公里，而遇到了從前邊高地上射來的激烈礮火。該營佈置在凸凹不平的地帶後面開放激烈火力回擊德寇。敵人坦克對陷於包圍中的我軍步兵團的衝鋒都被打退了。我旅一加入戰鬪後，德寇礮兵底主要火力就調轉來向它轟擊。於是步兵團就乘機舉行反攻而消滅了圍到它後方的一隊敵人自動槍手，並且鎮靜地退到坦克旅陣勢後面去了。坦克手們擋住德寇，

不讓他們追擊我步兵團，並且一直戰到夜間，而保證步兵團在工事堅固的第二道陣線上鞏固起來。

結果，第一天，我旅受了沈痛的損失。有四輛重坦克被打壞了，一個優秀的指揮官安得里延諾夫中尉在自己的坦克上陣亡了，管理排底排長叔木斯基中尉也犧牲了。但是德寇所受的損失也是很厲害的。

天黑了。坦克開到了預先挖好的深溝中，只露出一點塔頂。此時，我旅步兵偵察員們分成三個小隊，由斯土格洛夫准校指揮，向德寇防禦線出發了，他們的主要工作總是要在夜間執行的。還在黎明之前很久，偵察隊已查明了德寇在整夜裏極力把坦克開到戰線上來。

彼特魯琛上校坐在掩蔽部裏把次日早晨必須執行的一切命令都發下了。天還未亮，而一切就都準備好了。此刻只剩下他一個人，他不由地回想起在戰爭開始的時候，他和大家一樣作事倉倉忙忙，總覺時間不夠。而現在，因為有了經驗和習慣以及終於練成的善於組織一切的本領，所以甚至在戰鬪熾烈的時候他還剩下有半點鐘的閒功夫。

上校在戰爭中是經過很多苦惱的。開始，他感受了退卻的全部痛苦。他曾與別人一塊退卻，戰鬪到底，他在得涅泊爾一帶的森林中曾親手焚燒了一些坦克，因為在這些坦克上沒有了燃料，並且也不能把它們留給德寇。他在這次戰爭中受了很多損失。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德寇飛機在沙爾納車站上轟炸運送兒童婦女的列車事件，使他受到了無可補償的悲痛：德寇的炸彈爆炸炸掉了他夫人底一隻手和一隻腳，他夫人攜帶着一個五歲的小孩，就是他的兒子，竟沒有下落了。上校的兄弟原是鄉村學校教師，

在戰爭時期入伍當了軍官，現在也沒有下落了。他的內弟被德寇絞死了。自從他母親流落在戰線那邊，直到現在已經一年半了，也沒有絲毫音信。他雖然已經習慣了孤獨生活和家庭破碎的感觸，但是當他一回想起所有這一切，他的心就如刀割一般，他現在一想起德寇，就顯出一種冷靜的態度，這是早已心懷無限仇恨，既不大聲疾呼，也不奮怒發狂，然而正是因此就仇恨得特別利害可怕而持有的冷靜態度。

早晨，德寇在大舉開礮轟擊和飛機轟炸之後，又向前進攻了。彼特魯琛的坦克旅開火迎擊敵人。預先準備好的有利的陣地保證了我旅的勝利。我軍坦克從隱蔽中射擊向它們進攻的德寇坦克。又加之德寇未正確判明我旅底陣勢，不惟未能包抄我旅側翼，反而陷於我旅側翼火力之下了。戰鬥繼續了約十點鐘之久，——只有很短時間稍微沈寂。我軍坦克在此時間內擊焚了八輛領頭的「老虎」坦克和三門重平射礮。到晚上，德寇沒有爭得任何結果而退走了。

翌日早晨，天氣異常清明。七點鐘的時候太陽照得遍地明亮。正七點鐘，德寇就開礮猛烈轟擊我軍步兵和坦克。礮彈紛紛爆炸，密集成爲火牆。這一陣礮火擊壞了我軍兩輛坦克，只得把它們拉去修理了。然後，德寇四十輛坦克和兩團步兵就向左方的車站進攻。他們企圖經過橫在鐵路和深溝間的一片便利的凹地向前衝進，而我旅左翼就在這條溝後邊。這方面在德寇進攻的第一縱隊中就有二十二輛「老虎」坦克。同時，德寇爲轉移我坦克車手對於主攻方向的注意，又派十五輛坦克向我旅右翼攻擊。旅長彼特魯琛命令我坦克營在原地射擊敵軍坦克，不讓它們突過南方去，然後，一有可能，就派一部份力量去反

攻那跟着坦克前進的德寇步兵。

當這些『老虎』進到平射距離時，又向它們激烈射擊。一部分『老虎』被擊焚而在當地燒毀了；另一部分開始倒退了。只有三、四輛衝過了我步兵線而闖到車站南方邊緣上去了。巴克拉高夫中尉所指揮的一連坦克乘此機會，就遵照上校底命令舉行反攻，打擊那也想衝到車站去的德寇步兵。這個打擊是完全出乎德寇意料之外的。坦克上發出的礮火和機關槍火力擊斃了很多德寇，而留下活命的不得不臥倒地上，隨後就一個一個地冒着機關槍火力爬到後方去了。衝過來的幾輛德寇坦克，看不見後面的步兵，也只好退回去了。

這一仗從早晨七點鐘繼續到下午三點鐘。我軍坦克被擊焚兩輛，德寇坦克被擊焚八輛。下午三點鐘時分，忽然沈靜起來了，可是到正八點鐘時分，德寇又在舉行大礮猛烈轟擊之後，派了十六輛坦克帶着步兵直向我旅陣地攻來。德寇先頭坦克放出了煙幕。而可恨的風正向我方吹來，德寇在煙幕掩蔽之下，竟衝到我軍兩個坦克營陣地的接合點，而把薩留科夫所率領的左翼一營坦克包圍了半面。

在此緊急關頭，彼特魯琛上校急調我旅的後備力量去援助左翼：調重自行礮去反對坦克，摩托化步兵支隊去反對來進攻的步兵。所有這些後備力量的極力援助，就保證了勝利。坦克和大礮猛烈轟擊德寇進攻的坦克，而摩托化步兵則反攻德寇步兵。激烈的廝殺幾次變成了肉搏。在天黑的時分，又開始了手榴彈戰，在整個戰場上，時而這裏，時而那裏閃耀着爆炸的火光。到夜間十二點鐘時分，德寇被打退

了。

翌日又緊張地打了一天，屢次來衝鋒的敵人又被打退了，到夜間又聽見了德寇陣地那邊有坦克開動的響聲。令人覺得德寇又是在調遣新部隊，以便到次日舉行堅決的總攻擊。

果然如此。早晨九點鐘時，德寇就真正舉行堅決進攻了。他們派中型坦克來攻擊我軍右翼坦克營，而主攻目標是在於包抄左翼的坦克營，這樣來拮制本旅所有的力量，使之無法來回調動。他們的『老虎』雖受了重大的損失，但是他們終能繞過了左翼坦克營而進到了它的後方，並且開始突破着摩托化步兵底陣地。德寇步兵比平常更密集地跟着坦克前進。局勢已緊急萬分。戰鬥結局如何，是完全取決於摩托營放坦克衝過去以後，是否能守住戰壕或是支持不住而退走。

原來用自己的坦克把摩托化步兵『輾壓』了整整一春，並不是枉然的，他們在實際中信服了，如果你好好的藏在戰壕裏，即令坦克來了也是不足怕的。在演習的時候，我軍坦克曾幾十次轟轟隆隆地從步兵頭上來回飛駛，停在戰壕上邊並在那裏來回旋轉，人們相信了，這是可以支持得住的，並且也能同它鬭爭的。而現在當敵人的坦克已經衝過了摩托化步兵的陣地時，戰士們就拚命死守。他們擊焚了七輛『老虎』。原來，『老虎』碰到準確投去的反坦克的手榴彈時，它的蠶輪也會被炸毀的，它們碰到準確投去的燒夷瓶時，也和別的坦克一樣是會着起火來的。

但是，當德寇坦克在頭上轟轟隆隆的時候而不逃出戰壕，這只是一半事情。這次德寇步兵緊跟着坦

克前進，當坦克剛一過去，摩托化步兵戰士幾乎立刻就同德寇步兵開始肉搏。在戰壕裏和交通壕裏用手榴彈激戰很久。雖然敵人坦克已衝到了後方，而摩托化步兵竟然打退了德寇步兵從前面來的衝鋒。

此刻德寇坦克已衝過整個陣線。於是被德寇包抄的左翼坦克營就遵照上校底命令，實行迅速而勇敢的機動。它火速從原陣地撤退，轉向右方往後退，繞到原陣地的後方，與德寇坦克迎面相敵了。在這次衝突中，我們受了損失，但德寇不料在防線深處竟會遇到這種打擊，因而受的損失更爲嚴重。於是他們就開始退走了。

然而，德寇步兵，雖然有部分的被我摩托化步兵擋住，而仍能從摩托化步兵左邊透過去，向前深入，幾乎進到了我旅底指揮所。旅長估計了目前局勢，就把所有的後備力量，四輛架有四筒高射機關槍的卡車調到這裏來。這四輛卡車突然開到闖來的德寇正在前進的開闊地方，向他們猛烈掃射。第一排子彈就消滅了約二百還未來得及臥倒的德寇。餘下的急忙退走了。到晚上六點鐘時，德寇這次最後的衝鋒，在各方面都被完全打退了。

夜間到來了。最後這一天是特別沈痛的日子，我旅最優秀的坦克連連長考斯得林中尉陣亡了，還有其他許多戰士也犧牲了。但是，若在昨夜裏人們都疲倦欲倒，那末現在他們卻不願睡覺，大概，他們是生出了第二個生命，或者是精神緊張到了極限而不能入睡吧。

在這一夜間，當戰鬥完結後，大家都覺得有一種沒有說出口來的念頭，越來越明顯了，即是：把德

寇擋住了。這是毫無疑義的了。就在這段陣地上來看吧，坦克旅決心用一切代價和鮮血堅守不退，而它就果真守住，而把德寇擋住了。更不用說，它擊毀德寇的坦克要比自己所損失的多四倍，並且還完成了另一個更重要的事情。先前德寇在其突破我軍防線的時候，每日竟前進四十公里或六十公里，直到第一個月末才被消磨得精疲力竭，而現在僅在幾天之內就把他們消磨得氣窮力竭，衰弱下去了。第一天他們逼退我旅陣勢，稍微前進了，然後，雖然用盡一切力量並遭受極大損失，也再不能前進一公尺了。毫無疑義，這是巨大的勝利。

彼特魯琛上校所率領的坦克旅與其他部隊併肩作戰，擋住了德寇拼死的進攻。這並不是沒有結果的。過了不多的日子，德寇就在這段戰線上被擊退到他們七月五日開始進攻的出發陣地去了。我旅在那裏廝殺過的這一小塊蘇維埃土地上鋪滿了擊焚的『老虎』殘骸，流遍了德寇的鮮血。這一小塊土地又是我們的了。

寫於奧勒爾戰線

奧勒爾方面

愛倫堡著

愛倫堡（一八九一——）生於莫斯科，他的父親是猶太人。一九〇五年參加革命運動，進過牢獄。出獄後在國外過了八年的流浪生活。一九一七年回國，一九二一年任蘇聯政府報紙駐巴黎通訊員。他是蘇聯最著名的報告文學作者。

我們的日歷

一輛德軍司令部的汽車停在不久前被我軍收復的里果沃村子近旁的樹林內。我在那兒找到一本筆記簿。這是第三十二工兵營營長格爾加特寫的日記本。我祇讀完了後面的幾頁。格爾加特所在的地方就是報紙上常說的『奧勒爾南方』。七月三日，他在日記本上寫道：『風聲有點不妙。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我們的夏季進攻應當快開始了。時候到了！』第二天他又寫道：『戰鬥警報。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一切都進行得飛快，就像閃電一般。庫爾斯克弓地老早就釘在我們眼中。現在我們就來把它剷除掉……』。七月五日格爾加特還興高彩烈：『進攻。我們前進着。』祇是到七月八日，格爾加特才發愁起來：『今天一切都進展得慢了。俄軍陣地優越。我部下損失軍士鮑溫格一名，工兵六人……』。往下

日記本上的口氣就改變了。格爾加特再也不提德軍進攻了。七月十五日，他在日記本上祇簡略寫到，該營經奧勒爾開往波爾霍夫以南地區。他又補充一句：『我們應當擋住俄軍』。最後的一段是載的七月十七日的事情。

爲什麼我這篇敘述我軍大事的記載竟從一個小小德國軍官底筆錄開始呢？我就是想使大家記起德軍進攻庫爾斯克弓地這件事。大家都還記得，德軍司令部是怎樣否認它已開始進攻，因爲將官們預先就看到要失利。格爾加特以及幾十萬『福利茨』是幼稚得多。他們所相信的——不是自己的力量，而是日曆。

我面前站得有三個德國人。年長的是四十二歲。三個都是從修理廠來的輜重兵。他們在卡拉契夫過去的是自在生活。忽然人們對他們說：『要打仗了』。一下就把他們運往前線。路上行駛得並不久，這使『福利茨』們驚奇不已。他們長吁短嘆：『原來我們以爲戰線離我們有九十公里，那知就在近旁……天呀！在卡拉契夫的人都嚇得手忙足亂了！』三個頭髮斑白的『福利茨』呆立着，哭啼着，就像小孩子一樣。年長的那個，留的是平頭，一面哭，一面埋怨：『但現在並不是冬季，而是夏天。誰又能想到俄國人會開始進攻的呢？』。他的話音裏帶着憂鬱悲憤的情緒：這種秩序紊亂的現象很令這位從達姆施達蒂來的老市民生氣：日曆上是什麼一回事？時光明明是七月。現在本該是德國人東進，怎麼又忽然來了這椿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俄國人前進了，而安然自在的輜重兵們也從卡拉契夫被趕到陣線前緣上來

了。這又怎能瞭解呢？

顯然，德國人還有很多事情不瞭解。他們全不瞭解，戰爭兩年來，我國和我國軍隊起了一些什麼變化。德國人的日曆已經陳舊不堪了；我們現在是按我們的，蘇聯的日曆作戰的。在這帶森林內面，白楊裏，樺樹裏，榛樹裏，所有這夏天雨季之鮮耀非常的綠蔭裏，都是藏的被擊潰了的，飢餓的，苦楚不堪的德國人。他們留落在我們的後方了。這不是一九四一年的自動槍手，不是『鴿鳩鳩』，這簡直是一羣落伍的無賴漢，大呼一聲口令，他們就會舉手投降的。『包圍』這兩個字像頑石一樣壓在俄國底心坎上，難道是很久以前的事麼？如今也輪到他們頭上了。我們已學會作戰，而現在德寇也就知道什麼是包圍了。昨天的游擊隊員，收復區底居民們正在森林內面捉捕他們；角色完全改換了。

七月十一日，強烈的大礮射擊震得德寇們發抖，使他們覺得會有可怕的事情發生。天剛放晚，他們卻彼此慶賀：『俄軍進攻破產了』。原來『福利茨』們所認作進攻的，只不過是偵察戰而已。進攻是在第二天——七月十二日開始的。礮兵準備射擊延長到兩個半鐘頭，然後步兵前進。打擊是兇猛的，我軍部隊就突破了德軍十一公里的防線，隨後，這十一公里寬的正面就擴展為六十公里了，雖然前面都是森林，泥沼，沖汎和毀壞了的村路，可以說無路通行。

還在以前我們失利的苦痛時日，德寇對於蘇聯礮兵亦曾作過好評。但當時他們是藐視我們退卻中的步兵。現在敵人害怕我們的步兵。有人會說：現在敵人不是那時的敵人了。自然，這樣說來也是對的。

但敵人還是厲害的。甚至一九四三年的一個醜惡不堪的「福利茨」還當得住兩個意大利兵。我說是：現在我們的步兵不是那時的步兵了。奧勒爾方面的成功最好是用紅軍底新品質這一事實來說明。

進攻之前有過仔細周到的準備。指揮部研究過敵軍底陣地前緣。把此地所有的部分，所有的工事都考查得清清楚楚。步兵都演習過：在後方找到很像敵人陣地前緣的地方，也有那樣的深谷和小樹林。教練時流過不少的汗。因此在突破敵人陣地時就少流了一些血。

在敵人陣地前緣上曾有德軍第五、第二十坦克師，第五、第二九三步兵師防守。這些師團被打垮了。昨天從森林裏鑽出第五坦克師底最後一個二十歲的「福利茨」。他餓得連站都站不住了。當我問他，你歡喜戰爭不，他只擺了擺手。現在我來說說一個師——第二九三師底命運吧：這一師是可以表明一般的。德寇稱這第二九三師為「熊師」。它是由柏林本地人組成，而以頑強出衆享有令名的。該師師長安爾特少將，即「福利茨」所稱為「硬骨安爾特」的，曾在一次演說中說到「熊掐死人」。該師是在法國受的戰鬪洗禮。法國人在愛恩河一帶把這羣「熊」痛擊了一頓。這是小小的打擊。十二月間他們在土拉附近才吃了第一次大虧。幾千條「熊」就在此地死掉了。該師經過了補充。在我們這次進攻前，步兵第二九三師某營的人員如下（數字是我從德軍司令部文件中找到的）：一九四一年曾勇敢地通過布格河的人，在第一連中共計十個，第二連十一個，第三連一個，第四連一個也沒有剩下，師部直屬連只有一個老兵。該師紮在奧勒爾以北地區。「熊」一天天少起來了。安爾特將軍寫了一本題名「第二九三師英雄之

墓」的小冊子來安慰德國的寡婦們。小冊子中敘述到，墓地就在考契蒂村旁，其景如畫。硬骨安爾特拿出德國人的精確精神通知說：三百零七個人在一百四十一個工作小時內挖好了這些坟墓。小冊子上印得有樺木十字架底照片，還描繪得有文有彩的熊像。當紅軍戰士向他們衝去的時候，這羣「搯人的熊」又是怎樣的情形呢？退之大吉。而安爾特將軍有先見之明，這時已經走掉了。「福利茨」們都叫苦連天地說：「硬骨安爾特最先逃竄了」。能幹的熊嚇破了膽。

我軍突破敵人第一道防線後並未停止前進：他們接着又突破其第二道，第三道防線。最初兩天的激戰保證了戰役底成功。前面我已指出，訓練是怎樣幫助了我們的戰士。現在我來說說另一問題：戰士痛恨敵人的烈火。一個自動槍手布義諾夫就在我面前，他十九歲。戰爭開始時，他在加里寧省住家，那時他還未成年。他沒有讀過德國人的「新秩序」——但是他看見過。這是一個沈靜而羞澀的青年。他葬送了不少的「福利茨」。他說：「我真痛恨他們！現在我們前進了，我精神馬上就愉快了。我放出一排子彈，頓時我就覺得渾身輕快了……」。仇視敵人的心理又同另一種更高尚的情感——對俄國的崇愛，奮發的熱情，自我犧牲精神溶成一片，同那每個紅軍戰士一走上昨天還受德寇踐踏的祖國土地上都感覺到精神愉快的心情溶成一片。

德軍指揮部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空軍上。當然德寇的空軍也不是從前那樣了。他們的精良飛機師都被打死了。常常可以看到轟炸機聯隊沒有驅逐機掩護。自然，就在現時，德寇的空軍還是一個嚴重力

量。它有時遲滯我軍的前進，但不能阻止我軍前進。

我常同我們駕驅逐機的飛機師們談話。他們具有大量戰鬥熱情激昂勇氣和自信心。他們每個都感覺到自己比敵人強些，而這種感覺常時決定戰鬥的結局。請看這位青年飛機師屏屈克吧。我們進攻的這幾天，他擊落了四架德國飛機。「羅爾曼吉」隊中的法國飛機師們也是如此勇敢的搏戰。他們在最後幾次戰鬥中擊落了十七架敵機。而在最後一次戰鬥中，九個法國飛機師在二十五個德國飛機師面前，一步也沒有退卻。

一九四一年夏季，德國飛機師在這些道路上就緊跟在每架汽車，每一小隊士兵後面追逐着。現在德寇來轟炸我們近後方時祇是在夜間。甚至連死不要臉的「框子」飛機也變謙虛了。敵人企圖來拚轟炸機底數量。有幾天內，一天飛來的飛行總次數達一千五百次之多。幾十幾十的村莊燒燬掉了。但是紅軍在繼續前進。

說到成功底原因是可以說得很多的：戰役成功底原因猶之戰役挫折底原因一樣，總是各種各樣的。俄國人的國魂，其寬闊，其熱烈，其潛在的火花，仍舊是從前那樣。但是增加了技能。但是每個指揮官都不疏忽每一分鐘的時間。但是無線電聯絡在不斷地工作。但是道路都在修理，連走不過去的泥沼也可以通行。但是在離敵人兩公里的地方都掛起路牌，指出到各村子去的道路。也許正是寬闊的國魂及其內在的烈火幫助了大家成爲一種精確、謹嚴而嚴酷自持的人物吧？

敵人是不能以失敗甘心的。它又開來一批一批新的部隊。第二十坦克師，第二百一十一步兵師都打垮了。現在又出現了第十，第二十五，第一百一十步兵師，第九克坦師。昨天第三二七步兵師剛一開到就參加作戰。我同第十摩托化師底一些俘虜兵談過話，他們甚至還沒有來得及瞭解，究竟把他們運到了什麼地方。德軍司令部很知道布良斯克到奧勒爾的大道並不是簡單的一塊地區，知道希特勒七月五日所開始的進攻有可能成爲德寇之莫大的破產。德軍企圖在兩翼攻擊。他們把「T-4」式坦克和「斐迪南」大礮開來作戰。不久以前「斐迪南」還是使歐洲費神想像的東西。現在，我們的攝影通訊記者所拍照的卻祇是最惹人注目的「斐迪南」了。敵人拚命掙扎地防守着，但我軍正在前進，而德軍俘虜說到「俄國火力」就戰慄變色。現在我們不僅強在正義上，而且強在實力上。

米茨將軍底汽車夫被俘擄了，他敘述到，庫爾斯克、奧勒爾兵團指揮克留格元帥在幾天前視察過德軍的新防線。可見希特勒底「歐洲堡壘」正緊縮着而且變得更貧乏了……

德寇在奧勒爾省一帶經營得很堅固，打算長久生活下去。他們會粉飾爐竈和牆壁。他們替軍官們設置有涼亭子。他們種上了菜園。我還見到俱樂部內設有戲臺，還有鋼琴。他們走得太慌忙，不僅把大礮和鋼琴扔掉，甚至把格列提漢般的美女像片也丟下了。我在一個「士兵會館」內的牆上看見了一張畫報。這是一個「福利茨」畫的，且是作者本人的肖像。畫的是四個樣子的「福利茨」……春天的——手拿鮮花，夏天的——又肥又胖，滿身是汗，秋天的——憂鬱無聊，冬天的——鼻子下面吊着常見的冰

柱。這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看見的，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這個夏天「福利茨」已經不是又肥又胖的了。真的，他滿身大汗，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在進攻。他的脚下又不是雪，而是青草，並且，這個夏天的「福利茨」竟不顧所有的德國日曆，居然在青草地上逃之夭夭了。大概，希特勒要說：「所有的日曆都在撒謊。」

寫於奧勒爾方面

爭取奧勒爾根據地的戰鬥

安特羅波夫少將著

一九四一年秋，大批德國法西斯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在大量飛機、大砲掩護之下，經過長久血戰之後，從布良斯克森林闖到東方來了。德寇從幾個地段展開進攻，用自己的基本力量去攻打奧勒爾及其附近的各大市鎮。十月初，敵人佔領了奧勒爾。此後不久，波爾霍夫和木琴斯克亦相繼失陷了。敵人既逐漸佔領這個重要根據地，就對我國位置於奧勒爾東方，北方及東南方的巨大城市造成了許多新的威脅。德國指揮部認為奧勒爾根據地是有重大意義的。希特勒黨徒在其奪取莫斯科的計劃中，尤其把波爾霍夫，木琴斯克和奧勒爾所構成的三角陣地當作具有頭等作用的根據地。這個陣地以其規模和便利性說來，使敵人易於施展巨大兵團來實行進攻。三角陣地本區及其鄰近的地區使大批重技術和兵力能夠調動自如。敵人佔領奧勒爾根據地後，就擁有重要的鐵路和公路樞紐點，而能在前線近旁造成供給軍隊的強大基礎，以便實行新的躍進。

奧勒爾是鐵路和公路縱橫貫通的大樞紐點。沿戰線一帶的補助道路更使德寇能舉行廣大的隨機調動。這種極重要的交通線不僅供給了奧勒爾方面的敵軍突擊兵團，而且也供給了德寇其他許多方面的兵

團。我們的偵察隊在數月以內都看見有無數載運軍隊，軍火，彈藥的列車絡繹不絕地由布良斯克至奧勒爾的路上經過而來。順便指出，去年德寇在斯大林格拉一帶的頂大突擊兵團所得到的後備力，大半都是經由奧勒爾鐵路樞紐點供給的。

德寇既懂得奧勒爾根據地在戰略上的重大價值就採取了一切手段把它保為己有。他們在二十二個月內，不惜任何人力物力來鞏固該地的防禦，在前緣以西，一連建築了數道平行的壕壘。地勢開闊，峽谷與河流縱橫，樹林叢生以及邱阜山崗綿延，這一切都被巧妙地用來建築深固的防禦工事。

奧勒爾根據地給敵人許多優勢，而同時又是時時感受威脅的地方。所有這些情況就使德寇特別極力忙于鞏固自己的這個三角陣地的防禦，在這裏及其附近集中了大量兵力。當必需的防線已充分鞏固時，德寇即加緊準備進攻，以便利用奧勒爾根據地底戰役優勢。本年七月五日，德軍進攻開始了。他們的主要力量是以庫爾斯克為總目標，實行南北夾攻的集中打擊來突破我軍防禦陣地，包圍並消滅佈置在庫爾斯克弓形突出部上的蘇聯軍隊。敵人藉此，就可以擴大其在奧勒爾的根據地，就可以免除從南方來的側翼打擊威脅；這樣一來，就可以用集中於奧勒爾一帶的大批兵力和技術衝往東方。

敵人從奧勒爾一帶開始進攻時，僅在奧勒爾—庫爾斯克這一方面就調用了總共整七個坦克師，十一個步兵師和兩個摩托化師。我軍部隊在一星期內忍受住了敵人多半是用大量坦克進行的特別強大打擊。德寇僅在一個地段上得到過小小進展，同時在戰場上鋪滿了他們成千上萬的官兵屍首和成百上千的破碎

坦克以及其他許多技術。可是整個說來，敵人並未達到絲毫嚴重的勝利，而他的進攻卻失敗了。

七月十二日早晨，經我們轟炸機幾次夜間衝鋒，向德寇防禦陣地拋擲大量炸彈之後，我軍就轉為進攻，並於兩日之內就恢復了原狀。於是德寇在這條陣線上舉行的夏季進攻就被消滅了。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內，我軍又在奧勒爾東北兩方開始進攻。我軍在奧勒爾以南也繼續壓擊敵人。自是日起，在奧勒爾全部根據地上都展開了有各樣兵種底大量兵力參加的激烈搏戰。我軍部隊在戰鬪初期就已從奧勒爾南、北、東三面突破了敵人底主要防禦地帶。於是德寇防禦陣地馬上就起了幾個大裂痕，被我軍打進了許多強大的尖劈。

但奧勒爾根據地無條件地是最堅強的堡壘之一。許多層的防禦工事使德寇能用巨大力量保持住奧勒爾根據地。敵人在各處都頑強抵抗，拚命用火力和反攻來阻止我軍前進。簡直是在每一高地，在每一村鎮都進行了激烈的搏戰。德寇又能迅速向奧勒爾方面調了數師人來，其中有四個坦克師和一個摩托化師。我軍部隊每天都要打退十來次敵人的反攻，參加這些反攻的，有大量步兵和坦克，其中還有『老虎』式的重坦克，並有大批飛機協助。有時在某一段窄狹的戰線上，敵人空軍飛來的飛行次數竟達一千五百次之多。

敵人用任何代價也要保持奧勒爾根據地的頑強企圖，就決定了戰鬪底激烈性，而這個戰場上的特點又決定了我軍為適應地勢的戰術。現在僅將在奧勒爾根據地戰鬪底幾個基本特點敘述如下。

照例說來，在突破敵人防禦陣地之後，到陣地的相當深處敵人底抵抗不是暫時停止，就是暫時削弱。可是在奧勒爾這裏卻沒有這種情形。敵人底防禦抵抗在全部縱深的陣地上都沒有減弱。原因就是奧勒爾周圍設有很多層防線。在各方面，由防禦前緣直至奧勒爾城邊，到處都是密接的防線。即令德寇在某一陣地上竄逃了，那他們馬上就退到另一道防線上去死守。敵人急忙又在防禦腹地加強佈置。他們一面用強大反攻企圖阻住我軍前進，一面又從腹地調來生力軍，並把他們佈置在早已挖妥的戰壕裏。德寇當前方還在搏戰時，就已把這些戰壕改善起來，佈置火力網，並建築堅強的反坦克防禦工事。德寇把自己所有的戰壕都調來與我軍坦克作戰。例如，他們把防守重要地點的高射戰壕都調到戰場上來反對我軍坦克。由於所有這一切情況，我軍進攻部隊步步都碰到敵人底新防線和生力軍。

這就決定了我軍部隊行動的性質。須得試探敵人防禦底最薄弱的地方，往往要在最狹的地段衝入防線，以便隨後從內部削毀並打破敵人的防禦。於是敵人底抵抗樞紐就分成爲個別的據點，隨後這些據點又被分別消滅了。我們很廣泛地採用了從側翼和自後方攻擊的迂迴和包抄戰術。例如，爲爭取木琴斯克的戰鬪底結局，僅由我軍部隊在鄰近陣地所舉行的一次很得手的靈活打擊就迅速解決了。

我軍部隊既摧毀敵人瘋狂抵抗並擊退其不斷反攻，尚在戰鬪開初幾日就收復了數百個村市，並使德寇在技術和人員方面都遭到巨大的損失。此次進攻之勝利是由各兵種卓越配合動作和長官善於指揮來保證的。僅僅舉出所有的師團即令在敵人反攻最厲害的時機，都沒有暫時失掉過指揮機能這一例子，就可

見一般了。

不管敵人實行怎樣殘酷的反攻，而我軍步兵總沒一次放棄過自己已爭得的陣地。敵人往往調派整營步兵，帶着坦克來反攻我們一連人，然而我們這一連人仍堅毅不拔的作戰。在奧勒爾根據地的各戰鬥中，我軍步兵與其他兵種配合動作，負擔了許多時日的激烈戰鬥之整個重擔。每次戰鬥的結局大半都是依靠於步兵之集中，衝鋒陷陣，在敵人防禦腹地實行突擊以及猛勇追擊敵人而決定的。步兵照例是決定勝利的。步兵表現了高度的動作機敏性。不管敵人防禦得如何堅強，只因我軍步兵採用新的戰鬥步驟，竟善於克服了敵人的防禦，使敵人遭受巨大的損失而使自己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一切混成部隊的指揮官同時也指出礮兵，空軍和坦克兵援助步兵的卓越戰功。

七月二十日，我軍機械部隊截斷了木琴斯克——奧勒爾大道並且不久就佔領了木琴斯克。敵人既失了木琴斯克，就喪失了有利的根據地和掩護奧勒爾的重要據點。這就成了敵人三角陣地上的最深刻的裂痕。未幾，在一連數日激戰之後，我軍從幾方繞過波爾霍夫城並將其佔領了。這就是佔領了敵人由北面掩護奧勒爾的第二道前哨。

我軍佔領木琴斯克和波爾霍夫，就是表明我軍已獲得巨大的勝利。德寇喪失了這兩個城市，就是表示他們已失去幾及二年所細心準備防禦的奧勒爾根據地底大部份。我軍在十天的戰鬥之中竟奪得了敵人在整整二十二個月內所努力鞏固的防線。但在德寇手中還剩下了奧勒爾鐵路和公路樞紐點。現在，戰鬥

行動的中心已移到奧勒爾本城近旁，移到它附近的各要衝了。爭取奧勒爾本城的戰鬪開始了。這些戰鬪也是極其激烈緊張的。德寇用盡一切力量來死守城市周圍的水道防線，調來了大批坦克，步兵和飛機。我軍指揮部，在幾次試圖突破德寇東面防線之後，乃得出最好是採用包抄動作的結論。於是我軍就開始從南北兩面包抄已大大縮小的奧勒爾突出部。此地的戰役馬上就達到空前的激烈程度。

在奧勒爾方面作戰的一切時日內都是陰雨連綿。使我軍砲兵、飛機和坦克底進攻動作發生困難，可是陰雨天氣並沒有阻止日益逼近奧勒爾城下的紅軍部隊前進。我軍終能克服了德寇許多公里縱深的防線，並善於在進攻過程中適應當地戰場上的特殊形勢。高度的組織性，各兵種巧妙的配合動作，對戰鬪堅強果決的指揮，我軍戰士無限英勇精神及其不可遏止的進攻熱潮——這就是決定我軍向奧勒爾根據地攻擊勝利的因素。

八月三日，我軍許多部隊克服着敵人抵抗而在許多地段上逼到了奧勒爾城下。敵人在我軍進攻打擊之下，不得不在許多地段上放棄了掩護奧勒爾城的主要防線，離開了用最新軍事技術築成的工事火力據點，掩蔽壕、裝甲火力點，拋棄了許多技術和槍砲。

八月三日夜間，我軍部隊在兩個重要地方實現了得手的機動，給敵人以短促而猛烈的打擊，而使它又遭到嚴重的失敗。在這兩個地方德寇底防線就澈底崩潰了，於是敵人開始慌忙退卻了。我軍部隊追擊德寇，幾乎是追蹤闖入城去，並佔領了奧勒爾城東北兩隅。

馬上就爆發了激烈的巷戰。從各方面看來，德寇曾是決定要在城內死守的，在城內準備了頗為堅固的陣地。他們所佈置的火力陣勢，是打算使闖進城中的部隊受到側翼的火力。可是，德寇的這種計謀未得成功，我軍實行非常猛烈的衝鋒，一下子就擊破了敵人幾個據點，而其餘的據點也由接二連三退出街道的德寇放棄了。

不久，我軍從其他各方面進攻的部隊也衝進奧勒爾城裏去了。此刻城中很大一部份都已捲入戰鬥中了。我軍衝到城市中心並接二連三地打擊敵人而逐漸佔領了奧勒爾全城。砲兵巧妙地幫助了步兵部隊的衝鋒。尤其是隨同步兵隊伍前進的輕砲隊準確地擊破街壘，用自己的火力猛攻敵人據以抵抗的個別地點。

我軍在奧勒爾一帶進攻部隊之所以勝利，首先就是由於用出其不意的打擊和巧妙機動之所致。德寇底抵抗在各處未曾片刻減弱過。在奧勒爾西南方兩側翼一帶，反抗尤為頑強。然而我軍竟逼迫德寇退卻而給他們造成不利作戰的條件。我軍步兵在坦克和大砲協助之下，即突入敵人防線腹地，就從內部擊破其防線，破壞各個據點在火力上和戰術上配合的動作，使德寇到處受到巨大損失並逼迫他們退卻。我軍步兵在巷戰中也是同樣巧妙地動作。步兵英勇迅速地衝擊了敵人在很大磚石房子內造成的據點，衝到敵人個別隊伍後方，將其包圍而消滅之。我軍就這樣接連不斷地爭得了各條街道，把德寇從奧勒爾城內驅逐出去並將該城完全收復了。

八月五日的奧勒爾

新聞報特派記者安頓諾夫著

只見一片蓬斷草枯，濯濯荒涼，溝谷相間，凸凹不平的地面，這就是一個現代最大的戰場。殘垣廢墟，空空無人的村落，焚燒之餘烏煙繚繞的房舍，踐踏摧毀無餘的田園，這些傷心慘目的景象都在我們的飛機翼下呈現出來了。在夏日炎暑震盪，霧氣飄浮的遠方隱約地現出了一座城市底輪廓來。

奧勒爾底命運是在它遠方的要衝地點解決的。爭取奧勒爾的戰鬥，在我軍尚未進到它的近郊以前，就早已開始了。我們常使用『戰線』這個字眼。可是這個概念絲毫也不能表明德寇企圖在此地阻住我軍進攻的情形。這一帶縱深數公里的陣地是難以算爲線的。我們在空中飛行着，只見下面有許多戰壕、交通壕、反坦克壕和地窖等錯雜迷亂，縱橫貫通，蔓延各方，有些地方匯合於一處，有些地方分向到各方，在金黃色的田壟間，在綠絨般的草地上構成一幅一幅的奇妙圖畫，被挖掘的土地，接連綿延數公里之長，——這就是德寇防線底前線。

我們從高空又看見另一幅在青黃的縑面上綉成的圖樣，我軍炸彈所炸成的一些彈窩和裂痕，坦克轟輪所輾成的嚴整線紋。蘇聯的大礮在前邊駛馳，轟炸機向西方飛行，迫擊礮手沿着布良斯克的大路前

進。這些謙遜樸質的人們默然作成了自己的事情。他們底偉大勞動竟強過狡猾成性的敵人所能想出的一切詭計。敵人再接再厲，企圖阻擋我軍進攻的浪頭，他們死守每個凹地、每條小河，把馬廐都變爲火力點，把坦克佈置到草棚裏作戰，像鼯鼠一般鑽洞地土，風快地藏入土中。然而，蘇軍每次打擊的力量總是逼它更加退往西方去，退到更接近奧勒爾城地方去。

我們在其上空飛行的道路，正是德寇沿着退卻的道路。在田野、叢林和麥地上都埋的有地雷。工兵幾乎來不及跟上大隊。在剛才佔領的城市附近還沒有一個停機場。我們只好在遠處下飛機而乘汽車沿公路往前馳進，這就是德寇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間曾打算沿着進到莫斯科去的道路。沿途絡繹不絕的汽車、馬車和行人在塵土瀰漫之中向城裏進發。快樂的消息風快傳佈起來了。在德寇統治多月以來躲藏在各鄉村的成百上千的難民，現在都跟着紅軍奔向自己的城市了。

不知是何人的慇懃手在一些柱子上掛起了簡明的路標：『往奧勒爾』。可是，今天誰會迷路而需要問路呢？今天一切道路都是通向該城去的。解往後方的俘虜迎面走來。他們滿臉塵土，垂頭喪氣地走着，這是一齊失掉了城市和對自己『元首』的最後一點信仰的奧勒爾的德寇。

——小子們，打敗了吧！——有一個人向他們這樣喊道。

俘虜們總是垂頭喪氣，沒精打采地走着，也不顧天氣的炎熱，也不顧路上的情形。其中一人忽然轉身一望，——大概是想說什麼——看看我們戰士底隊伍，望望汽車和大礮，隨後絕望地擺一擺手，又向

前走起來了。

路旁有一些人向汽車招手。汽車就停下了。於是戰士們就把回家難民底口袋、包裹、傢具等什物裝到汽車上。人們歡欣喜悅、激昂奮發的面容，時時在我們的眼前閃過。一個小女孩擲來了一束鮮花。一個上年歲的女人面帶快樂的笑容給軍人打涼水喝。她剛要回家的時候，又有一批人來到了她跟前，於是她又停下來，仍帶歡迎的喜色，一桶一桶打水。

忽然在我們汽車前面出現一個老漢，向我們招起手來。我們把車停下了。老漢歡欣地喊道：

——我們田中的麥子沒有被德國鬼子拿走！我們可以有吃的了！

這就是老漢所要說的話，就因為要說這兩句話，他叫住了汽車。他是想把自己滿腔熱情說出來。他請我們跟他去看看麥子，看看那垂到地面上的沈重重的麥穗。

寬敞平坦的大道把我們引向城中去。德寇未來得及破壞這條路。只有一些地方需要離開公路繞過炸毀的橋樑。可是退卻的德寇未得把所有的橋樑都破壞。

我們終於駛到城邊，看見車站了。從老遠看來，大家都知道的車站房舍好像依然還在。其實只剩了一些殘垣斷壁，都成了空架子。車站上的建築，沒有一所全的了。鐵路上蓋滿了碎鐵、木塊和碎石堆。鐵軌都被截碎了，這是照德國人精細的方法，規規矩矩，每隔兩三三米達截斷一節的。

我們從莫斯科大街經過時，只見房屋門上都掛有德文字條和招牌。右方立着一個先前工廠底牆壁。石牆內部只是破損不堪的屋樑，碎鐵堆和破汽車。這條華美的大街儼如遭過駭人的颶風一般。接連不斷都是廢墟殘垣了。一切巨大建築不是被炸壞，就是被燒掉了。

有一個電影院內面已經燒光了，在門上還留下一個德文招牌，上邊寫着『兵士電影院』幾個大字。再往前邊又是一座兵士的場所。招牌上寫着兵士飯店字樣。這是先前醫院底房子，德寇狠心毀壞了城市保健所底各種設備而設立了這個場所。他們在純潔清白的飯店招牌掩蔽下開設了妓院。在窗外花園中的樹上常絞殺蘇聯公民。

城中女居民依萬諾娃在敘說德國駭人聽聞的奴役情形時不禁痛心嗚咽。他家的窗戶也是朝這個花園，她畢生也不會忘掉那種絞殺的悲慘情景。絞死的蘇聯愛國志士一連懸吊五天五夜。依萬諾娃會戰戰兢兢地等待厄運輪到自己和兒子頭上的時日。有一次，她被捉住，拖到秘密警察所去了。德寇把她毒打了一頓，不給麵包吃，也不給水喝，然仍未拷出絲毫消息，終於把這個被打傷而病倒的女子釋放了。隨後，劊子手們又開始來對付她的兒子。於是依萬諾娃就在夜間悄悄地把兒子送到鄉下去了。她兒子從此就冒着假姓名，由此村流落到彼村，一直到德寇統治完結為止。

蘇聯人在自己親愛城市中步步都遭受侮辱其人格的痛苦。一切都是使德國人享受的，而對俄國人除了絞刑架和墳地外則一無所有。在五一花園，在城市公園，在火車站，到處都設有絞刑架。凡逃脫拷打

和絞刑的本城居民，都不免飢餓而死。德寇不給居民麵包。人們不是飢餓而死，就是逃往鄉村，賣掉自己那一點尚未被德寇擄去的什物以資苟延殘喘。

在奧勒爾軍事俘虜營中的黑暗情形更是臭名遠播。這是一所按部就班計劃周到而可怕的殺人工廠。營中的規矩是註定叫人死亡。冬天，俘虜作了難堪的工作回來後，就被趕到無玻璃無火爐的冷房裏。所領的吃喝只是腐爛的黃豆和冷水。他們甚至領不到少得可憐的一點麵包口糧。據目覩者之最低限度的計算，每天從該營裏至少要拉出五十具屍首。在城外磚廠和民用飛機場一帶，每夜都聽到槍聲。祕密警察每夜都把大獄裏的人拉到這裏來槍斃。該城居民涅斯特羅夫底弟兄依萬在軍事俘虜營裏被槍斃了。涅斯特羅夫所達到的唯一許可，只是看看屍首。

居民沒有任何保障。城中無論那一個居民底性命都可由某個醉鬼兵士所解決。城裏每到晚上就死氣沈沈。誰也沒有權到街上去。人們都藏在自已黑暗的冷洞裏，悄悄的聽着那些酒醉的德寇嚎叫。每天晚上，在所謂軍官俱樂部內都有大吃海喝的宴會。軍官遊戲場不過只是一個軍官飯堂，其實又不外是一個妓院。在十月街軍官飯店所組織的酒宴更是卑鄙難言。

以前繁華、清潔、文明的奧勒爾城，在德寇統治下竟成了禁錮蘇聯人的黑暗悲慘的陰曹地府了。若對於多得無數的「規矩」稍有觸犯，都要遭受死刑。去年冬天城裏有三個人因拒絕掃雪而被槍斃了。起因是他們的鞋被德國兵奪去而不能出去掃雪。然而祕密警察的劊子手們是不聽何任解釋的。

希特勒匪徒們在最後時期內因預感到自己將要離開此地，就常常圍捕城內居民。成百的警察、丘八和軍官沿戶搜巡。縱狗去咬婦女和兒童，把捉來的人捆起來裝到馬車上，然後就用一列一列的火車運往德國去。人們都藏在房頂上、地窖裏或是逃往鄉下去，以免去替萬惡法西斯蒂當奴隸。

奧勒爾底居民自遭法西斯囚禁的痛苦生活多月以來，今天第一次，放心大膽的走到街上來了。我們今天在奧勒爾看見一些動人的情景。誰也不願坐在家裏了。紅軍戰士成了每家最尊貴的客人。成十成百的人都自告奮勇往俄喀河岸，幫助戰士們修理渡口，推動汽車和輜重車。

紅軍戰士押着一個德寇俘虜沿一條主要街道走過。這是在菜園中捉獲的。這個強壯的小伙子，惡狠狠地向下窺視着走。兒童們跟在俘虜後邊跑着看。沿途都有人用痛恨的眼光目送着他，一直送到警衛司令部為止。

我看見我軍戰士在街上行走的情形。差不多每家公司請他們進門去坐坐。每逢汽車稍一停止，人們就馬上跑來親切問道：是否要指點道路。坦克剛一停在莫斯科街的蔭道上，馬上就有一羣人圍繞起來了，坦克手只好臨時開起露天大會，來回答幾十個問題。

在中央大街十字街口上設置了我們的無線電播音機。於是凱旋的國際歌聲馬上響遍了這個遭過難的城市。幾分鐘以後，廣場上就集滿了人，他們都脫帽嚴肅站立着。正當此時，飛機在上空出現了。有一

個人竟不由地高呼一聲「烏拉」，並把帽子向空中擲去。於是全場的人都隨着高呼起來了。

爭取奧勒爾的戰役將載入保衛祖國戰爭歷史中成爲燦爛光輝的篇幅。完結最後攻擊的光榮，是屬於步兵第五，第一百二十九和第三百八十等師的。德寇企圖在本城近郊要衝地點，在莫斯特克小鎮和奧里郝維次村莊近旁進行頑強抵抗。他們在此集中了大批砲隊。然而德寇瘋狂火力並未阻住我們的步隊和坦克前進。八月四日下午一點鐘時，蘇聯軍隊已逼到城下，隨即穿過鐵路而衝進奧勒爾城東部去了。

由激烈巷戰結果，打破了企圖死守俄喀河西岸的敵人抵抗，於是全城就轉入我軍手中了。英勇的步兵和坦克手在這些戰鬪中博得了不朽的光榮。任木求日納所指揮的一隊坦克手真是猛勇作戰，竟參加了八次衝鋒。輕坦克連連長馮爾琴科，當他的坦克被打壞時，竟跳出來舉起手槍喊道：

——我們決不污辱自己的旗幟！

他喊着就向前奔去，步兵也隨着他撲向前去追逐敵人了。

備受創傷，遭盡苦難的奧勒爾城，又回到蘇聯諸城市底家庭中來了。在清朗的八月天空中，鮮豔的紅旗又在奧勒爾城上飄揚起來了。

八月五日，寫於奧勒爾

杜爾德耶夫

白爾索夫著

烏齊白克人民的英勇兒子

杜爾德耶夫在烏克蘭一個村子的盡頭站崗。

村子的盡頭有座粉牆的房屋，再過去便是一望無際的草原，這個草原很像烏齊白克斯坦的草原一樣。碧藍的天空也有點兒像他家鄉的天空。可是擡起眼睛四面看看，卻遍地都是白雪。這是烏齊白克斯坦所沒有的。那裏，即令落點小雪，也就馬上溶化了，變成了泥濘。這裏的積雪卻閃爍刺眼。粉牆房屋也在陽光下那麼愉快地閃着光。

杜爾德耶夫想起了自己的家鄉，這是離安集耶不遠的艾意木村。他眼前現出了一條巷子，在那裏的水渠上架着一座小橋，有一些高高的土牆圍着的院落，一個有小小院門的，這就是集體農民杜爾德·亞赫麥道夫的莊屋。水渠兩岸都栽着杏樹和小亞梨樹。

杜爾德耶夫的童年是很不幸的。他早就不記得自己的父母。他生下來七天，母親就去世了。這時他姐姐也生了一個兒子，姐姐就同時把乳餵養着他。

沒有好久，父親也去世了。於是姐姐就成了他的母親，而姐夫杜爾德·亞赫麥道夫就成了他的父親，姐夫是一個僱農。

這是一九一八年的事情。這位僱農的生活是很困難的，然而他教養這個養子卻同教養自己的長子一樣。而在杜爾德耶夫看來，他倆就真的像他的父母了。

當杜爾德耶夫八歲時，有一次他和一些同年的兒童玩耍，因為忍受不了一個富人兒子的欺凌，就打那個兒童幾下，挨打的兒童的父親找到亞赫麥道夫門上來了，杜爾德耶夫聽見那個富人厲聲說：

「杜爾德，你聽我說句俗話吧：「養小羊，飲食才豐良；養孤兒，就怕會遭殃」。」

杜爾德卻恭敬地答道：

「富人的心腸狠毒，我卻不是富人。無論我的兒子或他的同奶兄弟都是會走正路的。」

杜爾德耶夫終究實現了亞赫麥道夫的話。

他很快就當了牧童，開始獨立生活了。

羊羣。曠野。炎熱的白天。涼爽的夜晚。有趣味的是在寂靜的夜晚間，大家圍着熊熊的火堆，聽牧人們奇異的故事：講到賢明的君主和殘酷的魔王，講到耀武揚威的帖木兒，他這個跛子，橫行四海，征服了許多國家；又講到世界上尋求幸福和真理的人們。

有一個牧人認識伏龍芝這位豪傑，他很喜歡講說伏龍芝的故事。

當時，烏齊白克斯坦各條路上都有匪徒橫行，到處搶劫，殺害良民。有一些來路不明的人暗中在各村作惡意的煽惑：「殺掉不信神的布爾塞維克！」這類人都是擁護那些握有水渠、田地、草原和牲畜的富翁的。匪徒把這個邊疆弄得凋零破碎。弄得田園荒廢，遍地荊棘。各村莊中幾乎每夜都發生了火警。

「我們的生活真痛苦得像火燒一般，——牧人繼續講道，——正在這個時候伏龍芝長官來到了。他頭上戴着一頂尖帽，就像一個真正的豪傑，可是身上卻穿着普通的紅軍大衣。他騎的是棗紅馬，馬額上有一塊白點。剛剛聽着馬轡一陣響，伏龍芝就來了，他不是單人獨馬，而是帶着無數的大軍來的。」

伏龍芝對貧民們說：

「我是列寧和史達林派來的。你們應當做土地、水和全部生活的主人。」

人民馬上感覺到了誰是公正的，於是都投到伏龍芝方面來了。

匪徒們也假裝着投入伏龍芝的部下，好從內部來破壞他的軍隊。不過伏龍芝的眼光好像鷹的眼光一般，看得遠，他說：

「棉線再染得美麗，總不會變成絲線。」

伏龍芝決意把他們斬草除根。於是下令把有匪徒混入的那個部隊調到別一個城市裏去改編，把不可靠的份子解除了武裝。

這個部隊的指揮官就是那個狼心狗肺的亞宏仁。

他帶着十四個護兵來見伏龍芝，他們都藏着手槍，準備隨時動手。

「伏龍芝裝做沒有看出的樣子，很鎮靜地向他們說：『請坐。』他們就坐下了，可是沒有同他坐在一排，卻坐在桌子對面。然後，伏龍芝說：『我命令你出發！』亞宏仁答道：『我不去。』伏龍芝長官向亞宏仁伸手說：『把槍交出來！』亞宏仁馬上跳起來，拿出手槍對準伏龍芝的胸膛……」

「把他打死了嗎？」——杜爾德耶夫吃了一驚問。

牧人繼續說：

「護兵們也都舉起了手槍。伏龍芝卻嚴肅鎮靜地望着亞宏仁，堅決地再說一遍：『把槍放下！』亞宏仁的眼睛一呆，拿槍的手顫動起來了！只好把槍放到桌上。」

牧人不說了。夜色籠罩了草原。星辰掛在低空。火堆快要燒盡，覺得冷起來了。牧人都躺下睡覺。說故事的人也收拾睡覺。於是杜爾德耶夫悄悄地走到他跟前低聲問：

「伏龍芝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把他戰勝了嗎？……」

牧人答道：

「伏龍芝長官的眼裏閃耀着真理，亞宏仁卻做賊心虛。虛偽總是怕真理的……」

杜爾德耶夫從這時起總忘不了這位老牧人所說的話。他後來無論是在集體農場裏當馬夫，或以後當石匠、磚瓦匠，都走着真理的大道，不怕當面講真理。當這季工作完後，他就回家去了。杜爾德耶夫已

是成年人，他穿着新衣服，戴着時髦的便帽，皮靴也刷得光亮，少女們都喜歡他……她們問：

「你那裏來的錢？穿得這樣漂亮呵！」

「我是走正路賺來的……」——杜爾德耶夫這樣回答說。

他自幼就爲人忠實。他這種忠實精神在建築費爾干運河的偉大人民工程時，特別表現得明白。他對落後者說：

「伏龍芝長官不怕亞宏仁的手槍，你卻怕拿鐵鍬掘土嗎？……」

人民喊做史達林運河的大工程完工的那年秋天，杜爾德耶夫投入了紅軍。過了一年多，他就參加了攻打芬蘭匪軍的戰爭。他生長在氣候溫暖的安集耶，而在謝斯托拉河岸、嚴寒的大森林中以及芬蘭腹地的各處作戰，這是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杜爾德耶夫終究克服了戰爭的一切艱難困苦。他出征回來時，已經是一個受過戰鬥鍛鍊並且通達軍事知識的人了。他看慣了死並學會了不怕死：他是爲真理而戰，而戰勝真理却是不可能的。

* * *
保衛祖國戰爭的第一個冬天。

刮着蕭蕭的冷風。晚上又是大風雪。漆得粉白的坦克開始夜征。風雪淹沒了蠶輪轉動的轍跡。

任務是要把一個大村鎮中的德寇擊退，因爲敵人把這個村鎮變成了頑強的抵抗據點。坦克的任務是

先去壓伏敵人的火力點，步兵就應當於黎明時在坦克掩護下向這個村鎮衝鋒，從正面去攻擊德寇。

當夜把偵察隊派去了側翼。庫赤加爾·杜爾德耶夫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埋伏在深雪裏。同時，大雪霏霏的天氣也幫助了他：風吹雪粒，刮成了一個雪堆。在雪堆下是比較溫暖的，因此杜爾德耶夫幾乎沒有感覺到風雪的吹打。

從不遠的地方傳來了坦克的射擊聲。杜爾德耶夫留心細聽。按射擊的聲音斷定這是我們的人在開火。只見滿天通紅。木房頂起了火。在火光輝映下，杜爾德耶夫居然連天亮都沒有覺察出來。

杜爾德耶夫想吃東西了。衣袋裏有一塊麵包。吃了這塊麵包就可以吃飽。然而這位偵察員卻想到：如果去取麵包，就會顫動……就有可能被德寇發見。

杜爾德耶夫睜起那對亮晶晶的眼睛，炯炯地向遠方窺看。忽然看見一輛坦克開來。在相距還很遠的地方，偵察員就看見了坦克上的紅色五角星：「我們的！——我們的坦克發動了。」……大砲和機關槍不斷地射擊着。可是，爲什麼這輛坦克突破德寇防線後又開轉來呢？

「大概，是上油去。」——杜爾德耶夫想。

德寇的平射砲就在離它很近的地方射擊。砲彈已經飛到了這輛開走的坦克的跟前。然而，坦克卻很機巧地轉動着而躲過去了。

「對，對的！——杜爾德耶夫自言自語地鼓勵着坦克，——不要投降啊！……快開走！……快些！……」

可是礮彈炸得更接近坦克了。接着又飛來一個礮彈。坦克嘩喇一聲，笨拙地一幌，就停下了。

「哎呀，真可惜！——杜爾德耶夫不自覺地喊出聲音來了，——親愛的，卻把你打傷了！」

法西斯黨徒們從掩蔽部裏鑽出來，就一跑一伏地撲向這輛被打壞的坦克。看不見坦克手有一點動靜。

「難道連人也打死了嗎？——杜爾德耶夫焦急地想，——也許是子彈打完了吧？機關槍沒有什麼可打的了？應當跑去救援。」

他剛想從風刮成的雪堆裏爬出來，忽然又想了一下：「不能放棄崗位。並且去也無濟於事：法西斯黨徒一槍就會把你打倒。」

這時德寇已經逼近坦克跟前了，再過一分鐘，坦克和坦克手就要落到他們手裏了。

「不能！「福列茨！我要你們的狗命。」——偵察員用手機關槍放了一排子彈。

那些法西斯黨徒應聲倒在雪地上。

「同志們，救活了！我的坦克，也救活了！」——杜爾德耶夫喊着說。他又向法西斯黨徒射擊了一排子彈。

受傷的德寇嚇得魂不附體，嚎叫着，離開坦克就向回爬。重傷者的呻吟聲清晰地傳到了杜爾德耶夫的耳中。在雪地上橫臥着幾個死屍。杜爾德耶夫又想放第三排槍，然而又想了一下：「杜爾德耶夫老先

生，耗費彈藥應當要有計算，子彈還有用處哩！……應當趕快更換陣地，以免被「福列茨」發現呵！」

他乘德寇混亂的時候，就從雪堆下爬出來，提着掩蔽的衣襟，趕快爬到一個小崗上的樹叢裏去了。德寇又開始向坦克撲去。固然，他們這時是很小心地注視着各方面——看看是否有不可捉摸的機關槍又打到頭上來。可是，偵察員也沒有袖手旁觀：當德寇剛進到坦克跟前的時候，他的手機關槍就又射出子彈來了，逼使他們伏在地上，不敢前進。

就這樣一連繼續了幾個鐘頭。風雪早已停止了。冬日的陽光照耀着無邊的烏克蘭田野。杜爾德耶夫想起了同芬蘭作戰的時候同排的同志教他滑雪的情形。「滑雪確是一件好事，——他想着，——尤其是在這樣的陽光照耀的平地上滑雪是很舒服的：」不過這種念頭只一閃就過去了。因為他的全部心神所注意的，就是要怎樣更有效地去救那輛坦克和坦克手。德寇屢進屢退，有些人已中了杜爾德耶夫的子彈。別一些在潔白的雪地上留下了他們的汚血，爬回去了，偵察員杜爾德耶夫卻從樹叢後用手機關槍繼續準確地射擊着。頑強的法西斯黨徒在一天內屢次企圖來撲這輛被打壞的坦克，但是每次都被這位烏齊白克的機關槍手的致命火力所粉碎了。他們終於沒有做到佔有這個誘人的戰利品。

天快黑了。杜爾德耶夫一看彈匣裏的子彈剩下不多，「事情不好啊，杜爾德耶夫老先生。他們會把坦克吞掉的。」——他提心吊膽地想。他緊張地思索了一番，才拿定主意：「再支持一會，等到天黑了，好乘夜色跑去求援，並……」

可是正當這時，從前村傳來了一片俄國人的「烏拉！」聲。杜爾德耶夫只見遠方、田野的盡頭有德寇竄逃，而我們的步兵在後邊追擊他們。一會，援兵來到，就把被擊壞的坦克拉走了。

偵察員也從自己的崗位上撤去了。

戰鬥完結了。被德寇變成頑強抵抗據點的村莊克復了。

杜爾德耶夫回到了自己的部隊裏以後，才覺得飢餓和疲憊。與其說是餓，不如說是渴得很。現在若有烏齊白克的止渴茶，喝一喝卻是非常好的。可是在西南戰線上怎能找到這種茶葉呢？……於是他就大喝了一頓紅軍茶。他那潔白、堅固的牙齒把糖塊咀嚼得格外有味。

那輛被擊毀的坦克的隊員敘述當日的事件說：敵人的礮彈不僅擊壞了坦克，而且連坦克內的戰鬥武器也都打壞了。弄得坦克隊員束手無策，可是他從觀察孔內，卻很清楚地看見這位英勇的蘇聯戰士一個人居然抵擋了成羣的德寇，果敢地打退了法西斯黨徒的猛撲而拯救了垂危的坦克及其隊員。打仗回來的紅軍兵士們都興奮地聽他講說這位青年——烏齊白克的機關槍手的戰功。曾經和杜爾德耶夫共同作戰並且和他友好的費羅爾科夫走到他跟前，親熱地拍着他的肩膀說：

「好朋友，你真是好漢！我們來比賽吧，看誰打死的「福列茨」更多？」

「好！」

「大概你在蘇芬戰爭時也打死了不少的法西斯黨徒，只是沒有說出來……」

杜爾德耶夫俏皮地瞟了他的朋友一眼，隨即把盛菜湯的小鍋向前一拉，就大吃大喝起來了。

一個步兵分隊偵察敵人火力點，已經偵察三天了，仍然沒有結果。今天夜間還必須去偵探。戰士們都確信一定會指派深有經驗的偵察員羅斯托石維契擔任這個任務。大家都很稱贊他做偵探工作的奇智和勇敢精神。可是這次，分隊長卻把機關槍手杜爾德耶夫叫到跟前說：

「戰士同志，你在保護坦克時不僅表現了英勇，而且也表現了堅忍刻苦的精神。」

「隊長同志，要打仗，不這樣是不行的。」

「你的聽覺很好嗎？」

「隊長同志，在同芬蘭作戰時，我按腳步聲和步槍觸着冰地的聲音，察出了敵人用雪掩蔽的戰壕……」
隊長將任務告訴了杜爾德耶夫並祝他工作順利後，就命令他立即出發去偵察。

黑夜。樹木凍得微微發出破裂的聲音來。腳踏雪地踏得沙沙響。無論什麼聲音都迫使他站住傾耳細聽。他把耳帽揭到頭頂上。兩耳都凍僵了。用棉手套把耳朵揉搓了一會，然而仍沒有拉下帽耳來。他聚精會神地傾耳細聽，張目四望，小心前進，極力靠近道路走，以免在深雪中留下腳跡。

驀地看見像有一個人迎面走來。他馬上伏在雪地上匍匐前進。原來前面沒有人，是他把道旁的一棵樹看成一個人了。可是他並沒有站起來，仍然繼續爬着前進。

這時，他的眼睛已能在黑夜中看清東西了。於是什麼東西也逃不過這位偵察員的炯炯眼睛了。他忽然看見雪地上有個脚印。他的臉緊伏在脚印上細看。這是一個大脚印，兩端還有鞋釘子踏的深窩。

「福列茨，——杜爾德耶夫想，——夜間，「福列茨」是不會遠離自己的巢穴的。因為他怕死：」究竟往那方走去呢？他轉向右方，只見一片深雪。可見不是這裏。又轉向左面，爬了約有五十米遠。果然有一條小路——路上的雪都被踏硬了。旁邊還有一條小路。前面雪地上有一些稀而深的腳跡；看來這是剛才有人走過的。

聽到不遠的地方，門軋的一聲響，又關上了。杜爾德耶夫隱約地聽到有人說德國話。他即刻伏在雪地上屏息不動。兩個德寇從這位偵察員跟前走過，卻沒有看見他。

「這就是了！掩蔽部，也許是工事火力點。」

他又看見前邊有個雪堆，爬到近處一看，原來是掘起來的一堆土，用雪蓋着，以免在雪地上現出黑形來。「掩蔽得很好，——杜爾德耶夫心中想，——可是也不要緊……」

杜爾德耶夫就伏在雪堆後邊，窺看火力點的位置。在不遠的地方又有德寇走過去了，門又響了一聲關上了。過了一下子，從旁邊的一個穴洞裏升起了一股白氣，大概那裏的門也開了。杜爾德耶夫就這樣伏在雪上偵察出來了五個火力點。

「够了，——他心裏想，——杜爾德耶夫先生，够了。」於是他就爬回去。

什麼也逃不過他的炯炯的眼睛，一棵小樹也好，一個雪堆也好，或是被雪掩沒了的渠溝也好，他都看見了。杜爾德耶夫進掩蔽部見隊長時，全身披了一層銀霜。他用力揉了揉耳朵，用手搗着，暖了一下，沒有取下自動槍，就向隊長報告偵察的結果。

隊長欠身站着，看着地圖，一面聽着杜爾德耶夫的報告，一面在地圖上記着符號。

他問杜爾德耶夫說：

「說烏齊白克話，叫朋友是怎樣叫的？」

「奧世那。」——杜爾德耶夫莫明其妙地回答說。

「奧世那嗎？——隊長追問了一句，——卻很好聽。奧世那，你脫下大衣，坐下吧。」他倒了一杯燒酒又說：「請你喝一杯，可是要喝乾！」

杜爾德耶夫望着隊長，和藹地微微一笑，可是仍然站着。

「你這樣還算什麼奧世那呢？——隊長帶着責備的口吻說，——咱們很快就要去拜訪你所找到的「福列茨」。」他讓偵察員坐在桌前又說：「該吃點熱的晚飯。也要稍微睡一下才好。」

的確，杜爾德耶夫這夜睡得不多。天剛一亮，大礮就響起來了。接着就是一陣坦克的轟隆轟隆的聲音，然後步兵分隊就展開陣勢，沿着這位英勇偵察員所經過的道路前進了。

杜爾德耶夫和自己的朋友費羅爾科夫挨着走。他講着他就是從此地開始爬行的，向左邊一點，發現

了德寇的靴印，兩端有鞋釘子踏的深窩。

「我們大礮所射的地方就是我夜間發現的……」

杜爾德耶夫還沒有說完，隊長就發出了命令：

「前進！爲史達林！爲祖國！前進呀！烏啦……。」

戰士們都撲向前去衝鋒。杜爾德耶夫也衝到前邊去了。這些地方是他夜間偵察過的，——所以，他就應當走在大家前頭。他跑得頂快。不知不覺地已經把自己的同志們撇在後邊了。他跑到了敵人的火力點跟前，並跳入了彎曲的交通壕裏。在這利那間，跟前的機關槍響了。杜爾德耶夫緊靠在戰壕的牆壁上，動也不敢動一下，心裏暗想：

「難道那認爲被消滅了的火力點又復活了嗎？」

法西斯匪徒們沒有發覺這個紅軍戰士。他們的機關槍手仍繼續向我們的進攻部隊射擊。可是杜爾德耶夫也沒有打算離開這個德寇的防禦工事：他決意要消滅這些機關槍手，好使我軍的戰士繼續衝向前進。

他冷靜地瞄準放了兩槍。於是在我們的領土上又少了兩個德寇。

機關槍聲停止了。

這時，法西斯黨徒才看見在自己的工事火力點內有一個紅軍兵士。一個德寇就迎頭照準杜爾德耶夫

放了一槍。然而沒有打中，只是把他的槍打壞了。杜爾德耶夫一點也不驚慌，趕緊把壞槍拋掉，一直對着那個德寇撲過去，把他手中的槍奪過來，一下就把他擊斃了。隨即又掏出三顆手榴彈來，接二連三地擲向工事火力點的深處去，自己卻跑到外邊來了。

他吸了一口冷氣。向四下一望。這時，他才想到，自己遇到了怎樣的危險：在敵人巢穴裏，一個人對抗許多敵人。然而現在並不是想的時候，必需趕快動作才行！可是他手中沒有了武器：既沒有手榴彈，又沒有步槍。「再回到工事火力點內去找武器麼？——不行，還是去找自己的隊伍要好些。」——他這樣想。

於是就向回爬去了。

戰鬥在另一方進行着。火力點寂靜無聲了。這種寂靜卻使杜爾德耶夫很不放心。「難道「福列茨」又在想什麼鬼把戲嗎？」——他想着。杜爾德耶夫還沒有到達自己的隊伍裏，就在田野上找到了一枝新槍，又回頭向敵人工事火力點爬去。忽然子彈橫飛起來。杜爾德耶夫就緊緊地伏在雪地上。「正是這回事：火力點裏的法西斯黨徒的確沒有完全打死。也許又開來了新的隊伍？」他臥在雪地上，剛一轉臉，銳利的眼睛看見了兩個「鴿鴿鳩」。他瞄準射擊，一槍一個，這兩個德寇都倒在地上不動了。

杜爾德耶夫又進到了德寇的火力點中。他看見一個穿紅軍大衣的人躺在交通壕的牆跟前。大衣的領子豎着，看不見他的臉。

「受了傷嗎？」——杜爾德耶夫問。

這人躺着不動。

「打死了的。」——杜爾德耶夫這樣想，就彎下身子去看他。驀地從衣襟下舉出一隻手來。一支德國重手槍閃在他眼前了。

杜爾德耶夫向後一躲，拿起工兵鏟子照着這個狡猾的法西斯黨徒的手打去，手槍應聲落到一邊去了。這個彪形大漢黃毛的法西斯黨徒卻一躍而起直撲過來，企圖把這位身材短小的烏齊白克的戰士打倒。可是，杜爾德耶夫卻機警靈巧。兩個人就打起來了。只聽得一聲槍響。法西斯黨徒倒下了。被打死的這小子原來是一個軍官。

杜爾德耶夫摘下耳帽，用手擦着額角上的汗珠，忽然又聽到工事火力點裏邊還有動靜。杜爾德耶夫立意要嚇住裏邊的德寇。

「哈爾特！」——他喊出了這一句他所惟一知道的德國話。「同志們，快拿手榴彈和機關槍到這裏來！」

偶然在附近出現的紅軍戰士費羅爾科夫，果然跑來幫忙。計謀成功了。三個德寇——一個士官和兩個兵士——以為我們的戰士們當真撲上前來了，就舉手投降了。

費羅爾科夫在工事火力點內巡視了一遍說：

「你幹的真不錯！打死了多少呵？」

「以後再說……現在打仗要緊！」——杜爾德耶夫匆忙地回答着，就向我們進攻的那方面跑去了。
費羅爾科夫把俘虜帶往司令部去了。

戰鬥停止了。這一分隊鞏固了新陣地。杜爾德耶夫被召到隊長的掩蔽部裏。隊長極親熱地迎接他。
「你一個人粉碎了敵人的整個堡壘嗎？」——隊長問。「又一次證明了你是真正的奧世那，真正的戰士！」——隊長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說。

「好朋友，大家都曉得的，——政治指導員補充了一句，——一個人竟然打死了六個德寇，而且又是在這樣力量懸殊的搏鬥中……烏齊白克的人民撫育了何等光榮的兒子啊！」——他熱烈地吻着這位與奮激昂的戰士。

一度興奮後，杜爾德耶夫對政治指導員說：

「政治指導員同志，我很早就想同你談談……當黨員我是有資格的吧……」

「你完全有資格入黨……——政治指導員說，——我們隊伍中的全體黨員都擔保你。」

杜爾德耶夫馬上就寫了入黨的請求書。

* * *
一列火車從東向西奔馳。

時間已經是三月了。在這輛列車出發的溫暖的烏齊白克斯坦已經是一片春色了，集體農場已經開始準備耕種。然而過了兩天，走到鄰邦共和國卡柴赫斯坦廣闊無邊的草原上，卻是風雪瀟天。火車穿過雪堆，向西方奔馳。

這列火車上滿載着烏齊白克的忠厚人民誠懇地贈給前線戰士的豐厚禮物：幾車箱大米、好多箱美味的蘋果、葡萄、罐頭，一袋一袋的核桃和成桶成瓶的各種美酒，以及艾意木「布爾塞維克」集體農民單獨贈送自己光榮的同鄉——杜爾德耶夫勇士的禮物。

火車開到了最後一站。這是烏克蘭的地方，沿西南戰線的地帶。同德寇殘酷搏戰的遺跡清清楚楚顯在眼前。代表們帶着烏齊白克人民送來的禮物，等着會見自己的杜爾德耶夫。

天色已經黑下來了，代表們都在車上的房間裏坐着，一個年輕的紅軍戰士同幾位指揮官輕快地走進車箱裏來了。

有人說：

「杜爾德耶夫！」

於是代表們都湧到走廊裏。大家拉着手電燈，燃起蠟燭照着看。「那就是他！」代表中有一個人是這位英雄的舅父，他把自己的外甥渾身上下打量了一遍，於是得意揚揚地說：

「你是真正的好戰士！大家都滿意！無論是哥哥姐姐，無論是杜爾德和我以及整個集體農場的人，

大家都……」

杜爾德耶夫和自己安集耶的同鄉們在車上一個小房間內熱烈地談着話。杜爾德耶夫的舅舅敘說了親友的生活情形，又說到自己集體農場的繁榮及集體農民都爲前線準備豐收棉花和糧食的情形。

舅舅忽然又想起了禮物，說：

「可是還有禮物呢！這是集體農民大會送給我的庫赤加爾個人的！」

於是舅舅就把兩個緊緊封着的木箱子交給他。當時他們就把這兩個箱子打開了。忽然發出了一陣烏齊白克斯坦故鄉的香味。黃橙橙的杏子，費爾干的新鮮石榴，脆甜的亞梨，像雞蛋大的核桃，乾甜瓜，甜蜜的葡萄乾，蘋果……

「我的親愛的客人，請吃吧。」——杜爾德耶夫拿着送給各位指揮官。

關懷的同胞們，並且還在木箱裏放了信紙、鉛筆、針線、「費爾干大運河」牌香烟……

「運河！」——杜爾德耶夫高興地拿起一盒紙煙說。「運河怎樣？對集體農場有幫助嗎？」

「再好不過了！」——同鄉們回答說。「又建築了幾條運河。現在我們正在建築着北塔什干運河哩。」

同鄉們知道了杜爾德耶夫現在已經是黨員，並且司令部對他給了上士銜，他現在是自動槍連的班長。代表們和自己這位光榮的同鄉談了許多話。

第二天，戰線總指揮當代代表們面前獎給了杜爾德耶夫一顆紅旗勳章。這位中將當把勳章授給他的時候說：

『西南戰線的全體戰士都知道，杜爾德耶夫同志的英勇戰功。烏克蘭人民永遠忘不了這位烏齊白克的英雄。杜爾德耶夫奮不顧身，盡忠祖國和人民的精神是我們的模範。烏齊白克斯坦培養出來了這位奮勇愛國的光榮英雄，是有權來以自己的優秀兒子自豪的。』

杜爾德耶夫光榮地接受紅旗勳章，是在三月初間。然而到了本月底，——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國又都知道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指令：授予紅軍戰士杜爾德耶夫以蘇聯英雄的稱號。

杜爾德耶夫身強力壯。正在青年時代。他精通着善戰的藝術。

卡卜杜林

伯列維爾著

卡柴赫斯坦的民間詩人

在前線一條小溝邊緣上，叢生着一些小松林，青枝綠葉，蓬蓬勃勃，既可擋風，又可避開敵方瞭望手的視線。我在這條溝裏親眼看見一幅非常的情景。三個卡柴赫的戰士，坐在火堆周圍，煮小米粥。一個拿着松枝攪米粥，別一個向火堆上放乾樹枝，第三個歲數已經不小了，一副大圓臉、滿面皺紋，坐在樹根上，兩腿夾着步槍，看着火堆出神。然後他就慢慢地搖幌着身體，忽然用極尖的嗓子唱起草原的歌曲來了，聲調單純、細長，如風吹松梢的響聲一般。他用手指甲敲着槍托打拍子，漸漸拉長聲音，越唱越高，當唱得極高時，就把眼睛也閉上了。

「你知道他所歌頌的是誰嗎？他歌頌的是馬里克·卡卜杜林，他前兩天到過我們營裏，同戰士們談過話。」——中尉伊里莫夫向我這樣說。他低頭細聽，而且慢慢地翻譯這個歌曲的內容：

「他唱着：壯士馬里克，強壯又勇敢，他如狐狸一般的狡猾，他的耳朵如黃羊的耳朵一般可以聽到幾里外的敵人；他的眼睛如鷹眼一般，可以看見隱藏得極好的敵人；他的手殺德國豺狼是不疲倦的，越

殺越有勁；德寇一看見馬里克，就狼狽竄逃。」

歌聲幽揚響亮，如林中小溪的流水一般，潺潺不息，清脆悅耳，戰士和軍官都聚在火堆跟前細聽。

「他唱着：草原上的卡柴赫人是何等愛戴馬里克，當父親的是何等羨慕他的父親，少女們在夢中常夢見他，唱着歌來稱頌他。他唱着：史達林都知道馬里克，從莫斯科給他寄來了金質五角星勳章；各民族的戰士都懂得他的演說；唱歌的人親眼看見過馬里克，並聽見他向戰士們說過，如果他們努力打殺德寇，那在故鄉的草原上，人們就會像歌頌古時英豪科布蘭得、葉蒂加和卡拉斯那樣來歌頌他們。」

「新的民歌就這樣產生了。」——中尉伊里莫夫這樣說，大概，這時他想起來了，不久以前，他自己還是亞爾馬亞達一個學校的文科教員。

自然，無論是馬里克·卜卜杜林少校的父親——集體農場喂養牲口的老手，無論是他自己，都沒有料想到，馬里克在現時，還在人世時就會成爲民歌中的英雄。馬里克是卡柴赫斯坦有名的天才詩人，民間傳說的收集者和研究家、青年學者，他已經發表過幾種關於卡柴赫民歌和文藝的科學著作。在宣戰的前夜，他專心從事着應考碩士學位的著作。這部著作原來已經完成了。大學中的朋友、有名的教授、文學家和語言家都贊同了這個著作，只需把它潤色一番就够了。但是馬里克終於放下了這部心愛的著作，卻跑到區黨部去，請求把他派到當時在故鄉亞爾馬亞達城內新編的師團中去服務。

當德寇於一九四一年七月間進攻莫斯科的時候，這位青年學者，如同這一師團中其他的戰士一樣，保衛了首都附近的要衝。在盧茲河岸上倉卒掘成的冰冷泥濘的戰壕裏，他受過了初次戰爭的教訓。馬里克當時是負責政治工作的副連長，他這連人佈置在盧茲河東岸，然後他又代替犧牲了的排長的職務，他所率領的這排人防衛着最困難的左翼。奉到命令：不放德寇渡河，不顧一切代價，堅守到底。

馬里克指揮的第一次戰鬥是很緊張的，這一仗幾乎不停的繼續了一整天。德寇的一連人頑強地企圖渡河。這位青年學者，在每次擊退德寇衝鋒以後，都覺得對於還沒有熟悉的指揮工作更有把握。他的命令更加清楚、更有考慮，他的聲音更有魄力、更加嚴厲了。

到晚上，他打退了敵人最後一次突擊以後，就派一個交通員去向連長報告，說戰鬥任務已經執行了。在寂靜的深夜裏，只聽到後方什麼地方有互射的槍聲。直到早晨，交通員還沒有回來。於是，馬里克就把科瓦林科中士叫到跟前，這位中士身體高大，是馬里克在火車上就認識了的。

「馬克西木·達尼洛維契，——他還是按平常的稱呼向他說，——你到連指揮所去請示命令，並問明白，在我們背後是什麼槍聲。」

過兩點鐘以後，科瓦林科轉回來了，他的軍裝大衣破了，塗了一身泥，一言不發，將連長沾滿血痕的黨證交給了馬里克。德寇從左翼衝過了河。逼退了鄰近的兩排人，連長陣亡了。科瓦林科在路上親眼看見了交通員的屍體。

「排長，怎樣辦呢？」——中士一面問，一面在火堆旁邊拱手，他的兩隻粗大的手也凍僵了。

不久以前的學者總是慣於分析的：他還剩下四十三個戰士。戰壕裏浸滿了水。食品快完盡了。人們所剩下的一點煙也快吸完了。德寇已經到了後方，又不知道他們渡河前進了多遠。但是，昨天與敵人整連人打的那一仗，卻鼓起了馬里克的信心。

「中士同志，快作全面防禦。」——馬里克用命令聲調回答說。

第二天，我們這一排打了一整天激烈的仗。德寇派三輛汽車載運步兵，一直開到了岸邊。當汽車還沒有來得及停下時，穿甲槍手就把它擊焚了，機關槍手掃射着那些跳下汽車的法西斯步兵。德寇決定從側翼包抄我們這一排。剛聽着背後一片靈輪聲響，馬里克就看見是一輛坦克，克坦搖搖幌幌的一面前進，一面開礮射擊，它經過田野，進到我們這一排的陣地後方來了。德寇自動槍手隨着坦克向前奔跑。

「準備手榴彈！開火截射步兵。」——馬里克剛剛喊了一聲口令，就從一個陣亡的紅軍兵手中拿起一枝步槍。這時坦克已經衝到前面戰壕上邊，來回旋轉，力圖壓死坐在戰壕裏的人。這是一輛重坦克。穿甲子彈射到它身上就碰得颯地一聲退轉來了。德寇自動槍手已經奔到了陣地深處。在這剎那間，馬里克眼看已經無法收拾，只有犧牲就義了。但他轉瞬又看見一種情形，使他永遠相信在戰爭中是不會有什麼無出路的情況的。只見本連的黨組長沙式科夫，從那個被德寇坦克在上邊來回旋轉的戰壕中，忽然露出頭來，將手一揮。爆炸聲響了。重坦克應聲停下片刻；然後，這輛已被擊傷而還兇猛開火的坦克

又爬着前進。於是，從壓壞的戰壕中，又露出沙式科夫血淋淋的頭來。爆炸聲又響了，這輛大坦克忽然燃起熊熊的火來了。

『對着步兵開火！爲我們的沙式科夫同志開火！』——馬里克喊道，隨即接連不斷地開槍射擊，一直射到德寇自動槍手向後竄逃爲止。

馬里克所領導的這一排人，又在包圍中搏戰了一晝夜。把剩下的一點乾麵包也吃完了，拿青苔當煙抽，只剩下了最後一排子彈。一排人只剩下二十三個戰士了，戰線已經移到東方去了。只隱約地聽得到從那裏傳來的大礮聲。再死守這個陣地已經是無益的了。馬里克決定退卻，去找自己的部隊。

馬里克領着自己這排人在森林中走了三天。三天三夜沒有吃一點東西的人們，保持着作戰的秩序向前走。在前頭和側面都派有哨兵；有的拉着機關槍，有的用雨衣抬着傷人。這一個由馬里克用嚴厲辦法保持軍紀的小小隊伍，好像一塊磁鐵，把那些單身逃出包圍線的戰士和軍官都吸引來了。走了兩天後，馬里克的隊伍增加到了一百八十七枝槍，還有十二架重機關槍和二十架手機關槍，並且有充分的彈藥。可是沒有麵包吃，沒有煙抽。越往前走越困難了。人們餓得心慌，走起路來身子搖幌不定。

馬里克下令休息。他把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召集到火堆跟前，向他們宣佈了自己的決定：要用一切代價把隊伍保存起來，強壯的輪流幫助衰弱的前進，替他們拿槍，擡着受傷的，共產黨員與青年團員應

當以身作則。

早晨，馬里克召集了全隊羣衆大會。他想起了牧夫教訓兒子的故事，他偶然看見旁邊有一把掃帚，於是默然把它拿在手中，抽出一根樹條，把它交給站在旁邊的一位戰士，命令他把這根樹條折斷。這位戰士驚奇地看了排長一眼，就毫不費力的把它折斷了。馬里克又把整個掃帚交給他，叫他折斷。可是他總折不斷。

「你們看，我們就如同這把掃帚一樣，——他向戰士們解釋道，——當我們在一起，保守着軍紀的時候，任何敵人都不足怕。誰敢離開隊伍，我就把他槍斃。明白嗎？羣衆大會閉會了。站隊！」

晚上，前哨報告說，途中有一個村莊被德寇佔領了。於是隊伍停在樹林裏。派中士科瓦林科去偵察，他去了四點鐘，回來報告說。村莊裏有德軍司令部和各種大倉庫，壕壘還沒有掘好，可是附近的防守是很嚴的。

馬里克決定向這個村莊衝鋒，打算去奪取德寇的食糧。在他規定的衝鋒計劃中，應當藉那種突然出其不意和巧妙的動作，來補充力量的不足。黎明時，隊伍包圍了村莊，三十二架機關槍一齊開火向村莊猛擊。然後，不讓德寇醒悟，戰士們大呼一聲「烏拉」，就從西面湧到了村莊，在街上打了一陣激烈的白刃戰，很快就決定了勝負。德寇留下打死的，留下糧食和武庫竄逃了。有二十七個希特勒黨徒繳械投降。

這個隊伍且戰且走，經過六天以後，穿過戰線，才找到了本師部隊。它帶來了十二架重機關槍和二十架手機關槍。很多戰士除了步槍外，都帶有從德寇手中奪獲的自動槍。擡到了十六個受傷的。慈善的彭形大漢科瓦林科帶來了一個四歲的男孩烏瓦，這是他同馬里克在被德寇焚燒的某村裏的屍屍中間找到的。

師長潘菲洛夫將軍要親自會見馬里克。他很感興趣的看了馬里克很久，只見他瘠瘦的身體，還不像真正軍人的姿勢。

「你看這位學者！真是好漢！一定會成功很好的戰士。」——師長帶些啞聲說着，把馬里克抱到懷中，按俄羅斯人接吻的習慣，向他頤上左右連吻三次。這時，站在旁邊的人們，看見這位神勇將軍的素來寡言寡笑的嚴峻的面容上，現出了一種很得意的和藹神情。

經過這次行軍後，馬里克就堅信自己的力量，堅信各戰友的力量，就深信勇敢善戰的軍人在戰鬥中是不會遇到什麼無出路的情況的。

他這個結論由他在一次大戰中檢驗過並且證實過了。當時（這是在進攻時期）他奉了團長的命令，帶領十三個自動槍手楔入敵人陣地的深處埋伏，這裏德寇要來反擊。在黑夜裏，他領着自己的小小隊伍來到楔形地段的銳角上，在一條冰凍的小溪岸邊的小樹林中選擇了方便的陣地，就派克里莫夫去放哨，

而命令別的戰士整夜不息地掘成幾道深的戰壕，並築起射擊點。早晨，克里莫夫回來報告，說有五輛坦克帶着約有一連步兵沿着凹地前進，這個凹地就是馬里克這隊人設了埋伏的地方。

五輛坦克和一連步兵反對十三個自動槍手！就是有經驗的指揮官也會被這種對比所嚇倒的。但是馬里克現在懂得了，在戰爭中決勝負的不是算術的對比，於是就下令準備迎戰。用自動槍火力，把步兵與坦克截斷！非有口令不准射擊！聽見指揮官射擊時就開火！前邊的人準備好拋擲反坦克手榴彈！馬里克自己拿三個手榴彈，每個上邊綁一個燒夷瓶，爬到前邊的戰壕中，以便一擊就中。

坦克停下了，讓步兵前進。德寇沒有料到此地設有埋伏，居然不嚴加掩蔽，密集前進。

「開火，請你快開火！」——伏臥在馬里克身旁的交通員克里莫夫，急得不能忍耐，連呼帶喘的向他耳旁低聲說。

馬里克壓住自己念想開槍的烈火。德寇漸漸逼近了。他們離跟前只有幾步遠了。他於是將火機一按。有一個戴眼鏡的德寇士官叫了一聲，就倒下了。一陣槍響，小樹林活躍起來了。許多德寇應聲倒地，有些人立刻伏下，開始照着樹叢射擊，可是自動槍手們越射擊越有勁了。德寇支持不住，就往外跑。可是德寇的督戰隊在對面的森林中開了機關槍。陷於兩條火線中的德寇，又轉回來，開始一起一伏的頑強進攻，如雨一般的子彈向小樹林中飛來。庫利伏伊陣亡了，交通員克里莫夫如割倒的麥桿一般倒下了……但剩下的九個自動槍手仍堅守不退。馬里克親身帶着一枝自動槍，兩隻眼睛奮

激得發火，迅速敏捷地從這個戰士跟前爬到另一個戰士跟前鼓勵道：「再支持一會，他們就會逃跑的。」他的小小隊伍中的每個戰士都時時刻刻覺得自己的英明可靠的長官是在自己跟前。

德寇向後退了，他們的軍官放了發白光的火箭。在很近的地方，德寇的迫擊砲連開火了。可是，戰士們一夜間的勞動是沒有白費的。他們現在都伏在幾乎沒有危險的戰壕中，而飛鳴的爆片卻掃割着他們頭頂上的樹叢。然後，一切忽然寂靜了。只聽到一陣摩托聲響，這是坦克的響聲。

退卻麼？逃跑麼？不，碰見坦克時是無法逃脫的。逃跑就是送死。廝殺就能打退坦克！所有這一切念頭都忽然在馬里克腦海中發生了。他把裝滿手榴彈和燒夷瓶的袋子帶上，就爬到前邊去了。一輛坦克正在射擊，轟隆地響着從近旁飛駛過來。馬里克不顧危險，就如彈簧一般，把身子一縮，然後又向上一伸，把捆在一起的手榴彈和燒夷瓶一直投向坦克頭上。爆炸的波浪把馬里克擲到一旁去了，這就救了他的性命，使他沒有被一直向他駛來的第二輛坦克壓死。他立刻又睜開眼睛，但是已經來不及投擲手榴彈了。馬里克就把手榴彈拋到坦克蠶輪下邊，跳到一旁，伏下了。爆炸得異常猛烈，坦克幾乎翻轉過來就停下了，燃起火來了。震聾的指揮官又抓住了裝有手榴彈的袋子。

不料後邊的三輛坦克停下來，急忙折轉向後駛去了。馬里克在一剎那間失了知覺，然後又甦醒過來。爬向小樹林中，爬到自己人們跟前去了。坦克駛到頗遠的地方又開火射擊，而迫擊砲連也從森林中重新開起火來。

……每個自動槍手只剩下五顆到七顆子彈了。要退走才好。但是，在前邊的田野上有坦克射擊，隔斷了往本隊去的道路。馬里克看看地圖，用指甲在地上用力向相反的方向、直向德寇追擊砲連所在的森林那邊，劃了一條線，打算繞一個圈，迂迴前進去找本隊。戰士們是極信任馬里克的。他們如蜥蜴一般，沿着結冰的水溪，灣灣曲曲的爬向德寇追擊砲連所在的地方去。他們爬到了追擊砲陣地跟前，向追擊砲手猛然撲去，用最後幾顆子彈把他們結果以後，就把追擊砲打壞，隱藏到森林中去了。

馬里克帶着自己的戰士繞了半個圈，一直歸本團去了。當他來到團長住的土窯門口時，團長科普洛夫和擔任政治工作的團副摩霍麥得雅洛夫，竟從板凳上跳了起來，驚愕地看着穿一件又破又髒的掩蔽衣站在門口的馬里克。

「卡卜杜林，是你麼？」

「是我……團長同志，你爲什麼對我這裏驚奇呢？」

團長伸手向行軍袋中一摸，拿出一張紙遞給了他：「十一月十六日，在式梁耶夫村附近的戰鬥中，政治指導員馬里克·卡卜杜林率領着十三個自動槍手英勇犧牲了。在這次戰鬥中，他們消滅了兩輛德軍坦克和一百五十名德寇。」

第五連連長阿尼金，團少共支部常委責任書記阿熱得比斯巴也夫報告」

「除說我們已犧牲的一點外，其他一切都是正確的。」——馬里克看完這個文件，神色疲倦的臉上

現出了一縷微笑，這樣說。

潘菲洛夫將軍所說的話果然實現了，他是精通軍事藝術的人，初次見面，他就能斷定一個人的戰鬥品質。這位民謠研究家，僅在書本上知道戰爭的書生，竟然在戰鬥中長成了真正的英雄。雖然他身體瘠瘦，面色微黑像磨光的老象牙骨一般漂亮，雙手纖細，看來仍是一位少年書生，但是，他已經成了忍苦、耐勞、簡樸的戰士，對自己、對部下都很嚴格。

當他所領導的自動槍連調到一個地方休息時，他每天從早到晚教練卡柴赫戰士們學習滑雪，他也同他們一塊精習這種是他們民族所不熟悉因而特別覺得困難的藝術。他不是很準確的射手，因此每每遇着間或休息的可貴時間，就走到樹林中去，化幾個鐘頭，一個人學習瞄準和射擊，直到學會一槍打碎一個松花蛋為止。

他已經光榮地接受了一枚紅旗勳章和一枚紅星勳章。他每打一次仗，他的榮譽就增高一步。受傷回去休息的人，戰士致親友的書信，把他的榮譽傳到遠方的卡柴赫斯坦；在各集體農場中都稱頌他，人們編出詩歌來讚美他，他本人也沒有想到，他竟然會成民歌中的英雄，這種民歌就是他過去歡喜竭力搜集的。

到冬季，這個師團進行了勝利的進攻。科普洛夫所指揮的一團人打先鋒。馬里克所領導的一連自動槍手走在全團前頭，擔任前方戰鬥警戒。本師部隊深入德軍後方，以便從背後包圍德軍一個巨大的兵

團。在那裏只剩了一條窄狹的地段。在這地段中心，有一個防禦工事很堅固的村莊，好似一座堡壘，有德軍司令部駐紮在這個村裏。必須佔領這個村莊而截斷這個地段。

決定先派一營人和自動槍連前去，沿着重重的森林和窪地作一個廣大的迂迴，來突襲這個村莊，從德寇後方把它佔領，支持到我軍全師部隊趕到的時候。馬里克的鍛鍊有素的戰士很容易就完成了這次困難的林中行軍任務，而逼近到村莊跟前了。馬里克叫隊伍休息一下，然後又命令戰士們放下背包，拋掉一切多餘的東西。

到半夜時分，這一連人集中到村莊對面的林緣上。馬里克看看錶。衝鋒原定一點鐘進行。營的部隊還沒有來到。他派了一個善於滑雪的戰士去打聽消息。這個戰士轉回來報告說，營的部隊前進得很慢，雪深無路，行走困難，最早也要過兩點鐘才能趕到。全部計劃都在於乘其不備實行襲擊。這個村莊是佈置了全面防禦的，周圍都是工事火力點和插在土中的坦克……如果德寇知道有人準備向他們衝鋒，他們就會把這種防禦工事的全部火力運用起來，那即令是一大兵團人也難於克服他們。戰爭的經驗教訓馬里克重視每分鐘衝鋒的時機。於是他決定，不等營的部隊來到，就用自己的力量向村莊衝鋒。

馬里克把自己的戰士分成四個力量不等的分隊。把體力較弱而沒有經驗的戰士分到一個分隊中，命令發給他們發光的子彈，任務是：到一點鐘，要從森林中進到村莊跟前，從這裏一開始進攻，就要時起時伏更換陣地，向防禦工事掃射。同時又派上士吉莫尼克和中士拿納和夫二人指揮其他兩個分隊，要從

側翼掩蔽着向村莊前進，從後邊衝擊工事火力點。馬里克本人帶着主要的衝擊分隊，決定從後方衝進村莊，用手榴彈消滅各房屋和街道上的德寇。

這個向那比自己多四倍力量而擁有強大防禦工事的德寇防軍衝鋒的勇敢計劃，是只有堅信自己和部下各戰士的真正天才英勇的戰將方能想出來的。這個計劃終於確切實現了。經過兩點鐘的戰鬥後，當營的部隊趕到的時候，馬里克的自動槍手們已經在結束戰鬥，擊毀最後的幾個工事火力點，肅清最後的幾所房屋。馬里克本人坐在攻破了的德寇司令部中，翻閱奪獲的文件。他的一個戰士，以前是列寧格拉機械工廠中的銼匠，姓馬得邪諾夫的，在德軍拋棄的兩個保險櫃跟前忙來忙去。一個保險櫃裏裝的是地圖、文件和很多德國錢和蘇聯錢；別一個保險櫃裏裝的是鐵十字勳章和獎章，是要往一個被包圍的防軍中發送的。

後來，指揮部委任馬里克·卡卜杜林擔任在非俄羅斯民族隊伍中工作的鼓動員。這位英勇的指揮官，因勇敢善戰而名震於各部隊中，他是一位靈敏的政治工作人員，很懂得戰士們的心情，他又是優秀的語言學家，通曉俄文、卡柴赫文、吉爾希齊文、烏齊白克文、卡拉梅基文、卡拉卡爾帕克文和韃靼文，他一身兼有軍中鼓動員一切優秀的品質。

當進攻的部隊中的戰士們在某處掩蔽的火堆旁、樹林中的茅棚裏、或剛佔領的某村中作短時間的休

息時，他一出現，隊伍們都歡天喜地。在他那自然流利，明顯易懂的談話中，把戰士們所關懷的每一問題都解釋得清清楚楚。同鄉們總是渴望他來講話，然後就稱讚不已，並寫信到卡柴赫斯坦去告訴他們與自己的這位英雄相會的情形。

不久以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給了近衛少校卡卜杜林「蘇聯英雄」的稱號。但是，在將軍還沒有把「金質五角星」勳章給他配帶在軍服上以前，他早就成了全師所愛戴的英雄，卡柴赫人民的英雄，這時草原上的民間詩人就已經作了詩歌來稱頌的英雄了。

新的民歌，偉大的保衛祖國的戰爭的民歌，就是這樣產生的。